

台案汇录甲集

卷一

卷二

卷三

附录：纪庄大田之乱

卷一

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

上谕筹议台湾新设屯所迟延伍拉纳议处

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议奏前案折

户部尚书景安等议奏清厘台湾府属屯地屯租折

福建布政司详覆酌议厘剔台湾屯务近弊由

台澎道饬清厘屯地札

台湾府详覆筹议清厘屯地章程由

福建布政司饬造查过屯地册图详送札

福建布政司驳饬换造查过北路屯地图册札

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折

闽浙总督伍拉纳奏为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照台湾熟番，向化日久，前因逆匪滋事，各社番随同官军打仗，奋勇出力，经将军公臣福康安、福建抚臣徐会折奏准挑募屯丁，酌拨近山未垦埔地，以资养赡额定屯丁人数，设立屯弁管辖及清查埔地、划定界址各款，接准部咨行，令将应办事宜，缕晰查明定义具奏等因。经臣会同抚臣徐饬委台湾府知府杨廷理并留办台湾事务之泉州府知府徐梦麟、台湾府理番同知黄嘉训暨彰化、嘉义二县分别查办去后。兹据该府、厅、县查明造册，由台湾镇总兵奎、台湾道万核议具详前来。臣复与藩、臬两司悉心商酌。查台湾一厅、四县，南北一带，绵亘千有余里，西临大海，东傍内山，界外旷土甚多，番民争相垦种。自乾隆十五年及二十五年节经勘定界址，禁民越垦。复于四十九年，经前督臣富纲奏明清丈。共据丈报已垦田园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零，每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分别番民归官经理。旋值台匪滋事，尚未定案。兹据该府等周历界外，挨庄按户，逐段督丈，将已垦、未垦，分别划清。内已垦者，以乾隆四十九年查明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之数为原额，遇有不符之处，逐加更正。其中已属民产，饬令报升，实系番业，免其科赋。并有原报不实，或续后垦成，除番户自耕不计外，复丈溢民耕田园三千七百三十

五甲零，均应入于未垦数内，一并拨给屯丁。但此项丈溢田园，悉属畸零，难以分割，须就其地土之肥饶，岁收之多寡，酌征租银，均匀分给。在屯丁得有屯租，即系应分地土，而民人先经垦开，曾费工资，仍令承种完租，不致一朝失业，庶民番均得相安，俾昭公允。再查未垦荒埔，原丈五千四百四十一甲零，今覆加勘丈，除应禁之乌树林仍行禁止、有尽系砂石不堪开垦者、悉行剔除外，实丈出荒埔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较原丈之数，有盈无绌。惟相距各番社远近不一，就番丁之情愿得地耕种者计其程途，酌量增配，通共应分给埔地五千六百九甲零，尚剩六百二十一甲零，一体招垦成熟，按则科租，以充屯务公用。至若设屯处所，相其形势之扼要，挑选屯丁，择其年力之精壮，俱按照确实情形，分别办理。其有原奏未经详尽，及现应补行事宜，臣谨分晰胪列，敬呈御览：

一、分设屯所，应酌量地方，以资捍卫也。查台湾南北大小番社九十三处，经将军公臣福等以凤山、彰化险要居多，淡水一区，尤为辽阔，虽有隘丁防守，零星散处，不能得力，奏准于通台九十三社之中，酌挑屯丁四千名，分为十二屯。其间人数多寡，道里远近，各有不同。就其社大丁多者，即为屯地。或数社并作一屯，或以邻近小社附之，即在本社巡防，毋庸另设屯所，仍与营汛相近，庶可壮声援而严守望。兹据台湾镇、道察看地势，分设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共设屯所一十二处，绘图注说，造册呈送。臣查凤山县属之放■〈乡索〉社，系台南边境，应设一大屯。由放■〈乡索〉社九十里至该县属之搭楼社，界连台邑，应设一小屯。由搭楼一百一十里至台湾县辖之新港社，地接嘉义，应设一小屯。由新港五十里至嘉义县属之萧垄社，近临海，应设一小屯。由萧垄一百一十里至该县属之柴里社，接近水沙连，民番杂处，应设一小屯。由柴里社五十里至彰化县辖之东螺社，路通虎尾溪，冲衢要道，应设一大屯。由东螺六十里至该县属之北投社，仍沿山适中要地，应设一小屯。由北投五十里至该县属之阿里史社，为彰化县北界，应设一小屯。由阿里史四十里至淡水厅属之麻薯旧社，地临大甲溪，甚为扼要，应设一大屯。由麻薯旧社五十里至厅属之日北社，路近火焰山脚，为险僻之区，应设一小屯。由日北社九十里至淡水厅属之竹塹社，为北路适中之地，户口繁庶，应设一大屯。由竹塹一百一十里至淡水厅属之武胜湾，近在台北边界，应设一小屯。以上大小十二屯，每大屯四百人，小屯三百人。其屯丁先尽本属，次及邻境附近本屯小社之番丁内挑其壮健者充额，既可 not 致远违乡井，而较验调派，亦易于齐集。虽道里未能适均，但与各处营汛声势联络，巡防愈昭严密，地方益资捍卫。

一、请严屯弁之责成，以资约束也。查熟番挑设屯丁，经将军公臣福等仿

照四川屯练兵丁之例，奏准予每屯各设外委一员专管，并设屯把总四员分辖，又于南北两路额设屯千总二员统率；立法周详，自当慎重选择，以收实效。兹据台湾镇、道选举社番头目中曾经打仗出力、素为番众悦服之潘明慈等十八员分别补充。臣查熟番虽系淳良，然贤愚究属不一，必须约束训练，方足以贍身家而资捍卫。今潘明慈等十八员在各社番头目中既系曾经打仗出力，又为番众素所悦服，应请即以潘明慈、斗生二员充补千总。潘明慈统辖北路彰化、嘉义及淡水厅属之东螺、萧垄、柴里、麻薯旧社、阿里史社、北投、竹塹、日北、武胜湾九屯。斗生统辖南路台湾、凤山二属之放■〈纒索〉、搭楼、新港三屯。戴光位充补把总，兼辖放■〈纒索〉一大屯，搭楼、新港二小屯。阿眉充补把总，兼辖东螺一大屯，萧垄、柴里二小屯。乌墨充补把总，兼辖麻薯旧社一大屯，阿里史、北投二小屯。钱茂祖充补把总，兼辖竹塹一大屯，日北、武胜湾二小屯。桂文郎、雅卓、加郎、向直、大汉、蒲朝生、仕成、潘习开、潘捷文、林茂才、和盛、军祚等十二员，准补外委，各管一屯。飭令各弁督率该屯番丁，乘时垦种，尽自耕耘，务期荒埔渐成熟地，以资养贍，不许私相顶卖。仍于农隙时练习惯用器械，即在本屯各社防守地方，巡缉盗贼。如管下屯丁生事旷业，随时稟请惩治。倘有病废身故者，立即稟报除名，于该丁子弟内挑补，毋致悬缺。仍于镇、道巡查时，就近屯所伺候查验。如有调遣，即遵临时檄扎办理，不得迟误。该弁等本系社番，毋庸归营操演，仍责成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各就其相近者，不时约束，并将花名图册，呈报理番同知稽核。其一切点验兵丁、拔补屯弁等事，统归台湾镇、道办理。该弁等如果董率有方，经办六年，着有劳绩，遵照部行，详请加等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倘敢派扰凌虐，苦累番众，或被告发，或经访问，立予革究，勿稍姑容。如此分屯管辖，耳目亲而呼应灵；明立规条，责成专而约束易，自可收屯务之实效。再查原准部议，屯弁止给札付，其它未经议及。第该弁等虽非职官，既蒙皇上天恩，赏予职衔，令其管辖屯丁，有训练调派之责，一切请领屯饷，禀充屯丁，事所常有，若不颁用钤记，文报往来，无凭查核。各屯番丁，人数既众，稽察匪易，番名年貌，类多相似，若不给以腰牌，遇有公事，易致混冒。应请屯弁十八员，准用钤记，以昭信守而符体制。屯兵四千名，各给腰牌，以备查验而杜弊窦。仍俟部覆到日，分别刊刻钤记，颁发一厅、四县地方官就近给领，永远流传。其腰牌，应令台湾镇、道就近刻印，按名给发，遇有事故，飭令缴销，另充换给。至屯所俱隶大社，各屯弁办事，自有公所，毋庸另议建设。

一、计丁授地，宜酌筹配拨也。查新设屯丁，经将军公臣福等奏准以乾隆四十九年查出界外未垦之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同抄没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统计八千八百余甲，匀分配给，以资养贍，免其征

赋，毋庸另给月饷。兹翁云宽、杨光勋等名下入官埔地，续经抚臣徐奏准同各路叛产增给换防戍兵项下，毋庸核计外，某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据泉州府知府徐梦麟等复加清丈，除去从前错报厅县所属之埔地一百十八甲仍归正额征收，并将尽系砂碛不堪开垦、及被水冲决已成溪荡者，概行删除，实在查出界外可垦埔地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较之四十九年原丈之数有盈无绌，自应计丁匀分，以符屯田古制。惟查屯所各属险要埔地，散在郊原，不特此县有而彼属无，即一属之中，亦远近相悬，不得不稍为区别。据台湾镇、道议将近屯之地，每丁配给一甲至一甲二分不等；其杂屯稍远之地，守望人工，需费较繁，每丁拨给一甲三分至一甲六分不等，以均劳逸而昭公普。至千总二员，仍照原议，各给埔地十甲；把总四员，各给埔地五甲；外委十二员，各给埔地三甲。如一庄之地，分给弁丁而外，尚有余零，均分摊给，不复另存，以杜争端，是以各丁名下，皆有零数。又淡水、凤山地有余多之处，不便尽数拨给，致与嘉、彰两歧，请同六皆寮之荒田，一体存公，以充赏恤之用。候部覆准后，飭令地方官照数划给。他如补缺、受田、盗卖、治罪，均有明文，悉遵办理。惟番黎不谙耕凿，必须行之日久，方有成效。应令各该屯弁，晓谕熟悉耕种之番，教以稼穡，自可渐习农功，永资利赖。

一、清出侵占界外田园，应援例定等征租，以昭平允也。查台湾近山一带，本多旷土，祇因生聚日繁，垦辟日广，奸民每多侵占，经将军公臣福等亲历其境，目击情形，仰体皇仁优恤海外民番，奏准番业免科，民业薄征，以免混淆。除应升应免，另款筹议外，据泉州府徐梦麟等册报，通台界外埔地，按照乾隆四十九年清查案内原丈数目，复加查丈，又溢出已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余甲，或系原报未实，或系丈后续垦，既非向番增贖，又未加纳番租，自应均归未垦数内酌筹配拨。惟查此项田园，各从田头地角，零星添垦，不成片段，若分别归屯，不特该丁等难以四散分耕，亦且民番夹杂，易启争端；惟有按数征租，较为便易。但远在山麓，逼近生番，一切守望人工，倍于界内。惟其中有平阳高阜之分、一收两收之别，地土肥瘠悬殊，科租势难尽一。伏查八旗入官招售地亩，系按租银之轻重，分为四等，即按等数之次第，定其价值，例载明晰。今此项田园之高下，尚非四等可以赅括，应请分为六等，按等科则：一等之田每甲年征租穀二十二石，二等十八石，三等十四石，四等十二石，五等一十石，六等六石。又界外之园，向种芒蔗，与界内之堪栽杂粮者不同，收成更少，请将一等之园每甲征租穀十石，二等六石，三等五石，四等四石，五等三石，六等二石。此外如淡水厅属之芎蕉湾、蛤仔市、中心埔、铜锣圈等处，除归屯溢额按等征租外，其原丈田园面租系前议充公归番未定之业，今以田面大租归屯充饷，应请仍照该地乡例，田分八石、六石，园分二石征收。又彰化县

属之大埔洋，系北投社番质借民人杨振文番银四千五百元，今杨振文情愿归屯，即照台地每番银十元典租二石之例，该社番于应收番租内年完息穀九百石，以充屯饷。又凤山县属之阿猴社、大路关等庄业户廖卢张等藉料番业，越垦溢田，段落零星，饶薄最甚，势难按等定租，酌照本田完纳番租之数，每甲田征租四石、三石，每甲园征租二石及一石五斗不等。更有该处及龙肚埔之上仔坑、刨狗坑、牛稠坑等处佃户林纳、张凤祥等，原系顶耕番业，贴纳番租，因过于短少，今应加增屯租，每甲田三石、二石，园一石五斗不等。又淡水九芎林口之荒埔，因徐勤深招佃私垦，向收租折番银八十元，今亦断充屯饷，仍照原数征收。以上田园，经委员徐梦麟等分赴各路，逐加勘丈，兹据台湾府杨廷理等酌定收租额数，备造细册，由台湾镇道核明议转。臣细加体察，按地土之肥瘠，定征租之等差，且于六等之外，复又酌量变通，系各就地方实在情形，俾佃户工本之外，岁有盈余，输将踊跃，正以推广皇仁，于恤番之中，仍寓安民之意，并非故为轩轻。至此项屯租，年应收穀四万一千余石，应即以本年为始，按额征收。惟是该处田园，瘠薄居多，又经兵燹之后，归耕未久，民力未舒，况本年早收已过，若遽照额全征，不特各佃情形竭蹶，且恐催科不易，办理周章。现在各屯弁丁虽已挑选，仍应候部覆准，按名充补，其应给屯饷，应于乾隆五十六年起支。所有此项屯租，请于今冬晚收之后，照额酌征一半，自五十六年起，一律全征，以恤穷农而昭平允。仍将本年所征半租实贮在库，以备来年二月支放屯饷。其来岁早收租息，即可为八月放饷之用。如此递为收放，民力既不致拮据，屯饷亦可如期给领，庶出纳从容，无虞掣肘。

一、已垦田园，应请分别升免也。查卖断与民之番地，业准部咨，准其升科，自应悉令呈报，不容欺隐。至民人私垦番地，仍照民买番田之例，一概报升，已属恩施格外；惟是私垦之中，地土肥饶，相去迥别，势难画一升科。兹据台湾镇、道请以已垦田园一万一千二百四甲，加入前案少报各属田园一百六十八甲，共丈田园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三甲零，内除番业番耕一千九百六十一甲零，又归于抄案查封二百七十八甲零，又划还界内及仍应封禁并丈缺水冲外，实在田园八千七百八十甲零，将卖断之番地，令民遵照报升。其私垦之处，分别升免等情。臣查番业卖断与民者，台湾县属则有寻仔寮、石门坑、金校椅、东方木、龙潭口、田螺堀，凤山县属则有月眉庄，彰化县属则有东势角、集集埔，淡水厅属则有尖山脚等庄。现据各该业户具呈请升，经地方官取结造册，照例办理。其未升各户，亦据台湾府示令各处厅、县呈报。惟淡水之三貂一处，地居极北，深溪曲涧，道路纡回；且现查所垦之地，核其片段，不过一、二亩至六、七亩，并无可以甲数计算；且附近山根，春涨秋潦，易遭冲失，仅堪栽种芒蔗、地瓜，于穀梁粟麦均不相宜，情形实有不同。查例载：内地

及边省零星地土，听民开垦，免其升科等因，应请推广皇仁，免其报升。再查前项已垦埔地，业经分别民番升免，其从前失察之文武各官，历年久远，何处垦自何年，实难一一追溯；所有历任失察私垦文武职名，可否宽免，出自圣恩。

一、现丈戈声图册，应发厅、县存档，仍按户另给易知丈单，以便输将也。查界外已垦田园、未垦荒埔，自应于此次清丈之后，仍照鱼鳞，攒造图册存盘，以归核实。兹据委员徐梦麟等将通台界外田园，分赴南北两路并中路嘉、彰两邑，亲督书算丈手，挨庄按户，逐一丈勘，按照丈落攒成戈声细册，填明佃户姓名、田园四至、长广积数，毫无遗漏，由台湾镇、道核复议详。臣查征收全凭册籍，输将端赖易知，应将图册交各厅、县存档交代，并照造二分，分送台湾镇、道衙门收贮，以备稽查。各厅、县仍将某户原丈若干，现丈溢额若干，应征租穀如数，按户照册开列易知丈单，发给佃首、通土转发收执，使各自知应纳之租，得以按照输将，不独易于催科，且官有册籍为凭，民有丈单执据，胥无从朦蔽，讼端可期永息。

一、请定征收之法，以垂永久也。查全台界外田园，逼近内山，凡有侵占者，本应入于未垦数内，匀给屯丁，令其自行耕种；祇缘分割为难，且念该佃等或辗转相承，或费工开垦，若一律归屯，未免向隅。自应通融调剂，按等征租，民既不失其业，丁又可以收租，用垂便民裕丁之意。惟相沿已久，一旦向取屯租，恐良顽不一，完欠难齐，必须立法严明，俾知遵凛。查台湾向来番民收租，均于一社一庄之中，择其身家殷实、众所悦服之人，立为佃首、通土专司收纳。凡社内田土交涉，莫不与闻。是以退顶分明，租无拖欠。其辛劳或出之业主，或佃户匀摊。此次丈溢田园三千七百余甲，官收租穀，应于每年早禾收成时，该厅、县将社内应征租穀，汇开一册，发交佃首、通土责令收缴，统于晚稻登场后扫数全完，年清年款。其中如数人共顶一户及合顶数户，又各耕数目不齐者，该佃首等知之最悉。此项应完溢租，即令秉公匀收汇缴。设业佃中有转卖退耕等事，应令将丈溢亩分，带纳屯租数目，载明契券，庶租随田转，不致脱漏。仍于余租内给予辛劳，以资办公，毋许再向佃户匀摊。如果日久勤劳，该地方官随时奖赏。倘或舞弊侵渔，察出严行革究，另选承充。如有刁狡佃户，因归屯伊始，将应纳屯租，以多称少，以有赖无，或负隅抗欠，朦混控争，则丈册具在，地方官即履亩勘明，将本户现耕田园统丈，除其升科完纳番租之外，起出归官，从严究治。至报升正赋，已准部议，免其纳粟。此项屯租，远在界外，穀石好丑不一，车运费用浩繁，应仿照台湾旧例，充公田园及官庄息穀，每石征银六钱二分、六钱五分之例，一体折征。但台地历使番银，乡农不谙库纹平色，易启书役藉名加派火耗之弊，不若每穀一石，折征佛头

番银一元，合之息穀变价银数虽觉增多，而以充给屯饷，原收原发，实为杜弊便民。其零尾准照番银时价折收钱文，易换贮库，以待汇发。至于交租给串，完后摘销，立簿籍以稽完欠，明示告以禁浮收，则与正杂钱粮同法，毋庸另立规条。

一、征收租银，应酌定匀给存留，以裕丁食而资经费也。据台湾镇、道议请以征收丈溢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余甲租银，匀给屯丁屯弁，尚有余剩，留为公项，以备兴修屯田水利及红白恤赏一切屯务之用。臣查通台应征侵占及续垦田园等项租粟，业请定等征收，并折纳番银，以杜弊窦，共计应收年额番银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元零，内除拨给隘丁口粮、佃首辛劳银二千一百三十元外，每年尚存番银三万九千二百一十一元零。今各屯弁虽已拨给埔地，但悉系未垦荒埔，翻犁成熟，尚需时日，若不筹款帮补，各屯丁未免竭蹶。查侵占田园本应匀配屯丁管业之地，今既酌改收租，则此项租银自当均匀拨给。应请每屯丁一名，年给番银八元，计屯丁四千名，共给番银三万二千元。至屯弁均有应办事宜，一切纸张、饭食，在在需费，似应从优筹给，俾得办公宽裕，并杜藉端派敛之弊。应请屯千总二员，每年各给番银一百元；屯把总四员，各给番银八十元；屯外委十二员，各给番银六十元；计共给番银一千二百四十元。连屯丁四千名，通共年给番银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元，尚存番银五千九百七十一元零。查屯田古法，原有余租积贮，以备调拨口粮、旱潦赈恤之用。此项余剩番银，即属余租，应令各厅、县加谨收贮，以备各屯垦地兴修水利及屯丁红白赏恤一切屯务之用。但存留公项，易启地方官侵蚀之弊，应请仿照内地之例，另造收支册籍，逐一登明。凡遇必须公费，地方官先行详请镇、道批准动支，不得擅自给发；并将收支各数，年底造册呈报督、抚、藩司，以备查考。遇有升调离任，同正项钱粮一体盘查交代。如此，则屯丁屯弁均得普沾实惠，黽勉办公，而存留余租，亦皆实用实销，永绝侵冒。

一、支发屯饷，宜立定章程以杜弊窦也。查钱粮出入，最关紧要，若不定规条，非特屯丁无所适从，且恐地方官挪移掩饰，及书吏等克扣侵渔滋弊。今新设屯丁，业于分拨埔地之外，将征收丈溢田园租银，按名分给，自应设立章程，以垂永久。查绿营兵饷，系按月支放，有截旷、缺旷、建旷扣存及闰月加给等项，番民情性钝朴，每事宜从简易，使其便于遵守，遇旷、遇闰，毋庸扣算、加增。其事故屯丁、子弟接充者，令其照数接领。应请定以每年分为上下两季支放，于二、八月内飭令屯弁造具花名清册，地方官示定日期，亲赴屯所核对腰牌，按名散给。其屯弁应领公费，亦令随同支领。至台湾、凤山、嘉义三县额收租银，不敷支放，应于淡、彰二处酌拨协济。其拨运车辆、脚费，即于存留公费项下开销。如此，则经官给散，不涉吏胥之手，弊窦既无自而

生，而地方官亦得以上季所收之银，下季给发，可免垫应之烦矣。

一、应用器械，请分别编验，以从番便也。查台湾熟番，前因随同官兵出力打仗，最为贼匪所畏，是以将军公臣福等奏准挑作屯丁，以资捍卫。其所用器械，不必照绿营之例，拘定鸟枪、弓箭，俾得各尽所长。祇须将惯用之器，呈官点验，以备稽查。是立法之中，已寓体恤之意。兹据台湾镇、道等以番丁所制器械，类多竹削，亦有善用鸟枪，因番性淳朴，若非随时请验，转恐受人讹诈，应听自行制备，免其逐加编烙。臣查熟番向藉打牲捕鹿，以资口食，本有器械原皆不禁，但鸟枪究属军火利器，不便私藏，如有习用鸟枪者，自应呈官编号，以凭稽考。其余一切器械，既称竹削居多，若必逐一验烙，则该丁等各有屯业，往来守候，徒滋烦琐；且恐转启胥役留难需索之弊，不若听其自行制备，应请概免编烙，以顺番情。

一、隘丁请循旧安设，以重边防也。查台地逼近生番，从前设立隘丁，原为固守边圉，禁其偷越，使内地民人不致有意外之虞。现当皇恩广被，生番向化归心，今昔情形，固已迥别；然于险要出入之区，稽察巡查，办事之所不可废者。兹据台湾镇、道请于近山之地，照旧设立隘所，以资捍卫。臣查将军公臣福等奏请挑选屯丁，原令于各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盗贼。而台湾东界内山，在在与生番接壤，向就险峻之区，设立隘丁，自应仍循其旧。但从前或分地授耕，或支給口粮，均系番民自行捐办，并非官为经理。如淡水厅属之蛤仔市、铜锣圈、芎蕉湾等处，隘丁一百十五名，每名年给口粮三十石，系业户与佃户四六均出。今该处大租改并归屯。则系屯为业主，应于官收大租内抽给四分。又如九芎林隘丁十名，每名年给穀三十石，系业佃匀给。今该处田园大小租息全数归屯，所需隘粮，亦应照数官为给发。既俾餬口有赖，仍属以公济公。并仍责成各队首督率壮丁实力巡察，与营汛屯丁相为表里。番民益得安心耕凿，于边防更为有益矣。

一、重立界石，永禁争越也。查台湾地土膏腴，易于谋食，无藉民人，愈聚愈多，往往深入内山，垦越滋事。虽于乾隆十五及二十五等年两次立碑，并于淡、彰二厅设立土牛以分界限，因阅年既久，日渐废弛。自应遵奉部行，划定界址，庶可束边境而杜争端。兹据台湾镇、道等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坎，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碑界，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并称存档原图，从前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今即添画绿线，以别新旧。臣查界外未垦埔地，既已分给屯丁耕种，丈溢田园，又归民佃征租，各有定主，似可毋虑奸民覬觐；但杜弊必宜周密，立法尤贵严明，应请以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坎，飭令地方官遵照部行，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界碑，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庶界限井然，奸民不敢复萌故

知，占垦之风，自可禁绝。仍于存档原图内添绘绿线，以别新旧。从此番民各安其业，共乐升平，而海疆荒僻之地，咸得被服圣教，永庆安宁矣。

以上十二条，臣察核镇、道所议行，据藩、臬两司等覆悉心筹核，并于抚臣徐在闽时面为商定，意见相同。除图册咨部外，臣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敕部议覆施行。再福建巡抚印务，系臣兼署，毋庸会衔，合并陈明。谨奏。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具奏，十一月十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上谕筹议台湾新设屯所迟延伍拉纳议处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九本）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内阁奉上谕：伍拉纳奏到筹议台湾新设屯所、分拨埔地事宜，又台湾戍兵增饷、游民挑募入伍、挂验船只、番钱归官经理、□船厂采办木植、台湾增销盐觔各事□□□。台湾地方于五十三年春间平定逆匪后，经福康安等将该处设立屯弁、清查埔地、及戍兵加饷挑募各事宜，分晰具奏，旋经军机大臣行令该督等查明定义，即应督饬所属，将各条悉心查核酌议奏闻，以期永定章程，利兴弊绝；乃迄今已二载有余，始行议奏，殊属迟延。即云地隔重洋，往返筹酌有需时日，亦不应迟缓若此。所有伍拉纳奏到□□□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外，伍拉纳着该部议处！钦此。

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议奏前案折

为遵旨议奏事。乾隆五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觉罗伍等奏『台湾熟番向化日久，前因逆匪滋事，各社番随同官军打仗，奋勇出力，经将军公福等会折奏准挑募屯丁，酌拨近山未垦埔地，以资养赡，并额定屯丁人数，设立屯弁管辖，及清查埔地，画定界址各款，接准部咨行，令将应办事宜条晰查明具奏等因，经臣等分别查办。兹据该府周历界外，逐段督丈，就番丁之情愿得地耕种者，计其程途，酌量增配，分给埔地；尚有余剩者，一体招垦成熟，按则科租，以充屯务公用。至设屯处所，挑选屯丁，俱按照确实情形，分别办理。其有原奏未经详尽，及现应补行事宜，分晰列款』等因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谨按所开各款，逐条悉心核议，恭呈御览：

一、分设屯所，应酌量地方以资捍卫一款：据称：『由台湾镇、道察看地势，分设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共设屯所十二处，绘图注说造册前来。查凤山县属之放■〈乡索〉社系台南边境，应设一大屯；由放■〈乡索〉社九十里至该县属之搭楼社，界连台邑，应设一小屯；由搭楼一百一十里至台湾县辖之新港社，地接嘉义，应设一小屯；由新港五十里至

嘉义县属之萧垄社，近临海■〈汙义〉，应设一小屯；由萧垄一百十里至该县属之柴里社，接近水沙连，民番杂处，应设一小屯；由柴里社五十五里至彰化县辖之东螺社，路通虎尾溪，冲衢要道，应设一大屯；由东螺六十里至该县属之北投社，乃沿山适中要地，应设一小屯；由北投五十里至该县属之阿里史社，为彰化县北界，应设一小屯；由阿里史四十里至淡水厅属之麻薯旧社，地临大甲溪，甚为扼要，应设一大屯；由麻薯旧社五十里至厅属之日北社，路近火焰山脚，为险僻之区，应设一小屯；由日北社九十里至淡水厅属之竹塹社，为北路适中之地，户口繁庶，应设一大屯；由竹塹一百一十里至淡水厅属之武胜湾，近在台北边界，应设一小屯。以上大小十二屯，每大屯四百人，小屯三百人。其屯丁先尽本属，次及邻境附近本屯小社之番丁内挑其壮健者充额』等语。查台湾南北大小番社共九十三处，前经将军公福奏请分别大小屯酌挑屯丁四千名作为定额，臣等议覆准行在案。今既据该督各就凤山、嘉义等处地方险要辽阔情形，分设大屯四处，每屯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屯三百人，共设屯所十二处，屯丁四千名，先尽本属，次及邻境附近本屯小社之番丁内择其年力精壮者照数充补，自应如该督所奏，均匀安设，则番丁等既可致离乡井，而遇有较验调派等事，亦无难立时齐集；且与各处营汛声势联络，巡防愈昭严密。并令该督将各屯兵名目及屯丁花名，详细造册报部，以凭查核。

一、请严屯弁之责成，以资约束一款：据称：『由台湾镇、道选举社番头目中之潘明慈、斗生二员充补千总。潘明慈统辖北路彰化、嘉义及淡水厅属之东螺、萧垄、柴里、麻薯旧社、阿里史社、北投、竹塹、日北、武胜湾九屯。斗生统辖南路台湾、凤山二属之放■〈纒索〉、搭楼、新港三屯。戴光位充补把总，兼辖放■〈纒索〉一大屯，搭楼、新港二小屯。阿眉充补把总，兼辖东螺一大屯，萧垄、柴里二小屯。乌墨充补把总，兼辖麻薯旧社一大屯，阿里史、北投二小屯。钱茂祖充补把总，兼辖竹塹一大屯，日北、武胜湾二小屯。桂文郎、雅卓、加郎、向直、大汉、蒲朝生、仕成、潘习开、潘捷文、林茂才、和盛、军祚等十二员，准补外委，各管一屯。如所管屯丁内有生事旷业，应随时奉请惩治。倘有病废身故者，立即禀报除名，于该丁子弟内挑补，仍于镇、道巡查时，就近屯所伺候查验。如有调遣，即遵临时檄札办理，不得迟误。该弁等本系社番，毋庸归营操演，仍责成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各就其相近者不时约束，并将花名图册，呈报理番同知稽核。其一切点验兵丁、拔补屯弁等事，统归台湾镇、道办理。该弁等如果董率有方，办理六年，着有劳绩，遵照部行，详请加等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倘敢派扰凌虐，苦累番众，或被告发，或经访闻，立予革究。再查原准部议，屯弁止给札付，第该弁等虽非职官，但既经赏给职衔，若不颁用钤记，文报往来，无凭查核。各屯番丁，若不给

与腰牌，遇有公事，亦致冒混。应请屯弁十八员，准用钤记；屯丁四千名，各给腰牌。仍俟部覆到日，将钤记分别刊刻，颁给厅、县地方官就近给领；其腰牌，应令台湾镇、道就近刻印，按名给发。遇有事故，飭令缴销，另充换给。至屯所俱隶大社，各屯弁办事，自有公所，毋庸另议建设』等语。查台湾番社既经设立屯丁，自应拣选屯弁以资管束而重责成。前据将军公福等仿照四川屯练兵丁之例，设立屯千总、把总、外委等员，亦经臣等议准在案。兹据该督请以曾经打仗出力、素为番众悦服之潘明慈等二名，充补千总，统辖南北两路各社屯番；戴光位等四名，充补把总，每人分辖大屯一处、小屯二处；桂文郎等十二名，充补外委，每人各管一屯；均给发札付委牌，毋庸归营操演，仍令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就近约束，如六年着有成效，加等赏衔；倘敢派扰凌虐，苦累番众，立予革究；并一切点验、挑补各项事宜，均与原议相符，俱应如所奏办理，即着该镇、道飭令各该屯弁督率番丁，将分给地亩乘时垦种，毋任旷闲废弃，务期荒埔尽成可耕之地土，并随时禁止番丁等私相顶卖，仍于农隙时习练惯用器械，责令在本屯各社防守巡缉，既可担负身家，又足以资捍卫，于屯社番丁，两有裨益。至所称该屯弁等管辖屯丁，一切请领屯饷及调派屯丁等事，文报往来，应请给与钤记；屯丁四千名，亦请各给腰牌之处，应照所请，分别刊刻钤记，交地方官就近给领。其屯丁腰牌，即令台湾镇、道就近制给，遇有事故，立时缴销，另充换发。如此酌定章程，庶足以昭信守，而杜冒混。再查各屯俱隶大社，其屯弁办事，各有公所，亦应如所奏，毋庸另议建设，以节糜费。

一、计丁授地，宜酌筹配发一款：据称：『新设屯丁，经将军公福等奏准，以查出界外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同抄没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匀分配给。兹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已经奏明增给戍兵饷银外，其未垦荒埔，实在查出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均匀分拨近屯之地，每丁配给一甲至一甲二分不等。其离屯稍远之地，守望人工，需费较繁，每丁拨给一甲三分至一甲六分不等。千总二员，仍照原议各给埔地十甲；把总四员，各给埔地五甲；外委三员，各给埔地三甲；其尚有余零，均分摊给。又淡水、凤山有余多，不便尽数拨给，请存公项，以充赏恤』等语。查台湾安设屯丁，拨地养贍，先据将军公福奏请将新设屯丁四千名，于该处未垦荒埔及抄没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内，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照番田之例，免其纳赋；经臣等议覆奏准在案。今该督伍以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经原任抚臣徐奏明增给戍兵饷银，毋庸核计。其未垦埔地，实在查出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计丁匀分，议将近屯之地，每丁配给一甲至一甲二分不等；其离屯稍远者，每丁拨给一甲三

分至一甲六分不等。至千总、把总、外委仍照原议分给。如一庄之地，分给弁丁之外，尚有余零，均分摊给。又淡水、凤山地有余多之处，奏请存公，以充赏恤之用。臣等核其所奏情形，系按地、按丁均匀分拨，应如所奏行令该督，即将前项议给埔地，飭令各地方官于设屯就近处所，照数丈明拨给。其屯丁内如有事故出缺，即令挑其子弟充补，顶给田亩，以资养赡。仍出示晓谕，如有私行典卖，按律治罪，追赔契价。充公地亩，转给另挑屯丁承受。

一、清出侵占界外田园，定等征租以昭平允一款：据称：『通台界外埔地，又溢出已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余甲，请分为六等，按等科则，仍照原数征收，年应收穀四万一千余石。请于今冬晚收之后，照额酌征一半，自五十六年起一律全征，仍将本年所征半租，实贮在库，以备来年二月支放屯饷。其来岁早收租息，即可为八月放饷之用』等语。查台湾近山地亩，先据将军公福奏明番产免科，民产薄征，经臣等议覆奏准在案。今该督奏请将续行查出界外溢出已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余甲，均系零星段落，分等定租，年应收穀四万一千余石，以充屯饷。某应征屯租，于今冬酌征一半，自乾隆五十六年一律全征，于每年二月、八月支放屯饷之用。应如所奏办理，行令该督饬按等、按额征收，严禁胥役人等藉端滋扰，以期绥靖边氓。

一、已垦田园，应请分别升免一款：据称：『已垦丈出实在田园八千七百八十甲零，内卖断与民者，现据各业户具呈请升，经各地方官取结造册，照例办理。其未升各户，亦据台湾府示令各赴厅、县呈报。惟淡水之三貂一处，地居极北，深溪曲涧，道路纡回；且现查所垦之地，不过一、二亩至六、七亩；且附近山根，春涨秋潦，易遭冲失，仅堪栽种芒蔗、地瓜，于稻粱粟麦均不相宜，应请推广皇仁，免其报升。至前项已垦埔地，业经分别民番升免，其从前失察私垦之文武各官，历年久远，难以追溯，可否宽免，出自圣恩』等语。查台湾私垦埔地一万一千余甲，先据将军公福奏请将民人租贖之地，同番社田亩，免其升科；其卖断与民者，照同安县下沙科则，按甲计亩征银；经臣等议覆奏准在案。今该督既称『前项地亩，除去番业、番耕，并归入抄案查封及丈缺水冲外，实在田园八千七百八十甲零，将卖断之番地令民遵照报升。惟淡水之三貂一处，地亩不成片段，仅堪栽种芒蔗、地瓜，请免升科』等语，系属按照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应如所奏行令该督遵照原奏，即飭令将前项已垦田园应升粮赋，照数查明，造册报升，其三貂地亩请免升科之处，应令该督查明地亩若干，以便核算，免其升科。至所称失察私垦之历任文武各员，历年久远，难以追溯，请免查议之处，查此案前项已垦埔地既据该督等声明业经分别民番升免，其从前失察各官，历年久远，实难追溯，所有历任失察私垦文武各职名，俱应请旨免其查议。

一、现丈戈声图册，应发厅、县存档，仍按户另给易知丈单，以便输将一款：据称：『界外已垦田园、未垦荒埔，应于此次清丈之后，仍照鱼鳞攒造图册存盘，以归核实』等语。查台湾已垦田园并现垦埔地，既已清查，该地方官自应查照每亩应升粮银，造具印册存查；应如所请，行令该督转饬各厅、县造具印册存案。仍将某户原丈若干，现丈溢额若干，应征租穀数目，照册开列易知丈单，发给佃首、通土转发收执为凭。如有不肖胥役人等，藉端滋扰，查出即行严办治罪。

一、请定征收之法以垂永久一款：据称：『全台界外田园，逼近内山，凡有侵占者，该佃等或辗转相承，或费工开垦，若一律归屯，未免向隅，自应通融调剂，按等征租。请将此次丈溢田园三千七百余甲，官收租穀，应于每年早禾收成时，该厅、县将社内应征租穀，汇开一册，发交佃首、通土责令收缴，统于晚稻登场后，扫数全完，年清年款。其中如数人共顶一户，及合顶数户，即令该佃首秉公匀收汇缴。如有转卖、退耕等事，即将丈溢亩分，带纳屯租数目，载明契券，庶租随田转，不致脱漏。仍于余租内酌给佃首、通土辛劳，以资办公，毋许再向佃户匀摊，如果日久勤劳，该地方官随时奖赏。间或舞弊侵渔，察出严行革究，另选承充。如有刁佃将应纳屯租以多称少，或抗欠朦混控争，地方官履勘，将本户现耕田园统丈归官，从严究治。致报升正赋，每穀一石，折征佛头番银一元，其尾零准照番银时价，折收钱文易换贮库，以待汇发』等语。查台湾界外丈溢田园三千七百余甲，既据该督奏明归原垦佃户耕种，每穀一石折征佛头番银一元，于晚稻登场后扫数全完，以待汇发，责令佃首、通土经管，给予辛金，定以奖赏惩治之法，系属按照该地方情形，权宜办理；应如所奏，行令该督饬令各该地方官务须实力奉行，毋使佃首、通土藉以把持，倘有累民滋弊等事，查出即行严究办理。

一、征收租银，应酌定匀给存留，以裕丁食而资经费一款：据称：『各屯弁兵虽已拨给埔地，但悉系未垦荒埔，翻犁成熟，尚需时日。酌议每屯丁一名，年给番银八元，计屯丁四千名，共给番银三万二千元。至屯弁等纸张、饭食，在在需费，似应从优筹给，俾得办公宽裕，酌议屯千总二员每年各给番银一百元，屯把总四员各给番银八十元，屯外委十二员各给番银六十元，计共给番银一千二百四十元，连屯丁通共年给番银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元，尚存番银五千九百七十一元零，令各厅、县加谨收贮，以备调拨口粮、旱潦赈恤公费之用；并另送收支册籍与正项钱粮一体盘查交代』等语。查新设屯弁、屯丁，系奏明照四川屯练之例，不给月饷，令该督请分别酌给番银，应如所奏办理，并令严饬各厅、县将收支细数造册汇报，务令实用实销，以杜假冒。

一、支发屯饷宜立定章程以杜弊竇一款：据称：『新设屯丁，业于分拨埔

地之外，将征收丈溢田园租银，按名分给，自应设立章程，以垂永久。查绿营兵饷系按月支放，有截旷、缺旷、建旷扣存及闰月加给等项，番民情性钝朴，每事宜从简便，遇旷、遇闰，毋庸扣算、加增。其事故屯丁、子弟接充者，令其照数接领。应请每年定为上下两季支放，于二、八月内飭令屯弁造具花名清册，地方官示定日期，亲赴屯所核对腰牌，按名散给。其屯弁应领公费，亦令随同支领。至台湾、凤山、嘉义三县额收租银，不敷支放，应于淡、彰两处酌拨协济。其拨运车辆脚费，即于存留公费项下开销』等语。查台湾各厅、县支放屯饷，既据该督立定章程，每年以二、八月令该地方官亲赴屯所按名散给，遇旷、遇闰，毋庸扣算、加增之处，系为番情钝朴、宜从简易起见，应如该督所请，准其将前项支给屯饷银两，每年于二、八月两季支放，毋庸扣除，遇旷、遇闰，亦毋庸加增；仍于年底造册报明督抚查核。至淡防厅、彰化县协济台湾等三县不敷租银，应需车辆脚费，亦应准其在于公费项下开销，仍于报销册内分晰报销。

一、应用器械，请分别编验以从番便一款：据称：『台湾熟番向藉打牲捕鹿，以资口食，本有器械，原所不禁。但鸟鎗究属军火利器，不便私藏，如有习用鸟鎗者，自应呈官编号，以凭稽考。其余一切器械，竹削者居多，应请概免编烙，以顺番情』等语。查台湾熟番，前随官兵打仗，甚为奋勇，是以将军公福等奏准挑作屯丁，以资捍御。其所用器械，不必照绿营之例，俾得各尽所长，祇须将惯用之器，呈官点验。今复据该督称，此等熟番，皆以打牲为业，其所用器械，大约竹削者居多，除将鸟鎗一项送官编号外，其余器械，毋庸呈烙，自系体恤番情，各就该处习俗所用器械，听其自行制备，不必官为编号，以省烦琐而收实效：亦应如该督所奏办理。

一、隘丁请循旧安设以重边防一款：据称：『台湾近山之地，照旧设立隘丁，但从前或分地授耕，或支給口粮，均系番民自行捐办。今该处地亩归屯，应于官收租银内抽给四分，仍责成各隘首督率壮丁实力巡查，与营汛屯丁相为表里，番民益得安心耕凿』等语。查台湾各立隘口，安设隘丁，据该督查照该地方情形请照旧安设。其应需口粮，向系番民自行捐办，今该处田园全数归屯，所需隘兵口粮，自应照数官为给发等语。亦应如所请，行令该地方官照议办理。

一、重立界石永禁争越一款：据称：『台湾地土膏腴，易于谋食，无藉民人，往往深入内山，越垦滋事，宜划定界址，以杜争端。请于此次清查归屯地段为准，或抵山根，或傍坑坎，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碑界，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庶界限井然，占垦之风，自可禁绝』等语。查台湾各厅、县民番交错，若不定立界限，恐有越界私垦，滋生事端。自应如该督所请，以此

次清查地界为准，设立坚厚石碑，书明定限缘由，俾各知遵守。仍责成各该地方官，遇有因公过往，细加查勘。倘有字迹剥落，石碑坍塌，实时更换，以垂久远。仍不时巡查，如有越界私垦，即行从重治罪。其失察地方文武员弁，一并严参究处。

臣等酌议缘由，是否有当，伏候圣谕遵行。为此谨奏请旨。

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附台湾府知府杨廷理等会禀

附台湾府知府杨廷理等会禀

福建、台湾府知府杨廷理、泉州府知府徐梦麟、南路理番同知清华、北路理番同知黄嘉训为遵旨定义具禀事。乾隆五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卑府徐梦麟奉抚部院徐宪牌内开：『为给委事，照得界外埔地一案，前经公中堂会同准将前案已垦之一万一千二百余甲分别照案升科，未垦之五千四百余甲拨给屯番充饷，业将筹办章程饬行在案。兹本部院内渡，除札台湾道专办，并将各卷饬发外，合行檄委。为此，仰府官吏即便遵照，赴道承领各卷，迅即束装前往各厅、县，查照前册开报番社地方，传同该佃首及通土人等，立将原报已垦、未垦各地段，逐一指出实在处所。其已垦之处，核与前册地名相符者，应归已垦数内；其已垦之处，较之前册甲数尚有溢额，及册外续垦之地无碍可垦之地，均归未垦数内，先将两项地段逐一勘查划清，再于已垦地内，区别议升，未垦地内，详筹拨配。查照奏案事理，详晰妥议，一面将勘查情形，绘图造册飞禀，仍由该道核转具详，以凭核奏。案关清厘埔地，设立屯兵，于台疆民食、兵防，大有关系，该府慎毋草率颺预，有负委任之意』！

旋蒙臬道宪、宪台札发前案图册、卷宗，并行知奉准部覆内开：『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谨奏，为遵旨定义具奏事。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初七日内阁抄出福康安等奏称：「窃照台湾熟番，向化日久，当逆匪滋事之时，各社番勇随同官军打仗杀贼，颇能出力，钦奉谕旨，先将熟番充补额兵。臣等因戍兵仍请照依旧制换防，另将熟番挑募屯丁，酌拨近山未垦埔地，以资养贍，先经附折具奏在案。兹将厘定章程，仿照屯练之例，通融酌议，逐一胪陈，恭请圣训」等因。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查台湾地方，番民间处，当逆匪滋事之时，该处熟番均能奋勇出力，现在事竣，自应酌量挑补弁兵，分给田亩，以示体绥而资捍卫。今据福康安等仿照屯练之例，通融厘定各条，臣等谨按款悉心酌议，恭呈御览：

一、屯丁人数应按照番社酌挑，令其就近防守一款：据称：「全郡熟番，统共九十三社。台湾县属番社较少，淡水、彰化近山地方，番社最多，凤山、嘉义次之。每社民自数百至数十户不等，均可挑选健番四千名，分为十二屯

。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作为额缺，毋庸另设屯所，即令在本社防守地方，稽查盗贼。其户口较少之社，或数社并作一屯，或附入近处大社，庶番民等不致远违乡井，而较验调派，亦易于齐集。至各屯相距之地，道里难以适均。台湾县所属番社，不过数处，不能多设屯丁。然台湾地界本狭，郡城设有重兵，足资弹压。惟南、北两路，近山险要甚多，淡水一厅，尤为辽阔，原拨熟番在隘口搭寮防守，名为隘丁，零星散处，不能得力，应酌量地势情形，按照社番多寡，分别设屯，与各处营汛官兵，声势联络，则稽察巡防，自可加倍严密」等语。查台湾熟番九十三社，挑选健壮番丁，可得四千名，自应定额挑补，以资巡防，应如所请，准其于熟番内挑选四千名作为屯丁，分为十二屯。大屯四处，每处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三百人；定为额缺，按各该县地势情形，分别安设，即令在本社防守。其户口较少之社，或数社并作一屯，或附入近处大社，均毋庸另设屯所，仍将各屯名目，及屯丁花名，造册报部查核。

一、各屯番丁宜设立屯弁以资管辖一款：据称：「四川屯练兵丁，额设屯土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一百余员，今台湾屯兵弁目，无需似此之多，祇应仿照其例，量为设立。查各社原有民人充当通事，管理一社之事，代为交纳社饷；但此等通事积年充役，系地方官金派，本非番人同类，未便用为弁目。应于番社头目内，择其曾经打仗出力者，及番社素所信服者，如岸里社番潘明慈之类，拣选、拔补，于南、北两路额设屯千总二员，统领众番；屯把总四员，分管各屯。大小各屯，每处设外委一员，花名图册，交理番同知稽核。仍将各屯事务交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就近管理。该屯丁素娴技艺，非招募新兵可比，应请照四川省屯练之例，毋庸归营操演点验。屯丁拔补屯弁等事，统归台湾镇总兵、台湾道管辖，详报督抚给予札付，报部存案。经管六年后，如果董率有方，曾着劳绩，由镇、道核实，详报督、抚，加一等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倘所管内有生事废业之人，及苦累番众情弊，即行咨革究处。遇有事故出缺，仍拣选番社悦服之人，详报拔补」等语。查四川屯练兵丁，向设屯土守备、千、把、外委等官管辖，今台湾番社既经挑补番丁四千名，亦应量设屯弁，以资经理。应如所请，南、北两路额设屯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其大小各屯，每处额设外委一员，统率分管。该弁等本系番社，毋庸归营操演。责令北路协副将、南路营参将，各就近约束，并将花名图册报理番同知查核。其一切点验兵丁、拔补屯弁等事，统归台湾镇总兵、台湾道办理。该弁等经办六年，如果董率有方，着有劳绩，即由镇道详报督抚，加赏职衔，以示鼓励。倘生事废业，苦累番众之弁，即行咨革究处，毋得稍事姑容。所有该弁等应给与札付，由镇道详报督抚给与，仍随时报部存案。

一、屯丁、番丁，毋庸筹给月饷，应酌派近山埔地，以资养赡一款：据称：「台湾东界内山，本多荒土，禁民越垦，准令熟番等打牲耕种，以资生计。无如游民聚处日多，越界佃耕，渐成熟业，以致争夺之控案甚多，前经富勒浑奏明，转委镇、道确切勘丈，尚未勘明详报，即值逆匪滋事。现经臣等提卷核查，共计丈出已垦埔地一万一千二百甲，每一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均应查明民垦番垦，分别升科办理。此外尚有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又四十八、五十一等年漳泉械斗及互控结会案内抄入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三千三百八十余甲，统计抄没未垦及入官荒废埔地八千八百余甲，均属界外之地，逼近内山，应请将新设屯丁四千名，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十甲，把总每员五甲，外委每员三甲，令其自行耕种。责令地方官勘定界址，造册绘图，载明四至段落，通报立案，以备稽查。屯丁出缺，即挑其子弟充补，承受田亩。如有私行典卖者，按律治罪，追赔契价充公，其地仍归番社所有。拨给埔地，应照番田之例，免其纳赋，以示体恤，即毋庸另行筹饷」等语。查台湾各社熟番，既经作为屯丁，令其巡防，自应酌给地亩，以资养赡。今将军公福康安等请于界外未垦荒埔并械斗结会案内抄没翁云宽等入官埔地八千八百余甲，每一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将新设屯丁四千名、每名拨给埔地二甲，千总每员拨给十甲，把总每员拨给五甲，外委每员拨给三甲，令其自行耕种，照番田之例免其纳赋，毋庸另行议给月饷。臣等核其拨给埔地，系按屯丁、屯弁酌定数目，应如所奏，令该督抚即将议给该丁弁等埔地，飭令地方官于设屯处所，就近照数拨给，仍令勘丈界址，造册绘图，载明四至段落，通报立案，以备稽查。其屯丁内遇有事故出缺，即挑其子弟充补，将分给田亩顶给承种，以资养赡。如有私行典卖者，按律治罪，追赔契价充公，将田亩移给另挑屯丁承受。

一、清查已垦埔地，以定界址一款：据称：「台湾东面依山，地势宽广。从前因淡水、彰化二处，垦辟日增，另行划定界限，设立土牛，禁止奸民越界占垦，免滋事端。乃因生聚日繁，民人私向生熟番黎佃地耕种，价值稍轻者谓之租贖，价值稍重者谓之典卖。熟番等归化日久，渐谙耕作，祇以业经典卖，无由取贖。是□□番地，不特嘉义以南，多有侵越，即淡水等处续定土牛□界，亦□虚设。此时若不将埔地彻底清厘，事过境迁，界址必仍混淆。除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余甲拨给新募屯丁外，其已垦之一万一千余甲，自应分别办理。兹查租贖之工本无多，原系民为佃户，番为业主，自应同番社田亩一体免科。其业经卖断与民人者，即非番业，即应令民户一体报升。第民买番地之后，所费工本原多，又有每甲抽给番租之例，若再征收本色，民力未免拮据；应照同安下沙科则，按甲计亩征银，免其纳粟。仍出示晓谕番社，使知租额

无亏，俾得永资生计。民人等藉有纳赋明文，世守其业，亦可永杜争端。其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峤等处，接壤生番，私垦田亩甚多，此等偷越民人，本应逐加惩治，惟念开垦以来，生番日久相安，并无事故，一经驱逐，沃土既须抛荒，而游民又无归宿，应请照新定民买番地之例，一概升科，免其查究。应令该处民番将租贖、典卖地亩，先行呈报，一俟割获登场，臣徐专委大员，前往抽查，并将此外有无续垦地亩，一并查明，分别办理咨部存案。自此次清查之后，即以所垦地方为界，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界石，列开立界年月地方，大书深刻，俾人一望而知。仍交与巡视台湾之将军、督抚、提督及地方官等不时周历巡查，如有越界私垦，即行从重治罪。失察之地方文武各官，一并严参究治」等语。查台湾地方民田薄征租赋，番地免其升科，乃皇上优恤海外民番，格外加恩之至意。今将军公福康安等奏称，将佃耕生熟番埔地一万一千余甲内民人租贖之地，同番社田亩免其升科。其业经卖断与民者，照同安县下沙科则按甲计亩征银，免其纳粟之处，系属推广皇仁，俾民番均得各安其业起见，亦应如所奏办理，行令该省督抚出示晓谕民番，各知遵守，并将业经卖断与民地亩，查照同安县下沙科则，造具每亩征银若干清册，送部查核。至所称集集埔等处民人田亩，既据声明，自开垦以来与生番日久相安，并无事故，一经驱逐，沃土既须抛荒，而游民又无归宿，应如所请，准其照现定民买番业之例，一体升科。仍令该督抚转饬民番，将租贖、典质地亩数目，即行查明呈报；一俟割获登场，即专委大员前往抽查。如此外复有续垦地亩，一并查明造册送部。自此次清查之后，即以所垦地方立石为界，仍交巡视台湾将军、督抚、提督及该处地方官等不时巡查，如有越界私垦，即行从重治罪。失察地方文武各官，一并严参究处。

一、屯丁习用器械，应令自行制备，报官点验一款：据称：「番民打牲捕鹿，所有标鎗、鸟鎗、竹箭，器械不一，均属犀利。即如岸里社番善用鸟鎗，随同官兵打仗杀贼，最为贼匪所畏。一概器械，均可毋庸制给。但现在严禁民间私藏军器，屯丁所用鎗箭，亦应官为点验，以备稽查。所有新设屯丁四千名，不必照绿营之例，拘定鸟鎗兵若干名，弓箭兵若干名，祇以该番习用器械为准，呈报总兵，逐加印烙，编号备查。每年令总兵巡查之便，点验一次，如无火烙印记，即照民人私藏军器之例，一体治罪」等语。亦应如所奏，屯丁所用器械，毋庸拘定鎗箭，令该总兵逐加印烙编号，每年巡查之便，点验一次，如无印烙，即照私藏军械之例，一体治罪。

一、屯丁徭役，酌与优免，以节番力一款：据称：「台湾各社熟番，质朴淳良，最堪怜悯。从前文武员弁出差巡察，无不调遣番兵背运行李，其余各地方兴筑、递送公文，亦该社番应役，其劳苦急公之处，较之台湾民人不啻数倍

。今既挑补屯丁，分屯防守，遇有搜捕贼盗等事，又须听候征调，所有一切徭役，免其承应。其未补屯丁之番民，亦祇应递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倘地方文武及理番同知不加体恤，有苛派扰累之事，令该镇道实力访查，严行参究」等语。查台湾熟番既经挑补屯丁，已有防守之责，自应曲加优恤，以免扰累。今将军公福康安等奏请新设屯丁，分设要隘防守，其一切徭役免其承应。至未补屯丁之番民，亦祇令递送公文，不得以私事役使之处，应如所奏，行令该督抚转饬遵照。倘地方文武及理番同知不加体恤，复有苛派扰累之处，令该镇道实力访查，严行参究。

臣等酌议缘由，是否有当，伏候圣谕遵行。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乾隆五十三年六月七日，奉旨：『依议，钦此』。嗣蒙行知翁云宽、杨光勋抄产奏归兵粮项下，饬令专查界外已未垦田园埔地，分别归屯。卑府徐梦麟因自南而北，道里绵长，田地数多，清厘匪易，禀蒙臬道宪、宪台札委卑职黄嘉训分查嘉、彰二邑，仍饬卑府徐梦麟汇总查核，汇造图册各等因。蒙此，卑府徐梦麟遵即自郡起身，先赴淡水，次及台、凤，卑职黄嘉训自彰至嘉，均各会同地方官文明田园埔地，勘定设屯要隘，回至郡城，遵照抚宪批行，会同卑府杨廷理、卑职清华等会查得台湾一厅、四县，南北绵亘，千有余里，西临大海，东倚内山，界外旷土甚多，番民争相垦种。乾隆十五年暨二十五年，节经勘定界址，禁民越垦，并于乾隆四十九年间奏明清丈。共据丈报已垦田园一万一千二百零四甲，未垦荒埔五千四百四十一甲零，每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分别番民归管；案未详定，即值逆匪滋事，各社奋勇随官杀贼，颇为出力，蒙公中堂将军福会同抚宪奏将熟番挑募屯丁，酌拨近山埔地，以资养贍。奉准部覆奏委卑府徐梦麟勘办。因地广路遥，禀蒙臬道宪、宪台分委卑职黄嘉训分查嘉、彰二邑，均各会同地方官周历界外，挨庄按户，逐段督丈，遵照宪指，将已垦、未垦分别划清。已垦者以乾隆四十九年清查之数为原额，丈量相符，查明民产，饬令报升，实系番业，免其科赋。丈有盈余，非系原报不实，即属侵占埔地，续后垦成，内除番户自耕不计外，实在丈溢民耕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五甲零，本应入于未垦数内，一并分给屯丁，惟是此项丈溢田园，并无整段，悉属畸零，非特难以分割，抑且民番杂耕，易起争端，惟有勘其田园之高下，查其历收之多寡，酌议征租，均匀分给。在屯丁所得之屯租，即是应分之田地；在百姓口地垦辟，因其曾费工资，不使遽失所依，仍令承耕，定租□□，法从宽□。至于未垦荒埔，查其有无妨碍，如乌树林之应禁者，仍行禁止。其有尽系沙石、不堪开垦者、悉行剔除外，共有埔地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虽远近不一，而番丁情愿得地往耕，因计其相距之程，酌量增配；有余剩者，存留招垦，成熟科租，以充屯务公用。其设屯处所，均相度形势，扼要而居。屯丁人数

，系按社挑补，以精壮者充额。所有一切事宜，卑府等悉心筹议，逐项胪陈：

一、分设屯所，应酌量地方情形，以资捍卫也。台湾南北袤延，中间回环曲折，大小番社，九十三处，人数多寡不等。今奉挑选屯丁，令在本屯地方各社，防守地方，不必另设屯所。似应就社大丁多而与营汛相近之区，设为屯地，以邻近小社附之。仍须察看地方之扼要，庶足以壮声援而严守望。兹查凤山县属之放■〈纒索〉社，系台南边境，地当险要，此处应设一大屯。由放■〈纒索〉社九十里而至该县属之搭楼社，界连台邑，人烟凑集，应设一小屯。由搭楼一百一十里而至台湾县属之新港社。地接嘉义，路径庞杂，应设一小屯。由新港五十里而至嘉义县属之萧垄社，近临海■〈汙义〉，水陆要区，应设一小屯。由萧垄一百一十里而至该县属之柴里社，接近水沙连，民番杂处，应设一小屯。由柴里社五十里而至彰化县辖之东螺社，路通虎尾溪，冲衢要道，应设一大屯。由东螺六十里而至该县属之阿里史社，为彰邑北界近山大社，应设一小屯。由阿里史四十里而至淡水厅属之麻薯旧社，地临大甲溪，甚为扼要，应设一大屯。由麻薯旧社五十里而至厅属之日北社，路近火焰山脚，为险僻之区，应设一小屯。由日北社九十里而至厅属之竹塹社，乃北路适中之地，户口繁庶，应设一大屯。由竹塹一百一十里而至厅属之武胜湾社，近在台湾北边界，地方辽阔，应设一小屯。以上大小十二屯，大屯四百人，小屯三百人。其屯丁先尽本属，次及邻境附近本屯小社之番丁内挑其健壮者充当，不致远违乡井，而较验调派，亦易于齐集。现在分晰造册绘图注说呈核。为此酌量地势情形，扼要安设，虽道里未能适均，而与各处营汛，声势甚为联络，巡防愈昭严密，地方足资捍卫。

一、计丁授地，宜酌筹配拨也。通台界外未垦埔地，奉令以乾隆四十九年查出之五千四百四十一甲零，分拨新设屯丁以资养贍。今复加清查原丈册，挨户核算，除前案错报厅县属埔地一百四十八甲零，册内声明剔除外，实在原报埔地五千二百九十三甲零，多有垦成田园，亦有尽系砂磧不堪开垦，并有被水冲决已成溪荡者，概行删除，以现在查出无碍可垦之地归并计算，共得荒埔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比较前数，有盈无绌。即应计丁均算，以符屯田古制。但屯所各居扼要，而埔地即散在郊原，不特此县有而被属无，即一属之中，亦有远近之别，若以相近之民田叛产交易，事固难行，且多纷扰；故拟分租分地，相辅而行。近者给地自种，远者招佃承耕。无如荒埔非同熟地，佃户观望居多；且田经佃种，除其垦本、工资，抽分大租，岁入无几。该丁等咸知得地之利，倍于得租，各以年壮力强，又有弟男子侄，情愿抽拨往耕，不辞劳瘁，则又与习农、习武之义相合，自当俯顺其情。然道里既有不同，配发又宜区别：如近屯之地，每丁只拨一甲至一甲二分，远者只拨一甲三分至一甲六分不等

，均系计其相距之路，酌筹配拨，使各得有宽裕，欣然远涉。其千总每员仍给十甲，把总各给五甲，外委各给三甲。如一庄之地，分拨屯丁，尚有余零，均分摊给，不复另存，以杜争端。是以各丁名下均有零数。至淡水、凤山地有余多之处，不便尽数拨给，致嘉、彰等属之屯丁觉有偏枯，故与六皆寮荒田一体存公，详充赏恤之用。现将丈出地段，酌分数目，分晰造册，绘图注说呈核，仍遵部行，令地方官照数划给具报。至于补缺受田，盗卖治罪，均有明文，悉遵办理。

一、请定屯弁之责成以资约束也。全台奉设大小十二屯，各设外委一员专管，并设屯把总四员分辖，并于南北两路额设屯千总二员统率。遵经就各社番头目内择其曾经打仗出力及番众素所悦服之人，申送宪台，已蒙验定潘明慈等十八员，分别充补。今请以外委桂文郎等十二员各管一屯；把总戴光位兼辖放■〈纒索〉一大屯，搭楼、新港二小屯；把总阿眉兼辖东螺一大屯，萧垄、柴里二小屯；把总乌墨兼辖麻薯旧社一大屯，阿里史、北投二小屯；把总钱茂祖兼辖竹塹一大屯，日北、武胜湾二小屯；千总二员，分为南北两路千总，斗生统辖台、凤二属放■〈纒索〉、搭楼、新港三屯，北路千总潘明慈统辖彰、嘉、淡水之东螺、萧垄、柴里、麻薯旧社、阿里史、北投、竹塹、日北、武胜湾九屯。飭令督率该屯番丁，乘时垦种应分埔地，尽力耕耘，务期荒埔尽成熟地，年获有收，以资日用，不许私相顶卖。仍于农隙时练习惯用器械，在本屯各社防守地方，巡查盗贼。各管下屯丁生事旷业，随时稟请惩治，倘有病废身故者，立即稟报除名，该丁子弟内挑补，毋致悬缺。仍于宪台巡查时，各就屯所伺候查验，务须队伍整齐，衣械鲜利。如有调遣，即遵临时檄札办理，不得迟误。该弁等如果董率有方，经办六年，着有劳绩，遵照部行，详请加等赏给职衔，以示鼓励。倘敢派扰虐使，苦累番众，即予究革。如此分屯管辖，耳目亲而呼应灵，明立规条，责成专而约束易，自收屯务之实效。

一、请颁屯弁黔记，并给屯丁腰牌，昭信守而便查验也。查通台各屯，俱隶大社，原各有公所，足资办事，自当遵照部行，毋庸另议建立。惟新设屯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十二员，虽与职官有间，既蒙格外恩荣，令其管辖屯丁，各有训练遣调之责，一切请领稟报等件，事所常有，似应准用黔记，以昭信守，而符体制。应请宪台定式详咨，颁发一厅、四县管辖地方官就近传领，即令前后流交，毋须限年更换。至屯丁人数甚众，而年貌、番名，类多相似，且番语不同，遇有公事，易滋混冒趋避，颇难觉察，应请飭令地方官各给腰牌一面，事故掣销，接充换给。凡遇差调领饷，即使核对，以杜弊窦。所有黔记、腰牌，拟备款式，另折呈候察示。

一、清查界外占垦溢额之田，援例定筹征租，以昭平允也。台湾界外埔地

，乾隆四十九年间通行清查已垦田园共有一万一千二百四甲零，加之前案少报各属田园一百六十八甲零，今于册内声明增入，实在原丈田园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三甲零。内除番业番耕一千九百六十一甲零，及归抄案内查封二百七十八甲零，并划还界内及仍应封禁并丈缺水冲外，实在前案原丈民耕田园八千七百八十甲零。内应分别番业免科、民产报升，划清办理。今遍历阡陌，按亩施丈，内有田变为园、及园已成田者，以之抵补，尚有盈余，或系原报未实，或系丈后续垦，均非向番增贖，亦未加纳番租，自应遵照宪行，均归未垦数内详筹拨配。惟是丈溢及续垦田园，皆各从田头地角，接续添垦，片段零星，若分割归屯，不特该丁等难以四散分耕，抑且民番夹杂，易启争端，惟有按数征租，较为便益。第此项界外田园，远在山麓，本非沃土，且逼近生番，一切守望人工，倍于界内，是以租额较轻。然其中亦有平阳、高阜之分，一收、两收之别，地土肥瘠悬殊，科租势难划一。伏查八旗入官招售地亩，系按租银之轻重，分为四等，即按等之次第，定其价值，例截明晰。今此项田园之高下，尚非四等可以概括，应请援照其例，分为六等，按等递定租额。如一等每甲年征租穀二十二石，二等十八石，三等十四石，四等十二石，五等十石，六等六石，园多种植芒蔗，与界外之栽杂粮者收成较少，酌定一等者每甲征租十石，以次更为确，二等定为六石，三等五石，四等四石，五等三石，六等二石。此外如淡水厅属之芎蕉湾、蛤仔市、中心埔、铜锣圈等处归屯溢额，按等征租外，其原丈田园面租，系前案充公归番未定之业，因潘明慈与瓚英互争业主，今以田面大租归屯充餉，则系按照该地乡例，田分八石、六石，园分二石征租。其彰化县属之大埔洋，乃系北投社番质借杨振文番银四千五百元，今振文情愿归屯，即照台地每番银十元典租十石之例，该社番于应收番租内年完息穀九百石充屯。又如凤山县属之阿猴社、火路关等庄业户廖卢张等藉耕番业越垦溢额之田，段落零星，确薄最甚，势难按等定租，酌照本田完纳番租之数，每甲田征租四石、三石，每甲园征租二石及一石五斗不等。更有该处及龙肚埔之上仔坑、台狗坑、牛稠坑等处佃户林纳、张凤祥等，原系顶耕番业，贴纳番租，因过于短少，每甲田加配屯租或三石、二石，园一石五斗不等。并如淡水九芎林之荒埔，徐勤深招佃私垦，向收租折番银八十元，今斥退归屯，仍照原数征收。除各分案详明，此皆就地方实在情形，于恤番之中，仍寓安民之意。是以六等之外，酌量变通，非敢故为轩轻。以上各田园，上年勘丈未竣，佃户亦归耕未集，应请就于乾隆五十五年一律征输，以昭平允。

一、已垦田园，应请分别升免也。界外垦成熟地，实系番业卖断与民者，自应概令升科，以免争讼。今查台湾县属之罈仔寮、石门坑、金校椅、东方木、龙潭口、田螺堀，凤山县属之月眉庄，彰化县属之东势角、集集埔，淡水

厅属之尖山脚等庄所垦田园，均系民业，卑府查清后，就便谕令该户等遵照部行，呈报升科，世守其业。现据罴仔寮业户陈建壁、田螺堀业户林君秀、集集埔业户杨振文、尖山脚业户董陈兴（即董再兴）具呈请升，当即会同地方官取结造册绘图，备移台湾府照例办理，并示谕未升各户即赴厅县呈报，不得欺隐取咎外，尚有部文专指之集集埔、虎仔坑、三貂、琅峤等处。内集集埔田园业户杨振文，现已遵照报升，虎仔坑一处，惟有逆匪陈泮叛产已入抄封案内，其余田园口十甲零，尽属番业。琅峤僻处台南，逼近生番界地，并无汉人私垦，惟有靠北之龟甓湾、埤子头两处有军功匠首陈元品等垦有水田八十二甲七分零，亦令呈报升科。惟三貂居淡水之极北，在山岩层迭之中，曲涧深溪，地无连袞沃土，踰崖越岭，地亦鸟道纡回。现查所耕之地，自一、二亩而至六、七亩不等，非近山根，即临溪壑，高洼不一，片段畸零，春涨秋潦，冲决无定，故所植类多芒蔗、地瓜，并无稻粮菽麦，此与集集埔等处实有不同之情形也。伏查例载内地边省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各省免升亩分不等，惟云南之山头地角、水滨河尾，广东之畸零沙地，高州、雷州、广州、三府之山场荒埔，俱不论顷亩，概免升科，此诚皇仁轸念贫农，有加无已之至意。今三貂僻在海隅，地本硗瘠，且垦无定所，种无常时，正与不论顷亩、概免升科之例相符，似应仰恳援照声请，免其呈报升科，以广皇仁而昭宪德，边氓感颂无涯。

一、现丈戈声图册，应发厅县存档，仍按户另给明知丈单，以便输将也。界外已垦田园、未垦荒埔，卑府徐梦麟遵赴南北两路躬督书算丈手挨庄按户，逐段勘查。即中路嘉、彰两邑，亦经卑府黄嘉训亲自督丈，复经卑府徐梦麟抽查，实已周历无遗。现在绘造总细图册呈送，且按照现丈段落，攒造戈声细册，填明佃名、四至、长广积数，彷彿鱼鳞，分交各厅县存档交代，以便稽考。各厅县仍将某户若干，现在溢额若干，应征租穀各数，按户照数册开列易知丈单，发给佃首、通土转发收执，使各自知应纳之租，得以按照输将，不独易于催科，且官有册籍为凭，民有丈单执据，经胥无从朦混，讼端可期永息。

一、请定租之法，以垂永久也。通台丈溢田园，原应入于未垦数内归屯，祇因分割为难，且念该佃等或辗转相承，或费工添垦，故略从宽便，按等征租。惟若辈日久相沿，几不自知其占，令一旦向取屯租，循良不一，完欠难期，自当立法严明，俾得遵循久远。查向来番民收租，均于一社一庄之中，择其身家殷实、众所悦服之人为佃首、通土，专司收纳。凡社内田土交关，莫不与闻，故退顶分明，租无拖欠。其辛劳，或出之业主，或佃户匀摊，是以历久相安。今官收溢租，应即责成佃首、通土，每年于早收时，该厅县将社内应征租穀汇开一册，饬发随收随缴，统于晚稻登场后扫数全完，年清年款。其中如数

人共顶一户，及合顶数户，又给耕数目不齐者，该佃首等知之甚悉，此等应完溢租，即令秉公匀收汇缴。设业佃中转卖退耕，应令将丈溢亩分，带纳屯租数目，载明契券，庶租随田转，不致脱漏难追。仍于余租内给与辛劳，以资办公。如果日久勤劳，该地方官随时奖赏；倘或爱憎所向，舞弊侵渔，察出严行究革，另选承充。若有刁佃顽户，因归屯伊始，将应纳屯租，以多称少，以有赖无，或负隅抗欠，或朦混抗争，则丈册俱在，地方官即履亩勘明，将本户现耕田园统丈，除其升科完纳番租之外，起出归官，从严究治，毋稍轻重，致有效尤。至报升正户，已奉部行，准免纳粟。此项屯租，远在界外，穀石好■〈广外仑内〉不一，车运用费倍增，自应援请折征，故前蒙抚宪洞察民情，批令每石折银七钱。但台地历使番银，鲜用便先给。应于乾隆五十六年起支，飭令各厅县将今年所收租银，实贮在库，来岁应发之时，租尚未收，即可动支放给，俟秋成征完补足。次年仍复以之垫放，辘轳收发，常有一年备贮，庶出纳从容，无虞掣肘。

一、隘丁请仍其旧，以重边防也。台湾东界内山，与生番接壤，险峻之区，在在皆有。向来各该地民番搭盖隘寮，拨丁防守，或分地给与耕食，或出粟以资口粮，均系番民自行捐办，并非官为经理，虽章程不一，历久称便。今择地设屯，巡防固已周匝，而附近山围之处，照旧捍御，亦更觉其严密，毋庸轻事更张。即其捐租给地，内有成规，均宜从旧。如淡水厅属之蛤仔市、铜锣圈、芎蕉湾等处隘丁一百十五名，每名年给口粮穀三十石，内系该地业户与佃户四六均出。今彼处大租归屯，则系屯为业主，仍与官收大租内抽给四分。又如九芎林隘丁十名，每名年给穀三十石，亦系业佃均给。今该处田园大小租息，既已全数归屯，所需隘粮，亦应照数官发，不使向隅。仍责成各隘首督率壮丁，实力巡防，勿稍懈怠，则外严隘守，内勤巡察，与营汛屯丁相为表里，于边防更为有益。

一、豁免验烙器械，以溥恩泽也。台湾熟番，因其杀贼出力，挑选屯丁，飭将向用器械，呈请验烙，不照绿营拘定，俾得各尽所长，免滋生疏另习。是于立法之中，仍寓体恤之意。惟是通台熟番，多藉打牲捕鹿，资其口食，各有器械，本所不禁。然所制类多竹削，亦有善用鸟枪，究之损失无常，亦习使不定，若随时请烙，该丁等各务屯田，倘或报验愆期，番性素所淳朴，转恐受人讹诈。应请推广原行，听其自行制造，邀免逐加编烙，益沾宽大之恩。

一、农田系乎水利，当预备修浚也。台地水源，发自内山，而界外田园，高低不一。高居山麓、无泉可通者，虽披荆刈棘，仅堪成园。低处平阳、有源可引者，须开沟筑渠，方得成田。田之中又有远水近溪之别。如水源相近，沟壑常盈，每虞涨潦冲决。若溪流稍远，则来源微细，又虞引灌淤迟。各有

形势之不同，均当未雨绸缪者。卑府于勘丈之便，与佃户、通事、业户人等随地相度，悉心讲求，或上源急而下流滞，应疏浚以达其势，或曲引难而直注易，应筑圳以蓄其流。现在轻而易举之处，该业佃番丁等如愿合力修作，毋庸上动款项。倘或偶遇旱潦，必须大费工本。应饬地方官随时勘明实在情形，于余租内酌量详请动拨，务须潴泄得宜，湍流自若，不惟无水溢之患，而亦免旱涸之虞，则瘠壤渐成沃土，番民自益盖藏。

一、重立界石，永禁偷越也。划地定界，诚以肃边防之制，亦以杜争垦之端。台阳近山地广，民多越垦，往往深入内地，生端滋事。虽曾于乾隆十五年、二十五年两次立碑，并于淡、彰二处挑筑沟土，以分界限，但日久渐废，旋遭匪乱，其未筑者固属空谈，其已筑者亦为颓毁。兹奉议设屯丁，通台勘丈，以界外未垦埔地分给屯丁垦种，其丈溢田园酌征租穀以充屯饷，则是田园埔地，各有定立，从此奸民亦无可覬觐。且近年以来，生番渐多向化，较之昔日情形，本自不同，然国家首重边防，不可不重申界限，以昭详慎。应请以此次清查屯地，归屯为界，或抵山根，或傍坑坎，遵照部行，饬令地方官拣用坚厚石料，竖立界碑，详开年月、地方，大书深刻，则地界井然，使玩法奸民一望而知，不敢复萌故智，偷越之风，自可永远禁绝。再存档图册，从前以红、蓝、紫色画线为界，今则添绘绿线，以别新旧。

以上各条，卑府等实在情形，察番民舆论，与各厅、县详筹确切，据实缕陈，伏候宪台察核会转。其中有原禀未及者，并恳转请补开咨奏，仍饬该厅、县实力奉行，悉心经理，庶法垂永远，弊不滋生，番民均沾乐利，边防得有裨益矣。除详臬道宪、公镇宪外，为此备由具申，伏乞照详施行。

今申送各册，同送简明总折。

今开：

通台奏设大小十二屯：内四大屯，八小屯；大屯番丁四百名，小屯三百名；共屯丁四千名。

南路屯千总一员，统率台、凤二属之放■〈乡索〉、搭楼、新港大小三屯。

北路屯千总一员，统率嘉、彰、淡水之萧垄、柴里、东螺、北投、阿里史、麻薯、日北、竹塹、武勝湾大小九屯。

南路把总一员，兼辖台、凤二属之放■〈乡索〉、搭楼、新港大小三屯。

北路把总一员，兼辖嘉、彰二属之萧垄、柴里、东螺大小三屯。

北路把总一员，兼辖淡水之日北、竹塹、武勝湾大小三屯。

凤山县属：

放■〈乡索〉社一大屯：外委一员，番丁四百名。

搭楼社一小屯，距放■〈纒索〉九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台湾县属：

新港社一小屯，距搭楼一百一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嘉义县属：

萧垄社一小屯，距新港五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柴里社一小屯，距萧垄一百一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彰化县属：

东螺社一大屯，距柴里社五十里：外委一员，番丁四百名。

北投社一小屯，距东螺六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阿里史社一小屯，距北投五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淡水厅属：

麻薯社一大屯，距阿里史四十里：外委一员，番丁四百名。

日北社一小屯，距麻薯五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竹塹社一大屯，距日北九十里：外委一员，番丁四百名。

武勝湾一小屯，距竹塹一百一十里：外委一员，番丁三百名。

埔地：通台现丈埔地五千六百九十一甲三分九厘七毫七丝八忽，内：

台湾县：无。

凤山县：南坪、溪埔墘等处共埔地一千五百三十五甲八分三厘八毫三丝；内拨浦姜林等处埔地八百六十六甲五分八厘九毫五丝，分给本属放■〈纒索〉、搭楼二屯弁兵；又拨大北坪等处埔地五百零五甲一分六厘八毫八丝，分给邻境之台湾县属新港屯弁丁；外除余剩荖藤、林头社山脚共埔地一百六十四甲零八厘，召佃开垦，征租以充屯务公用。

嘉义县：芊蓁仑等处共埔地六十六甲三分五厘六毫，分给本属萧垄、螺里屯内之阿里山、内优二社屯丁垦耕。

彰化县属永平坑等处，共埔地二千一百九十六甲六分八厘一毫四丝八忽；内拨沙里、巴来、集集等处埔地一千零一十六甲四分零二毫二丝，分给本属东螺、北投、阿里史三屯弁兵；又拨永平坑等处埔地七百五十五甲六分零三毫二丝八忽，分给邻境之嘉义县属萧垄、柴里二屯弁丁；又拨罩栏等处埔地四百二十四甲六分七厘二毫，分给淡水厅属之麻薯旧社屯弁丁垦耕。

淡水厅属芎蕉湾等处，共埔地一千八百九十二甲五分二厘二毫；内拨一千四百三十四甲八分三厘五毫二丝，分给本属日北、竹塹、武勝湾三屯弁丁；外余剩杨梅埔、九芎林、火姑陷共埔地四百五十七甲六分八厘六毫八丝，召佃开垦，征租以充屯务公用。

屯租：通台丈溢民耕并续垦及全数归屯共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五甲四分二厘

五毫五丝八忽三微四尘。共征溢额并充屯息穀以及田面之租，共穀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一石四斗六升六合四勺三抄零，议请每石折收佛头番银一元。又征九芎林口租折番银八十元。以上共征番银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元。内除隘丁口粮一千六百八十元，佃首辛劳银四百五十元，尚存番银三万九千二百一十一元。

支給项下：

一、千总二员，每员年给番银一百元，共二百元。

一、把总四员，每员年给番银八十元，共三百二十元。

一、外委十二员，每员年给番银六十元，共七百二十元。

一、屯丁四千名，每名年给番银八元，共三万二千元。

以上共支番银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元。

实存番银五千九百七十一元，留为屯务公用。

内：

淡水厅经征番银一万九千九百零八元，内除：

隘丁口粮佃首辛劳共银一千九百二十元，

全年额给屯弁丁共银一万一千七百元，

协济台湾、凤山二县共银四千四百元，

以上共支用番银一万八千二十元外，淡水厅每年实存番银一千八百八十八元。

台湾县经征番银一千七百八十一元，又收淡水厅协济银一千二百元；以上共收番银二千九百八十一元。内除：

全年额给屯弁丁共银二千四百六十元外，台湾县每年实存番银五百二十一元。

凤山县经征番银三千二百七十元，又收淡水厅协济银三千二百元；以上共收番银六千四百七十元。内除：

全年额给屯弁丁共银五千九百元外，凤山县每年实存番银五百七十元。

嘉义县经征番银五千零二十八元，又收彰化县协济银五百元；以上共收番银五千五百二十八元。内除：

全年额给屯弁丁共银四千九百二十元外，嘉义县每年实存番银六百零八元。

彰化县经征番银一万一千三百五十四元，内除：

佃首辛劳银二百一十元，

全年额给屯弁丁共银八千二百六十元，

协济嘉义县番银五百元，

以上共支用番银八千九百七十元外，彰化县每年实存番银二千三百八十四

元。

户部尚书景安等议奏清厘台湾府属屯地屯租折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十本）

户部尚书臣景安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内阁抄出闽浙总督董教增等覆奏台湾府各属屯地屯租、逐一清厘、查照旧章、分别详议等因一折，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初九日奉朱批：『户部议奏，钦此』。钦遵于本月十八日抄出到部。据该督等原奏内称：『台湾熟番九十三社，历次随同官兵打仗出力，经前将军公福康安等奏准挑募番丁四千名，分设十二屯防守，并设屯千总、把总、外委十八员，酌拨未垦荒埔五千六十九甲零，分给各社番自行开垦，免其纳赋。尚剩埔地六百二十一甲零，同丈出民人侵耕番地三千七百三十五甲零，按则年收番银，名曰「屯租」，官为经征。除屯丁之外，又设隘丁一百二十五名，年给番银一千六百八十圆。又给佃首辛劳番银四百五十圆外，存剩番银，匀给屯弁、屯丁，名为「屯饷」，由地方官支发。尚剩番银五千九百七十一圆，收贮厅、县，以备兴修水利、红白赏恤、一切屯务之用。

嗣因番性愚直，奸民诱令典卖霸占。并应征屯租，前署台湾府杨绍裘改令屯弁自向民户征给，以致抗欠，并屯弁、通事侵蚀，番情甚为艰苦，屯丁亦不足额。嘉庆十五年间，前督臣方维甸查悉前情，奏明委员查勘，逐一清厘。钦奉上谕：「台湾南北两路屯地，方维甸已派员查勘，分别清厘，此事必须认真查办。俟委员查报到日，会同张师诚查照旧定章程，悉心详议奏闻。并将违例废弛各员，一并参奏。钦此」。遵即转行委员，分段勘丈。复经前台湾府汪楠详委斗六门县丞温溶，亲赴覆勘。将该府属埔地查出民人典贖占垦者，吊销契字，算还历年租息，免其治罪，分交原拨弁丁收管自耕。各屯缺额弁丁，现已挑选足额。随将埔地覆丈，共计五千八百四十七甲零。除分拨各屯弁丁垦耕外，尚存埔地七百一十一甲，责成地方官招佃承耕，征收租息，仍为屯务公用。

又屯租一项，乾隆五十三年续丈报出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五甲零，现丈归屯田园四千一百九十八甲，每年征租穀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石，较原报四万一千余石之数尚缺穀三千余石。实缘田变为园者多，以致田多租少，请以此次清查为准。至已垦田园，除被水冲失及田变为园减征租银，每年实共征番银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圆零。彰化县东势角庄屯田被水垦复，地土瘦薄，不堪照原定等则征租，计缺穀一千五十八石零，折缺番银一千五十八圆零。现在实征番银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圆零。仍照原议给发隘丁口粮番银一千六百八十圆、佃首辛劳番银四百五十圆、屯饷番银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圆外，尚存番银一千七百五十七圆零，照旧留为屯务公用。所有征收屯租，除台湾一县已于嘉庆二年归县征收，其余淡水等四厅、县，嘉庆十六年起，亦已归官管理，依期亲赉屯饷，按

丁散给，仍照原议，毋庸扣旷，仍令按年造册报销。至违例改议归令屯弁自收屯租、散给屯丁，系前署凤山县知县林昌炎、前署台湾府知府杨绍裘，本应参办，但俱已年远事故，应请免议。

再此案因台湾地方自二月起至十月止，均系民番耕稼之时，每年仅有十一月起至正月止可以勘丈。且田段零星，佃民散处，传唤难齐，是以查办需时，事竣稍迟』等语。

臣等伏查台湾设立屯弁、屯丁，酌拨未垦荒埔，暨分给屯租银两，余银作为屯务公用各事宜，先于乾隆五十三年及五十五年经前将军公福康安、闽浙总督觉罗伍拉等筹议章程，先后奏报，均经军机大臣会同兵部等部议准在案。其历年征收屯租、散给屯饷等事，向不报部。嗣于嘉庆十五年，闽浙总督方维甸查知番性愚直，多被奸民诱令典贖霸占，其应征屯租，并查系前任台湾府杨绍裘改令屯弁自向民户征收散给，以致刁民抗欠，屯弁侵蚀，番情甚为艰苦，屯丁亦不足额。奏明委员查勘清厘。钦奉上谕：『台湾南北两路屯地，方维甸已派员查勘，分别清厘，此事必须认真查办。俟委员查报到日，会同张师诚查照旧定章程，悉心详议奏闻。并将违例废弛各员，一并参奏。钦此』，钦遵各在案。

今据闽浙总督董教增等奏称：『委员分段勘丈，并复委斗六门县丞温溶覆勘，将酌拨屯丁埔地内有民人典贖占垦者，吊销契字，算还租息，分交原拨弁丁收管自耕。缺额屯丁，挑选足额。其屯租一项，现丈归屯田园四千一百九十八甲，每年征租穀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五石。除被水冲失、及田变为园、并被水垦复、地土瘦薄、不堪照原定等则征租外，计实征番银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圆零，仍照原议给发隘丁口粮、佃首辛劳、屯饷等银共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圆，尚存番银一千七百五十七圆零，照旧留为屯务公用。其征收屯租，仍归厅、县征收散给』等语。

查前项屯田、屯租，本属体恤番社丁弁。既据该督等逐一清厘，臣部核与历次奏明章程相符，均应如所奏办理。惟经此次清厘之后，应令该督等严饬该管道、府，随时实力稽查，毋任日久玩生。如仍有典贖侵占、胥吏侵扣等弊，即行严加惩办。并将应征屯租、按年造具收支存剩清册，送部备查。又民人典贖地亩，既经吊销契字，算还租息，归番管业，其追还年租息若干，及民人原典价值作何办理之处，折内未据声叙，殊属含混。应令该督等查明咨部，以昭核实。至折内声称』擅改旧章之前任台湾府、县俱系年远事故，请免置议；并现在查勘地亩，一岁之中，仅于十一月至次年正月可勘丈，是以事竣稍迟』等语，既据该督等分晰声明，应毋庸议。

所有臣等核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谨奏请旨。

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十二日发报具奏，本月二十日报到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

福建布政司详覆酌议厘剔台湾屯务近弊由

兼署福建布政使司事督粮道吴为酌议屯规禀请示遵事。奉总督部堂庆批据台湾道禀称：『窃查台湾全郡熟番通共九十三社，案于乾隆五十三年间奉公中台福会同前抚宪徐具奏：熟番向化日久，前因逆匪滋事，各社番随同官军打仗，奋勇出力，仿照四川屯练兵丁之例，南北两路额设屯丁四千名，屯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外委十二员；大屯四处，每处安丁四百人，小屯八处，每处安丁三百人。原议每名拨给埔地二甲。旋经督宪觉罗伍奏准，将翁云宽、杨光勋等入官埔地增给戍兵饷银。其未垦荒埔五千六百九十一甲零，分别离屯远近，每屯丁一名配给一甲至一甲六分不等。其屯弁仍照原议，拨给屯千总埔地十甲，把总五甲，外委三甲。按每甲合内地民田一十一亩三分一厘，令其自行耕种，以免筹给月饷，俾资养贍。又因各屯弁兵虽已拨给埔地，但悉系未垦荒埔，翻犁成熟，尚需时日；复将清出界外已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余甲，按等折征，每年计收番银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元，名为「屯租」，除应拨给近山隘丁口粮、佃首辛劳番银二千一百三十元外，每年尚存番银三万九千二百一十一元，奏准匀给屯弁屯丁，名为「屯饷」。

每年二、八两月官为散给，每屯丁一名，年给番银八元，计屯丁四千名，共给番银三万二千元。至屯弁等纸张饭食，在在需费，从优筹给，俾得办公宽裕。酌议屯千总二员，每年各给番银一百元；屯把总四员，各给番银八十元；屯外委十二员，各给番银六十元；共给番银一千二百四十元。连屯丁通共给番银三万三千二百四十元。尚存番银五千九百七十一元零，令各厅县加谨收贮，以备调拨口粮、旱潦赈恤、水利红白一切屯务之用。并另造收支册籍，与正项钱粮一体盘查交代。俱经部议覆准，体恤极为周备，番黎仰感皇仁。

嗣于乾隆五十五年，凤山县知县林昌炎将屯租饷银详归屯弁自征给发，该府杨绍裘议准飭属遵办。旋于嘉庆十五年，前督宪方巡台，查明屯租被抗，番民艰苦，奏明委员勘丈，逐一清厘，屯饷仍归厅县征收、支給、造报。经糜升道将委员复丈甲数声明，比较旧额增溢，内中田变为园者多，并有被水垦复之区，土地瘠薄，不堪照原定等则征租。因将征银四万一千三百四十一元之处，拨减为实征番银三万七千一百二十七元。仍照原议，溢丁口粮、佃首辛劳、屯饷等项，共给番银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元外，其存剩之数，仅止番银一千七百五十七元，以备不时需用。详蒙两院宪会奏，奉旨交部议奏覆准，仍令按年造具屯租收支存剩清册，送部备查。

乃迩年来征租拨饷各数册，任催均未据该厅县造送。窃思屯饷本由租出

，如果每年厅县照数征完，循例散给，何难按年造报。无如地方官催征不力，每被佃首等积欠私侵。即所发饷银，亦不遵照原议，于二、八月内饬令屯弁造具花名清册，地方官示定日期亲赴屯所核对腰牌，按名散给，仅随时发给屯弁承领转给，遂有藉端克扣吞蚀之弊，以致各丁不能均沾实惠，竟使前人良法美意，弗克保终。各弁控告厅县短发者有之，众丁控告屯弁侵吞者有之。凡此弊端之丛出，皆由办理之不善。职道因念数千屯丁之置设，费无限经营；数万屯饷之收支，即有关国课。一任弃置虚糜，甚为可惜。爰照原奏章程，指摘近弊，酌议厘剔之法数条如左：

一、照例官赴屯所发饷，带清丁额，以免虚糜也。原议因番民钝朴，每事宜从简便，遇旷遇闰，毋庸扣算加增。其事故屯丁，子弟接充者，令其照数接领。每年定为上下两季支放，于二、八月内令屯弁造具花名清册，地方官示定日期，亲赴屯所核对腰牌，按名散给。其屯弁应领公费，亦令随同支领，并无屯弁承领转给之例。立法最善。既可杜屯弁之朘削，亦可核屯丁之额数。迨后官惮往来，弁图经手，即偶有缺短，亦不向官认真；官因乐其松劲，而佃首等得以乘隙拖欠。十余年相沿成习，官佃皆视为无关紧要。迩来欠发太多，弁丁鼓而呈告，官虽辗转推诿，而实不足以服其心，政体日趋于下矣。应请嗣后照例于二、八月放饷之前，地方官饬令屯弁造具各丁花名清册，示定日期，亲赴屯所核对腰牌，按名散给。屯弁公费，亦令随同支领。其屯丁内有年久无腰牌者，有身故户绝者，应令分别另选详道，照例补给腰牌。镇道府出巡之便，随处赴屯点查。务期丁归实数，饷无虚领，如是而定额不缺，可免虚糜矣。

一、勒催散给租饷，立限造报，以归实济也。查此项饷银，向系将本年所征免收半租，实贮在库，以备来年二月支放屯饷；其来岁早收租息，以为八月支放之用。应请嗣后饬令厅县将春季所放之饷，务于上年十二月催齐，秋季所放之饷，务于本年六月催齐。至台湾、凤山二县额收租银不敷支放，仍照旧于淡水厅酌拨协济，亦令不敷之县专差守催。如协济之处尚未收齐，即行先筹闲款拨解，以副支应，总不得过二、八月放饷之期。倘逾时不能全追，即查封佃首家产变抵；再不足数，是系选用佃首不得其人，厅县实难辞咎。惟是近来厅县于所辖命盗案件、催征供课迟延处分，已属身无完肤，若再定以议处，未免更形蹉跎，应将催征不力、垫发未收之数，责令捐赔归款，不准以佃欠移交后任，以示警励而免纠缠。至放饷之后，限十日内造报到府，由府汇齐，限十日内造报到道，由道复核，限五日内移咨藩司转报核咨。如是而催趲得力，庶丁饷皆归实济矣。

一、责成放饷之员带阅屯丁武艺，以归实用也。番民愚蠢，尚知向义，故公中堂福奏定章程，给以甲埔，俾资俯仰，拨以饷银，俾资经费；即寓兵于农

之意。今自蔡逆扰乱以后，十有余年，弁兵食息之余，不闻操演之事。各弁惟利是鹜，众丁淆而无统。前此抽藤钓鹿以为生，迩来采捕殆尽，其所素习弓鏢等技，几不知为何物。是徒有屯练之名，而并无其实，饷额虚糜，缓急不足用，殊失当时设立之意。应请嗣后饬各厅县于二、八月赴屯放饷之便，即行照册点名，操演一次。自屯弁以及丁目，人数虽多，不必格以殿最，仅于武艺出众者酌选一、二名，于放饷文内当面注明，予以体面，申报镇道，以便将来屯弁缺额，即可挨次报拔补用。镇道府于出巡之便，抽阅一、二屯，定以赏罚，俾勤练者知所奖勤而兴起，荒疏者亦知观感而奋勉。日久月深，风移俗易，屯兵皆归实用矣。

一、禁止厅员捏革通事、社丁首以免纷争也。向来屯弁之外，大社处所设立正通事一名，系番民承充，副通事一名，系汉人承充，均有颁发戳记，责以安抚番黎，催交屯租。又有社丁首，系各番社自行选举，报厅给戳办公。迩来汉民视为利藪，钻充者多，预先买嘱厅胥，每于厅员交卸之际，辄朦混本官，或以侵亏屯饷为词，或以点卯不到见咎，惩牌示革，吊销戳记。而接充者类系结朋聚费，多方经营，捏以诡名，买人保结，一入番卯，即向各番取盈充橐。于是被革者心怀不甘，或互相讦控，或纠党斗殴，又且各唆番民，袒分左右。总之，强者视番为在俎之肉，黠者教番为升木之猿。此皆由选举不慎，任意革充，安番适以扰番，弊端莫此为甚。案查嘉庆二十一年，前抚宪王巡台，因洞察此弊，行府准令阿里山副通事张天锡永久充当，数年颇为安谧。应请嗣后遵照为例，不许厅员擅行示革。倘有控告侵饷之案，必须由县审实详报办理，不得率行吊戳。如审实应革，报厅移详府道批准，再行吊戳示革。其另举接充，亦须移详府道批准，方准给戳承充。均不得擅革擅举，以绝狡狴钻谋之渐，则通土、社丁，选用得人，屯务自有起色矣』等由。

奉批：『据禀酌议厘剔台湾屯务各款，是否可行？仰福建布政司即速按款悉心核议，详覆饬遵，毋违。仍候抚部院批示缴，禀抄发』。又奉前巡抚部院颜批：『仰布政司核议，通详察夺，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奉此，本署司遵查台湾屯务原定章程，本为妥善，乃因地方官日久废弛，并不认真经理，以致屯弁藉端克扣吞蚀。凡此百弊之丛生，皆由办理之不善。今准台湾道爰照原奏章程，酌议剔弊之法，细核各条，洵系因时制宜，切中肯綮，甚为妥协，应如所请，责成该道府督属实心办理，毋任阳奉阴违，仍滋弊竇。合就核明详覆，伏候宪台察核批示，以便移饬遵照。

道光二年三月三十日奉总督部堂庆批：如详移饬遵照，仍候护抚部院批示缴。又于三月廿五日，奉护理巡抚部院徐批：如详移行遵照，实力妥办，毋稍懈弛；仍候督部堂批示录报，此复。（道光二年闰三月十一日发行，四月初六

日台湾府奉到。)

台澎道饬清厘屯地札

台澎兵备道刘为遵批飞移查办事。本年九月十五日，准藩司咨开：『案奉巡抚部院魏批本司道禀称：「窃照台湾南北两路熟番，自乾隆五十三年奏请设屯以来，遇有调遣，无不急公用命，其贍养之资，有屯饷、屯地二款。屯饷之地，由地方官招佃征租，按春秋两季散放。屯地系界外未垦荒埔，拨给屯弁、屯丁，自行垦种。无如官收屯租，历有挪欠，而屯丁自垦之地，多被民人侵占典买。又有水冲沙压及离本屯过远，不能管种，以致抛荒缺额者，因之番情日形困苦。从前委员清厘，仅知查勘屯饷之地，而于屯丁自垦之地转置不问，办理本未妥洽。上年督宪在台时，访询及此，曾经台湾府周守会同前署台防厅沈守查明原委，禀请遴员勘丈。因委员未得其人，致未举行。兹蒙督宪于善后案内奏明饬办，除屯饷一款、业经职道禀立章程、责成经征之厅、县按季批解府库、转交理番同知会放、并查明积欠分别追补外，所有屯地，应即委员勘办。查现署台防厅沈丞、现署鹿港厅陈丞，贤能谙练，勘胜斯任，应令各就所辖南北两路，查明额给屯地若干，按照原册，会同地方官逐一清厘。惟其中民占民买之如何断追，水冲沙压之如何筹补，远处抛荒之如何拨换，均应立定章程，以免歧异。职道现饬台湾府周守会同台、鹿二厅即行妥议具禀。一面饬令该厅等查照从前拨地原册，各就所管之南北两路会同地方官按甲勘丈，分别追捕拨换，立定界址，永禁典买租贖。事竣造具细册，取具各屯弁屯丁不敢再行典卖切结，通送备查。惟此事轆轳甚多，办理不易，不得不宽以时日。应由该厅等自行酌立限期，禀复查考。如果实心经理，妥速办竣，再行禀请宪台酌量奏奖，以示鼓励。是否有当，合将查办缘由，先肃禀闻」等由。奉批：「据禀已悉，仰布政司查候督部堂批示录报缴，禀抄发」。又奉总督部堂程批：「前据该道禀请，屯饷责成经征厅、县按季批解府库，转交理番同知会放，并查明积欠，分别追补。兹又据禀，请饬委现署台防同知沈丞、现署鹿港同知陈倅各就所辖查明额给屯地，按照原册，会同地方官逐一清厘；章程既善，委任亦复得人，而今而后，屯饷屯地当可厘然肃清矣。阅禀不胜快慰。惟水冲沙压、远处抛荒之筹补拨换，尚非难事，而民占、民买之纠轳牵缠，清理实非易易；尤要在于清厘之后，永禁典买租贖，历久无弊。若图始虽一成不易，而善后仍百弊丛出，将使后人笑该道矣。仰福建布政司飞移该道督同该府厅妥议章程，酌立限期，一面具禀，一面速办，既不可急图完工，致滋草率，亦不可故事迁延，始勤终懈，切切。仍候抚部院批示缴。禀抄发」。奉此，除转饬遵行外，合就飞移，烦即遵照宪批，督同台湾府暨台、鹿二厅速将此案屯地实力清厘。其中有民占、民买之地，及水冲沙压、远处抛荒者，应如何分别追补拨换？嗣后

作何禁革，不致再有典卖租贖，历久无弊？并于何时得以勘办完竣，取造册结通送？克日妥议章程，立定期限，毋任迁延，望切望速』等因到道。准此，合就札行。札到该府，立即遵照宪批及前檄事理，迅速督饬台、鹿二厅会同地方官迅将此案屯地实力清厘。一面会同该厅将民占、民买之地及水冲沙压、远处抛荒，应如何分别追补拨换？嗣后作何禁革，不致再有典买租贖，历久无弊？及于何时得以勘办完竣？克日妥议章程，立定期限，先行通送察夺。事关创始，该府务须实心实力，赶紧查办，毋稍草率迟延，致干未便。速速。此札。

道光十四年九月廿二日行。

台湾府详覆筹议清厘屯地章程由

台湾府为筹议清厘屯地章程事。道光十四年三月廿一日，蒙宪台札开：『照得台湾南北两路熟番，自乾隆五十三年奏请设屯以来』云云等因。蒙此，卑府案查先经前府转移台、鹿二厅会同实力清厘，并悉心妥议章程去后。兹准台防、鹿港沈、陈二署丞牒称：『会查民人占管番业，其奸罔渔剥，情最可恶，亟应赶紧清厘。但事阅多年，甚或业经数主，若不妥立章程，遽尔纷查滋扰，必致无益于番，而转累于民，所关匪细。遵即详加查察。缘台湾南北两路，共计十二屯，额设屯丁四千名，千总二员，屯把总四员，屯外委十二员。于五十五年奏准，将界外未垦荒埔拨给自耕养贍。千总每员给地十甲，把总每员给地五甲，外委每员给地三甲，屯丁分别距屯远近，每名给地一甲至一甲六分不等；共分给埔地五千六十九甲零。每甲合内地民田十一亩三分一厘。尚有淡水、凤山两处分剩余地六百二十一甲零，声请俟垦成存公，以充恤赏。无如番丁不善经理，所给埔地或被民人占垦，或自行典卖。又有水冲沙压、远处抛荒者，俱复不少。必须澈底清厘，以复旧额。查屯地系乾隆五十三年勘定，其亩数坐落及何处拨给何丁管种，均有原册可据。应请以乾隆五十三年原册为准，先令屯弁督率通事、土目，将屯地照册根查。何段系现番管业？何段失管？其失管者系何番名下之地？或被民人占垦典买，或水冲沙压，或远处抛荒，分别造册送厅，会同地方官覆加确查，按段履勘。如现系民人管种、查无契据来历者，即系侵占，应将地断归原丁管业，不必给价。如虽系占种，业已辗转私卖与人者，在现今管业之家，究系出有价值，凭中立契，势难概令平白交还，在屯丁则系己业被占，亦难令其回赎；拟即吊核契据，查明原占原卖之人，押令照契将价归还现在管业之家，其地仍断归屯丁领种，不必逐层追究，以免扰民。如系屯番自行典卖，则应断令回赎。但此等屯业，往往由民人举放重债，窥其力不能偿，诱令典卖者；亦有因番丁目不识字，契价内价值任凭书写，竟有一倍而写至数倍者。虽经手之人，类皆年久物故，无可根究，然遽照原价断还，殊不足以照平允而杜流弊。应请照原契酌减三分之二，令番丁备价贖

回。如有辗转典卖，已非一主者，则契非原立，与本人身自盘剥、捏写者情事有间，请照契价减半赎回。亦惟现管之民与失业之番对面清理，不必层层追溯，致累闾阎。倘番丁无力回赎，应照业户召佃收租之例，每年与现业各半分租；将来番丁有力回赎时，不拘年限，照契全给原价。庶屯番不致失业，而小民亦免向隅，似觉番民两无窒碍，亦可杜日后侵占典卖之渐。至水冲沙压之地，查明实有若干，由地方官先将淡、凤二属分剩余地丈出，各归各路拨补。如有不敷，再查各属有无未垦荒埔，照数补给。其远处抛荒之地，若按段拨换，易滋混淆。且台邑本无埔地，而新港一屯给地，全在凤山；嘉义仅有埔地六十余甲，而萧垄等二屯给地，多在彰化；更属无从拨换。应请将离屯较远、不能自耕之地，许令召佃收租，以资养赡。如有顽佃抗租，准其呈明地方官究追。仍一体由县定立界址，永禁典卖侵占。事竣造具细册，取具切给通送。至此案因头绪繁多，勘办匪易。卷查嘉庆十五年间，经前督宪方查悉屯务弊窦，奏明委员勘丈，阅数年而事竣，其实祇清理屯租，未及屯地。嗣于道光三年，又经前督宪赵以清丈之后，屯饷复有拖欠，奏明委员清厘，至今十有二年而未结。此次查办屯地，期收实效。现在飭令屯弁督率通土，逐段报查，分晰造册，有需时日。将未会同地方官覆查确实，按甲履勘，逐起断追，非刻期所能办理。且一年之中，仅止十一、十二、正、三月农隙之时，可以勘丈。此数月内，设遇另有要事，又不免顾此失彼。奉飭酌立限期之处，实难悬定。应请宽以时日，俾承办之员，得以尽心经理，庶一劳永逸，不致如从前之有名无实，实为公便。除飭俟该屯弁等查覆到日，再行核办外，所有筹议清厘屯地章程，是否有当，理合牒请核转』等由。准此，卑府查台湾南北两路，额设十二屯，计屯弁千、把、外委十八员，屯丁四千名，原给埔地本足以资养赡，祇因番丁愚蠢，不善经理，或自行典卖，或民人占垦，或水冲沙压、远处抛荒，蒙大宪查悉弊窦，迭次奏明委员清厘，续后归官征给。又复经理未能尽善，致各屯饷银不能足数。今奉督宪于台湾善后事宜案内，汇款奏办，蒙委署台防厅沈丞、署鹿港厅陈丞勘办。兹据会议屯地，系乾隆五十三年勘定亩数段落，何处拨给何丁管种，均有原册可据，请以该年原册为准，先令屯弁督率通事、土目，将屯地照册根查。何段系现番管业？何段失管？系何番名下之地？或被民占典卖，或水冲沙压、远处抛荒，分晰造册送厅，会同地方官覆查，按段履勘。自应责令尽心经理，不致如从前之有名无实。一经勘明，立定界址，永禁盗卖，造册取结绘图，分别吊契、还价、归管、拨补，妥议章程，使民番两无窒碍，以期一劳永逸。该二厅以头绪繁多，勘办匪易，限期实难悬定，可否俯如所请，宽展时日，以昭详慎之处，理合据由具文详请宪台察核示遵。为此，备由同文、册具申，伏乞照详施行。

道光十五年二月十四日详，奉本道宪刘批：已据由咨司转详矣。仰即移令该厅等认真查办，务期妥速竣事，不可草率迁延，致负委任，切切。此缴。

福建布政司饬造查过屯地册图详送札

福建布政使司吴为禀报完竣循例汇造牒转事。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奉总督部堂锺批据鹿港同知陈盛韶禀称：『卑职即会同台防同知沈丞筹议屯埔一款。缘当日配给屯弁丁自耕以资养赡，因该埔离社窵远，番丁不能就耕，给汉人耕种纳租，致被霸占，以及诱贖典卖，而水冲沙压、瘦薄抛荒，亦复不少。各社通土查明所配埔地，何段系何番管业，何段失管，其失管者系何番名下之地，或被民人占垦典卖，或被冲压，或离远抛荒，分晰造册送厅，覆加确查，按段履勘。如系民人管种，查无契据来历者，即系侵占，应将地断归番管。如系占种业已辗转私卖者，吊销契据，其地仍归屯丁领种。如屯番自行典卖，则应断令酌赎。但此等屯业，往往由民人放债，窥其力不能偿，诱令典卖，因番不识字，任凭书写，经手之人年久物故，无可根究，酌减赎回。如番丁无力向赎，应照业户招佃收租之例，每年与现业各半分租，将来番丁有力赎回，不拘年限，听其赎回。庶屯番不致失业，而小民亦免向隅，似觉民番两无窒碍，亦可杜日后侵占典卖之弊。至该原配埔地，离地窵远，不能就耕，许令招佃收租。如顽佃抗租，准其呈明究追，仍立定界址，永禁典买侵占。至水冲沙压以及远地抛荒，分别拨补各情，牒请转详。』

卑职即于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捐廉自给胥役人等饭食夫价，不准派累民番，先就彰属勘办，次办嘉义、淡水。现已逐一办竣。惟前此会议典卖酌赎各条，核与原奏不准私行典卖、追价治罪之案不符，且吊查契据，均系垦字，并无典卖之契。在民番或亦知典卖有干例禁，是以仅立垦字为凭。然既系垦字，即未便竟治典卖之罪。自应将业断归屯弁丁自耕。惟该屯丁等前以该埔离社窵远，不能就耕，今欲断归，势必仍蹈前辙，不能远耕，转致田园荒废。且因此转恐又被汉奸诱贖典卖。除离社相近之埔，断归屯丁自耕，其相离窵远者，即照台地业户招佃收租之例，听其招佃纳租。惟租必须年清年款，按早晚两季认纳，不得藉垦短抗。按等科租，吊销垦字，酌追旧欠，征收之期，责成该屯外委督同屯目按丁验明腰牌，给予铃单，自行向佃征收，以资养赡，不准预期短折。迨收清款，即会同通土、屯目禀报鹿港同知暨地方官查核。如佃户抗欠，即呈明究追，起耕换佃。如屯丁预期向折，该通土、屯目禀究。如弁目向佃盗折，许该屯丁呈控，斥革追赃。从此番丁即为业户，汉人即为佃户，一有短抗，即起耕换佃，既与自耕无异。

统丈彰化县属原配佃地之虎仔坑、八娘坑、永平坑、内木栅、大坪顶、万斗六、黄竹坑、车笼埔、大姑婆、校标林、沙历巴来积积、水底寮、鸡油埔、

东势角、罩兰等一十五处已垦田园，计一千七百八十甲零五分三厘八毫一丝三忽五微，较原配缺额四百八十九甲四分八厘零六丝六忽五微，就充公项下丈出永平坑、大坪顶两处已垦田园二百一十四甲零一厘一毫二丝四忽，拨补不敷。又查丈界外之牛塭辘、社仔、内龟仔头、外龟仔头、九芎林、埤头山、石墙园、石壁坑等八处新垦田园三百十五甲零七厘八毫九丝八忽五微，拨补足额。计原配屯埔并充公及新垦拨补，共田园二千三百零九甲六分二厘八毫三丝六忽，循旧分给北路千总并萧垄、柴里、东螺、北投、阿里史、麻薯旧社等六屯弁丁掌管。又丈出未垦余埔二百九十四甲九分二厘九毫二丝，责成地方官迅督垦户招佃垦辟成业，勘定征租，以充屯务公用。

嘉义县属除十张犁原配萧垄屯管下之内优社屯丁自耕埔地一十一甲五分六厘、既经划归台防管理、应由台防同知清厘外，现丈该县属辖内之芋藜仑、大埔两处原配屯埔垦成田园三十三甲四分五厘六毫，又清丈原拨补邻属之大坪顶已垦田园二十四甲，较续报分给甲数相符，尚无缺额；循旧配给萧垄、柴里两屯管下之阿里山社屯丁掌管。

又丈淡水厅属原配屯埔之芎蕉湾、内湾、三湾、盐水港、武陵埔、马陵埔、四方林、黄泥塘、淮仔坑、山坑仔、尖山脚、三角涌、七堵埔、田寮港、八连港等一十五处已垦田园九百八十四甲九分五厘四毫二丝六忽，较原配缺额四百四十九甲八分八厘零九丝四忽，就充公项下丈出眉仔崎、大姑陷、杨梅埔等三处垦成田园一百二十八甲三分七厘一毫抵补不敷。又查三重埔浮复新垦园二百五十二甲二分另三毫，丈拨补足。计原配屯埔并充公浮复新垦拨补共田园一千三百六十五甲五分二厘八毫二丝六忽，循旧分给日北、竹塹、武勝湾等三屯弁丁掌管。又丈出未垦余埔六百六十甲零零一毫六丝四忽，责成地方官招佃开辟成业，勘定征租，以充屯务公用。

至拨补田园，亦均离社寫远，屯丁不能远耕，应照业户招佃征租之例，听其招佃收租，划一办理。已会同各地方官各立定界址归管，严禁不准典贖诱卖，仍取各屯弁目收管及永杜典卖给状并各佃认纳租穀切结，暨总理连环保结存案。

查从前勘查屯埔均三、四年始行告竣，卑职此次查勘淡、嘉、彰三属养赡埔地，较台防厅勘丈台、凤两属虽多至三倍，自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十八年二月底办竣，一切所用胥役人等夫价、饭食、纸张，均自行捐给，不准丝毫派累，民番当为悦服。除将丈过各处所戈册汇造总细各册、并绘图说、循例由府核转外，合将勘丈完竣各缘由，先行备折禀报察核。』。

又据另附片称：『计勘丈淡、嘉、彰三属配给屯埔垦成田园连充公未垦荒埔，共四千六百八十七甲五分四厘三毫四丝六忽，每甲合内地一十一亩三分

，计五万二千九百六十九亩二分四厘一毫零九忽八微。理合附片声明』各等由。奉批：『据禀已悉。仰福建布政司飞速移行台湾道府复核妥议，汇造总细各册图，通详察夺，毋稍草率迁延，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又于闰四月二十五日奉巡抚部院魏批：『仰布政司核议详覆，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奉此，合亟飞飭。为此，仰府官吏立即遵照院批事理，复核妥议，汇造总细各册图，通详察夺，毋稍草率迁延，致干参咎。此札。

道光十八年五月廿八日行。

福建布政司驳飭换造查过北路屯地图册札

福建布政使司吴为详转勘办屯埔完竣图册事。据该府详称：『卑府覆查台湾应归鹿港同知管辖北路九屯，除道光十五年奉文划拨萧垄屯管下茄拔、大武垄、头内优、萧厘芒、仔芒等五社屯丁九十六名归台防同知附入新港屯内兼管外，实管千总一员、把总三员、外委九员、屯丁二千九百零四名，应给养赡埔地，经该厅陈丞先就彰属勘办，次及嘉义、淡水等属逐一清丈原配垦成田园分给不敷，并就充公项下及界外新垦田园丈出拨补足额。其余未垦荒埔，责成地方官迅督垦户招佃垦辟成业，勘定征租，以充屯务公用。及拨补离社鳶远田园，屯丁不能远耕，议照业户招佃征租之例，听其招佃收租，划一办理。会同各地方官立定界址归管，严禁不准典贖诱卖。并取各屯弁目收管及永杜典卖结状，各佃认纳租穀切结，暨总理连环保结存案。自道光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起，至十八年二月底一律完竣。办理洵属妥协，除移催台防同知速将南路三屯配给埔地赶紧清丈造报外，合将鹿港厅清丈北路各屯弁丁养赡埔地图说先行具文详送察核，俯赐转详办理』等由到司。据此，本司查台湾清厘埔地，现据委员鹿港同知陈盛韶会同嘉义、彰化二县并淡水厅逐一勘丈造具册结图说前来，查核嘉义县册内开造现丈芋藜仑原配屯埔垦成田园共七甲四分八厘，大埔原配屯埔已垦田园并埔二十五甲九分七厘六毫，加之现丈溢出埔二厘七毫二丝，彰属大坪顶拨补缺额原配芋藜仑埔已垦成园二十四甲，以上共现丈原配埔地并加溢埔已垦成田园暨拨补合算，共应五十七甲四分八厘三毫二丝，比较册首额总只开去五十七甲四分五厘六毫数目已不相符；且现丈芋藜仑缺埔二十一甲三分六厘七毫二丝，据登彰属大坪顶荒埔拨补，何以另开彰属大坪顶拨补缺额芋藜仑埔地已垦成田园二十四甲，核与原缺之数计多拨二甲六分三厘二毫八丝？究竟因何不照现丈缺额之数拨补？册内并不切实声明，显系浮混情弊。

又册开现丈佃户承耕田园荒埔，既据登明现在按等科租等语，究竟某佃名下承耕田园系按照何等科则纳租若干？未据分晰开明，更属含混，无凭核办。

又彰化县分给屯弁丁埔地册开内木栅庄乾隆五十三年丈报荒埔一百八十六甲四分九厘八毫四丝，嘉庆十六年覆丈溢埔三甲七分二厘二毫四丝四忽，二共

埔一百九十甲二分二厘零八丝四忽，今现丈李流等垦成田园共一百九十一甲二分二厘零八丝四忽，计再溢田园一甲。兹据开较覆丈报相符，殊属不合。

又据开永坪坑庄原配屯埔较覆丈报再溢田园一甲七分三厘八毫七丝三忽二微，比对覆丈已垦田园册内只开溢一甲五分七厘九毫七丝，数目亦不相符。

又据开黄竹坑庄充公余溢已垦成园经地方官勘等征租充屯饷等语，究竟每年应经征租银若干？其水底寮、龟仔头等处未垦荒埔，既应招佃开垦征租，约计年可经征若干？自应一并造册详送。今该厅县并未造报，应飭赶紧查造，先行详复核办。

至详内据称彰属原配屯埔已垦田园计一千七百八十甲五分三厘八毫一丝三忽五微，较原配缺额四百八十九甲四分八厘零六丝六忽五微，兹就于充公已垦田园项下拨补至五百二十九甲九厘零二丝二忽五微，计多拨田园三十九甲六分零九毫五丝六忽。究系因何多拨？亦未明晰声明。

至淡水厅未垦余埔六百六十甲零，据称责成地方官招佃开辟成业征租，以充屯务公用等语，究竟如何责令开垦成业，定则纳租？如何拨充公用，有无盈余？未据分晰声明。

所有各屯丁每名分给一甲八分零以及一甲一分零不等，轻重不一，难以稽核。

乃各厅县所送各册，按季核算，各数均多不符。种种舛错，大属未协！

案经责成台湾道府委员勘丈清厘，乃各厅县所送各册既有舛错不符，何以该府并不核明，率行送司？亦不由道核转，难以核办。

此次清厘埔地，原以杜汉人侵占典卖，必须彻底妥议，立定章程，方昭妥善永远，以免屯丁困苦。兹该府详内所议离社寯远田园，屯丁不能远耕，招佃承耕，据称现在按等科租等语，究竟照何例科则征纳？乃该厅县并不分晰议明，殊恐番黎愚丁，日久势必仍被汉佃侵占之渐。应责成该道府督飭嘉义、彰化二县并淡水厅逐一核明改造妥协册结，并将招佃承耕，应照何等科则征租，悉心妥议章程，由道府核明加结。并严催台、凤二县应造前项埔地册结，赶紧会同委员台防同知逐一勘丈清厘，迅速造具册结，绘图贴说，一并由府道核明加结，送司核办。除呈报两院宪外，合亟飞飭。为此，仰府官吏立即遵照，督飭嘉义、彰化二县并淡水厅赶紧改造册结，妥议章程，由府道核明加结；并严催台、凤二县未送埔地册结，会同委员台防同知赶紧清厘勘丈，造具册结，绘图贴说，一并由府道加结，移司核办。

计发册图四十六本。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行台湾府。

卷二

福州将军瑚松额闽浙总督程祖洛覆奏台匪起衅根由折

钦差大臣将军瑚等奏查明斗六门文武殉难之员弁并家属幕友请从优奖恤折
兵部议处提督刘廷斌奏折

上谕奖赏押解逆犯张丙等来京之义民首

上谕奖赏押解逆犯张丙等来京人员

上谕台湾镇总兵刘廷斌交部议处

上谕台湾道平庆交部议处

上谕督抚大吏嗣后认真察核属官

吏部移会

钦差大臣将军瑚等奏申明战守无方之员弁请分别革职治罪折

内阁抄出钦奉上谕二道

闽浙总督程祖洛奏查明故员子嗣并择地建祠折

闽浙总督程祖洛回闽奏片

福建巡抚魏元烺奏委员敬赉钦差关防赴京恭缴折

上谕奖赏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福建巡抚魏元烺

闽浙总督程祖洛奏酌筹台湾善后事宜折

大学士曹振鏞等议奏前案折

工部为台湾张丙滋事案内被戕护副将事游击周承恩等请恤咨文

兵部为台湾张丙滋事案内阵亡兵丁给予恤典题本

台湾总兵达洪阿等奏搜捕逆匪折

台湾镇道会稟剿办台匪洪协等情形由

大学士穆彰阿等覆奏审拟郭洸侯一案供情折

吏部议奏郭洸侯案镇道府处分折

福州将军瑚松额闽浙总督程祖洛覆奏台匪起衅根由折

福州将军瑚松额、闽浙总督程祖洛奏为遵旨查明台匪起衅根由及镇道以下平日居官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窃照台湾匪徒谋逆一案，节次钦奉谕旨飭令臣等详查起衅根由。臣瑚松额又奉上谕：台湾镇道以下及匪徒起衅缘由，与程祖洛明查暗访，据实奏闻，毋稍瞻徇各等因，钦此。臣等当于提讯逆犯时，究出生员吴赞代人包送米石被抢控办。据张丙供有吴赞馈送邵用之番银之事。詹通亦供吴赞于伊等谋反后，畏惧被杀，亦曾送伊番银六千元。质之吴赞，均不承认。又陈办因与张阿凜挟嫌纠攻粤庄，刘廷斌往捕。追获二人正法，不知姓名。张丙等供系割禾良民。检查平庆原奏，与现讯张阿凜所供，并委员所查姓名，无一相符各缘由，先行附片奏明在案。臣等伏查此案各股逆首，非迭劫未获

盗犯，即游手无赖棍徒，素为戚党所不齿，居民所共恶。乃一经倡乱，旬日之，蜂起响应，聚众即至万余。若非早蓄异谋，分股窃发，即系地方文武，实有贪婪枉法、妄戮无辜情事，以致激而生变。是张丙等所供各情，实为案中紧要关键。就此搜根澈底，无难水落石出。

臣等随提齐道府县卷，查得上年五月初二日，有陈壬癸在店仔口街米店余米五十余石，挑运出庄，被吴房纠同詹通等沿途拦抢。吴赞闻知，带人赶救不及，同陈壬癸赴县诣控，牵及张丙。惟时先后呈控被抢米石者，有陈同源等四起。该县邵用之会营查拿。詹通等即向吴赞屡次寻杀。吴赞畏惧，于五月二十一日挈眷迁居县城，行至中途，又被詹通等截住。适邵用之巡缉到彼，闻信往拏，吴赞始得进城。旋获吴房，解府申办正法，并悬赏格查拏张丙等。此即张丙、詹通挟恨之由。其所供吴赞馈送邵用之番银三千元一节，张丙闻之詹通，而詹通则供称吴赞自向告知；并无切实证据。陈办亦供指张阿凛曾送邵用之银一千元，坚执逃逆蔡神助为证。张阿凛又极口呼冤。

臣等即以张阿凛曾否行贿，为邵用之有无婪赃之实证。当经设法购拏蔡神助，获案质讯，毫无影响，始据陈办供认挟嫌诬扳。是张阿凛之行贿，有供证可凭者，既讯系虚诬，则吴赞之行贿，供由本人向告者，其为仇口无疑。且亦无贿求惩办詹通，转自告知詹通之理。又詹通所供，吴赞于伊等起事时久已迁避城内，城已闭守，何能出城向贼送银？核对原卷，吴赞实于五月二十一日迁居县城，十月间又雇募乡勇协同守城，内外隔绝，所称并无送给詹通番银，似亦可信。

至刘廷斌捕贼时所杀二人，并无姓名；当日原奏，但称凶恶，亦无凶恶情形。其解县之许实、萧昂、罗泳富三人，续经问知姓名，尚未讯有供词。又因反狱正法，事本可疑，则张丙等所供妄杀良民，不为无因。

臣等窃以被杀者果系无辜，必有控诉呈词。检查道府原卷，并无案据。即臣等到台月余，亦未有人控及此事。因张阿凛供有何援舍家佃户之语，委查何援舍已故，其家田亩，访系许坡佃种。传到许坡，则称所雇割禾二人，实名李井、洪雾，不知何故被杀。又许实、萧昂，亦系同雇割禾，不知何故被拏。再三推究，据供出伊本雇短工二十余人，各自在田割禾，李井、洪雾先各走开，旋见其手执刀斧，扛抬腰断猪只奔走，刘廷斌自后追及，拿获正法。又有许实、萧昂夺赃逃至陈乞等所割禾旁，亦被刘廷斌拿去。至李井身材矮小，并不名豹，洪雾身材高大，却又无麻，因何又有矮仔豹、麻仔高之称，并其刀斧、猪只从何处得来，均不知道。质讯传到之陈乞，供亦吻合。复经札询刘廷斌，据禀是日追至东势湖庄外，望见贼匪四散奔逃，该升镇即督饬弁兵追获四人，内有二人用长矛打抬腰断猪只，手持长斧，衣有血迹，因见树头新庄火烟又

起，亟须前往剿捕，不暇究问，即将抬猪二犯立予斩决。其余二人同另获一人，一并发县收审，均未查明姓名等情。是被杀之人，果否实系伙抢贼匪，抑止攫取贼遗赃物，虽未可定，而刘廷斌之咎止草率，尚非无故妄杀，实已信而有征。惟刘廷斌既不知其姓名，何以该道平庆原奏又有矮仔豹、麻仔高之名？查据覆称，系凭邵用之原禀叙入，吊查原禀，亦属相符。至邵用之禀内原何写此二名，则已无从追究。又张阿凜所供林矮仔豹、何麻子高，讯系得自传闻。其供出何援舍，得以跟究真实姓名则甚确凿，似所称传闻之词，亦非捏饰。臣等复恐另有矮仔豹等二人无辜被戮，向各该犯等反复诘讯。复据陈办供出当日尚被官兵击毙伊党王兴、王泉二人。至刘廷斌所正法者，并非伊党所谓之良民。其余未闻另有被戮之人等语。是张丙等所供刘廷斌妄杀良民，亦系随口混供，不足为据。此外别无供涉官吏之事，亦无地方文武酿乱激变别情。

惟查张丙等一干要犯，或系迭劫盗犯，或系无赖棍徒，鱼肉乡民，已非一日。臣等吊查案据，大都皆系镇道屡经查拏有案之人。其所以不能就获之故，则因台湾差役可恃者少，一票到手，不问正犯之潜踪何处，先图择肥而噬。营兵骄悍者多，一遇调拨，不问是否本身应办之事、与道里远近，先索口粮人夫。迨该兵役等所欲既满，而所拏之犯早已闻风远遁。是以台湾历来查拏要犯，皆不恃兵役而密购线勇。该线勇又有挟而求，每犯一名，非千金之赏不可得。以故地方官畏难苟安，匪徒无所忌惮，日益增多。甚至詹通等则以禁米出境为词，公然拦抢。陈办等则以闽粤分类为由，肆行攻庄。倘文武各官和衷共济，协力兜擒，尚不难于扑灭。无如兵将既不相习，文武又各离心，为该匪徒等所窥破，遂致借口官贪，煽惑胁从，谋成反逆，势等燎原。此则起衅根由之实在情形也。

升任台湾镇刘廷斌，人甚勇往，未免粗率，平日操防■〈距束〉懈，临事措施，亦多失当。

即如上年十月初四日，该升镇自八奖溪至嘉义县，计程不过十五里，以全台一万四千之兵，如果训练有方，将士用命，当此乌合小丑，甫经煽聚之时，自不难于一呼厚集，一鼓歼除，乃调兵逾旬，未能速赴，转战竟日，颇多伤亡，犹赖义勇为之救援，得以入城固守。该升镇但知连词请兵三万，绝不计及平日所管之万余士卒究系何用。迨马济胜以二千兵来台，打仗数次，即行溃散，各股逆首，亦络续就擒，此其明证。台湾道平庆谨饬和平，民情爱戴，其官声在台地为最。惟性软多疑，不能严厉率属，故舆论又有「平菩萨」之称。臣等吊查该道所办文案，其意未始不图整顿，而限于才识，诸多牵制。已故台湾府知府吕志恒闻尚能事，而果于自用。上年闰九月间，吕志恒前往嘉义，平庆以邵用之不协輿情，谆嘱吕志恒到彼先行撤任，吕志恒不惟不遵，转以邵用之

可靠稟复。旋因被戕，未及撤办吕志恒。其声名平常则因驭下苛刻，出纳是吝，谣言即从此起，实按尚无劣迹。已故嘉义县邵用之到任甫经半载，因不能管束家丁胥役，致民间啧有烦言，亦无贪婪实据。此又镇道以下平日居官之实情也。

尚有遵旨详查事件，容臣等另行分晰覆奏，仍由臣程祖洛归于善后章程内详察妥议，分别办理。所有查明逆匪起衅及镇道以下平日居官各缘由，谨先会同据实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奉上谕：原任福建台湾府知府吕志恒、原署嘉义县知县邵用之于上年逆匪分股肆扰，前往追捕，先后被戕，当降旨交部照例赐恤。嗣后该逆匪等起衅之初，辄以贪官污吏妄杀无辜为词，以致人言啧啧，特谕令瑚松额、程祖洛将该故员等有无激变情事，确查具奏。兹据奏原任台湾府知府吕志恒，居官尚属能事而果于自用，台湾道平庆以原署嘉义县知县邵用之不协輿情，饬令吕志恒前赴嘉义将其撤任，吕志恒并未遵办，转以邵用之可靠申覆；又因驭下苛刻，出纳是吝，遂致谣言四起，并无别项劣迹。原署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到任甫及半载，不能约束家丁胥役，民间啧有烦言，亦无贪婪实据。所奏甚为明晰。是该故员等平日实未有贪污凌虐激变情事，现已确凿可信。吕志恒、邵用之先后被贼戕害，以死勤事，情堪軫惜，均着加恩依部议照伤亡例赏给云骑尉世职。所有应得恤赏，各该部照例办理，用示朕褒奖忠荃、善善从长至意。钦此。

附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奏续获胜仗生擒股首折

附江西巡抚周之琦奏片

附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奏续获胜仗生擒股首折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

福建陆路提督臣马济胜跪奏，为恭报续获胜仗、攻毁贼巢、抢获股首詹通、委员安抚庄民情形、恭折由驿奏闻，仰祈圣鉴事。窃臣在茅港尾地方，五次击贼，均获胜仗，经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十一、二十等日先后奏报在案。续据探差飞报，北路贼匪，不啻万余，悉数南趋，欲图报复。二十一日巳刻，该逆等仍由前路蜂拥而来，其人数之众多，鎗炮之迭发，迥非往日可比。臣观其贼气方锐，传令各军谨守营盘，预备火弹鎗炮，听候号令。该逆等一味放鎗声喊，未敢向前。直交酉初时候，声嘶力竭。臣即挥令官兵丁勇，仍分四路，齐出迎敌。并饬各营将适用大炮运赴阵前，照定贼多之处，连环施放。一面顺虱抛掷火弹，轰毙贼匪不计其数。余贼惊骇奔溃，自相践踏。我兵乘势追剿至十余里之外，杀贼三百余名，生擒匪犯赖满等十九名。时已黄昏，前队兵丁有被铁蒺藜刺足者，是以暂令撤回。一面选派熟悉路径之弁目，密赴前途哨探贼踪。

是夜四更，据报火烧珠、营仔沟、桥头仔、新营埔、统领坪、铁线桥等处

，尚有贼匪搭盖窝篷，在彼屯聚，欲阻大兵前进。臣随令各营将领，五鼓造饭，黎明出营。臣亲带大队官兵及屯番义民于二十二日辰初，驰赴各该处。该逆等出于不意，手足无措，望风奔逃。官兵、义民剿捕，杀贼无数，生擒伪二元帅李武松一名，匪犯陈柱等十余名。追过铁线桥，遥见贼匪数人拥护身穿黄马褂之股首在前奔逃。经署同安营参将玉明带领弁兵数十名纵马急追，至安溪寮地方，有该庄武生林腾瑞率领子弟乡众二十余人拦贼去路。当将该逆犯擒获。据各乡义民指认，委系股首詹通，且身佩伪印可据。并获匪伙廖燕、余庄、施湖三名。又据弁兵义民夺获大炮二位、枪械百余件、铅弹一桶、暖轿二乘、马二匹、木头伪印二颗、各色贼旗二十余杆，割取首级耳记八十余具。已将各该处贼巢窝篷一尽焚毁。

委员验讯现获各犯。据詹通供认在店仔口地方戕害邵县，聚匪五千余人，攻抢盐水港二次，杀伤弁兵多名，与陈办、陈丙分股各自为首不讳。臣以该逆情罪重大，暂交台湾府监禁，将来应否解京治罪，抑应就地正法之处，请旨定夺。至李武松供认随同张丙等攻打盐水港，伪称二元帅，杀伤弁兵等情不讳。廖燕等三犯，讯系詹通股下贼伙。赖满、陈贵均系随贼打劫官兵。臣分别凌迟斩决。其余各犯，讯系被贼胁迫及不依派饭，被掳勒索，据各该乡士民具结保领，均经释放。

现在自麻豆以北一带村庄，经臣出示晓谕，如有被胁知悔，务须及早归庄，概不深究。并饬随营差委之候补县丞萧宗瀚、候补未入流胡世焙携带告示，分赴各庄剖切开导，晓以利害。此时多有团练乡勇保庄御匪，该逆等自连日败走以来，无处派饭，贼党解散者不下三、四千人。府城嘉义道路已通。臣于二十六日拔营进屯盐水港，察看情形，再行驰赴嘉义，商同升任镇臣刘廷斌、金门镇臣窦振彪分别剿捕，务将各处股匪尽数歼除，仰副皇上绥靖海疆至意。

所有此次擒获股首、身先士卒之同安营参将玉明，屡次打仗、驭兵有术、尤为出力之泉州城守营参将马麟辉，可否均赏戴花翎？又有临阵勇往、冲锋杀贼、屡经记名之陆路提标中营把总林振高、后营外委谢联魁、兴化右营外委关得麟、同安营外委颜捷春、提标右营鎗兵曾元得、后营鎗兵陈攀桂、漳州镇标中营大炮手何刘生、诏安营鎗兵沈资深、台湾南路营屯番千总李元辉、外委潘仙美，可否均赏戴蓝翎之处，合无仰恳天恩，量予鼓励，俾在事员弁咸知奋勉，勇往杀贼。至帮同截拿之义首、义民，业经臣分别存记，从优奖赏，不敢冒昧乞恩施。谨将臣续获胜仗、攻毁贼巢、生擒股首、安抚各庄情形，恭折由驿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道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奉朱批：另有旨钦此。

上谕：马济胜奏续获胜仗、生擒股首一折，台湾匪徒滋事，经马济胜连次

攻击，歼擒多名。兹据奏称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该逆匪等不啻万余，悉数南趋，欲图报复。该提督见贼气方锐，传令谨守营盘，直至酉刻，贼势疲惫，即挥令官兵丁勇，四路齐出，将大炮连环施放，轰毙贼匪不计其数，余贼奔溃。我兵乘势追剿，杀毙贼匪三百余人，生擒赖满等十九名。该提督复亲带大队官兵，连日跟踪剿捕，续获匪犯李武松、陈桂等十余名。追至安溪寮地方，将股首詹通擒获，夺获炮械、马匹各项，并将各处贼巢窝篷尽行焚毁。府城至嘉义一带，道路廓清。马济胜谋勇兼全，可嘉之至！所有此次在事员弁兵丁，俱属奋勉勇往，自应先予恩施，以昭奖励。福建同安营参将玉明、泉州城守营参将马麟辉，均着加恩赏戴花翎。陆路提标中营把总林振高、后营外委谢联魁、兴化右营外委关得麟、同安营外委颜捷春、提标右营兵丁曾元得、后营兵丁陈攀桂、漳州镇标中营兵丁何刘生、诏安营兵丁沈资深、台湾南路营屯番千总李元辉、外委潘仙美，均着加恩赏戴蓝翎，以示鼓励。该部知道。钦此。

附江西巡抚周之琦奏片（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六本）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寄奉上谕：『台湾嘉义匪徒滋事，前经降旨调派四川兵一千五百名前往台湾剿办，尚未奏到，此时自己调派起程；着鄂山飭令迅速行走，所有经过省分，着各该抚严飭地方官妥为支应，毋误军行等因，钦此』。并准两江暨四川各督臣咨会查照旧章办理。臣查嘉庆十一年川兵赴闽，经过江西，系由九江德化起旱至省，坐船抵广信府属之铅山县河口镇；由陆路入闽。遵即咨会九江总兵，并行司道，飞飭经由各府属，将应需一切支应供顿夫船等项，先期妥为预备，俾军行迅速。一俟全数过境、另行具奏外，合先附片奏闻。谨奏。

道光十三年正月初九日奉朱批：览，钦此。

钦差大臣将军瑚等奏查明斗六门文武殉难之员弁并家属幕友请从优奖恤折臣瑚松额、臣程祖洛奏，为查明殉难最烈之县丞备弁并克全大义之家属幕友、请从优奖恤、以昭激劝、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臣等钦奉谕旨：斗六门打仗阵亡官弁县丞方振声等及兵丁若干名，俱着查明赐恤等因，钦此。臣等于行抵台湾后，即闻此次被害各员，惟嘉义斗六门县丞方振声、守备马步衢、千总陈玉威之死事最得其正，亦最为惨烈，且有家属、幕友同时遇难。而该故员之所以被害，则由护嘉义都司事千总许荆山砍破营盘、带兵脱逃，又有斗六门街富户监生张红头（即张彩五）勾贼攻围所致。正在访查拿办间，据各故员家属先后赴臣寓所呈诉，声明该故员等有竹纸草书呈帖，盖用黔记，交给陈玉威之子陈继昌带出潜逃，于上年十一月二十日投交升任镇臣刘廷斌，求为伸冤等情。臣等当即飞吊原禀，一面确查去后，旋获黄城之伪军师僧允报到案，讯据供指方振声等被害情形甚为明晰。并据刘廷斌送到原禀。又据署台湾府知府

托浑布等查明详请具奏前来。臣等覆加采访，缘斗六门汛界于嘉义、彰化之间，额设县丞、守备、千总各一员，带兵防守，与嘉义、彰化两县有辅车相依之势。逆匪黄城本系积贼，屡经马步衢等严拿未获，将其房屋拆毁。上年十月初间，逆匪张丙等戕官围城，马步衢等恐被扰及，当于汛地筑土为围，插竹成栅，开挖壕沟，以备不虞。

先是护嘉义都司事千总许荆山，于陈办初起事时，同知县邵用之在嘉义迤北弹压查拏。张丙等在嘉义迤南聚众肆劫，邵用之先驰往，刘廷斌令许荆山速回嘉义县城防守。十月初一日早，许荆山行至土库庄外溪底地方，被贼抢去坐马袍械，杀伤兵丁，退回土库庄内，不敢回县。至初四日，管镇原带兵九十余名潜逃斗六门汛，经马步衢留汛协防。迨后马步衢见贼众屡窥斗六门，谕令张红头雇募乡勇二百名备用，张红头不允，马步衢斥其坐观成败，并称平贼之后定当究问。张红头心怀怨恨。适黄城在林圯埔一带竖旗滋事，既恨马步衢等之拆屋搜拏，又虑斗六门不破，南北不能肆扰，因于十月二十七日与梁办合伙共攻斗六门营盘。马步衢等竭力守御，至十一月初一日，先后鎗炮轰毙贼匪约有二百余名。黄城等已欲解散。张红头主令其族人张成纠集无赖，帮同围攻，贼势复炽。初三日夜，张红头与黄城之伪军师僧允报朋谋设计，用牛车装载稻草，欲图填濠。陈玉威等乘其尚未卸车，抛掷火罐，火发牛奔，计不能行。是夜僧允报等复令黄城用车装载青草，覆以淤泥，填塞濠沟。许荆山见势危急，夤夜率领兵丁砍开营后土围竹栅，首先逃走，人心惶惑。该逆匪等得以乘间纵火，破栅而入。时有网民陈马等亦劝马步衢逃逸，马步衢不允，力矢死守。旋与方振声等知难抵敌，嘱令家属逃生。维时马步衢并无家属在汛，方振声将五岁幼子方淮善同其生母梁氏，托交雇妇萧李氏带出逃匿甘蔗林内。方振声之继妻张氏，陈玉威之妻唐氏，均愿以身殉。更有方振声之幕友沈志勇，因宾主情深，不忍舍去。沈志勇之次子沈联辉愿与父同生死。又有方振声之跟丁、雇工江承惠、曾大祥、邱新、许厨子亦愿同死。马步衢等遂急作草稟，并于稟内开列殉难人姓名，盖用铃记，逼令陈继昌改装易服，赴刘廷斌处投递。料理甫毕，逆匪拥至。马步衢等恐火药为贼所有，焚烧自戕，均因药少未死。持刀走出，遇贼巷战，各刃数人，力竭均被执，遇害。方振声在继妻张氏并幼女，与陈玉威之妻唐氏，幕友沈志勇父子，跟丁江承惠等四名，亦同时遇难。其最惨烈者，马步衢、方振声、张氏、唐氏四人，均因忿激骂贼，致被割鼻剜舌，备受荼毒。陈继昌于逃出投稟后，因仇不戴天，自雇义勇缉获黄城股伙江滨、赖来二名，送官审办。臣等饬提僧允报研讯，供情相符。是该故员等之守御有方，忠烈堪加。其家属、幕友人等，孝义节烈，从容殉难，已属确凿可据。相应先行请旨，将嘉义县斗六门县丞方振声、继妻张氏、署斗六门守备事台湾镇标

左营千总马步衢、署斗六门千总事台湾北路协标左营右哨二司把总陈玉威及其妻唐氏，从优赐恤。幕友沈志勇舍生执义，其子沈联辉为父死难，均堪嘉尚，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一体予恤，以昭激劝。此外，尚有同时阵亡弁兵，因北路协副将造送清册与陈继昌等所指互有参差，容臣等覆查确实，与其余阵亡弁兵汇案办理。

至护都司事千总许荆山，先于土库地方遇贼，不知督兵擒拏，竟至马械被抢、兵丁被戕，窜逃斗六门汛，已属畏葸损威；又于斗六门被攻危急时，首先率领兵丁砍破营后竹围逃走，致被逆匪乘间攻破，惨害多人，实系罪无可逭。查刘廷斌原禀有许荆山追出土围，被逆犯梁办追赶，不知下落之语。臣等传到当日守汛受伤兵丁陈名奎、张朝龙二名，佥供许荆山实系挖开竹围、带兵逃走，并无被贼追赶之事，与马步衢等遗禀相符。是刘廷斌原禀尚系道路未通以前传闻之词。惟当陈继昌投递遗禀后，已知许荆山带兵逃逸，并不严行跟查，又无只字禀报，至本年正月十二日奏补遗缺折内，仍不据实参究，但以无着二字含混声叙，实属有心朦庇，应请旨将升任广东提督台湾镇总兵刘廷斌交部议处。臣等现已通飭台湾内地各口岸文武各官及许荆山原籍晋江县一体实力搜拏逃弁许荆山务获，死则剖尸示众，生即明正典刑，以彰国法。仍跟查斗六门随同溃逃兵丁，如止系许荆山原带之兵，则兵随将行，情尚可原，即由臣等酌量惩办，若有本汛兵丁听从脱逃，另行照律办理。张红头（即张彩五）既身从逆设谋破汛，实属罪不容诛，容俟拏获究办。臣等谨会同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再马步衢有子三人，是否亲生之子，另容查明咨部办理，合并声明。谨奏。

道光十三年三月廿四日奉上谕：瑚松额等奏查明殉难最烈之员弁并家属幕友同时从难一折。上年冬间，福建台湾逆匪张丙等戕官围城，贼党窥觊斗六门，屡肆攻扰。署守备马步衢筑建围栅、开浚沟渠，与县丞方振声协力抵御。把总陈玉威乘贼未备，施掷火器以遏贼势。贼众夤夜纵火蜂拥而入。马步衢等持刀巷战，各杀毙数贼，力竭遇害。方振声之妻张氏并其幼女、暨陈玉威之妻唐氏、幕友沈志勇与其子沈联辉、及跟随家人江承惠等同时死难。马步衢、方振声、张氏、唐氏因骂贼致被剜割鼻舌，罹祸尤为惨烈。览奏坠泪，可嘉可悯之至！现经官军剿捕，首从各犯均就歼擒，搜缉余匪，克期蒞事，因念该故员弁尽心守御，效节死难，其家属、幕友人等深明大义，从难捐躯，允宜特沛恩施，俾昭激劝。方振声着加恩照阵亡知府例赐恤，赐谥义烈，赏给骑都尉世职；伊妻张氏赐谥节烈淑人；马步衢着加恩照游击例赐恤，赐谥刚烈，赏给骑都尉世职；陈玉威着加恩照都司例赐恤，赐谥勇烈，赏给云骑尉世职；伊妻唐氏

赐谥节烈诰赠恭人；沈志勇赏给六品职衔；伊子沈联辉赏给七品职衔；均着加恩照衔赐恤。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俱着入祀京师昭忠祠；张氏、唐氏俱着加恩建坊旌表。该故员弁等所赏世职，俱着加恩世袭罔替，即令长子承袭。着查明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有子几人，一并具奏。并着程祖洛于斗六门择地建立专祠，前层设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牌位，后层设张氏、唐氏牌位，并设沈志勇、沈联辉牌于前楹配位，设方振声之幼女牌于后楹配位。其从难家人江承惠等四名，俱着设牌从祀两庑。地方官春秋致祭，以慰忠贞。所有该故员弁等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用示朕笃念荅忠、褒嘉节义至意。钦此。

兵部议处提督刘廷斌奏折

道光十三年四月初六日，京抄兵部奏，为遵旨议处仰祈圣鉴事。内阁抄出道光十三年三月廿二日奉上谕：『瑚松额等奏，查明千总许荆山于土库地方遇贼，不知督兵擒拏，竟于斗六门被攻时首先逃走。刘廷斌原禀有许荆山被贼追赶不知下落之语，自系得之传闻；迨经陈继昌投递遗禀后，已知许荆山带兵逃逸，该提督于前次奏折内并不据实参奏，实属朦庇，刘廷斌着交部议处。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除先经恭录谕旨行文该大臣等遵照外，查提督刘廷斌于许荆山在斗六门被攻时，带兵逃走，原禀未能查出实情，迨经陈继昌投递遗禀，已知许荆山逃逸，乃于奏折内并不据实揭参，仍以含混声叙，实属有意朦庇，钦奉谕旨，交部议处。臣等公同酌议，请将广东陆路提督刘廷斌照循庇例降三级调用，系属私罪，毋庸查级议抵。是否有当，理合具奏。谨奏。

上谕奖赏押解逆犯张丙等来京之义民首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六册）

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此次押解台湾逆犯张丙等来京之义民首州同职衔吴廷箴，着加恩赏给五品职衔，盐运司经历职衔罗登榜，着赏给六品职衔，俱着赏戴蓝翎。钦此。

上谕奖赏押解逆犯张丙等来京人员（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七册）

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此次押解逆犯张丙等来京之闽浙候补道员托浑布、福建台湾南路营叅将灵德，沿途尚属小心，妥协无误，着施恩各赏加一级。其讯问逆犯之刑部员外郎王朝纲，亦着施恩赏加一级。钦此（按此件见于兵部武选司造送月终册）。

上谕台湾镇总兵刘廷斌交部议处（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十册）

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奉上谕：程祖洛奏台湾营务情形一折。据称台湾营务大弊，在于不勤训练，不守汛地。上年护游击周进龙等督兵擒捕匪徒，中途遇贼，官兵开炮，不能出声，以致为贼所乘。如果平时训练精熟，临阵何至于此。又刘廷斌在任多年，竟未知城守营右军守备应驻下加冬地方，其各营兵

房又多倒塌，兵丁赁居民房，竟有离汛贸易、倩代当差值宿种种不法情弊。刘廷斌以专阍大员，沿习因循，罔知振作，所司何事？实属辜恩溺职！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

上谕台湾道平庆交部议处（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七册）

道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上年台湾逆匪滋事，原任台湾府吕志恒、嘉义令邵用之俱被戕害。该二员平日官声平常，姑念其以死勤事，是以加恩照例赐恤。台湾道平庆统辖全台，乃于吕志恒果于自用、邵用之不协輿情，未能先事预防，早为查办，以致酿成巨案，动烦兵力，难辞失察之咎；平庆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按此件见于吏部考功司月终册）。

上谕督抚大吏嗣后认真察核属官（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七册）

道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内阁奉上谕：上年逆匪张丙等滋事，其始因抢起衅，乃邵用之不协輿情，吕志恒果于自用，遂致戕官攻城。总兵刘廷斌训练不勤，该道平庆操守尚好，而不能防患，咎无可逭；是以将刘廷斌、平庆俱交部严加议处。嗣后督抚大吏，总须察吏安民为当务之急，遇有不肖官吏，破除情面，立即叅劾，勿稍瞻徇。钦此（按此件见于吏部考功司月终册）。

吏部移会（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六册）

吏部为知照事：考功司案呈，道光十三年七月初一日内阁抄出六月二十九日奉上谕：上年台湾逆匪张丙等分股滋事，原任台湾府知府吕志恒、原署嘉义县知县邵用之俱被戕害。该二员平日官声甚属平常，姑念其以死勤事，是以加恩照例赐恤。台湾道平庆统辖全台，乃于吕志恒果于自用、邵用之不洽輿情，未能先事预防，早为查办，以致酿成巨案，动烦兵力，已难辞失察之咎。至原任台湾镇总兵刘廷斌在任多年，不勤训练，营务废弛，罔知振作；该道系加按察使衔，例有奏事之责，乃并不据实举劾，贻误地方，实属有乖职守。平庆着交部严加议处。钦此。钦遵于道光十三年七月初五日具奏。本日奉旨：上年台湾逆匪张丙等滋事，该道平庆统辖全台，未能先事豫防，早为查办，以致酿成巨案，已难辞失察之咎，且该道系加按察使衔，例有奏事之责，乃于刘廷斌废弛营务，并不据实举劾，贻误地方，实属有乖职守。兹据吏部遵旨严议，请将该道平庆照例革职，实属咎所应得；惟念平庆前在台湾道任内，据程祖洛察看，操守清廉，官声尚好，且逆匪滋事，该员守御郡城，亦有微劳。平庆着加恩以六部主事用。钦此。除行文完结，相应知照可也。须至移会者。右移会稽察房。道光十三年七月初七日，主事崔。

钦差大臣将军瑚等奏申明战守无方之员弁请分别革职治罪折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册）

臣瑚松额、臣程祖洛跪奏申明战守无方之休致都司及现任备弁巡检，请旨

分别革职治罪，以肃功令，恭折奏祈圣鉴事。窃台匪滋事案内，守御疏懈、临阵无勇文武各员，前经臣等附折奏明、查讯审办在案。旋查知勒休都司周进龙、守备陈云蛟、陈福龙、外委黄廷凤、陈高升、苏连发、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暨署巡检施模、秦师韩等十一员弁，均各参办，随经分别撤任，传提到案，发交署台湾府知府周彦、兴化府知府黄绥诰、厦防同知许□等验讯确供，分别详办去后。兹据该府等录供禀解前来，臣等会同研讯鞫审。

缘周进龙系台湾北路左营都司护理镇标左营游击，于道光十二年闰九月管带弁兵，会同台湾府知府吕志恒赴嘉义迤北弹压扑捕。十月初一日夜间，嘉义县知县邵用之在店仔口被贼围困，复同吕志恒及南牧县丞朱懋于初二日早督出外委曾聚宝、许青樱、额外黄廷凤、陈捷凤、义首许亮邦、兵丁二百名前往救援。行至中途，周进龙以兵力单薄，不可轻进，向吕志恒等商议。朱懋救援心切，声言文官不怕死，欲与吕志恒先行。周进龙当即出领弁兵行至大排竹地方，贼众猝至。吕志恒催令周进龙督兵开炮，连放两炮，不能伤人，至第三炮，炮身倒退，撞毙炮手一名。贼匪四围，攻杀吕志恒。朱懋、曾聚宝、许清樱、陈捷凤、许亮邦同时被害，阵亡兵丁六十名。周进龙手背仅受微伤，仓皇坠马，遗失铃记，得额外黄廷凤带领余兵，退回嘉义。旋经升任台湾镇总兵刘廷斌以周进龙精力已衰，奏请休致，黄廷凤拔补外委。此周进龙、黄廷凤在大排竹遇贼败阵之情形也。

陈云蛟系澎湖协标左营守备，与署都司蔡长青管带千总杨希盛、外委陈高升等十八弁、兵九百余名、并军装铅药，于十月十一日由郡起身往嘉义应援。十八日下午，由曾文溪过河，将至茅港尾，仓猝遇贼。陈云蛟、蔡长青督率弁兵，施放枪炮，将贼击退，就地扎营。十九日早，贼众复至。陈云蛟、蔡长青带兵折回，一面奋力抵御，至曾文溪地方，因众寡不敌，蔡长青、杨希盛等十八员弁均遭戕害，兵丁阵亡者二百七名，军装铅药多有遗失。陈云蛟即先舁水过溪，陈高升随后跟行，收集余兵回郡。提臣马济胜到台，将陈云蛟摘去顶带，责令同陈高升前赴南路凤山县随营效力，亦有擒获。此陈云蛟、陈高升在曾文溪遇贼败阵之情形也。

施模系嘉义县大武垄巡检，调署佳里兴巡检，驻扎盐水港。苏连发系派防盐水港外委。十月初一日，施模、苏连发均因委拏匪犯离汛。逆匪张丙等乘间入街，抢夺盐典衙署汛防，□杀巡检署内教读古加会并兵丁三人，施模家属亦有受伤。刘廷斌派拨守备张荣森管带把总张必恩、外委冯兆庆、兵一百名，会同施模等协力守御。初七日早，施模带领乡勇出店巡哨，遇贼打仗受伤。黄番婆等攻破盐水港，张荣森等三员弁阵亡，兵五十四名同时遇害。苏连发亦受伤退入民居。施模即携眷由海道回郡，经台湾府验明伤痕，委管粮饷，并赴南路

查拏粤匪。此施模、苏连发未能固守汛地之情形也。

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均系斗六门守备所属小汛外委。署守备马步衢因贼势猖獗，将其调回斗六门，协同守御。十一月初三日夜，斗六门陷，马步衢等阵亡，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俱受伤，躲入蔗园，陆续赴营投到。经该管镇将验伤饬医。此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于斗六门失守避贼投回之实情也。

秦师韩系试用县丞，委署嘉义县大武垄巡检。十月初四日，张丙等入庄攻抢，秦师韩被贼拒伤，经庄民雇轿将其送回郡城。又陈福龙系北路右营守备，委署台湾城守营右军下加冬守备。该汛营署前被蔡逆焚毁，历任守备均住郡城，饬委属弁在汛代防。此次逆匪滋事，该守备闻有欲抢下加冬之信，带兵往救，适代防把总陈国勇已受伤退回，该守备因兵力单薄，未见贼而返。此又秦师韩、陈福龙守御疏庸之情形也。

臣伏查休致都司周进龙因闻邵用之被贼围困，带领弁兵，会同文员前往救护，未经遇贼之先，已虑兵单力薄，经文员激励而后行；嗣与贼匪打仗，开炮不能如法，平日之操防不力，已可概见；又不能奋身致果，保护文员。迨吕志恒等被戕，该员仅止手背受有微伤，仓皇坠马，遗失铃记，退回县城，实属畏怯无能；未便因其帮守嘉义县城，稍有微劳，径行宽纵。相应请旨，将休致北路右营都司周进龙革职，比照贼拥大众入寇、官兵率遇交锋损伤、俱问守备不设例，发边远充军，从重发往新疆效力赎罪。

外委黄廷凤跟随周进龙遇贼打仗，蔡长青等阵亡，陈云蛟、陈高升均未受伤，巡检施模当贼匪充斥之时并不专固根本，转自出庄巡哨，为贼所伤，旋即携眷由海道回郡，与受伤后退入民居之外委苏连发，事异咎同。外委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于马步衢等被害后，伊等均已受伤，尚非临难先逃，惟躲入蔗园，亦属怯懦。试用县丞秦师韩于逆匪攻庄时不知竭力抵御，守备陈福龙平日既不能驻守汛地，临事又借口兵单，闻风退避。以上文武十员弁，均属战守无力，有辜职守。虽陈云蛟、施模事后随营出力，陈福龙协守郡城、着有微劳，究属功难掩过。应请旨将署台湾城守营右军守备事北路右营守备陈福龙、澎湖协标左营守备陈云蛟、外委黄廷凤、陈高升、苏连发、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署嘉义县佳里兴巡检事大武垄巡检施模、署大武垄巡检事试用县丞秦师韩一并革职。

升授广东提督刘廷斌，于周进龙之畏怯无能，并不据实参办，仅以年老奏请休致，转将黄廷凤拔补外委，亦属错谬；并请交部议处。除将所遗各缺由臣祖洛分别遴补外，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瑚松额等奏查办台匪滋事案内特参战守无方之文武员弁请分别革职治罪一折，休致左营都司周进龙平日操防不力

，临阵畏怯无能，业经以年老休致，究难因其帮守县城稍有微劳，径行宽纵；周进龙着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署台湾城守营右军守备北路右营守备陈福龙、澎湖协标左营守备陈云蛟、外委黄廷凤、陈高升、苏连发、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署嘉义县佳里兴巡检事大武垄巡检施模、署大武垄巡检事试用县丞秦师韩，均属战守无方，有辜职守，虽陈云蛟、施模事后随营出力，陈福龙协守郡城均曾着有微劳，究属功难掩过；陈福龙、陈云蛟、黄廷凤、陈高升、苏连发、郑起龙、刘逢荣、陈大魁、施模、秦师韩着一并革职，以示惩儆。刘廷斌于周进龙之畏怯无能，并不据实参办，仅以年老奏请休致，转将黄廷凤拔补外委，实属错谬，业经降旨革职，着毋庸议。钦此。

内阁抄出钦奉上谕二道（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

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内阁抄出七月十三日内阁奉上谕：瑚松额等奏查明搜捕逆犯、追拏粤匪、及审办出力之随营文武各员、开单恳请鼓励一折，此次台湾剿办逆匪，在事文武各员，或承审逆犯，究出首伙姓名，不致漏网，或办理文案，安抚难民，或深入内山，擒获要犯，或随营差委，访查一切；该员弁等妥速办理，着有微劳，据瑚松额等择其尤为出力者据实保奏，自应量予恩施。台湾府知府周彦着赏花翎，遇有闽浙两省道员缺出，奏请补用。松溪县知县张锡纯着赏戴蓝翎，以同知直隶州留于闽省即行补用。兴化府知府黄绥诰着赏加道衔，并赏戴花翎。候补知府陈大溶着遇有闽浙两省知府本班缺出，尽先补用。泉州府厦门同知许原清着赏戴花翎，遇有知府缺出，不论繁简，尽先奏请补用。侯官县知县瑞光着赏戴蓝翎，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候补知县沈汝瀚着赏戴蓝翎，免补本班，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惠安县知县娄云着赏戴蓝翎，以同知直隶州尽先补用。候补知县王宠三着以知州归部尽先选用。福清县南日县丞吴成栋、莆田县平海县丞王崇儒均着以知县归部尽先选用。候补布政司经历俞益着免补本班，遇有应升之通判缺出，即行补用。候补布政司库大使钱坤着赏戴蓝翎，遇有本班及例准借补各项缺出，尽先补用。候补从九品王江着赏戴蓝翎，免补本班，以县丞尽先补用。宁化县石牛司巡检来锡蕃、泉州府马家巷照磨马庆钊均着赏戴蓝翎。大田县典史宓惟慷着以府经历县丞尽先选用。候补未入流范学炜着遇有本班缺出尽先补用。盛京骁骑校以防御升用辅元着赏换花翎。盛京骁骑校特朴钦恒泰、骁骑校记名委官乌尔滚珍均着赏戴蓝翎。福州厢红旗协领特依顺着赏戴花翎。委官都尔逊、前锋佛尔国春均着赏戴蓝翎。委官阿尔邦阿、喀尔杭阿均着以骁骑校升用。督标中营千总候补守备顾德铭着赏戴花翎，补缺后以应升在缺即行升用。闽安水师营守备李飞熊着赏戴蓝翎。兴化营守备邹登凤着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漳州右营千总王世俊着以应升之缺即行升用。抚标左营千总饶廷选、福宁左营千总周廷祥、福州城守军标右军

把总周清元、督标右营外委王文槐、额外马玉元、督标左营马兵陈章、吴长龄、方长志、右营马兵冯开春、刘绍春、抚标左营马兵陈兴元、福州城守军标右军马兵洪金华均着赏戴蓝翎。幕友陈时、监生顾蕙生均着赏戴蓝翎。监生刘心印着归部以从九品未入流尽先选用。候补州同陶时亮、候选未入流王铄均着各以本班尽选用。书吏王昌年、林书田、杜振声均着以从九品未入流两项归部掣选。

又另片奏省城总办军需局务及在厦门策应兵饷文报各员，可否赏戴花翎，回省后查明内地总局出力人员，奏请恩施等语，福建布政使惠吉、盐法道王耀辰、署粮道事福州府知府戴嘉毅、按察使凤来、兴泉永道周凯俱着交部从优议叙，毋庸赏戴花翎；其内地沿途支应兵差、雇备兵船、及省城总局经理销算各员，着该督查明实在出力之人保奏，不准冒滥不实。该部知道，单并发。钦此。

又七月十六日内阁抄出七月十三日奉上谕：瑚松额等驰奏台湾逆匪荡平一折，览奏欣慰之至。此案台匪滋事，始于十二年闰九月，当严冬寒烈之时，海上文报迟滞，所调官兵，或候风久泊，或遭风漂散，不能及时登岸。自瑚松额、程祖洛先后渡台，人心镇定，督同马济胜等搜捕余匪，和衷共济，将帅用命，复出示晓谕，散其胁从党羽，又擒获大股首贼目多名，分别办理，全台安堵。于本年五月全功告竣，各庄仍复旧业，官兵陆续凯撤归伍，迅速蒞功，实堪嘉尚。瑚松额着施恩赏加太子少保卫，程祖洛着施恩赏戴花翎，仍各交部从优议叙，以示奖励。钦此。

闽浙总督程祖洛奏查明故员子嗣并择地建祠折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

闽浙总督臣程祖洛跪奏，为遵旨查明故员子嗣并择地建祠缘由、恭折覆奏、仰祈圣鉴事。窃台匪滋事案内，嘉义县斗六门县丞方振声等尽心守洁、效节死绥，经臣会同钦差大臣瑚松额奏奉谕旨：『查明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有子几人，一并具奏。并程祖洛于斗六门择地建立寺祠，前层设有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牌位，后层设张氏、唐氏牌位，并设沈志勇、沈联辉牌于前楹配位，设方振声之幼女牌于后楹配位；其从难家人江承惠等四名，俱准设牌从祀两庑，地方官春秋致祭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嘉节褒忠，有加无已之至意。当即钦遵转行分别查办去后。兹据署台湾府知府周彦查明方振声仅止一子方维善。马步衢有子三人，皆非亲生，惟长子附生马成金系马步衢无服族侄，自幼承继抚养长成，为马步衢生前所喜悦；其次子马成玉、三子马成龙均系乞养子，不知何姓，余无应继之人。陈玉威亦止一子陈继昌。又据候补知府王衍庆勘明斗六门守备衙署之西北，为乾隆年间黄教滋事时阵亡兵丁卓昊等二十三人窀

葬处，迨后陈周全之乱侵犯斗六门，卓昊等阴灵助顺，获保义安，军民感其德，因就墓之西偏私建祠宇祀之，上年亦为黄城毁坏。祠西多隙地，且甚高敞，可为方振声等祠墓，而卓昊等坟墓亦无妨碍。请将店仔口地方张丙等盘踞之村庙拆毁移建，并将卓昊等私祠官为葺而新之，以示观感等因请奏前来。臣查斗六门为嘉义县沿山汛防，藪尔一区，乃先为兵丁卓昊等捐躯致命、阴灵助顺于前，今复有方振声等竭忠效节、取义舍生于后，此皆列朝厚泽，作养裁成，有以感格而兴起之也。应请将方振声等专祠建于故兵卓昊等之祠西偏南面，所需工料，即将逆犯张丙等盘踞之村庙拆毁，分别运变添购，俟估定后核实办理。并将卓昊等被毁旧祠，一并官为修葺，以安幽魂。

抑臣更有请者：此次斗六门殉难武弁，续经查出，尚有外委朱承恩、许国宝、林登超、蔡大贵、额外外委陈腾辉、朱万年等六名，均经仰蒙恩旨，交部议恤。又兵丁刘长泰等二百二十二名，现亦催取册结，汇案咨部。今方振声、马步衢、陈玉威及张氏、唐氏均沐殊施，荣邀祀典，从难之幕友沈志勇、沈联辉与方振声之幼女亦得设牌配位，家人江承惠等四名并准从祀两庑，所有外委朱承恩等六名，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一并设牌于前楹左配位，将沈志勇、沈联辉列在右配位；其兵丁刘长泰等二百二十二名并设牌从祀两庑，列在江承惠等四人之上，俾昭激劝之处，出自圣主格外鸿慈。

至马步衢并无亲生之子，其有子三人，惟附生马成金系同宗无服族侄，现年二十三岁，余俱不知何姓，陈玉威仅止亲生一子陈继昌，现年亦二十三岁。该故员等仰蒙恩赏世职，例应查其长子承袭，因均系寄籍台湾，并无确切邻族供结，容臣再行檄飭各该原籍地方确查取结，按例办理。又方振声原籍浙江山阴县，寄籍顺天，其子方维善年甫五龄，方维善之生母梁氏亦止二十五岁，原籍寄籍均无财产亲族，竟至无家可归，情更堪悯。臣现在一面移咨该故员原寄各籍，先行查明照例取结核办，一面飭令台湾道、府代雇船只，将方维善母子送至内地，行知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护送至浙江山阴县，由该县知县查明该故员实在有无亲族，择一诚实可靠之人交与照料抚养，俟方维善成丁后再行考验送部。臣谨遵旨查明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奉朱批：俱依议办理。钦此。

闽浙总督程祖洛回闽奏片（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十册）

再臣此次周历全台，原拟顺道巡阅台湾营伍，并应补行军政，藉以申明纪律。乃台营弁兵，久未操练，且多新配、新补之兵，兵与兵既未相融，兵与械又不相调。水路各将领中，惟副将、恭将、游击各一员、都司二员在任稍久，其除非阵亡事故，即叅革治罪，或甫经调任，兵与将更不相习。实属无从校阅。臣不敢迁就奏报，转致失实。惟到处略观大概。现在将领弁兵中之庸劣、

老弱者均已汰革，勇干勤能、材技可观者业于军营出力及前今两次遴补台营各缺案内分别奏请升擢。其堪以留任、留伍者，尚属可造之材。除严饬台湾镇总兵张琴勒限训练，随时秉公赏罚去取，以期一兵收一兵之用，并明言训练章程归于善后案内另行奏办外，所有本年补行军政，向例台湾本不调考。臣于巡历各厅员时，就近调集各营员弁考验弓马，半属中平，绝少出色之技。当饬总兵张琴勒限练习，届期再由该镇照例逐一考校，分别举劾，汇册详办。倘该镇始勤终懈，仍致因循废弛，即严行恭处，不致稍有回护。

臣现已行抵淡水厅，沿途察看。晚稻布种齐全，青葱畅发。傍海处所，虽于六月底、七月初连遇风潮，于田禾、民舍，均无妨碍。地方绅耆、番丁，无不扶老携幼，迎候道周。臣随时随地，宣布皇仁。其心地明白、以礼法自持者，奖以花红银牌，令其教戒子弟，破除门户，驱拏匪类。其好讼多事、顽梗不率者，就事惩创。所过之处，民、番俱极贴服。拜折后，臣即起行巡阅淡北一路，就近由八里坌登舟，候风对渡五虎门回省。

再台湾自上年闰九月迄今，一切地方事体，均多稽压，且恐尚有续获余匪，必须随时审办，台湾道府公事繁多；查有随臣来台，前经奏请以同知直隶州用之沈汝瀚，经办逆案，最为细心，平日审断，亦极详慎，臣已将其暂留台湾帮同办理，俟明年春间再行内渡。至善后一切章程，业已议有条款，因其中尚有关涉内地者，容臣到省后，再与抚臣公商核实汇案奏请训示遵行。理合附片臚列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福建巡抚魏元烺奏委员敬赉钦差关防赴京恭缴折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十册）

为遵旨委员敬赉钦差关防、赴京恭缴、缮折奏闻、仰祈圣鉴事。窃臣接准钦差大臣瑚松额咨会：本年七月二十八日，钦奉上谕：『瑚松额等驰奏，台湾逆匪荡平，余犯尽数惩办，该将军现无应办之事，所有钦差关防，差交魏元烺派委委员赴京恭缴。该将军前已简调成都将军，着即驰驿迅速前赴四州省城接印任事等因。钦此』。并准移送钦差大臣关防一颗前来。臣随即派委候补同知直隶州松溪县知县张锡□、升补浙江象山协副将福建巡抚标中军恭将张广信敬赉进京，赴军机处呈缴，并咨明兵部查照外，谨缮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

再调任成都将军瑚松额已于八月初三日自福建省城遵旨驰驿前赴四川，合并陈明。谨奏。

道光十三年九月初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上谕奖赏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福建巡抚魏元烺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七册）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本日召见福建陆路提督马济胜，年届七旬，精神强固，朕心甚为嘉悦。上年冬间，台湾逆匪张丙等聚党滋事，分股肆扰，戕害官弁。惟时全台官兵一万四千余名不能得力。该镇等婴城固守，请调兵三万赴援。马济胜经魏元烺派往，独带兵二千渡台接仗，身先士卒，所向克捷，以少胜众，一战成功。各股贼匪纷纷溃散，逆首陆续就擒，不烦内地兵力。当瑚松额等未经渡台以前，全局戡定，厥功甚伟。前经赏给御书「忠勇严明」四字扁额、二等男爵世职、双眼花翎，兹来京陛见，允宜优加懋赏，笃眷酬庸。马济胜着加恩赏晋二等子爵世职，在御前侍卫上行走，紫禁城内骑马，并赏御书「福」、「寿」字各一方、宝蓝缙丝蟒袍一件、纓纬两匣、大卷八丝缎两件、大卷红绸两件、颁给祇领，以奖忠勤。

再台湾一役，福建巡抚魏元烺于奏请调兵时，稔知台湾府城为根本重地，一面奏闻，一面派马济胜带兵前往，迅奏肤功，办理甚合机宜。魏元烺着加恩赏戴花翎，仍交部从优议叙，以示朕论功行赏权衡至当之意。钦此。

闽浙总督程祖洛奏酌筹台湾善后事宜折

闽浙总督程祖洛奏，为遵旨酌筹台湾善后事宜、胪列敷陈、恭折奏请圣训事。窃臣奉命渡台，筹办善后事宜，并另奉谕旨，会同瑚松额将化导台民、杜绝盗源、稽防私渡、操练兵丁各事宜及内地验班兵、严禁雇替、查惩搭载、遴造军械章程详细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伏查台湾善后事宜，臣前在台湾与瑚松额督饬台镇道采访舆论。就现在情形，证以往事，又周历全台，往来洋面，亲加审度，和衷商定。因有关涉内地事件，未敢遽信，内渡后复会同抚臣魏元烺督饬省城司道覆加确核，众谋僉同。谨将酌定应行兴革事宜二十条，为我皇上陈之：

一、禁偷渡以杜盗源也。查渡台民人，例应由原籍地方官给照，从厦门、蚶江、五虎门三口厅员验配商船，至鹿耳门、五条港、鹿仔港、八里坌四口登岸，赴台防、鹿港、淡水三厅投缴原照。如有客头船户引诱偷渡，澳甲人等知而不举，分别首从，拟以军徒；失察各官，亦例有处分。立法不为不严，稽查不为不密；而偷渡之弊，仍不能禁绝者，缘内地自福宁以迄漳州，私口如鳞，无处不可偷渡，而泉州府属之崇武等处，渔船皆可渡台，尤为偷渡最易之地。亦有潜身海滨，俟正口商船、载兵哨船，验放出口，即用小船载登附搭；到台后，沿海之浅水浮埔，无处不可登岸。逃逸凶盗、违禁货物，莫不由此脱漏。台湾遂成为藏垢纳污之所。查偷渡者无客头船户为之引领挽载，则重洋远隔，谁能飞越？而客头船户若不勾通澳甲汛兵，断难作奸；并恐有口员徇情私给照票之事。此偷渡未能禁绝之实在情形。应请嗣渡台民人，照例由地方官给发照票，至正口验放配渡，赴台湾投缴原照。仍责成给照之州、县，验放验收之

台内管口厅员，按月造册通报。如查无照票，或人照不符，及所执系口员私票，即将本人照例治罪，仍严究客头船户、澳甲汛兵姓名，指拏究办。如不将客头人等据实供指，即将本人坐以客头等应得之罪。商船、哨船夹带，坐船户及管驾弁目以客头之罪。至各处偏僻港澳及泉州府属之崇武等处，责令地方文武印官督率分汛官弁，逐段清查。凡有渔船之可放大洋者，一概押归正口。以便稽查，不得停泊私澳。其梁头短窄、不能远涉者，仍听其便。并令台湾水陆汛弁，在于浅水浮埔、支河■〈汜义〉港，互相稽查，见有船只，亦即押赴正口；如遇涉水登岸之人，将人船一并拿交地方官讯办。内地口员疏于防范，致有脱漏，照例参处。私给票者，照知情卖放例革职治罪。台湾口员例无失察内地民人偷渡到台处分，是以漫不经心，从无拏获偷渡之案。且既有偷渡到台之人，即难保其无脱漏米粮情事，应请比照内地口员例，一体参处。如此严为之防，偷渡之风，可杜绝矣。

一、行清庄以防盗藪也。台湾向有清庄章程，与内地保甲大略相同，而隐寓团练之意，诚善政也。无如山海交错，形势袤长，村居星散，言语殊■〈口离〉，地方官赴乡查办，不能不藉书役为引路通事。该书役等惮于繁远，或得规包庇，指东话西，罣一漏万，遂成奉行故事。查台湾各营千总以下等官之分防汛地者，有一百十五员，较之文职，汛官多至十倍，且皆籍隶闽省，土音是操，所辖地面，亦甚有限。臣在台湾时，已特委干员四人，分赴各厅县协同汛弁，无论山陬海澨，皆须履历清查，慎选总董，编连保甲，不藉书吏，不限时日，总以查清为是。应请嗣后每年秋收后，由台湾镇道遴委干员，仿照此次章程，编查一次。如遇原册无名之人，或去来人数与所报不符者，即拿交地方官严讯究办。委员、汛弁编查不力，由台湾镇道查明详参；如果实心经理，着有成效，计功请奖。似此文武互相稽查，既免顾此失彼之虞，清庄良法，亦不致有名无实矣。

一、严连坐以杜包庇也。清庄之法虽行，而总董、庄耆、牌头、甲长人等，未必尽皆贤而有力。即如上年逆匪粤棍，俱系集各庄无赖而为之羽翼，并非一乡一里之人也。各庄总董人等，果能知一家有犯、十家连坐之禁令，自必各顾身家与匪为仇，何致袖手旁观，纵使滋蔓？应请申明禁令，自此次清庄之后，如有来历不明、为匪犯法之人，该总董、庄耆、保甲邻佑并不随时拏解、别经发觉到官者，一体连坐。庶徇庇之弊除而匪徒无从托足矣。

一、禁搬徙以免窥伺也。台湾人情本极浮动，而又屡遭不靖，悉属惊弓之鸟；奸徒即乘其性而售其欺，凭空造作谣言，或称闽粤分类，或称匪徒竖旗，闻之者不问事之虚实，即纷纷迁避，惟恐或后。闽粤既各怀疑惧，棍徒遂乘机煽，妖由人兴，每致激成事端。此实台湾致乱之由。全赖总董弹压禁止

，则匪徒技无可施。即如上年逆匪窥伺笨港镇，该处总理林西泰等联约各庄，不准妄动，众志成城，三战三捷，嘉义县境内，惟该处得保完善，此其明证。应请嗣后如有闻谣迁徙之事，先将该总理枷号示众，再行严拿造谣之人，照例治罪。务在以静镇动，地方可渐臻安谧矣。

一、实力化导以挽颓风也。台湾开辟之初，非贸易力田者不至其地，故其俗嗜利尚气而鲜仁让之风。百数十年来，教养涵濡，读书明理者颇不乏人。而乡曲愚民，但知向学，不知择师，是以讼师奸徒，即藉训蒙为由，媒孽构煽，因之图利。即如此次逆案内之伪军师与焚抢案内为李受主谋之侯学生，大半曾为乡里蒙师。闽粤不和，匪徒肆逞，悉为此辈所簧惑，以致学术不正，不能变化气质，迨至长大，尚无隙牖之明，先已各存门户之见。此乃台湾之大病。现虽劝谕设立义学，慎选名师，第积习已深，断非二三学究所能化导，亦非一二岁月所能期效，臣已责成台湾镇道府厅县及驻防乡镇之县丞巡检等官，每逢朔望，传集矜耆，敬谨宣讲圣谕，并责成各学教官于农隙时周历稽查，训蒙之人是否皆堪为后生矜式，以示奖罚。如有奸匪溷迹及荒谬怪僻之流，即送县讯明办理。道府厅县教官，每遇听讼课士，或因公下乡，凡与士民接见，即随时倡导训诫，使之明礼义、知法令，日新月异，渐次摩口，驯至正学明、人心正，煽乱之习除，而分类之祸亦可渐息矣。

一、修建城墙、竹围、炮台，并增设月城、兵房，以资捍卫也。府城为全台根本重地。西门外地方与鹿耳门、安平镇互相犄角，实郡城之咽喉，亦米粮财货积聚之所。从前四面滨临内海而险可恃，故未包罗入城。道光三年以后，内海之滨，沙日淤垫，北自嘉义之曾文溪，南至郡城小北门外四十余里，东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门内十五、六里，俱已涨成陆埔。由此路长驱直至埔尾，撩衣而涉，即属西门外地，无隘可守，无险可据。上年逆匪滋事，人心惊惶，迁移入城者有之，争舟欲渡者有之，苟非台湾道府及城内绅士调度倡率，首固藩篱，安定人心，鲜有不为逆匪所掩袭。臣因督饬镇道及地方绅士相度形势，该城环绕东南北三面而弦其西，形如半月，拟于城之西北以迄西南，扩一外城，将西门外市集、民居，悉行围绕在内，择要建造炮台，并于各城门添设月城，城上各垛增盖兵房。惟需费约十余万，且恐沿海沙多土少，并有地势低洼、潮汐可到之处；正在筹议试办间，据举人郑朝兰等呈请民捐民办。先行审定地势，开挖濠沟，并修浚旧有水关，取土以实低洼处所。濠沟以内，栽种刺竹为城，分段建造炮台。仍酌留捐项，发商生息，为按年修理之费。如捐项充裕，徐议添建月城、兵房。并据绅士黄花鲤首先倡捐银一万两，苏建勋、吴国栋各倡捐银贰千两。又嘉义县城屡被攻围，复经地震霪雨，致有坍塌四十余处。据荫生王朝纶亦请民捐民办。先将坍塌处所修理完固，再于城之四维添建

炮台四座，各城门增筑月城。王朝纶倡捐银三千两，王源惠倡捐银一千五百两，刘高山倡捐银一千两。臣查该绅士等闻风慕义，共效子来，殊堪嘉尚，应恳俯如所请，准其将必应兴办之台湾府及嘉义县城工，民捐民修，以遂其急公报效之忱。仍俟事竣，查明捐银数目、出力等差，分别奏请恩施，以示奖励。

一、划匀台湾、嘉义二县疆界，以资维制也。全台形势，南北袤长，嘉义县实居西面适中之地，其辖境南至台湾县交界之新港溪八十里，北至彰化县交界之虎尾溪五十里，海外道里荒远，并以倍计，实在南北袤长共有二百四、五十里。加以港■〈汙义〉纷歧，风雨悠忽，桥梁所不能济，舟车有时而穷，行路之人，往往断绝。其东西名止五十一里，而自极西海埔至极东番界，非一二日程不能到，约计亦有二百里，地广人稠，风气最悍，政务极繁；官斯土者，每有鞭长不及之势。即迤南边界居民，赴郡则可朝去夕回，赴县必得二日始到，常苦不便。又台湾县辖境，南至凤山交界之赞行溪二十里，北至嘉义交界之新港溪二十里，亦以倍计，南北不过八十里，东西广六十八里，计仅及嘉义三分之一；且有镇道府厅驻扎同城，民风亦稍驯良，其治理之易，不啻数倍于嘉义。臣询访輿情，亲加审度，应请将嘉义县新港溪迄北至湾里溪止，计地二十余里，西极海滨，东极番界，划归台湾县管辖。庶疆界稍匀，官民交便，而综计台湾县管辖地方，仍止及嘉义之半。在台湾县无虞照料难周，在嘉义县少此二十余里之地，治理较前稍易。如蒙俞允，所有户口钱粮邮驿一切应行改拨事宜，另容查议题咨，分别造册核办。

一、酌议裁改汛防，以资巡查弹压也。台湾各营汛防，自嘉庆十五年前督臣方维甸议定裁移归并，奏准遵办，迄今又阅二十余年，沧桑屡易，有必应酌量裁改之处。臣复督飭台湾总兵张琴周历履勘。如鹿耳门内海涨出埔地，应于老岸与新埔接壤之萧垄地方，扼要添设汛防。查萧垄本系城守营右军管辖，应即在该军所辖各汛内抽拨。请于原防加溜湾汛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兵四十一名内裁拨外委一员、兵六名。并于大武垄汛兵七十七名内裁拨十七名，旧社汛兵四十四名内裁拨四名，共兵二十七名，以二十名同外委一员驻扎萧垄为萧垄汛，以七名驻扎距萧垄五里之西港仔，归萧垄外委管辖。又茅港尾为往来孔道，居民稠密，原设仅止塘兵五名。请于原防旧社汛外委一员、额外一员内裁拨外委一员，并在城守营右军存城兵一百七十二名内裁拨兵二十名，连原设塘兵五名，共兵二十五名、外委一员驻扎茅港尾为茅港尾汛。又北路中营所属之大墩地方，向为闽粤杂处之所，有猫雾揀汛，千总带兵驻防。迩来粤籍居民，俱已迁往他处，惟葫芦墩汛转成为闽粤交错之区，原设弁兵不足以资弹压。请将猫雾揀汛千总一员、兵八十五名移驻葫芦墩，将葫芦墩汛外委一员、兵四十名移驻大墩汛。又北路右营所属之大甲塘，原设塘兵三十名，嗣于离大甲塘二里

之大甲汛移驻守备及兵二百名，大甲塘兵尚仍其旧，而离大甲汛三十五里闽粤杂交之吞霄地方仅止塘兵十名，形势不甚匀称。请在附近大甲汛之大安口汛原设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内裁拨外委一员，并裁拨大甲塘兵二十名，连原设吞霄塘兵十名，共兵三十名、外委一员，驻扎吞霄为吞霄汛。又南路下淡水营所属之阿猴地方为闽粤交关之市，仅有下淡水县丞一员，并无武弁。请将该营随防把总一员，并于存营兵二百六十九名内裁拨兵六十九名，移驻阿猴为阿猴汛。又阿里港为商贾云集之所，原设外委一员，职分卑微，兵六十名亦尚单薄。请于南路营存城把总二员内裁拨一员，并于南路营石井汛原设兵一百六十名内裁拨二十名，改归下淡水营管辖，与原驻阿里港兵六十名，共兵八十名、把总一员，驻扎阿里港。其原设阿里港外委一员，裁归下淡水营随防。又离山猪毛及阿猴、阿里港各十里之九块厝，为闽粤交界之处，向无塘汛。请于下淡水营随防额外二员内裁拨一员，并于东港汛兵四十五名内裁拨十五名，又于新园汛兵一百十五名内裁拨五名，共兵二十名、额外一名，驻扎九块厝，归阿里港汛管辖。又距山猪毛二十五里、新园汛十五里之潮州庄，生聚日繁，向无汛防。查下淡水营所辖有枋寮一汛，离南路营守备驻扎之水底寮仅止四里。应将枋寮汛改归南路营守备管辖，即令该守备于随防兵一百五十名内拨兵二十名，驻扎巡查。其下淡水营原设枋寮汛外委一员、兵三十名，移驻潮州庄。该处本系新园汛所辖，应再在新园汛拨兵十名，共兵四十名、外委一员，为潮州庄汛。如此酌量裁移，与营制并无碍，于各汛相去道里适均，声势联络，似于巡防弹压，不无裨益。

一、修筑土堡、衙署、兵房，以资戍守也。台湾各营汛塘，非错居廛市，即孤悬旷野，现在坍为平地，亦已大半，以致汛弁兵丁，每因栖身乏地，随便择居，设遇盗贼窃发，又倭为无险可恃，不肯固守。如守备陈福龙之安居郡城，外委苏连发之退避民间，莫不借口于此。而逆匪滋事之初，先抢塘汛军械，以资其用，亦未始不由于此。请将全台汛署、兵房，通行查勘，分别修建。仍于扼要汛地，添筑土堡，将衙署、兵房，围绕在内，庶栖息有所，保障有资，兵丁亦易管束矣。

一、练习技艺，以臻熟谙，藉资收束也。营中操演日期、法则，虽有一定，而兵技之优劣，不在操演之虚架成规，全在习练之勤惰与教督之得人。台营废弛已久，欲求其技艺精熟，当先求教习之人。应责成各营千总等弁，各就所管兵丁，各按所习技艺，如弓箭则每日撒箭二十五枝，鸟鎗、或连环、或五子各空演五回，牌械、长矛、杂技一体演习，再行按期分日轮操，讲解行军纪律。其看守城垣、仓库等兵，按五日一班，轮流换回演习，不准借口旷误。如果弓力劲而有准，放鎗捷而多中，杂技跳舞便捷者，拔为教习，每半月由专营将

领视考一次，定其优劣，造册送台湾镇随意抽调考验。教习中能教十人以上者赏，能教百人以上者拔用，庸劣老弱者斥革递籍。如此日省月试，信赏必罚，则人争以技艺见长，专心学习，劲旅可成矣。

一、按期会哨，以资巡缉，藉习劳苦也。台湾山深海阔，既易藏奸，道路又极崎岖错杂，缉捕诚非易事。各汛兵平时习为安逸，非特不堪驱策，其于各该汛地路径之险易，民情之淳浇，全未究心，遇有缓急，大不可恃。应责成各汛弁于两汛交界处所，无分冰霜荆棘、风雨寒暑，按五日一期，二汛弁兵会哨一次。仍将由何处而至，何处回汛，按期折报台湾镇查考，不准占宿民房，骚扰民间一草一木，违者严行惩办。在该弁兵等既可熟识路径，又可练习奔走，则匪徒亦当闻风敛迹矣。

一、驻防汛弁，不准任意更调，以专责成也。台湾千总以下各弁，皆由内地调往，与该管兵丁本非熟习。向因台湾操演疏懈，兵丁既任意出营，汛弁非规避处分，则揣量肥瘠，营求更调，故往往汛弁不识头目，更无论兵卒；以致将不习弁，弁不习兵，又安望其能兵皆习械、克敌致果？嗣后调台汛弁，应照调定汛地驻扎训练，不得任意更换。如有实在人地未宜、必须互调之处，由台湾镇查明详报总督，俟批准后方准调防；违者即照移驻规避例参处。庶责成专而后勤惰功过有所归矣。

一、酌更营弁调补内地章程，以收成效也。台湾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四项，旧制三年期满，千总则与内营千总互相对调，并无应升一定缺次；把总于台回后弓马优嫻者准升千总，弓马稍次者仍以把总候补；其班次皆以四缺为一轮，必得第二次、第二缺方为台满准升千总及候补把总应升应补之班；外委、额外二项，随戍兵班次轮流调换。道光四年，前督臣赵慎畛奏请照守备以上官例，久任台湾，毋庸改调。八年，又经前督臣孙尔准奏复旧章。其把总一项，亦与内营把总互相对调各在案。臣查台营千总等弁，三年更调，固属不可易之良法；第更调太频，则官无久任，以责成之兵，无常官以约束之，莫不苟且因循，视同传舍。且台营员弁，首贵熟悉风土，所谓之弁，即使从前曾经拨戍，而阅时既久，今昔情形未必皆知，到台后甫经熟悉，又须调回，生手屡更，殊非所宜。应请嗣后调台各弁，如果实在训练有方、缉捕勤能者，于三年期满时，准台湾镇道查明事实，出具切实考语，稟请留台。千总则先行咨部注册，遇有台湾守备缺出，论俸请升，于准升后调赴省城，由总督考验给咨送部。倘有材技疏庸者，即行降革，并将滥保之镇道，奏明交部议处。把总以下各弁，亦咨部注册，就台湾分别拔擢。如台湾守备缺出，并无俸满留差应升之千总，及千总以下缺出，无年满留台与操防勤慎之把总等弁，仍由内地调补。如留台年满把总，台湾并无千总缺出，遇有内地轮值旧制应升台满把总之缺

，亦准升补。如留台千总历俸已满，台湾并无守备缺出，而内地又无该弁应升之班，未免向隅，仍请归于应升班内，遇有内地轮用应升守备缺出，俟用内地应升之人后，轮应现任人员缺次，准将留台俸满千总拣补一人。无论水师、陆路，一律办理。其技艺并不出众而尚能循分供职各弁，悉循旧制三年调回。千总、把总由总督考验，外委、额外外委由该管镇将考验，择其材技稍优尚堪造就者准补调台遗缺，勤限练习。其次则降一等补用。再次即行斥革。其庸劣衰老之弁，责成台湾总兵随时革汰。仍由台湾镇将留台各员弁另列一册，于将军、督抚、提督轮届巡台时，呈请复加考核，以杜钻营恋栈之弊。如此则调台之弁，自必共知奋勉，不致如从前之苟为迁就，以待瓜期矣。

一、酌减台募兵数，以防微渐也。台湾兵丁，亦有招募土著入伍，藉资巡缉者。部议章程，不得过十分之一。其缉捕得力、量予甄拔者，亦不得过十分之一。历经遵照在案。臣查台募兵丁，熟习路径，海道缉捕，最为得力，固不可全行裁汰，而以浮动之人使之入伍。习艺多则难乎钤制。原制十分之一，似尚过多。应请嗣后台募兵丁，不得过二十分之一。其缉捕得力、量予甄拔者，亦不得过二十分之一。庶不致拔补渐多，以符定制。

一、考校班兵，以杜顶冒也。查拨戍台湾弁兵，向例厦门、蚶江配渡者，由水陆提督及兴泉永道点验，其从五虎门配渡者，督抚或委副将点验。惟从前但点其兵之是否足额，人之是否壮健，而不考其技艺是否通晓。设有甫经入伍，或顶名冒替之人，亦竟无从觉察。应请嗣后班兵到口，由督抚、水陆提督按名亲加阅看技艺，并令各兵讲解行军纪律，如有技艺生疏、纪律未明者，即驳回另换，察出顶冒情弊，查系该管将领，一并奏请议处。如此则由内地先治其本，再责台湾各营实力训练，庶可一兵得一兵之用矣。

一、选制军器，以收实用也。闽省各营军机，皆归各营自行制造，惟台澎各营购料维艰，由省城委理事同知制办解往，祇以文员罕知用法，每为工匠所欺，总不能如营造之坚利合用。应请嗣后台湾军械，责成水师提督于将备中择其熟谙可靠者，委令监造，由该提督会同兴泉永道亲自拣选试验，就近派员附配渡载班兵哨船带运渡台。如有偷减工料、造不如法情弊，准台镇道一面驳换，一面禀报总督照例参赔，庶偷减之弊除而军械可期坚利矣。

一、清厘屯务，以示体恤而资调遣也。台湾向化熟番，性情驯谨，膂力矫健。自乾隆五十三年设立屯弁屯丁以来，凡遇军兴，无不急公用命。且与闽粤民两无好恶，最为海邦之劲旅，堪补营伍之不及。其屯饷一项，系将清出民占番地及番垦民耕充公田亩，官为征租，按春秋二季，由地方官亲赴番所，按名散放。又将额外未垦荒地拨给耕种，以充粮米。无如番丁不善经理，地既被人侵占，或诱令典卖，饷亦为屯弁吏胥所侵渔。虽于嘉庆十五年、道光三年经前

督臣方维甸、赵慎畛两次清厘，而弊端多未剔除尽净。现在无着及欠缴历年屯饷，共计十万有奇。屯地亦半为豪强所霸占，书役所隐朦。以致番情苦困，屯丁亦不足额。若不亟为查办，于海外岩疆，大有关系。臣已严饬台湾府督饬印委各员，先行清出地亩，追起欠租。再责成南北两路理番同知，将屯丁逐加挑验足额。嗣后春秋两季，由理番同知会同地方官周历各屯，按名散放屯饷，就便考校屯弁屯丁技艺。仍将放过银数，造册详报总督查考，以杜屯弁胥吏勾通侵蚀之弊。如屯租已交在官，设有短缺，散放不时，究明官吏，以侵盗钱粮治罪。如此则番情更形欢悦，未始非震慑凶顽之一端也。

一、整复隘口，以杜勾番滋事也。台湾生番，情虽嗜杀，而其恇怯，若无勾引之人，原不敢出山滋事。向在交界处所，择要设立隘口，搭盖隘寮，派拨屯丁防守；所需屯丁口粮，各按地方情形，或指拨未垦荒地令其自耕自食，或由附近业户按田派给，不涉官吏之手。迨年以来，日渐废弛，遂有一种不法奸民，学习番语，偷越定界，散发改装，谋娶番女，各为「番割」。即如道光六年台北械斗案内，则有番割黄斗奶等；上年凤山粤匪焚抢案内，则有番割杨石老二等勾带生番，乘机抢杀，以致闽人惨遭荼毒。是欲治生番，先治番割。除沿山隘口，臣前已严饬地方文武偕同衿耆，按段履勘，照旧修复，并为清出原拨地亩，应给口粮，责成屯弁选派屯丁，住宿防守，并令汛弁于五日会哨之时，按隘稽查，以杜旷误偷越外，查民番结亲，本属违制，偷越番界，例应满杖，乃该奸民等竟敢创立番割名目，散发改装，擅娶番女，以图渔利，实属形同化外。应请嗣后拿获番割，除实犯死罪外，但经讯有改装散发、擅娶番女情事，即以台湾无籍游民、犷悍不法、犯该徒罪以上例，酌量情节轻重，分别充军。其仅止擅娶番女，并无散发改装情节，比照偷越深山、抽藤钩鹿、伐木采棕例，杖一百，徒三年。至熟番向化既久，一切均与汉人无异，现虽尚无娶民妇者，而民娶番妇实已不少，居处毘连，势难禁止。应请听从民便。务使隘口无从偷越，番割亦自敛迹，而闽粤居民，即可免生番出山焚杀之惨矣。

一、严申硝磺之禁，以杜私煎也。台湾四面环海，地多斥卤，民间房屋皆系筑土为墙，历年既久，气蒸日晒，藉阴气取墙土煎之即成硝。又淡水厅属之金包里、大磺山、东瓜湖、小北投山为产磺之区，而有磺窟、汤窟之分。满地磺花、结成磺土者为磺窟，毒烟蒸腾、汤泉涌出者为汤窟，烟消水涸，亦成磺窟。硝窟之土及汤窟边外之磺花，煎之皆可成磺。从前虽有查禁章程，而台民不知煎硝之法。赴山采磺，亦非易事。故无大害。现闻台民已知墙土可以成硝，且知提滤之法，若不严行查禁，所关实大。查磺窟原定章程，每年春秋二季，责成艋舺县丞会同艋舺汛守备赴山砍伐柴薪，将硝窟烧煨一次。其汤窟则取土填实，亦用火煨，皆成黑土，坚硬如铁，不能煎磺。仍于山下隘口，设兵逻

守，以防偷漏。但地气所锤，此煨被发，生生不息，一年煨烧两次，殊不足以杜绝其源。应责成艋舺县丞会同艋舺汛参将，于春夏秋冬四仲月，每季赴山查烧一次。并令淡水同知于因公下乡之便，随时顺道查看，有窟即烧。仍令台湾镇于巡阅营伍之时，亲诣查看，稽察勤惰，分别奖罚，于年终汇咨案内，取结咨部备查。其山下隘口，逻守官兵，业已周密，惟有督之勤慎，毋庸另议更张。至土墙家家有之，凡知煎硝之法者，人人可以私煎；禁之之法，全在总董、邻佑，此外别无善策。且硝窟虽经随时烧煨，而地大山深，恐有烧煨不尽之处，奸民潜行私煎，亦不可不防。应请嗣后如有台湾奸民私煎硝磺，无论已未兴贩，照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内煎挖窝顿兴贩硝磺例，数在十斤以下杖一百、刺字逐水，十斤以上杖六十、徒一年，每十斤加一等，多至百斤以上、合成火药在十斤以下者，照合成火药卖与盐徒例发近边充军，多至三百斤以上及合成火药至十斤以上者，照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例处斩，妻子缘坐，财产入官。如将硝磺与生番交易货物及偷漏出海者，均以通贼论。总董、牌甲、邻佑、挑夫、船户知而不举，一体连坐，失察各官亦各比照议处。自行拿获，免议。如此厉其禁令以防之，勤于烧煨以绝之，私煎硝磺之弊，或可期其净尽矣。

一、严申铁禁，以防偷漏而杜私造也。台湾不产铁斤，民间所需铁锅，每年由地方官给照赴漳州府采买二万七千口运回分售。其铁打菜刀、农具等项，全台酌定铁店二十七户，由地方官取结具详，藩司给照，就台收买废锅旧铁及台湾道厂造船用剩余铁，在城市开张打造。便民之法本极周密，乃近年以来，铁锅既不按年请买，道厂余铁亦多积存，显有私铁透漏情事。现在内地可放大洋渔船，既议押归正口，稽查较易，管口员弁自亦无从借口。应即责令台湾口员实力稽查，如获有私贩之人，究出偷运出口地方，将内地口员分别是否故纵，照例革职治罪。贩卖接运之犯，从重究治。班兵夹带，加等问拟。台湾口员失察，严参议处。其原有铁店二十七户，多散在乡市，诚恐奸民私造军器，地方官一时照察难周，应令悉移府厅各县城，责成文武官员稽查。如有私进军器情弊，即严拿澈究，照律治罪，不准在乡市暨沿山沿海地方，私开一铺，私设一厂，亦永远不许增添，倘有影射私开，及肩挑小炉沿乡打造者，亦照私贩例计铁科罪。如铁数不及百斤者，照律杖一百、酌加枷号两个月、刺字逐水。以上有犯，房屋、货物、器具，一概入官。如此严立科条之禁既申，而军器亦可杜私造矣。

以上二十条，是否可采，伏候钦定。此外尚有应行申明旧章，如修缴军械、约束小夫、查逐闲散幕丁、严禁役使兵丁、摊扣粮饷等事，臣业已严饬台湾镇道督令地方文武实力查办。惟台湾孤悬海外，其大要尤在镇道之协力控制，守令将备之和衷共济，徒法不行，得人斯治。臣惟有随时随事严加督责，务

期率土义安，海疆永靖，以仰副圣主告诫谆谆之至意。臣谨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奏，十二月二十三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

大学士曹振鏞等议奏前案折（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

臣曹振鏞等跪奏，为遵旨会同议奏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程祖洛奏台湾善后事宜一折，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谨会同各该部，悉心核议，为我皇上陈之：

一、原奏内称禁偷渡以杜盗源等语：臣等查内地自福宁以迄漳州，无处不可偷渡。泉州府属之崇武等处，鱼船皆可渡台，偷渡尤易。并有潜身海滨，俟正口商船、载兵哨船验放出口，即用小船载登附搭；到台后，沿海之浅水浮埔，无处不可登岸。逃逸凶盗、违禁货物，胥由此脱漏。台湾遂成藏垢纳污之所。该处人情本极浮动，而又有此等桀黠好事者趋之若鹜，无怪乎屡有不靖之案也。此等偷渡匪徒，无客头船户为之引领揽载，重洋岂能飞越？客头船户若不勾通澳甲汛兵，断难作奸。其口员徇情私给照票，更所不免。应如所请，嗣后渡台民人，照例由地方官给发照票，至正口验放配渡，赴台湾投缴原照，仍责成给发之州、县，验放验收之台内管口厅员，按月造册通报。如查无照票，或人照不符，及所执系口员私票，即将本人照例治罪，仍严究客头船户、澳甲汛兵姓名，指拏究办。如不将客头人等据实供指，即将本人坐以客头等应得之罪。商船、哨船夹带，坐船户及管驾弁目以客头之罪。至各处偏僻港澳及泉州府属之崇武等处，责令文武印官督率分汛官弁，逐段清查。凡有鱼船之可放大洋者，一概押归正口，以便稽察，不得停泊私澳。其梁头短窄、不能远涉者，仍听其便。并令台湾水陆汛弁，在于浅水浮埔、支河决港，互相稽察，见有船只，亦即押赴正口。如遇涉水登岸之人，将人船一并拏交地方官汛办。仍严飭分汛官弁，不得藉此需索扰累，别滋事端。如内地口员疏于防范，照例参处。私给照票者，照知情卖放例革职治罪。台湾口员例无失察内地民人偷渡处分，惟既有偷渡之人，难保无脱漏米粮情事，应如所请，比照内地口员例一体参处。

一、原奏内称行清庄以防盗数等语：臣等伏查台湾清庄章程，与保甲略同，而更寓团练之意。惟形势袤长，村居星散，言语歧■（口离），地方官赴乡查办，不能不藉书役为行路通事。该书役等惮于繁远，或竟得规包庇，不免指东画西。查台湾各营千总以下等官之分防汛地，有一百五十员，较之文武职，汛官多至十倍，籍隶闽省，土音是操，所辖地面，亦甚有限，不难亲历清查，慎选总董，编联保甲。应如所奏，嗣后每年秋收后，由台湾镇、道遴委干员编查一次，如遇原册无名之人，或去来人数与所报不符者，即稟交地方官严讯

究办。委员、汛弁编查不力，由台湾镇、道查明详参。倘实心经理，计功奖赏。

一、原奏内称严连坐以杜包庇等语：臣等查台湾总董、庄耆、牌头、甲长人等未必尽贤而有力。前年逆匪粤棍，俱系各庄无赖，并非一乡一里之人。各庄总董人等，果能约一家有犯、十家连坐，自必各顾身家，何至纵令滋蔓？应如所奏，清庄之后，如有来历不明、为匪犯法之人，该总董、庄耆、保甲、邻佑并不随时拏解、发觉到官，一并连坐。文武汛弁亦不得无故恐吓平民，致滋事端。

一、原奏内称禁搬徙以免窥伺等语：臣等伏查台湾人情浮动，而又屡遭不靖，悉属惊弓之鸟。奸徒凭空造谣，或称闽粤分类，匪徒竖旗，闻者纷纷迁避。闽粤既各怀疑惧，棍徒即乘机构煽，此实致乱之由化。前年逆匪窥伺笨港镇，该处总理林西泰等联约各庄，不准妄动，三战三捷，嘉义境内，惟该处最为完善。应如所奏，嗣后如有闻谣迁徙之事，先将该总理枷号示众，再严拏造谣之人，照例治罪，庶几人无衅焉，妖不自作矣。

一、原奏内称实力化导以挽颓风等语：臣等伏查台湾之俗，嗜利尚气，而鲜仁让之风。百数十年以来，教养涵濡，读书明理者固不乏人，而乡曲愚民不知择师，故讼师奸棍即藉训蒙以为构煽。此次逆匪案内之假军师等，大半皆蒙师也。应如所奏嗣后责令台湾镇、道、府、厅、县及驻防乡镇之县丞、巡检等官，每逢朔望，传集衿耆，敬谨宣讲圣谕广训，讲明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身心性命之理，使知孝、弟、忠、信，即可以造予圣贤。并责成各学教官，于农隙时周历稽查训蒙之人，是否皆堪为后生矜式，明示奖罚。如有奸匪混迹及荒谬怪僻之徒，即送县究办。道、府、厅、县教官，每遇听讼课士，或因公下乡，与民接见，随时训导，务令正学明而人心定，俾愚夫、愚妇皆知为善之乐，则风俗自化矣。

一、原奏内称修建城墙、竹围、炮台、增设月城、兵房、以资捍卫等语：臣等伏查府城为全台根本重地，西门外地方与鹿耳门、安平镇互相犄角，实郡城之咽喉，亦米粮财货积聚之所。从前因其滨临内海，有险可恃，故未包罗入城。道光三年以后，内海之滨，沙日淤垫，北自嘉义之曾文溪，南至郡城小北门外四十余里，东自洲仔尾海岸，西至鹿耳门内十五、六里，俱已涨成陆埔。由此路长驱直至埔尾，撩衣而涉，即属西门外地，无险可守。前年逆匪滋事，人心惊惶，或迁移入城，或争舟欲渡。幸道府绅士调度倡率，首固藩篱。经该督相度形势，该城环绕东、南、北三面，而弦其西，形如半月。应如所奏，于城之西北以讷西南扩一外城，将西门外市集、民居，悉行围绕在内，择要建造炮台，并于各城门添筑月城，城上各垛增盖兵房。其沿海沙多土少，并有

地势低洼处所，应先审定地势，开挖濠沟，并修浚旧有水关，取土以实低洼之处。濠沟以内，栽种薊竹为城，分段建造炮台，并徐议添建月城、兵房。其嘉义县城坍塌四十余处，俱应修理完固，再于城之四围建炮台四座，各城门增筑月城。所有该举人郑朝兰等呈请民捐民办、并酌留捐项发商生息、按年修理之处，均应如所奏办理。仍俟事竣查明捐银数目、出力等差，分别奏请奖励。

一、原奏内称划匀台湾、嘉义二县疆界，以资维制等语：臣等伏查全台形势，南北袤长，嘉义县实居西面适中之地，其辖境南至台湾县交界之新港溪八十里，北至彰化县交界之虎尾溪五十里，海外道里荒远，里以倍计，实在南北袤长共二百四、五十里。加以港■〈义〉纷岐，风雨悠忽，行路之人，往往断绝。其东西各五十里，而自极西海埔至极东番界，非三日程不能到，地广人稠，风气最悍，政务极繁。即迤南边界居民，赴郡则可朝去暮回，赴县必得两日始到，常苦不便。其台湾县辖境，南去凤山交界之二赞行溪二十里，北至嘉义交界之新港溪二十里，亦以倍计，南北不过八十里，东西广六十八里，仅及嘉义三分之一，并有镇、道、府、厅札驻同城，治理易于嘉义。应如所请，将嘉义县新港溪迤北至海里溪止，计地二十余里，西极海滨，东极番界，划归台湾县管辖。综计台湾县管辖地方，仍止及嘉义之半。在台湾不患照料难周，在嘉义少此二十余里，治理较易，不至鞭长莫及矣。所有户口、钱粮、邮驿一切应行改拨之处，应俟该督妥议、分别题咨、造册核办。

一、原奏内称酌议裁改汛防、以资巡查弹压等语：臣等伏查嘉庆十五年，前督臣方维甸议定裁移归并，奏准遵办。迄今又阅二十余年，自当因时制宜，酌量裁改。现据程祖洛督饬该镇周历履勘，应如所奏，鹿耳门内海涨出埔地，应于老岸与新埔接壤之萧垄地方，扼要添设汛防。查萧垄本系城守营右军管辖，应即在该岸所属各汛内均匀抽拨。请于原防加溜湾汛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兵四十一名内，裁拨外委一员、兵六名，并于大武垄汛兵七十七名以内裁拨十七名，旧社汛兵四十四名内裁拨四名，共兵二十七名，以二十名同外委一员驻扎萧垄为萧垄汛，以七名驻扎距萧垄五里之西港仔，归萧垄外委管辖。又茅港尾为往来孔道，居民稠密，原设仅止塘兵五名。请于原防旧社汛外委一员、额外一员内裁拨外委一员，并在城守营右军存城兵一百七十二名内裁拨兵二十名，连原设塘兵五名，共兵二十五名、外委一员驻扎茅港尾为茅港尾汛。又北路中营所属之大墩地方，向为闽粤杂处之所，有猫雾揀汛，千总带兵驻防。迩来粤籍居民，迁往他处，惟葫芦墩汛转成闽粤交错之区，原设弁兵不敷弹压。请将猫雾揀汛千总一员、兵八十五名移驻葫芦墩，而将葫芦墩汛外委一员、兵四十名移驻大墩，改为大墩汛。又北路右营所属之大甲塘，原设塘兵三十名，嗣于离大甲塘二里之大甲汛移驻守备及兵二百名，大甲塘兵仍其旧，而离大

甲汛三十五里闽粤杂处之吞霄地方仅止塘兵十名，形势不甚匀称。请在附近大甲汛之大安口汛原设把总一员、外委一员内裁拨外委一员，并裁拨大甲塘兵二十名，连原设吞霄塘兵十名，共兵三十名、外委一员，驻扎吞霄为吞霄汛。又南路下溪水营所属之阿猴地方为闽粤交关之市，仅有下淡水县丞一员，并无武弁。请将该营随防把总一员，并于存营兵二百六十九名内裁拨兵六十九名，移驻阿猴为阿猴汛。又阿里港为商贾云集之所，原设外委一员、兵六十名，职卑力薄。请于南路营存城把总二员内裁拨一员，并于南路营石井汛原设兵一百六十名内裁拨二十名，改归下淡水营管辖，与原驻阿里港兵六十名，共兵八十名、把总一员，驻扎阿里港。其原设阿里港外委一员，裁归下淡水营随防。又离山猪毛及阿猴、阿里港各十里三九块厝，为闽粤交界处，向无汛塘。请于下淡水营随防额外二员内裁拨一员，再于东港汛兵四十五名内裁拨十五名，又于新园汛兵一百十五名内裁拨五名，共兵二十名、额外一员，驻扎九块厝，归阿里港汛管辖。又距山猪毛二十五里、新园汛十五里之潮州庄，生聚日繁，而无汛防。查下淡水营所辖有枋寮汛，离南路营守备驻扎之水底寮仅止四里。应将枋寮汛改归南路营守备管辖，即令该守备于随防兵一百五十名内裁拨兵二十名，驻防巡查。其下淡水营原设枋寮汛外委一员、兵三十名，移驻潮州庄。该处本系新园汛所辖，应再在新园汛拨兵十名，共兵四十名、外委一员，为潮州庄汛。如此裁移，于各汛相去道里适匀，无事则刁斗相闻，有事则鼓桴相应，行见众志成城。其移驻各员弁关防条记，有应行改铸之处，应由该督照例拟定字样、造具印模清册，送部核办。移建衙署、兵房等项，应令该督撙节估计、分别题咨、次第造册核办。

一、原奏内称修筑土堡、署衙、兵房、以资戍守等语：臣等伏查台湾各营汛塘，其孤悬旷野者，既无犄角之形，其错居廛市者，又成骄惰之习。此外坍为平地者，亟须整□，以壮军容。该督请将全台汛署、兵房，通行查明，分别修建，仍于地方扼要汛地，添筑土堡，将衙署、兵房围绕在内。应如所奏办理。即间有匪徒，亦不敢先抢汛塘军械，以藉寇兵，将弁等亦不至诱为无险可守，委□去之矣。

一、原奏内称练习技艺、以臻熟谙、藉资收束等语：臣等伏查台营废弛已久，应如该督所奏，责成各营千总等弁，就所辖兵丁，各按所习技艺，如弓箭每日撒箭二十五枝，鸟枪或连环或五子各演五回，牌械、长矛、杂技一体演习，再行按期分日轮操，讲明行军纪律。其看守城垣、仓库等兵，五日一班，轮流换回演习，不准旷误。务令弓力劲而有准，放枪捷而多中。杂技跳舞便捷者，拔为教习，每半月由专营将领视考一次，造册送该领抽考验。教习中能教十人以上者赏，能教百人以上者拔用，庸劣老弱斥革。日省月试，信赏必罚，咸

成劲旅矣。

一、原奏内称按期会哨、以资巡缉、藉习营苦等语：臣等伏查台湾闽粤杂处，最易藏奸，道路又极崎岖，缉捕非易。各汛弁兵于路径之险易，民情之淳澆，全未究心，缓急岂复可恃？应如该督所奏，责成各汛弁，于两汛交界处，无分风雨寒暑，五日一期，两汛弁兵会哨一次。将由何处至、何处回，按期报明该镇，不准占宿民房，骚扰民间一草一木，违者严办。既可熟习路径，亦可练有军旅，匪徒当知敛迹矣。

一、原奏内称驻汛弁兵、不准任意更调、以专责成等语：臣等伏查台湾各营千总以下各弁，皆由内地调往，与该营兵丁本非熟习。因台湾操演疏懈，兵丁既任出营，汛弁非规避处分，则揣量肥瘠，营求更调，甚至汛弁不识头目，更无论兵卒。此而望其士识将心、将作士气，岂可得乎？嗣后调台汛弁，应照调定汛地驻扎训练，不得任意更换。倘实在人地未宜，必须调防，该镇详报该督，俟批准方准调防；违者照移驻例参处。应照该督所请行。

一、原奏内称酌更营弁调补内地章程、以收成效等语：臣等伏查台湾千总、把总、外委、额外外委四项，三年期满，调回内地，本属旧制。道光四年，前督臣赵慎畛以官非久任，管辖不常，兵丁任意滋事，转为台地之害，奏请毋庸调回，留于台地分别升降等因。嗣于道光八年，前督臣孙尔准以戍台班兵，一经挑拔，额外外委必须由外委，把总由守备，方得升转内地，遇有缺出，愿挑者少，竟视拔擢为长途，奏请仍复旧制，三年期满，分别考核，与内地之实缺人员对调。均经兵部覆准在案。今该督以台湾千总等弁更调太频，营官无久任，管兵无常官。驻台营弁，首贵熟习风土，甫经熟习，又须调回，生手屡更，殊非所宜。请嗣后调台各弁，实在训练有方、缉捕勤能者，于三年期满时，准镇、道稟请留台。其才技并不出众，尚能循分供职各弁，循例三年调回。千总、把总由总督考验，外委、额外外委由镇将考验，择其才技稍次、尚堪造就者，准补遗缺，勒限练习。其次降等补用。再次斥革。并责成台湾镇总兵随时甄汰。仍由该镇将留台各弁另立一册，于将军、督抚、提督轮届巡台时，覆加察核。该督系为慎重海疆，因时制宜起见，于两次奏改章程内，酌量变通，分别留台调回，庶精练者可以藉资熟手，而平庸者亦不致滥厕戎行。应如所奏办理。其各弁升补班次，该督请将期满千总先行咨部注册，遇有台湾守备缺出，论俸请升，于准升后调赴省城，由总督考验给咨赴部。倘有技艺疏庸者，即行降革，并将滥保之镇、道议处。把总以下各弁，亦咨部注册，就台湾分别拔擢。如台湾守备缺出，并无俸满留台之千总，及千总以下缺出，无论年满留台与操防勤慎之把总等弁，仍由内地调补。如留台年满把总，台湾并无千总缺出，遇有内地轮值旧制应升台满把总之缺，亦准拔补等语，系复道光四年奏

改章程之旧，亦应如所请行。惟千总一项，该督仍应查取历年历俸年限，分别出兵者三年、未出兵者六年，保题请补，送部引见。至所称留台千总历俸已满，台湾并无守备缺出，内地又无应升之班，未免向隅，请归于应升班内，遇有内地轮用应升守备缺出，俟用内地应升之人后，轮应现任人员缺次，准将留台俸满千总拣补一人。无论水师、陆路，一律办理等语。查道光四年章程内，台湾千总历俸已满，台湾并无守备缺出，遇内地有守备缺而候题候推各班无人，方准以台湾任满千总升补。今留台人数较前量减，升补之途较前稍宽，自应循照道光四年章程办理。且该督既因台地需人久任，又复令其插班升用内地，不独与轮班次序致多窒碍，抑且与旧定章程又属两岐。所有该督请将台湾水师、陆路千总一律插升内地守备之处，应毋庸议。

一、原奏称酌减台募兵数以防微渐等语：臣等伏查台湾兵丁，亦有招募土著入伍，藉资巡缉者。部议章程，不得过十分之一，其缉捕得力量予甄拔者，亦不得过十分之一。诚以台湾人情浮动，本系桀黠好事，而又假之以凶器，习之以战斗，多则不可伏制。然而台募兵丁，熟习路径，海道缉捕，最为得力。该督请嗣后台募兵丁，不得过二十分之一；其缉捕得力量予甄拔者，亦不得过二十分之一。应如所奏办理。

一、原奏内称考较班兵以杜顶冒等语：臣等伏查拨戍台湾弁兵，向例从厦门、蚶江配渡者，由水陆提督及兴泉永道点验；其从五虎门配往者，由督抚或委副将点验。惟点其兵之是否足额，人之是否壮健，而不考其技艺之是否精熟，纪律之是否通晓。设甫经入伍，或顶名冒替，亦竟难从觉察。该督请嗣后班兵到口，由督抚、水陆提督按名亲加阅看技艺，并令各兵讲明行军纪律，如有技艺生疏、纪律未明，即驳回另换；察出顶冒情弊，查系该营派拨者，将原派员弁斥革，如半途更换，将带领员弁究革，该管将领一并议处。如此则内地先治其本，再责台湾各营实力训练，庶一兵得一兵之用。应如所奏办理。

一、原奏内称选制军器、以收实用等语：臣等伏查闽省各营军械，皆系各营制造。惟台澎各营，由省城委理事同知制办。文员每为工匠所欺，不如营造之坚利合用。应如该督所奏，嗣后台湾军械，责成水师提督于弁中择其熟谙可靠者，委令监造，由该提督会同兴泉永道亲自拣选试验，就近派员附配渡载班兵哨船带运渡台。如有偷减工料、造不如法，准台湾道驳换，并禀报总督、巡抚参赔。

一、原奏内称清厘屯务、以示体制、而资调遣等语：臣伏查台湾向化熟番，赋性驯谨，膂力矫健。自乾隆五十三年设立屯弁屯丁，凡遇军兴，无不急公公用命。且与闽粤居民，两无好恶，最为海邦劲旅。其屯饷一项，系将清出民占番地及番垦民耕与充公田亩，官为征租，按春秋二季，地方官亲赴屯所按名散

放。又将界外未垦荒地，拨给耕种，以宽粮米。嗣因番丁不善经理，或被侵种，或诱令典卖，饷亦为屯兵吏胥所侵渔。虽经方维甸、赵慎畛两次清厘，总未净尽。现在无着及欠缴历年屯饷，共计十万有奇。屯地亦多侵占隐朦。番情困苦，屯丁亦不足额。自应及早查办。程祖洛已饬该府先行清出地亩，追出租欠，并责成南北两路理番同知会同地方官周历各屯，按名散放屯饷，就便考核屯弁屯兵技艺。着仍将放过银数造册详报总督，以杜屯弁胥吏勾结侵蚀之弊。如屯租已交在官，设有短缺，散放不时，察明官吏，以侵盗钱粮治罪。

一、原奏内称整复隘口、以杜勾番滋事等语：臣等伏查台湾生番，原不敢出山滋事，向在交界处择要设立隘口，派拨屯兵口粮，或指拨未垦荒地令其自耕，或由附近业户接田派支。近年有不法奸民学习番语，偷越定界，散发改装，谋娶番女，名为「番割」。道光六年，有番割黄斗乃等，此次有番割杨石老二等勾串生番抢杀。是番割最为可恶。业经程祖洛严饬地方文武督同绅耆，按段履勘修复，并清出原拨地亩应给口粮，责令屯兵选拔壮丁住宿防守。并令汛弁于五日会哨之时，按隘稽查，以杜偷越。应如所奏，嗣后拿获番割，除实犯死罪外，但验讯有散发改装、擅娶番女情事，即照台湾无籍游民、犷悍不法、犯该徒罪以上例，酌量情节轻重，分别充军。其仅止擅娶番女，并无散发改装情事，比照偷越深山、抽藤钩鹿、伐木采棕例杖一百、徒三年。熟番向化，久与汉人无异，娶熟番之妇，仍听其便。应请饬交刑部纂入条例。

一、原奏内称严硝磺之禁、以杜私煎等语：臣等伏查台湾环海，地多斥卤，民间筑土为墙，气蒸日晒，取墙土煎之，即可成硝。又淡水厅属之金包里、大黄山、东瓜湖、小北投山为产磺之区，向有磺窟汤窟之分。满地黄花、结成磺土者为磺窟，毒烟蒸腾、汤泉涌出者为汤窟；汤窟烟消水涸，亦成磺窟。取磺窟之土及汤窟边外之黄花煎之，皆可成磺。现在业民已知墙土可以成硝，自应严禁。旧定章程，一年毁烧二次，不足以杜绝其源。应照所奏，责成艋舺县丞会同艋舺营参将于春夏秋冬四仲月，每季赴山查烧一次。并令淡水厅同知于因公下乡，顺道查勘，有窟即烧。仍令该镇于阅伍之便，亲诣查勘，分别奖罚，年终取结咨部。至土墙人人可以私煎，应照该督所奏，嗣后如有台湾奸民私煎硝磺，无论已未兴贩，照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内煎挖窝顿兴贩硝磺例，数在十斤以下杖一百，刺字逐水，十斤以上杖六十、徒一年半，每十斤加一等，多至百斤以上及合成火药在十斤以下者，照合成火药卖与盐徒例发近边充军，多至三百斤以上及合成火药及十斤以上者，照私铸红衣等大小炮位例拟斩，妻子缘坐，财产入官。如将硝磺与生番交易货物及偷漏出海者，均以通贼论，总董、牌甲、邻佑、挑夫、船户知情不举者连坐，失察各官，比照议处；自行拿获者免议。并请饬交刑部纂入条例。

一、原奏内称严申铁禁、以防透漏而杜私造等语：臣等伏查台湾铁斤铁锅，每年给照赴漳州采买二万七千口，其铁丁菜刀农具，全台酌定铁店二十七户，由地方官取结具详，藩司给照，就台收买废锅旧铁，及台湾道厂造船用剩余铁，在城市打造。近年铁锅既不按年请买，道厂余铁亦多积存，显有私铁透漏情事。应如所奏，责令台湾口员实力稽查，获有私贩，究出偷运出口地方，将内地口员分别是否故纵，革职治罪。贩卖接运之犯，从重究治。班兵夹带，加等问拟。台湾口员失察，严参议处。其原有铁店二十七户，应令悉移府厅各县城，责成文武官员稽查，严拿私造军器，照律治罪，不准在乡市及沿海沿山地方私开一铺，私设一厂。其影射私开、及肩挑小炉沿乡打造者，亦照私贩例，计铁科罪。如铁数不及百斤者，照律杖一百、加枷号两个月，刺字逐水；以上有犯，房屋、船只、货物、器具概行入官。

以上二十条，臣等谨会同各该部公同商酌，意见相同。总之，台湾为全闽门户，营伍废弛则士卒弱，将帅素尸则盗贼恣。况继凋敝之余，培养维艰。消器陵之习，教化宜急。总在官斯土者，以训俗型方为己任，以久安长治为要图。将见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合正德，利用厚生，成三世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工部为台湾张丙滋事案内被戕护副将事游击周承恩等请恤咨文

工部咨：屯田司案呈，准礼部咨称：本部汇题被戕护副将事游击周承恩等请赐恤一疏，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题知照工部等因。当查各员籍贯未据声明，片查兵部去后，今于三月初五日查明片覆前来。查礼部原题内称：福建台匪滋事，被戕护副将事游击周承恩照例给与全葬银三百两，守备张荣森照例给与全葬银二百两，又阵亡福建署都司守备蔡长青照例给与全葬银二百两，又阵亡福建守备余国章、李高然照例给与全葬银各一百两，又阵亡福建千总林连高、杨希盛、署千总事把总纪光筹均照例给与全葬银各一百两，又阵亡福建把总郑长泰、陈国勇、林光星、李如洽、聂云登、陈康春、张必恩、署把总事外委刘日高、外委曾聚宝、冯兆庆、易锦章、李朝宗、范泽源、许青樱、刘高崇、王家照、陈相坤、唐国贤、郭建邦、许国宝、朱承恩、林登超、蔡大贵、又受伤限内亡故把总朱国珍、又阵亡额外外委陈捷凤、江鸿、段连元、林荣高、高清河、邵清标、陈腾辉、朱万年、又义首武生许亮邦、义民首领洪启荣、被戕廩生古嘉会均照例给与全葬银各一百两，又福建立功后病故把总张金进、陈志贵均给与减半葬银各五十两等语，相应行文福建巡抚查照礼部题给银数给发各该故员家属承领，仍将领到银数日期及承领人姓名报部查核可也等因（道光十四年六月初六日，福建巡抚部院魏准工部咨）。

兵部为台湾张丙滋事案内阵亡兵丁给予恤典题本

兵部谨题：议得闽浙总督程祖洛咨称：『道光十二年冬间，台湾逆匪张丙等纠众滋事案内阵亡兵丁，先经附折声明：其间有无着兵丁，未据跟查确实，其因公差遣在途遇害与渡海过溪遭风淹毙及病故兵丁，曾否立有功绩，亦未分晰声叙，阵亡义勇、书役、跟丁，造册更多参差；督饬确切查明，同受伤弁兵分晰造册咨部照例办理在案。兹据台湾镇、道造具打仗阵伤亡故及被匪戕害并在洋遭风淹毙无着各兵丁、义勇、屯番、书役同受伤官弁兵丁确数册结，请照例恤赏，以邀渥泽而慰忠魂，相应咨达』等因，移咨到部。

查道光九年间回疆张逆滋事，内地商民随同官兵防守捐躯殉节，经前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札奏请照乡勇阵亡议恤例赏给十分之一，奉旨准行，臣部遵照办理在案。阵亡、伤亡、淹毙、被戕、无着、病故、受伤各兵丁应行恤赏，本部照例核议另行具题外，应请将册开打仗被贼戕害民壮苏传、郑智、张定、陈知、张明、杨时、李付、徐德、黄溪、吴珍、林任、徐能，书办许荣、张元春、陈玉芝、廖有章，差役吴寿、林锦、陈全、周就、周宽、李吉、曾振、郑吉、蔡全、林升、杨和、蔡从、吕元、李照、陈滔、张元、卢益、薛取、郑胡、杨金、江瑞、苏轩、孙江、王笑、郑讲、吴超、程升、纪春、杨元、傅德、蔡福、谢富、黄春、吴春、郑秀、陈雄、蔡奇力、叶升、涂文、林郎、蔡桶、沈祖、吕英、杨粟，及弓役曾期等六十一名，或系跟随府县本官在途被戕，或系奉差赍送公文、遣探贼踪、遇贼被害，均照民壮因公差委、遇贼戕害、照阵亡步兵减半议恤例，各给恤银二十五两。被贼戕害挑夫姚福一名，系随军在途被难，应照随征兵丁因放马割草、在途殒命、照阵亡步兵例减半之半，给银十二两五钱。又跟丁方茶、林秀、王升、林起、程泰、庄元、蔡秀七名，系台湾府知府、嘉义县知县、彰化县县丞、佳里兴巡检等家丁，各跟随伊主遇贼被戕，应均照官兵随带奴仆阵亡照步兵例减半之半，各给银十二两五钱。至此次逆匪张丙滋事，该处义民罗本立等一百十二名，或与贼打仗阵亡，或系因贼匪抢庄拒敌及堵御被害，该义民等抗志捐躯，深明大义，未便泯其志节，臣等核与从前喀什噶尔等处被难商民、该大臣奏请酌照乡勇例十分之一赐恤，奏旨恩准之案相符，自应查照成案办理；应将义民罗本立、吴世龙、吴添全、许和尚、林鱼、吴瑞基、吴添成、李标生、吴老、许秉爵、吴新兴、吴长生、王江生、许水菊、张渊贵、罗创、蔡文、吴肇其、林慎言、许会、许助、蔡本、吴丽水、林樱老、潘仔尾、林文杰、吴生老、林光镇、许求、黄有、罗柳、罗策、罗武、罗三、罗桂、罗英、罗柰、罗流、罗玉、罗显、余邦、林柔、赖在、吴开、方第三、何扬、萧水、郑方、张阿富、林茂成、曹坤生、杨在、赖添盛、蔡顺、刘元朋、萧齐、郭四、林盾、汤玉、陈佐、袁豹、刘皆、尤晚、郑庇、林使、陈康能、李吁皆、周藤、余芑、白禄、周经、萧海、林来、戴西巾、梁三

、汤岳、陈水、陈怀、庄冬、贾东烟、戴法、王阳、郑万、陈甫、吴受、李凤、龚义、龚揖、林平、尤得、水加垄、张顺、张受、林万、宋益、李茂贤、连荣、向能、刘向、黄玉、吕纪、尤荐、刘尾、商生、高江、萧循、张桧、张九、林水、陈添、刘回、林必一百十二名，均照乡勇阵亡恤银五十两例十分之一，每名各给银五两。应令该督照数给发，造报户部核销。至被戕民壮应给之银，如无妻子亲属承受者，给银二两，该督抚委官致祭。恭候命下遵奉施行等因。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二日题，本月十四日奉旨：依议，钦此（道光十六年七月初九日兼署总督部堂魏准兵部咨）。

台湾总兵达洪阿等奏搜捕逆匪折（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二本）

福建台湾镇总兵官臣达洪阿、按察使衔福建台湾道臣姚莹跪奏，为督率将弁入山搜捕余匪多名、扫清巢穴，撤退大兵，仍驻拿逸犯、弹压地方、仰祈圣鉴事。窃台湾中路匪徒胡布聚众滋事，抢汛戕兵，臣等当经带兵剿捕，匪党逃散，立获首从逆犯，在地正法，地方业已安靖，复拟入内搜捕大概情形，禀报督抚具奏在案。连日督同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严饬台湾、嘉义等县营及委员四路口口在逃匪犯，一面提讯犯供，并购觅熟悉内山情形之土人，查明路径。缘店仔口地方，在嘉义县境东南，去二十余里，即系内山。南自关仔岭，北逾槎仔寮、十八重溪至内加枝番社，盘曲绕行，自二、三十里至六、七十里不等，皆山溪至内，深林密箐，绝少居民；栋仔顶、□□门及廊亭尖等处，尤为险峻。山后即通生番地界，匪徒潜往，搭盖草寮于其中，以栋仔顶为巢穴，恃其险阻，人迹罕到。臣等前经接奉督臣锺祥札行，以台湾内山藏匿奸匪为虑。今询悉此等情形，臣达洪阿、臣姚莹往返函商，若非亲督重兵，深入扫除，恐有不实不尽。臣达洪阿因其山形陡峭，怪石巉岩，特令兵匠制造木棍短兵，上加直刃曲钩，拄之可以登陟，钩之可以攀援，亦且便于击刺。查明入山须分三路，随派台湾左营游击洪志高等由店仔口南路进捕，北路右营游击保芝琳等由店仔口东路进捕，臣达洪阿亲督署右营游击都司吕大升等由店仔口北路进三层跻等处捣其巢穴，调署右军守备千总练金声等在山后大埔竹坑、瓮仔坑一带堵其窜入生番之路，酌留兵五百名随同署安平水师游击江奕喜等驻守店仔口大营。臣姚莹及熊一本饬委粮台委员庞裕晁随进山内，于中路地方分驻，多备人夫，运送一切应用之物。臣达洪阿督同洪志高、保芝琳等，十二月十八日黎明，三路齐发。臣达洪阿口众兵施放枪炮，奋力齐登，打死匪众四十余人，其余坠崖死者，约计三十余人，生擒股首郑七（即游七）及郑番等十一名。又在廊亭尖等处草寮内搜获旧蜈蚣旗一杆，小令旗八捍，伪木印一个，上刻「山东大王游」字样。臣达洪阿以该犯等所刻木印既有山东大王伪号，自系案内渠魁，随向诘问。据郑七供，该犯本系游姓，过继郑姓为嗣，十二年逆犯张丙等滋

事，该犯曾充旗脚，本年又想滋事，刻就伪木印以为纠约伙党凭信。臣达洪阿诚恐另有渠魁，须俟各处查拿众犯，再行质讯，追究确情核办。随将草寮烧毁。臣达洪阿、臣姚莹连日督饬台湾府熊一本、嘉义县范学恒、候补县丞吴湛恩、嘉义营参将珊琳、守备曾玉明、督臣委员候补知县傅锡璋等，拿获股首罗蛇并匪犯罗瓮等二十余名。又台湾县裕禄等拿获股首王云、伪先锋杨还、匪伙陈铨等十二名，护中营游击陈连斌拿获股首陈水盛一名，安平水师副将张朝发饬弁拿获匪犯胡赐一名，在籍提督王得禄亦获匪犯周送、黄和尚二名。又据匪伙吴心妇仔等三犯闻拿赴营投首，连前已正法之首逆胡布等犯十二名，共获匪犯六十四名，炮轰及跌毙者约计七十余名，搜取大旗一杆、小旗八杆、木刻伪印一个，起获营汛鸟枪、牌刀等二十三件，焚毁贼巢三处，内山巢穴，业已扫清。其余未获匪犯无多。臣达洪阿酌留弁兵、义首人等在于内山要隘处所防守，备搜拿遍查山东大王是否游七。随于二十八日出山，回至店仔口大营，将中左右三营、安平水师营兵丁九百名，同屯丁三百名，先行撤退，以节糜费。臣达洪阿仍督同保芝琳、吕大升等及自练精兵六百名暂驻大营，以资弹压。俟来年正月间察看情形，再行回郡。除将获匪、督饬文员提讯、按律勘办、再行具奏外，所有达洪阿入山搜捕逆匪，扫清巢穴，业已出山，酌撤兵弁，及会同臣姚莹督饬各路县营获犯情形，理合恭折具奏，仰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十九年五月初八日，内阁奉上谕：达洪阿等奏搜捕逆匪酌撤弁兵一折，前据锺祥等奏台湾匪徒胡布聚众滋事，抢汛戕兵，经达洪阿等带兵捕获首从各犯，申明正法，当有旨令该督即责成该镇督兵搜捕内山余匪，以净根株。兹据该镇等奏称，督率弁兵，分路进剿，续获匪犯多名，内山巢穴，业已扫清，办理尚属迅速。达洪阿、姚莹均着加恩交部从优议叙。其随同剿捕各员弁，着锺祥择其尤为出力者，酌量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滥。钦此。

台湾镇道会稟剿办台匪洪协等情形由

敬稟者：窃台地无业游民，性情剽悍，每与各路匪徒，暗中勾结，无事不为，人少则为盗贼，人多则谋不轨，终岁皆然，秋冬尤甚。本职于本年闰七月到任后，访闻着匪多名，会商职道檄饬文武查拿。旋于八、九月间，报获淡水、台湾、嘉义三厅县盗犯五十余名，审办具奏在案。嗣闻嘉义巨匪洪协、杨英谋为不法，复经密饬侦捕。随据本职差缉之召募台协中营战兵张定邦拿获杨英，解交嘉义县，讯认商同洪协、卓轮等谋逆属实。因先被兵役格伤深重，尚未解郡。突于十月十一日，据台湾营县报称，是日天将明时，有贼匪多人在县境木栅地方杀毙塘兵二名，不胜骇异。本职即于是日挑选兵丁一千名，派署左营游击都司李思升、守备郭得元、署守备曾元福、千总项国柱、署千总曾宗铨、利瓦伊定、张捷高、把总屠守忠、郑大雄、姚振泰、林国凤、署水师守备王国

忠、把总龚正勋、署把总翁梦蛟、并各营外委等分别管带，又派五品义首叶占春带领乡勇一百名随营听调。职道因道库备贮无多，提银一万八千两发台湾府知府同卜年领办军需，余由该府筹款垫发。随派卸澎湖通判事云霄同知玉庚勤办军务、稽查粮饷，代理台湾县事拣发知县王德润随营策应、支发军需，斗六门县丞姚锺瑞、捐纳县丞姚鸿专办粮台。是时风谣四起，民心惶惑，郡城最关紧要；本职复委安平协副将邱镇功、城守营参将应升副将德谦、署中营游击都司陈连斌派兵防守八门城上。职道督同府厅县雇募壮勇，防守八门城下。郡城绅士、商民，亦各捐资雇勇帮护城池。委令署府经历屠本、县丞冯鸣鹤、吴湛恩、巡检周瑞堂、沈汝开、张绍裘、典史杨成林等轮流巡察。复委报捐通判稟请留闽之姚以增、张启煊协同训导林清瑞总巡八城。又委准升台防同知阎焯、代理台防同知即用知县邓元资稽查街道、仓库、监狱，以昭慎重。此十月十一日初闻警报、会商剿逆守城之原委也。

本职于十二日整队出城，闻贼至东北大穆降地方派饭，立即潜师往捕，贼已杳无踪迹。旋据大穆降汛弁蔡陈生报获林孕一名，形迹可疑，饬交同知玉庚、知县王德润究出木栅滋事之贼，系洪协伪称总元帅，该犯与卓轮、黄兴等伪称副元帅，纠集匪徒三、四百人竖旗谋逆。先至木栅塘房夺取军器，该兵不给，致被戕害二人。洪协等即至大穆降派饭勒银。适有过港仔庄已革武生郭洸侯（即郭崇高）、大湾庄刘取，均因诬收民钱，代为完粮，贱买坏穀上仓，希图获利，经县差拘未获，商同被父训责、逃出为匪之叶周谋为不轨。闻洪协已经起事，遣人邀至刘取家内，商允合伙。并有洪雹、林黎、李笃、杨柔等均系股首，仍推洪协为总元帅。一共十四股，约有二千余人，聚集大人庙、大湾庄为巢穴等语。本职随札调署安平都司梁鸿宝带兵五百名、屯外委刘安邦、林鼎山、王正元等带屯番五百名到营听调。于十五日赶往剿捕。行至离大人庙二里之埔姜头，择地安营。于十六日早，留安平兵守营，随带委员玉庚统兵前往。路过吴淇潭庄，突遇伏贼三、四百人从甘蔗园中杀出，抢夺军装。经我兵直前奋杀，阵斩贼匪八、九十人，割取首级三颗，生擒黄全、杨鹿二名，夺回军器。余匪窜逃，追至大人庙、大湾庄等处，业已远遁。当将吴淇潭庄烧毁收营。讯据黄全、杨鹿供认从逆，即在军前正法。十七日黎明，贼匪二千余人扑攻营盘，喊声震地。我兵一鼓而出，迎至潭浦接战，阵斩三百余名，割取首级十七颗，生擒匪伙杨耀，就地正法，余匪溃散。内有奔避不及者，逃回大湾庄、大人庙庄、厝庄等处藏匿。当将藏贼各庄围攻，放火烧毙匪徒无数。回营查点各兵，惟屯番一名受有微伤，尚无妨碍。该逆贼等俱各远窜。当经示谕各良民归庄安业，仍派兵勇躋缉贼踪。旋据嘉义候选通判义首陈廷禄报获巨匪洪协，解府讯认前情不讳。其余首伙仍潜回内山隙仔口庄派饭敛钱，意图复燃死灰。本职

随飞调南路参将余耀龙带兵五百名，督同署冈山汛守备卜斌岩、五品义首林淇泉各带兵勇在凤山、大湖一带巡哨堵截。又由台湾府同卜年札调六品义首王飞虎带领乡勇二百名，并据郡城义首许朝锦捐募壮勇三百名同赴军营听调，复雇壮勇五百名把截罗汉门、内优等处。于二十六日分兵三路前往内山隙仔口庄剿捕。该贼等蚁聚山前，执械迎敌。麾令我兵开放大炮十余门，轰毙无数，贼等两路分逃。又经我兵截杀数十名，割取首级四十四颗，阵擒匪伙黄院、蔡绳、林搓、许得、黄雨、黄放、李婢、林比、许高、蔡长十名，军前正法。是日又在瓦窑仔庄接战一次，炮毙五十余匪，追赶数里，均各四散。立将各处贼庄烧毁。回营查点兵丁，惟陈尚太、郭连升、龚上品三名阵亡。至十一月初五日，巡哨弁兵在半田庄遇见败散余贼二百余人，当经杀毙数十名，割取首级五颗，余皆奔窜。是日参将余耀龙督同署守备卜斌岩带领弁兵、义勇，在前坞地方与贼接仗，击毙四十余匪，生擒张阿、黄盼、柯军三名，解府审讯。各处巡搜，均未见贼。据各庄总董、耆老诣营禀称：贼已四散，恳给伊等札谕，帮拿逸匪；并请撤兵回营。当即按庄给札，谕令缉匪安业。于十六日带兵回郡。

统计接战六次，炮毙、焚毙各贼约有一千余名，阵斩五、六百名，受伤未死、割取首级者六十九名，生擒十六名，夺获贼械大小刀二十把、铁尺二把、铁铜三把、长刀十六把、关刀一把、竹篙矛十四枝、藤牌五面、弓箭、鸟枪五十一件、火绳五盘、火药五■〈石贯〉、大小旗五枝、鼓四面、木铜二对、网袋二个。各营县弁兵、义首报获四十余名，内有洪协、卓轮、洪雹、林黎、李笃、杨柔、林孕、蔡廉、吴招连（即吴闸）九犯，均系股首，蔡文祥、白果均系伪军师，尚有股首叶周、刘取、余朝、郭崇高（即郭光侯）四犯未获，仍飭线勇严密访拿，毋任漏网。此十月十二日带兵剿贼，至十一月十六日撤兵回营之原委也。

当台匪猖獗之时，嘉义匪徒李安等侦知大兵不能兼顾，纠匪四、五百人，于十一月初三日在果毅后庄执旗派饭。当经飞报营县，而往返百里，未能速至。幸本年九月台湾府同卜年因嘉义素为盗藪，札委头围县丞陈保升专办联庄，赍带印谕千余张，挨庄散给谆劝，均各遵行。是日匪徒到境，上下百余庄，立集壮丁二、三千名，持械不给饭食。旋经营县到地追捕，获犯多名，该匪等立即溃散，不至蔓延。现在全台各路，民皆安堵，堪慰宪怀。理合查照成案，将带兵出郡剿办逆匪、连战皆捷、地方安静大概情形，虔肃会禀宪台察核具奏。俟审明拟结时，再由本职等照例办理，实为公便。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具禀。

大学士穆彰阿等覆奏审拟郭洸侯一案供情折

大学士臣穆彰阿等谨奏，为会同审明台湾逆案、按例定拟、并请将提到犯

证分别解回该省确查核实办理、恭折具奏请旨事。窃据升任浙江道御史陈管镛盘获台湾逆犯郭洸侯（即郭崇高）一案，钦奉谕旨，派臣等会同审讯。当经臣等讯明大概情形，恭折具奏，并请将供词狡展之解任知县王德润暂行革职候讯。于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奉旨：解任代理台湾县事嘉义县知县王德润着暂行革职，严行审讯，钦此。臣等遵即督饬侍读章京司员等提集案犯，与该革员王德润质审。该革员始犹坚执，迨经反复究诘，即据供明郭洸侯与洪协、叶周等合伙谋逆，及郑炎、黄成充当伪军师、伪先锋各情，系伊在军营向首先被获之林孕刑讯，始据供出，当时无从对质，并未得有确据；现今许东灿详晰供明，并未见郭洸侯拒敌官兵，伊亦不能信其为有等语。并据呈递亲笔供词。

臣等复亲提全案犯证，详加研鞠。缘已革武生郭洸侯（即郭崇高）原籍福建龙溪县，寄籍台湾。许东灿（即许朝锦）籍隶台湾县，早年充当该府粮书，退役后捐纳同知，出入衙门，旋行犯案斥革，审依指称各衙门打点使用名色、诓骗财物例拟军从重发遣新疆，经其弟许朝晖捐钱助饷，代为赎罪，奏准免其发遣。

台湾县额征仓穀，先因民间挽运维难，于乾隆四十年间议定章程，每十石为一车，折收洋银二十二元，详明道府有案。道光二十一年，乡民因穀贱银贵，又值夷人滋事，捐资募勇，具呈求减。经该县阎忻稟明前任台湾道姚莹，飭令减二元，以纾民力，嗣后不复援以为例。二十二年，该县循照二十二元之数折收，西南北三乡间有完纳，惟郭洸侯、刘取等东乡仍欲减去二元。该县即于十一月十六日令粮书李捷升传知绅士与许东灿并已革拔贡生黄应清、已革廪生蔡堂（即蔡植楠）等至弥陀寺公议。许东灿以三乡已完二十二元，东乡不能独完二十元之言，当众开导。郭洸侯等不允。许东灿生气，即称既不遵依，尽可完穀。遂议不终局而散。郭洸侯与刘取乘机约会乡民数百人，于十八日至保生庙商允交穀，挟制求减。当即商定李全胜、郭尊仁、杨小英等三人出名具呈，赴镇道各衙门申诉。一面凑备穀石，于二十日运至仓外堆放，遣人看守。时值该县扁门考试。次早查验，穀不干洁，难以存贮。且三乡均收折色，一乡不便独收本色。随访系郭洸侯、刘取为首揽纳，飭差查拿，未获。

二十三年春间，许东灿欲为说合，遣弟许东寮（即许朝晖）与绅士数人至郭洸侯庄内劝令仍交折色，郭洸侯坚不应允。嗣道府委员督同该县收穀，谕令各乡民赍带契串核对花名。各乡民因契串不齐，迁延未到，穀亦总未收纳。郭洸侯旋令乡民按每年穀一车出洋银一元，先给半元，作为讼费，一共敛得洋银三百六十二元，由郭洸侯经手付给李全胜等，先后赴闽浙总督行辕暨台湾镇道各衙门迭次呈控。

五月间，许东灿又约黄应清等复赴郭洸侯庄内，议令交穀之外，找贴洋银

，仍合二十二元之数。郭洸侯躲避不见。该县饬差将在仓看穀之张成等传案讯问，并饬拿郭洸侯等总不到案。六月间，该县因郭洸侯等恃众抗传，禀经道府会营调兵出城驻扎，虚张声势，称欲捕拿。郭洸侯恃有乡民庇护，始终抗拒不出。官兵恐致激变，旋即撤回。后阎焞告病卸事，王德润奉委代理，仍欲照阎焞原议折收。郭洸侯复令伊弟郭洸厚赴新任总兵昌伊苏衙门呈诉，仍未了结。

九月十三日，有与许东灿素识、结交匪类、昔存今故之许振，因盗匪黄贺犯案畏拿，希图代为脱罪，假捏郭洸侯等欲勾结黄贺爬城谋逆，黄贺不允等语，找向许东灿告述。许东灿因郭洸侯抗官不出，情本可疑，又因黄贺犹未缉获，该府恐其滋事，曾谕设法诱致，即嘱许振招令黄贺投首，并一面自赴镇道府县各衙门驰报郭洸侯等谋逆情由。是时合郡惊骇，连夜守御。及至次日，寂无动静。许振即送黄贺至许东灿家内，由许东灿带领赴府投诚。该府饬许东灿将黄贺看管，有蔡堂等目击其事。

十月初间，有该镇书吏张殿三至郭洸侯家向述前情，劝令速出投案。郭洸侯畏惧不敢前往。初十日夜，逆匪洪协在北门外木栅地方戕毙塘兵起事。次早率领百余人至郭洸侯住庄附近之大人庙内追令庙祝郭域水往邀郭洸侯入伙。郭洸侯以伊止为正供、并不谋反之言拒绝。当令村人鸣锣，将匪众赶走。是时台湾镇总兵昌伊苏闻报，调兵剿捕。王德润奉委随营办事。许东灿奉委帮办粮台，并募义兵三百名听候调遣。许东灿即派黄贺带其伙党二十人随同效力。大兵于十二日至城外演武厅驻扎。十三日至附近木栅之大穆降地方驻扎，并未遇贼。该镇虑恐郭洸侯被贼煽诱，随遣守备郭德元带同张殿三至郭洸侯家，谕令投出料理正供，保其无事。郭洸侯恐被诱拿，用言推阻。该镇又令生员李清澜于十四日前往劝谕，因郭洸侯外出未遇。李清澜察看庄中安静，并无助逆情形，曾向蔡堂述及。时有汛弁蔡陈生盘获洪协伙犯林孕一名，送交王德润讯问。林孕情词闪烁，王德润用小板责讯，究出洪协伪称总元帅，林孕与卓轮、黄兴等伪称副元帅各情。王德润因许东灿先经具报郭洸侯等欲行爬城，即以郭洸侯是否在内之言问诘。林孕初供洪协往招，郭洸侯未允。王德润疑其支吾，复经刑讯，林孕即供郭洸侯业已应允，并有郑炎充伪军师、黄成充伪先锋等语。旋经委员玉庚暨该镇覆讯，即于十六日将林孕在军前正法。维时王德润入城支发军需，该镇因林孕业经供出郭洸侯等与洪协合伙，随移营东北一带搜捕。不意行至蜈蚣潭地方，被洪协率同卓轮、黄兴等乘机将后队军装劫去。十七日，复又扑营，均经官兵击退，并将郭洸侯等庄内房屋焚毁。嗣后沿村搜捕，遇有贼匪逃匿之处，一并焚毁。郭洸侯于官兵入村时，率同伊弟郭洸厚等并同族郭堂等十余人逃出。二十日，行至旧社，在草寮内暂歇，曾经黄应清雇募之乡勇徐江遇见。嗣至香洋仔地方伊戚生员方春锦祖居屋内躲避。后被官兵与许东灿等

于十一月初三、四、五、六等日连次往捕，将方春锦等房屋焚毁。郭洸侯等将近逃入山内，有现经提到之卢杰遇见后，郭洸侯由山内逃出，起意进京控诉。随至鹿港等处搭船，未遇妥便。又往破仔脚地方觅船内渡，携带前在台湾镇衙门所递呈稿来京，居住会馆，欲行浼人写呈诉冤，即被该御史盘获。奏奉谕旨，交部严讯，录取供词具奏，奉旨将被控之许东灿、蔡堂、黄应清、李捷升及前任台湾县知县阎焮解部严审，复经刑部奏提原案拟军之陈佐等，并据闽浙总督将代理台湾县知县王德润一并解部，奏蒙钦派臣等会同审讯。因王德润供词狡展，复经奏请革审，并究出许东灿充当义首，不能约束义兵，致有抢掠及解役颜成在途给与陈佐等银钱，嘱令不必翻供等情，严审供认不讳。臣等以郭洸侯如果仅止抗官，并未谋逆，何以洪协敢往纠令入伙？该犯既未应允，何以即被官兵捕拿？且查原案曾有股首叶周与该犯谋为不轨、尚未起事，可有郑炎、黄成充伊军师、先锋等情，难保非当时幸未就获，事后藉图狡赖。当向反复严诘。据供伊于赴仓交穀后，抗不到案，曾经会营称欲剿捕，如若敢于谋逆，彼时何以不纠伙抗拒，必待数月之久，洪协滋事，始行听从入伙？况洪协率众来邀，伊未应允，将其赶走，系属共见共闻之事。又台湾镇带兵出城后，曾遣郭德元、张殿三并李清澜等两次亲至伊家，劝谕早出料理正供，当时如与洪协合伙，必见预备，断难骗人耳目。郭德元等安敢轻身前往？现有被伊牵控之官绅人等在案，均可查讯。至叶周、郑炎、黄成等，素本为匪，与伊并不往来，所称先已谋为不轨及充伊伪军师、伪先锋等情，更属毫无影响。并称如已谋逆，幸未被获，安敢来京自投法网？只求详察。提讯蔡堂、黄应清、李捷升及阎焮等均供洪协往邀郭洸侯入伙未允，人所共知。检查闽浙总督刘韵珂原奏，亦称委员察访，有洪协往邀郭洸侯入伙未允之事。至该镇遣人至郭洸侯家劝谕一节，现据蔡堂供明，李清澜曾向述及，郭洸侯并无抗拒官兵情状。及叶周先与郭洸侯欲谋不轨、尚未起事，及郑炎、黄成充伊军师、先锋一节，讯之阎焮及蔡堂等，均称未曾传播，并无证据。

臣等以郭洸侯虽未与洪协等预先谋逆，惟抢劫军装、攻扑营盘地方，均与该犯住庄相近，且据该督委员访查，有王德润于十五日移营就近差拿郭洸侯及抗粮各犯未获，次日即有匪徒埋伏芦林欲俟王德润路过将其截杀，寻索无获之说。果有其事，王德润几被戕害，断无不据实供吐之理。随向王德润详加讯问。据供该镇于十六日午刻移营搜捕，伊先于辰刻入城支发军需，只有兵丁二十人护送，各匪果已设谋将伊戕害，自必早至，何待大兵路过，始行寻索？且军兴之际，伊实无暇差拿抗粮各犯，委员所访，未为的确。检查原案，抢劫军装、攻扑营盘，系洪协、卓轮、黄兴三犯率众前往，并未指明郭洸侯在内。质之许东灿，亦称伊先后打仗，委未亲见郭洸侯随同拒敌。又质之原案拟军之陈佐

等十五名，或称与郭洸侯仅止认识，或称与郭犯并未谋面，陈佐、卢杰、黄转、陈砚系围烧村庄、误被拿获，徐斗、萧是、朱必愿系在地工作误被拿获，蔡塘系挑携杂物行走、误被拿获，张和系义兵抢伊牛只、向索不给被获，蔡严系义兵许马超抢伊钱物、向索不给被获，洪悦系义兵陈梅挟伊口角之嫌拿获，刘戇嫌系义兵江源山挟伊索欠之嫌拿获，苏藤系义兵蓝乌番挟伊殴打之嫌拿获，柯汶牵系义兵蓝乌番知伊曾经犯窃拿获，李铁牛（即刘牛）系官兵将伊拿获、囑令顶认李铁牛名姓；均无被郭洸侯逼充旗脚之事。又质之解任知县阎忻，据称谋逆一节，实不的确；定案以后，台湾舆论未尽输服，伊亦不敢扶同隐瞒等语。臣等复详核此案原委，郭洸侯谋逆各情，系被获之股首林孕首先供出，王德润于仓猝之际，率用刑讯，并未四面环质，究出切实证佐，林孕旋即在营正法。迨后续获洪协、郑炎、黄成、叶周各犯，或称与该犯先谋不轨，或称与该犯商允合伙，或称为该犯军师、先锋，均系根据林孕原供追究；各该犯身负重罪，于未经到案之犯迁就原招，率尔供指，图免刑责，亦属情事所有，不尽足据。至次年秋间，续获高艳，从枕头箱内搜出木刻名戳二方，又续获刘文通从身上搜出书信一封，该镇道指为郭洸侯谋逆铁据，殊不知木刻「郭印崇高」四字、「刘印取」三字，系寻常可用之物，未便指为伪印。又书信内云：「愚崇高招集军兵在香洋仔庄要请加拔社文通官议事」等语，据称郭洸侯在于廿三年十一月初七日遣旗目郭添寄给刘文通，囑令邀人谋逆，刘文通并未邀人，旋于次年七、八月于高艳先后就获，将木戳、书信一并搜出。距败散时已阅十月，高艳、刘文通何以仍将无用木戳、书信慎密收藏？殊属不近情理。且检阅原案，洪协等并未供及有高艳、刘文通曾充旗脚之事。又查十一月初三、四、五、六等日，郭洸侯正在香洋仔庄方春锦祖居屋内藏躲，被许东灿等率领义兵赶至搜捕，郭洸侯带同亲族十余人逃入山内，有现已到案之卢杰曾经目击，核与黄应清所供义兵徐江先在旧社遇见郭洸侯情形不谋而合。时方仓皇逃窜，并无大伙党羽，何以书内忽有「招集军兵」之语？核对郭洸侯笔迹，迥不相符，岂得指为谋逆确据？

以上各情，均经臣等虚衷研鞠，反复推详，郭洸侯之谋逆，全无凭征，未便率行臆断，致滋冤抑。应就现讯供情，先行拟结。查例载：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敛钱构讼，或果有冤抑，不至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以上，照光棍例为首拟斩立决。又诬告叛逆，被诬之人未决者，拟斩监候。又律载：断罪无正条，援引他律比附加减定拟各等语。此案郭洸侯（即郭崇高）讯无被洪协等纠入合伙谋逆情事，惟该犯求减完粮价值不允，辄藉地方公事为名，敛银上控，经该县迭次饬拿，该犯恃有庄众帮护，抗不到案，及至调集官兵，声称捕拿，负固不出，实属藐玩

；第求减完粮银数，系该处私议折收价值，且曾将本色穀石运送赴仓，与平常抗纳正供钱粮者不同，应比例量减问拟。郭洸侯（即郭崇高）应比依直省刁民假地方公事强行出头、逼勒平民约会抗粮、聚众联谋、或果有冤抑、不于上司控告、擅自聚众至四、五十人以上、为首斩立决例，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仍从重发往新疆，酌拨种地当差。许东灿（即许朝锦）于犯罪拟遣赎免后，仍敢出入衙门，干预公事，已属不知悔改，迨因误听许振无据虚词，辄以郭洸侯与抗粮各犯欲行爬城谋逆赴各衙门妄行具禀，并带领盗匪黄贺赴府投诚，又管带乡勇不行严加钤束，致令妄行抢掠，逞其张皇当事之心，实为妄冀邀功而起，虽讯明与郭洸侯并无仇隙，尚非有心诬陷，惟王德润向股匪林孕拷讯郭洸侯谋逆重情，实缘该犯一言所致；应即比照诬告叛逆本例，酌减问拟。许东灿（即许朝锦）应比依诬告叛逆未决斩监候例，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该犯先经拟遣，赎免复敢在籍滋事，应从重发遣新疆官兵为奴，遇赦不赦。郭洸侯、许东灿事犯到官，均在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清理庶狱恩旨以前，情节较重，均不准其援减。已革廩生蔡堂（即蔡植楠）、已革拔贡生黄应清经该县邀令赴县公议收粮，并非无端干预，讯无阻挠把持情事，应与讯无不合之粮总李捷升，均毋庸议。蔡堂、黄应清所革衣顶，均予开复，饬令自行回籍解役。颜成中途给与陈佐等银物，嘱勿翻供，罪有应得，业因患病在保身死，应毋庸议，尸身饬委验明，交其随行之杨尾具领棺殓，愿否归葬，听其自便。原案拟军之陈佐等十五名，讯无被郭洸侯逼胁充当旗脚之事，惟据供称，或被误行拿获，或被挟嫌拿获，于洪协滋事案内亦未被胁同行，究属一面之词，第原案供词，本属含混，而该犯等因何被获，无从质讯，除柯汶牵一犯取供后于十月十一日在监病毙，业经行文查监御史验明，并无别故，应毋庸议外，所有陈佐等十四名，应解交该督就近确切查讯，另行办理。解到起获木戳二方、书信一封，现据郭洸侯供明，伊并无木戳遗在高艳手内，亦无寄信给刘文通情事，核对笔迹不符，显有捏造装点情弊，关系罪名綦重，未便置之不论；第携带木戳之高艳、携带书信之刘文通均经正法，寄送书信之郭添已被格毙，同具书信之刘取尚属在逃，现在无从追究，应将木戳、书信等件发交该督确查来历，照例究办。已正法之郑炎、黄成，讯非郭洸侯军师、先锋，惟是否与洪协合伙滋事，并盗匪黄贺所犯系何罪名，因何准予投诚，现在作何安置，及许振是否业已病故，应一并由该督查明核实办理。郭洸侯、许东灿二犯，俟该督覆奏后再行发配。已革代理台湾县王德润于收粮一事，接任后并不熟筹妥议，迅速了结，已属办理不善，迨许东灿妄报郭洸侯等欲行爬城谋逆，当时并不确切根查，及股匪林孕被获，该革员辄据许东灿无据浮言，率用刑讯，以致林孕妄行供指，几成冤狱，虽非有心故入，实非寻常错误可比；该员业已革职

，应解交该督听候查讯，俟全案审明后另行照例治罪。解任台湾县知县阎忻折收粮穀，讯系循照历任旧规，尚非格外浮勒，惟东乡花户于已减粮价不肯仍复旧规，该县并不妥为筹议，迨各花户运穀上仓，又不实时核实量收，以致相持日久，未能了结，实属办理不善；应请旨交部议处，飭令回省听候部议。告病台湾镇总兵昌伊苏、台湾道熊一本办理此案，未能核实，殊属草率，应与承审失实各员，均由该督查明分别参办。该县征收粮穀，应作何筹议，以期官无借口，民不滋扰，应由该督抚体察情形，妥议章程，飭令遵照办理，以靖岩疆而肃吏治。许东灿之弟许东寮前经行提，未据解部，现在业已讯明许东灿无罪可科，应请免其提质。逸犯刘取等，仍飭严缉务获另结。所有臣等会同审拟缘由，谨缮折覆奏请旨。

道光二十□年□月二十一日奏，奉旨：依议，钦此。

夹片奏，同日奉上谕：前据昌伊苏等奏，续获逆犯案内首伙匪徒高艳等分别正法拟军一折，当交刑部议奏、兹据该部奏称：此案前因高艳等供情与续经派审之郭洸侯一案互有牵涉，碍难遽行核覆，现在郭洸侯一案业经审明拟结，其高艳等聚众滋事、拒敌官兵，虽据供认不讳，惟携带木印书信等情，既于现讯案内声明有不尽足信之处，自应覆审确情，以昭详慎。除高艳等八犯、蔡胜等七犯业据审明正法外，尚有逼迫充当旗脚、畏惧脱逃之谢兴等九犯，仍交刘韵珂督同臬司陈士枚亲提严讯，务期供证确凿，定拟具奏毋许稍有不实不尽，钦此。

吏部议奏郭洸侯案镇道府处分折

吏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先经内阁抄出闽浙总督刘奏覆讯台湾原办郭洸侯等案内各犯、分别定拟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片留中，钦此。嗣经刑部核覆各犯罪名具奏，并称审办洪协事原案之告病台湾镇总兵昌伊苏、台湾道熊一本及台湾府全卜年，据该督原奏内称，该镇、道等审办此案，因洪协等先后获案均供指郭洸侯为同伙，而洪协等滋事旗内又曾捏写郭洸侯姓名，迨后该镇带兵剿办，被匪劫夺军装、攻扑营盘及开放溪水阻截路径，均在郭洸侯住庄附近，郭洸侯又始终抗官不出，以致据供奏报，系属准情办理。且郭洸侯并未到官定罪，亦与审断失入不同。可否仰乞圣恩，宽免交部议处之处，恭候钦定。俟命下之日，移咨吏、兵、工部钦遵办理等因。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奏，奉谕旨：依议，钦此。于初五日知照到部。查定例官员承审反叛人犯，未经审出实情者，审转官降四级调用，臬司降三级调用。又例载：各省审拟事件，有案情不确，经部驳改正罪无出入者，照不能审出实情例减等议处；如例应降级调用者，减为照所降之级留任各等语。此案前经钦派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刑部讯明郭洸侯仅止抗粮，并未与洪协合伙谋逆，该镇道等审办洪协滋事一案

，于郭洸侯抗粮实情未能究出，仅据洪协等供词率行奏报，虽郭洸侯并未到官定罪，与审断失入者不同，办理实属草率。查例内并无本犯并未到官定罪、仅据众供奉报作何议处专条，臣等公同酌议，应比照各省审办事件、有案情不确、经部驳改正无出入者，照不能审出实情例，减等议处。应请将前任福建台湾镇总兵昌伊苏、现任台湾道熊一本均照承审反叛人犯未能审出实情之臬司降三级调用例减等议，以降三级留任。现任台湾府知府全卜年照审转官降四级调用例减等议，以降四级留任。查系公罪，例准抵销，可否准其抵销，恭候命下遵行。再该督奏称：该镇道等审办此案，系属准情办理，乞恩宽免议处之处，仍候钦定。此折系兵部主稿，会同吏部办理，合并声明。为此谨奏请旨。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具奏，奉旨：前任福建台湾镇总兵昌伊苏、现任台湾道熊一本，俱着降三级留任，现任台湾府知府全卜年降四级留任，均不准其抵销。钦此。

卷三

闽浙总督颜伯焄福建巡抚刘鸿翱奏查明台湾厅县界内并无未垦地亩折
豁除台湾县广储西里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银穀题本

闽浙总督锺祥福建巡抚魏元烺会奏缓征台湾县属永凝等七里正供钱粮片
台湾镇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会奏台湾猝被风灾情形折

台湾叛产田园科则

大学士阿桂等奏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折

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会奏台湾府属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
援案恳请豁免折

监察御史林士传奏台湾重地宜裕积贮以备不虞折

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奏酌筹拨解台湾道库贮备银两折

闽浙总督刘韵珂署福建巡抚徐继畲奏循例动拨解台备用银两折

福建布政司详筹拨解台缉匪弁兵口粮银两生息动支由

福建布政司议覆台湾府库应行调剂事宜札

福建布政司详催完耗羨商税官庄等项章程饬遵札

福建布政司详台湾官庄每年于台饷内划收二万两饬遵札

台湾府详复台饷由厦配渡旧章由

福建布政司饬兰澎二厅补捐运殖银两札

福建盐法道议拨台盐以济内地缺产札

福建盐法道详酌增台湾盐价由

附录：纪庄大田之乱

闽浙总督颜伯焘福建巡抚刘鸿翱奏查明台湾厅县界内并无未垦地亩折

闽浙总督颜伯焘、福建巡抚刘鸿翱奏，遵旨查明台湾厅县界内并无未垦地亩、据实覆奏、仰乞圣鉴事。臣于二月初六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上谕：『给事中朱成烈奏、台湾应垦地亩甚多、请飭查办一折，据奏该处地多辽阔，未垦之田极多，如果认真垦种，即以每岁所入为福建海防，可潜消■〈口英〉夷覬觐等语。着颜伯焘、吴荣光即飭台湾道府确切查明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等遵即飭令台湾道府迅即确查详细声覆去后，兹据该道姚莹等禀称：『台湾本一大山，横峙海中。山前之地，南北延长一千二百余里，山后不及千里。自山前至山后，其宽处约数百里。山前开设四县、一厅；山后新开噶玛兰一厅，北自鸡笼，南至苏澳，约二百余里，其最宽处亦不过五、六十里。苏澳以南，则皆生番未入版图之地。此台湾番界以内之地势全角也。两厅、四县，地利尽辟，久无旷土；间有山陬沙砾、隐垦未报升科之处，为数畸零，并无成宗地亩。惟彰化县之水沙连山内有水埔二社，番地空阔，尝为民人越垦。道光五年，奏奉谕旨，恐启番衅，立碑禁止。又山后噶玛兰地方，有近山傍溪瘠地一千数百甲，已经民人续垦，由厅详报勘丈，现办升科未竣。此外，别无堪以开垦地亩。即彰化水埔二社，亦在该县内山腹中，夷人无从覬觐』等情。臣等查台湾一郡，自入版图以来，生齿日繁，地无遗利。除噶玛兰续垦之田现办升科未竣外，仅有彰化县之水沙连山内番地一处，久经立碑禁止越垦。四县、两厅界内，实已无地可开。台湾民番杂处，人心浮动，若纷纷查丈，恐生事端。际此海洋多事之时，情势尤不相宜。且台湾文武廉俸、兵饷、船政，岁费国帑三十万有奇，本地钱粮、盐课、杂费所入除抵之外，尚需藩司拨解兵饷十数万两。是虽有辟土，非惟荒地初垦，目前不能升科，即成熟之后，其岁入之数亦必不能及全台厅县钱粮之二、三，于福建通省海防，毫无裨益。臣刘鸿翱曾任台湾道有年，亦深悉其情形。臣等谨将查明缘由据实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再臣等又据台湾道姚莹禀称：『台湾山前界内，无土可开，惟查有山后噶玛兰界外未入版图之奇来、秀姑峦、卑南觅三处地方数百里，尽系生番种落，地颇平衍，可以垦种。间有粤人乘驾小舟，由凤山县之琅峤僻处登岸，至山后开垦，为凶番所阻，屡经严禁透越，取有粤籍头人切结』等情。臣等查台湾在前明时，曾为红毛夷人所踞。逆夷倘经败衄窜此，或以山前有备，谋取山后番地，图为巢穴，不无可虑，似不如先取其地，以杜后患。惟该处山岭重杂，草木蒙翳，生番性凶嗜杀，抚绥幸可相安。若前往垦种，以兵护行，势必妄生疑惧，煽动全番。若不用兵，则必厚赏生番，招徕民夫开垦，非十余年之功不能成熟，非十数万之费不能竣事。且既经开辟，则必设县为理，守以重兵。

果能帖然相安，自属甚善；设有意外，山前之兵应援无及，必致掣肘，而从此多一地方，即多一部署。纵所入竟敷所出，已属无余；倘更不敷，是转滋费。与其辟之未得便宜，莫如听其荒芜，较为妥协。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总督部堂颜在厦门行馆会奏，于六月初三日同奉朱

批：依议，钦此。

附录台湾道原禀

附录台湾道原禀

敬禀者：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奉宪台扎开，本年二月初六日奉到正月十八日上谕：『给事中朱成烈奏台湾应垦地亩甚多、请饬查办一折，据奏该处地多辽阔，未垦之田极多，如果认真垦种，即以每岁所入为福建海防，可潜消■〈口英〉夷觊觎等语，着即饬台湾道府确切查明具奏，钦此』；蒙饬职道督府确查，详细声覆等因。奉此，遵即转行台府熊守一律确查。惟原折未蒙抄发，不知所言应垦地亩，系指何处。职道先后在台年久，地利情形，知之颇悉，谨详陈之。

台湾在大海中，本一大山横峙。其山前宽广之地近二百里，南北延长一千二百余里。山后略短，南北不及千里。自山前之西，尽山后之东，连山腹最宽处约数百里。山前面西，开设四县、一厅，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对峙。山后面东，平埔之地颇狭，新开噶玛兰厅在山后北境，北自三貂、鸡笼，南至苏澳，约二百余里，与淡水之南境及彰化之北境，隔山相值，地势最宽处不过五、六十里。逾苏澳更南，则皆生番未入版图之地，一曰奇来，二曰秀姑峦，三曰卑南觅，迤■〈迤里〉南转，即山前凤山县之琅峤番地矣。此台湾之地势全角也。

淡水、噶玛兰二厅，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生齿日繁，地利尽辟，久无旷土，间有山陬沙砾隐垦未报升科者，特为数畸零，若纷纷查丈，必生事端，非海外安抚穷黎之道。是以从前屯租额缺，屡思查勘拨补，迄未能行。惟彰化县之水沙连山内有水埔二社，番地空阔，尝为民人越垦，道光五年，奏奉谕旨，恐启番衅，立碑禁止。又噶玛兰有近山傍溪瘠地一千数百甲，甫经民人续垦，由厅详报勘丈，现办升科未竣。此外，并无堪以开垦地亩。即彰化水埔二社，亦在该县内山腹中，夷人无从觊觎。

所未开垦而可虑者，独噶玛兰界外奇来、秀姑峦、卑南觅耳。其地颇平衍，堪以垦种。三处延长约数百里，地皆平埔，其各社生番，较之内山凶番颇为平善，然与噶玛兰之苏澳，中阻凶番，不能陆进。数十年前，有汉人泛海至彼

，为番妇赘婿，后人陆续往垦，番亦安之。因其未入版图，无从查诘。职道初虑汉奸在彼招纳亡命，或勾引外夷潜踞，使人往覘。回报番社约以百数，汉人散处纔十之二、三，沿海一带，尚皆荒芜，草树蒙翳，并无路径，虽有山溪数道入海，亦浅狭多不通舟，故遂置之。及前年奉文严禁鸦片，因思凤山县沿山皆粤籍民人，地近琅峤熟番，其陆路与山后之卑南觅接壤，海面与粤东之潮州南澳遥通，粤人渡台，往往自彼驾小舟由琅峤僻处登岸，风闻有携农具、通好熟番、至山后开垦者。粤人最善治地，虑其援引日众，港口开掘宽深，船只往来，透贩鸦片，夷人闻风必生觊觎，当飭凤山县查禁。该令覆称：前有粤人为熟番所引，从内山越垦，及后继至，山径荒迷，多为凶番所杀，遂不敢往。已遵飭严谕琅峤番社头目，不许再引汉人透越，并取粤庄头人切结在案。职道伏思台湾在前明时，尝为红毛所踞，彼岂忘情，特■〈口英〉夷现争内地马头，或不暇及此，一经败衄，则必谋窜台湾。彼知山前文武严防，未必得志，或往山后攻取生番之地，或潜购汉奸开垦，为后来巢穴，则与我共有台湾，患将无已。似宜先取之，勿以资敌。然而有可虑者四焉。

山前厅县环列，皆在平埔，其东山脊，千里蜿蜒，岭复溪重，尽系生番种落，恃凶嗜杀，日事抚绥防御，幸乃相安；一旦往垦山后，必以兵护行，番见兵至，势必相持，或煽动内山凶番为助，则全台震动。是逆夷尚未外来，番衅先从内启，将使夷人坐收渔人之利。其不可一也。

若不用兵而善取之，则必厚赏生番，先与和约，然后招徕民夫，荷锄往垦，地既广大，众当盈万，非十余年之功不能成熟，非十数万之费不能竣功。方今军需浩繁，岂有余力及此？其不可二也。

即以善取，而地广人稠，亦必督以文员，理其讼事，更将以兵弁镇其纷争，事属创始，非得贤能廉正、年力强壮、能耐烟瘴、且熟悉地利、洞晓民情番俗者，不胜此任。目前文武尚未得其人。昔噶玛兰之开也，其时民间地亩已辟，番情已和，自请收入版图，然后官为经理，然犹杨廷理开之于前，翟淦继之于后，经营岁久而后定。今情异事殊，所遣不得其人，恐无成功。其不可三也。

山后山前，形势相背，凶番中阻，道路不通，南北须由海道绕行，风涛险远。方今未入版图，治乱犹可不问，一经开辟，当设州县，文如牧令，武则副参，守以重兵，乃能底定。果竟宴然固善矣，设有意外，而山前之兵应援莫及，如其仍不能守，取之何为？其不可四也。

有此四难，职道之愚，所以筹度久之，未敢轻率上闻也。

至谓垦地每岁所入，可为福建海防，又尝深计之矣。台湾一郡，文武廉俸、兵饷、船政，岁费国帑三十万有奇。本地钱粮、盐课、杂税所入抵除之外

，藩司发解台饷常需十数万两，入供内地者仅兵穀十万耳。地方时有蠢动，军需小者三、五万，大者百万。历稽一百七十年来，军需十数动矣。噶玛兰开设，杨廷理画策，初计地方供用有余，嗣以增兵，仅能自给，所为余利，盖亦无几。今开山后，即如杨廷理之法，岁供山后之用，未必尚有赢余。况现在海防，俱系山前。即噶玛兰厅亦与内地相望，而形势已觉孤悬。如山后开辟，则东尽汪洋，不但内外不通，并山前已自隔绝，海防所虑，更费周章，恐国帑岁费益多，乌在所入可裨福建海防乎？

或谓广东之琼州，亦在海外，十三州县未尝不环五指生黎；台湾山后全开，亦即琼州之类。殊不知琼州虽云海外，距雷州海面仅六十里，水程裁一更耳。台湾则距厦门十三更，即蚶江相距亦当七更，距五虎门约与蚶江相仿；山前已远非琼州比，何况山后？且琼州之西，尚有安南接近，为我外藩；台之外则万水朝东，沧波无际，固不可与琼州同论也。

窃谓山后不开，诚有后患，而此时遽开，则尚未得机宜。与其辟之而沟塍显露，速以兴戎，莫如荒之使无可垂涎，暂缓致寇。第未审朱给事所言，是否即系山后之地？或非此地，异日亦必有言者，若不及今奏明，恐干欺隐之愆。熊守所查情形，亦大略相同。谨就管窥陈覆，伏祈裁察据实以闻。恭请勋安。

豁除台湾县广储西里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银穀题本

户科抄出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题报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请豁除银穀一案，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题，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于本日抄出到部。该臣等查得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疏称：『接准部咨：「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八十五甲二分七厘一毫，迟至十八年始行咨部。前以一隅偏灾、未经详报、旋经械斗、未经勘办为词，今复以重洋远隔，风信靡常，往返报查，以致稽迟。且此案冲压田亩至八十五甲有余之多，未据奏报有案，国赋攸关，未便准豁。应令该抚题报到部，再行核办。至历年无征供耗银穀，转饬在于地方官暨率转之道府名下，照数着赔，并将历任迟延职名查取送部核议」等因，转行遵照去后，兹据布政使明山详：「准护台湾道盖方泌移，据署台湾府郑佐廷详，据署台湾县温溶覆称：查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八十五甲二分七厘一毫，先据该里民等赴县呈报，前县程文炘因系一隅偏灾，当时未经通报。随据该里民林和等赴府请勘，经蒙飭县勘详。前县程文炘饬开甲数，增图请勘。该户等正在开报间，旋值漳泉民人分类械斗，未及勘办。前县程文炘旋于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病故。迨前县黎溶接任，催据该户等造具图册勘明，即于十六年七月初六日通详。嗣蒙飭委署嘉义县翟淦会同查勘相符，请自嘉

庆十四年起豁免供饷。复蒙飭令于十七年起汇案请豁。辗转驳查，重洋隔远，风信靡常，以致迟至十八年始蒙详咨，奉部驳查。随经查明，据实具详。复奉部驳，并饷赔历年无征供耗银穀，查取迟延职名。再四复查，此案实先因前县程文炘拘于一隅偏灾，未经通报，继缘查办械斗，未及勘详。前县黎溶接办，复因往返驳查，重洋阻滞，彼此迟延，均属实在情形，委无稍有捏饰。且查长兴、仁德，此两里佃民陈颜、黄榜等被冲田园，亦系一隅偏灾，未经通报，已邀豁免有案。其林和等事同一辙，应请将该户应免供耗银穀，仍自嘉庆十七年为始，准其一体豁免，以苏民累。所有着赔历年无征供耗银穀，实非无故稽迟，恳请豁免赔完，并免开参等由，由府道核明转移前来。覆查此案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先后被水冲陷田园八十余甲，该里民赴县呈报，乃前县程文炘拘于一隅偏灾，不为转报；该里民复赴府请勘，批县勘详，程文炘令各里民开明甲数候勘，适值查办淡漳械斗中止；程文炘旋于嘉庆十五年七月十五日病故。迨前县黎溶接任，催据该户等造具图册勘明，于嘉庆十六年七月间通详，饷委署嘉义县翟淦会同覆勘相符，请自嘉庆十四年起豁免供饷。复经驳饷，应自十七年为始汇案请豁。重洋往返，以致至嘉庆十八年始行详咨。是此案已经历任道府县逐细查覆，被水属实。惟奉驳查办迟延，应将历年无征银穀分晰着赔。查原咨已有声明十四、十五、十六等年应完银穀，业已饷据各该户照数补完，应毋庸议。尚有十七年分一年银穀，现准台湾道移覆，并未议赔。若再行令台湾查覆，愈致稽迟，应行遵照部咨，一面详请先行专案具题，一面移饷将十七年分银穀在于地方官暨率转之道府名下照数赔完，仍取现任道府县无捏印结到日，另行核详咨部。所有查办迟延职名，亦经前咨开明，实系前县程文炘，业已病故，应请毋庸置议。其嘉庆十八年起，案经咨报到部，应请援照该县长兴、仁德此两里佃民陈颜、黄榜等嘉庆十四年间被水冲压田园亦系一隅偏灾，迟至嘉庆十八年始行请豁，已邀准自嘉庆十八年为始，援例请豁，并核与本年钦奉恩诏内开：各直省坍没田地，其虚额仍相沿追纳者，地方官查明详请豁免之谕旨亦属符合。相应查照原报册结转造司册结，改请自嘉庆十八年为始，准其援案邀恩豁免，以苏民累。合就详候察核会题请豁，并移令台湾道转饷将嘉庆十七年分银穀分赔完解，仍取现任道府县无捏印结，并将原送县册结改换请豁年分，另行咨部办理」等情。臣覆查无异。除册结送部外，理合具题。再闽浙总督系臣本任，毋庸会衔，合并陈明」等因前来。查嘉庆十四年六、七月间，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水冲沙压田园八十五甲二分七厘一毫，应征供穀四百五十五石二斗九升二合七勺，耗羨银二十二两七钱六分四厘六毫三丝五忽，匀丁银四两五钱一分一厘八毫九丝三忽零，丁耗银四钱六厘七丝零。前据该抚请豁，经臣部核驳，并令将无征银

穀在于地方官暨率转道府分赔在案。今据闽浙总督兼署福建巡抚董题报，查明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林和等田园被水属实，嘉庆十四、十五、十六等年应完银穀，业已饬据各该户照数完补，十七年一年银穀移令台湾道转饬分赔完解，改请自十八年为始，该户应完银穀照数豁免等语。臣部查坍没田地虚额钱粮，自应查明豁免。今台湾县广储西里地方里民林和等田园八十五甲二分七厘一毫，既称嘉庆十四年间被水属实，应请旨准其豁免。所有历年应征银穀，除十四、十五、十六等年业经该业户照数补完，应毋庸议；其嘉庆十七年应征银穀，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暨台湾道府着赔，并造具着赔各员姓名银数报部查核等因。嘉庆二十五年四月十八日题，本月二十日奉旨：依议，钦此。

嘉庆二十五年六月十七日，福建巡抚部院韩准户部咨。

闽浙总督锺祥福建巡抚魏元烺会奏缓征台湾县属永凝等七里正供钱粮片

再臣等于本年十一月间，接据台湾府详报：台邑入秋以来，雨泽愆期，虽经设坛虔祷，未沛甘霖。及至九月，风燥日烈，益形亢旱，晚收不免歉薄，粮价亦觉增长。业由府饬县速赴各乡确勘，先将被旱穷民妥为抚绥，一面委员细查，是否成灾，另行办理等由。当经批檄严饬委员，遍历各庄，逐细查勘稟复去后，续据署台湾道周凯具稟：凤山一县，晚禾收成六分有余；嘉义一县，收成六分；该二县民力尚不至于拮据。惟台湾一县，据该县托克通阿详称，亲诣各乡逐庄查勘，东北各里向有埤圳通引溪流，藉资灌溉，晚禾均无妨碍，核计分数均在六分；其沿西一带，滨临大海，水皆斥卤，向无栽种田禾；东南各里，藉有鲤鱼潭水分流车灌，亦在五分有余；独永凝、新昌、武定、永康、文贤、崇德、仁和等七里，离溪较远，难以引导，经该乡民汲水分灌，歉熟错综不一，约计分数亦在五分；其高阜之区，泉脉不通，桔槔难施，田禾尽形枯槁，现已拔除，谕令一律改种杂粮，以资生计。似此被旱歉收者，每里亦不过数区。虽不成灾，民情究属拮据，应请将永凝等七里应完本年正供钱粮，缓到明年早收后带征等情。

臣等查台湾孤悬海外，民食最关紧要。九月以后，台地各属粮价，未据造报，而台湾县属之永凝等七里地方被旱，民情拮据，系属实情。巨等与藩司相商，所有台湾县永凝等七里应征本年正供钱粮，合无仰恳皇上天恩，准其缓征至明年早收后带征，以纾民力。除檄饬台湾道府查明缓征钱粮数目、另行造册详送咨部外，合将缓征缘由附片奏闻，乞伏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会奏。

台湾道周为恭录朱批上谕行知事：道光十七年三月十四日奉巡抚部院魏抄案为照本部院于道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会同督部堂附片具奏，台湾县属本年晚稻收成歉薄，勘不成灾，请将永凝等七里本年正供钱粮缓至明年早收后带

征，以纾民力一件，今于本年正月二十五日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承准军机处夹单内开：道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锺祥等奏，查明被旱地方，恳请缓征等语，福建台湾县本年入秋以后，雨泽愆期，高阜之区，收成未免歉薄，民力颇形拮据，加恩着照所请，所有台湾县属之永凝、新昌、武定、永康、文贤、崇德、仁和等七里应征本年正供钱粮，俱着缓至明年早收后带征，以纾民力。该督等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及民，无任胥吏舞弊，用副朕軫念民依至意。该部知道。钦此。

台湾镇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会奏台湾猝被风灾情形折

为遵旨确勘台湾属县前被风雨、均不成灾、业经府县筹恤周妥、毋庸接济、恭折覆奏、仰慰圣怀事。窃照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由军机处抄发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叶长春等奏台湾属县猝被风雨动款急赈一折，台湾府境于六月初旬大雨连宵，飓风间作，台湾等县海口淹毙居民三千余人，殊堪悯恻。已据镇道碾穀提银赴各乡分别赈济。凤山县阿公店间有失所之人，由该县抚恤。着刘韵珂派委妥员，详细查明被灾轻重，妥速经理。所请动用仓穀、银两，是否足敷赈济？务使海疆穷民，不致一夫失所。其该县倒塌城垣、衙署、营汛、监仓等所，及近山、近海田园，有无冲压情形，并着飭该道确勘，迅即核实办理，钦此』，钦遵到台；仰见皇上矜恤穷黎、軫念海疆至意，曷胜钦感。

遵查此案：台湾府属各县于六月初旬猝被风雨，当经前署镇臣叶长春会同臣一本督同台湾府知府同卜年查明大概情形，将动用银穀急赈缘由先行陈奏，并声明飭委厅县营员赶紧查办在案。嗣于各处水退之后，该委员等分往南北两路逐细清查。

据署台防厅同知噶玛兰通判徐廷抡会同加升衔台湾县知县胡国荣督带绅理及总董、地保等查验台邑境内，惟附近海口之文贤、永凝、新化、永康、武定等五里被灾较重，房屋倒塌者七百二十六户，难民一千八百六十二名口；其次长兴、仁德、效忠、安定、善化、归仁、保西等七里，房屋倒塌者四百二十八户，难民一千零十三名口。此外离海较远之新昌、广储、大穆降、崇德、永丰、新丰、依仁、仁和等八里，房屋倒塌者一百零二户，难民五百四十名口：总计被灾一千二百五十六户，难民三千四百一十六名口。经知县胡国荣捐出制钱二千五百二十七千二百文，拣选知县林俊元、职岁贡吴勉钦、生员吴尚霏、监生杨克修四人各捐钱二百八十千文，并由县将领出义仓穀一千石全数碾米匀派散给。凡倒塌房屋者，每户给钱一千文，令其搭盖草寮。其难民人等，每名给米一斗五升、钱七百文，暂资糊口；一俟七月半后，各处栽插秋禾，该民人等即可佣耕度日，不至失所。鹿耳门海口一带，淹毙淘海民人三百四十二命；遭

风商船十一只，淹毙水手四十命；由署同知徐廷抡捐制钱一千四百五十千文，雇船捞尸，买棺埋葬。陆地倒塌房屋压毙一百零三命，由台湾县胡国荣捐制钱二百零六千文，饬役殓埋。安平二鲲身外港被风击碎吕宋国夷般一只，查验难夷二十六名，由台湾县安置馆舍，发给衣食；捞获湿米，估值银九十六两零，击碎船只，该夷目自愿在台变价，估值银四百四十二两零；该难夷等应得例赏银三百六十四两，均饬县如数垫给；另饬台防同知拨配商船，派委员弁丁役护送到省，照例办理。所有城垣、营汛、监仓，间有损坏，业经详修等因。

又据署同知徐廷抡会同署凤山县知县云霄同知玉庚查验凤山境内，东南近山，西北近海各庄田亩，俱在近山处所。该委员等先由近山之冈山、兴隆、观音山、大竹里、小竹里、九曲塘等处周历履勘，询之地方耆老，均称该处猝遭风雨之时，早稻已收，晚禾尚未栽插，于农事并无妨碍。虽山下之田难免山水灌注，而山皆巨石，不至压田，田有深沟，不至积水。其各家房屋，四围皆有护庄竹木，间有渗漏处所，随时即可修补，不至坍塌。细查庄内庄外，并无被淹被压毙命之人。又由近海之东港、西港、山猪毛、下淡水等处察看，市肆民居，均系砖墙瓦屋，并无损坏形迹。惟海边荒埔地面，穷民搭盖草寮栖止，淘摸海物为生，忽于夜间风雨交作，海水沸腾，草寮被风吹去，人民之逃避不及者，被水淹毙，统计数十里内，检获海岸遗尸二百三十二具。当经该县捐制钱四百六十四千文，饬役殓埋。查验中路之埤头、南仔坑、半屏、阿公店、大湖等处，惟阿公店地势高平旷衍，民房倒塌一百九十四间，难民五百八十四名口，悉由该县捐资抚恤。每房一间，给钱一千文修补；每民一口，给钱一千文度活。现在秋秧已插，农事需人，均可不至失所。城垣、仓库、监狱，均无损坏等因。

又据委员署鹿港同知史密会同署嘉义县准补清流县知县王廷干查验嘉邑境内，各乡早稻已于四、五月间全数收割，晚稻尚未插秧，不至成灾。惟近海之下湖、蚶仔寮、黛仔挖、新港、无尾墩、虾仔寮、下仑仔、泊仔寮、竹笛寮等九庄，地势较低，当风雨汹涌之时，海水沸腾，汪洋莫测，俄顷之间，九庄悉为巨浸。其民人之沦入大洋者，无从稽核，捞获海边及内港一带遗尸二千三百人，棺十四具，经该县王廷干捐银二千四百七十四元，饬役妥为殓埋。检查该九庄被淹八百七十五户，逃走得生难民一千一百五十七名口。其距海较远之青蚶寮、新庄、三条仑、埤仔脚、万兴庄、水尾、新庄、旧口湖、乌麻园、沙仑后庄、拔仔脚、三姓寮、大尖山、虎曾寮、宜梧等十五庄被灾七十九户，难民一百三十一名口。连前下湖等九庄，九百五十四户，难民一千二百八十八名口，均须及时抚恤。当经嘉义营公捐洋银五百元，各商公捐四百八十元，该县王廷干捐银二千八百六十二元，每户酌给三元，以为栖身糊口之资。另有击碎商

船逃生水手一百六十七名，均系内地客民，尤为可悯，经署鹿港同知史密捐银八百三十五两，每名给银五两，并予护照，谕令措资修船，均各欢欣而去。踏看各处田园，虽下湖等九庄海水退后，土上积有沙卤，尚可栽种杂粮，不至废弃。此外俱各如常。惟该县城垣倾圮百余丈，衙署、仓库、监狱、兵房各有损坏处所，俱系刻不容缓之工。据该县稟请借领府发库银三千两赶紧修理，俟岁底解还归款等因，尚属办理妥协。

又据安平协副将转据该营游击守备等报称：本年六月初七日午后，大雨倾盆，陡起东南台飓，猛烈异常，加以内山溪流冲出，海潮涨溢，平地一片汪洋，至卯刻风雨稍间，潮始渐退。查验三营校场、演武厅倒为平地，各衙署、营房、军局、炮台、军装等项，无不损坏。届限候修各战哨船只，或被冲刮、漂没杠槓，或被漂冲四处海边搁坏，或被冲出外海击碎。国赛、鹿耳门等处海口，抛泊内营载差哨船，暨大小商渔船只，击碎损坏甚多。又据报：笨港、下湖汛营盘并军装炮械等项，全行漂没，汛弁外委吴发、目兵林大忠等十五名各概被漂失。臣等以该营猝遭风雨，校场、衙署、营房倒塌过多，当即委员勘估，飭令详修。而且各营哨船漂失无踪，尤关紧要，檄飭该营分差飞往各处确查稟报。旋据报称：查安平左营顺六号一船，被风漂出外洋击碎，片板无存，水兵陈朝辉一名被漂无着，业经通报。此外尚有安平中左右三营顺二、济六、平一、平三、济一、定二、顺七、济七、顺十一、澄四、济十二，澎湖右营巩八，沪尾营济十四、济十五、波三、波六等号十七船，被漂四处海边搁浅。内有漂失杠槓尚堪修葺者，波六号一船；其击坏过甚不堪修葺者，顺二等号十六船；造具清册缴乞勘报。又据署同知徐廷抡报称：国赛港海口沉失内地过台哨船清四、金一、金三、海二、汤三、胜七等六号，淹毙管驾额外季万进一名、无眷水兵十一名，稟请移行水师提镇各营，迅即查覆各等因。臣等查此次台属猝遭风雨，嘉义最重，台、凤两县较轻，幸在晚秧未插之先，于农事毫无妨碍。该厅县等会同查办，所有淹毙、压毙者均经殓埋，无屋、无粮者均经赈济。现在各处晚稻已收，年岁甚为丰稔，前项难民，并无流离失所之人。此外淡、兰、澎湖三厅、彰化一县，俱未被灾。据该厅县先后稟复到郡，正在核办间，钦奉谕旨，并由督抚臣先期奏拨藩库银三万两，委员马巷通判俞益、候补知县刘功澍、福州协右营都司萧廷鹏、把总王连安护解到台查勘抚恤。臣等以事关民瘼，仰虞圣怀，自应详加查察，不容遗漏一人。随切谕台地原委各员亲赴各乡细询公正衿耆，如有漏未抚恤之人，或前次所给未充，即当宣布皇仁，俾沾实惠。据该衿耆等称：本年六月被灾后，各乡穷民，均系逐户挨查，并无遗漏，所得银米，足敷用度。现当晚稻收成之际，各家衣食有资，毋庸再恤。并据内地委员俞益等声称：该员等由鹿港口登岸至郡，行历三百余里，悉属前被风

雨灾区，访之舆人，察看沿途景象，俱各安业如常，似可不须接济等语，自系实在情形。除省发库银三万两，留抵二十六年应领台饷，由台湾府报明外，谨将遵旨会查海外穷黎均已得所，毋庸再恤缘由，据实覆奏。所有台、凤、嘉三县赈恤银两，均系捐办，请免造册报销。各营沉失损坏哨船，饬即查照册报勘验，分别造修。其淹毙管驾弁兵，可否照例议恤，恭候命下再行查照办理。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附奏捐银抚恤各员请予议叙折

附奏捐银抚恤各员请予议叙折

再臣等查核台、凤、嘉三县猝遭风雨，系厅县营员捐资赈恤，并未请领帑银。除台湾县举贡生监各捐制钱二百八十千文、嘉义县郊商公捐洋银四百八十元、由地方官赏给匾额花红外，该厅县等查办详速，不惜重资，所有署台防同知徐廷抡捐制钱一千四百五十千文零，署鹿港同知史密捐纹银八百三十五两，署凤山县知县云霄同知玉庚捐制钱一千二百四十千文零，嘉义营参将吕大升、守备曾玉明均无地方之责，目击民艰，公捐洋银五百元，可否与该厅县等一体交部议叙？加升衔台湾县知县胡国荣捐制钱二千七百三十千文零，可否交部从优议叙？署嘉义县事准补清流县知县王廷干，到任旬余，即遭风雨，该员捐埋葬银二千四百七十四元，又捐抚恤银二千八百六十二元，又捐工程银三千两，合计所捐在库银七千两以上，尚属恤民急公，可否将该员王廷干赏加知州衔，以示鼓励，出自皇上格外天恩。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奏。

台湾叛产田园科则

乾隆五十一年间，奉公中堂福会同前抚宪徐奏明委员逐处查抄奏立章程，请将所抄匪犯入官田园，按照业租、佃租、田面、田底等项，照数核实计算议租，造册报部，于每年奏销册内分晰造报。其年收租额，分别各路情形，确按地土肥瘠，分别等差，酌定征收租穀数目：上等田共议收官穀三十二石，中等田共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共收穀二十石，上等园如中等田，中等园如下等田，下等园共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其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收租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收租十分之七，分别上、下、中则，定以常额，责令地方官招募殷实佃户承种。所征租赋穀，除扣出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穀折色征银，按照闽省所定穀价，每石折银七钱，以台湾换防戍兵每名每月加给饷银四钱之用等因，奏奉谕旨，允准按年征收给饷、造册报部在案。

查台地田园十分曰一甲，每甲东西南北四至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合部颁步弓二弓半。其坵段之方圆曲直宽狭不等，则计尺寸折算。雍正

九年定，凡七年以后新垦田园，按照同安下沙则例化甲为亩，每甲折内地之弓步计十一亩。亩法三百五十五步一分一厘四毫（实系三五五一三六三六），算法以戈长广数折弓，以弓见积，以亩法除积见亩，再以一一归除见甲。

大学士阿桂等奏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折

大学士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福建巡抚徐等奏明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一折，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谨将该抚等所奏事宜，逐款分别核议，开列进呈：

一、匪犯名下查出田园，应核实征租，以杜影射一款：据称『台湾逆匪等所置田园已查出者，共田一千八百七十余甲，共园一千二百一十余甲，每甲作十一亩科算，通计田园共三万三千八百余亩。此外尚有未尽之数，统俟查勘完竣后一并造册咨部。查台地抄封田产旧案，每甲报征租数，止于六石或八石不等。惟此案贼产与寻常犯产迥不相同。缘台湾业户开垦田园，招佃承种，即将所费工本收回，名「犁头钱」，每甲得银一、二百两，每岁止抽分租穀六石至八石不等。又有佃户自行开垦者，因村黎未谙科则，倩城市殷实之家充当业户，代为经理纳粮，亦祇抽给租穀数石，名为「田面租」。其佃户承种之后，又觅雇工人代耕，牛犁籽种，悉系工人自备，佃户与分租息，每年每甲可得数十石为「田底租」者，业户得租数少，佃户得租数多，其田虽系业户出名，而实归佃户承管也。从前抄封案内，如翁云宽、杨光勋等，俱系业户犯事，与佃户本无干涉，是以每年止征业租，并未籍没田产。今查此案，逆匪纠聚，佃户从贼者多，业户从贼者少。业户作贼，如陈泮、蔡网之类，其佃户未有不从贼者，应一例查抄。至于佃户从贼，其业户虽未从贼，而不能约束举报，已难辞咎；且业户前已得交犁头钱，即与卖业无异。今田产既已入官，更未便于官租之类转行抽给业户。此案除雇工人作贼，其产本非所管，应免查抄外，此业户、佃户从贼，则其产概当入官；若仅照旧案办理，但有业租而无佃租，但论其田面而不及田底，适为蠹胥等中饱舞弊。臣已彻底查明，是以此案议租加逾数倍，庶公项不致隐漏，而匪案亦足昭惩儆』等语。查台湾匪犯，虽佃户从贼者多，业户从贼者少，但业户既均有不能约束之咎，即田园概不容有漏网之处，应如该抚等所奏，将前项查出匪犯入官田园，所有业租、佃租、田面、田底等项，俱应照数核实计算，议税造册报部，仍于每年奏销册内分晰造报，以凭查核。

一、查核田园岁收租额，应分别各路情形，以定等次一款：据称『彰化、淡水，田皆近溪，一年两熟，约计每田一甲可产穀四、五十石至七、八十石不等，丰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余石者。旱园较水田次之。嘉义、凤山田园，距溪较远，间有单收者，较淡、彰次之。台邑沙地居多，多系单收，较嘉、凤又

次之。此各路田园岁收之不同也。所有入官叛产，招募殷户佃种，完纳官租，应确勘田园之肥瘠，分别上、中、下三等，以定岁收租额。除酌给佃户租穀、拨贴牛具、籽种及每年修培田圳工本外，淡水、彰化二处，每甲上等田可收官租三十二石，中等田可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可收穀二十石，上等园如中等田，中等园如下等田，下等园可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最为瘠薄，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七。以田园岁收情形，经清查叛产之委员钱受椿、郭廷筠等分赴各路细加勘验，得其大概。并据台湾府杨廷理酌定官租额数，由臬司万具详前来。臣等细加体察，别肥饶之中，酌丰歉之中，以为定额，总使佃民工本之外，岁有盈余。现在采访舆情，已多踊跃应募，期于承种官田，可垂永久』等语。查入官田园，招佃承种，完纳官租，自应按照地土肥瘠，分别等差，使佃民踊跃乐从，易于输将。今该抚等查得彰化、淡水二处入官田园，酌定征收租穀数目，每甲上等田可收官租穀三十二石、中等田可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可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最为瘠薄，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至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十分之七，俱系按照地势情形，分别肥瘠，应如所奏，将查出各县地亩，按其等差，定以常额，责令地方官招募殷实佃户承种，仍将征租数目出示晓谕，庶使小民家喻户晓，可垂永久。

一、田园既有等差，不得援照赋则，率以下等园地纳租一款：据称：『台地报垦升科，于乾隆九年钦奉上谕，照同安则例分上、中、下则检查。数十年来，民间报升，率系下则，并无以上、中升科者。窃思台湾生齿日繁，土田日辟，仰蒙皇上优恤海外群黎，迭奉恩旨，蠲租薄税。此时固不值因叛产一事，将全郡民田赋则，纷纷查勘改增，现在田园既经查明，内有上、中等则，未便任其以旧定赋额本系下则为词，致使入官叛产与民间赋额同科，且使膏腴之产与瘠薄竟无区别，则实在瘠薄者能转见偏枯，不足以昭平允。现飭该道府等详加确核，务使等则分明，据实区别。倘地方官不行查实，或致吏胥高下其手，立即严揭请参，从重究办』等语。查民间赋额，其科则之上下，原因地土之肥饶，无使畸轻畸重，方可以昭公允。今查出台湾匪犯田园既有上中等则，自未便专以旧系下则藉词弊混，亦应如所奏，令该道府等详加确核，分别照上、中、下等则加载赋役全书，永远遵行；倘有奸吏舞弊，高下其手，立即严参，以昭惩创。

一、岁入官租除扣出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应令征收折色一款：据称：『地方官征纳租粮，办理不善，弊窦丛生，最为闾阎之害。台湾吏治废弛，虽大加惩创之后，现在各厅县尚知儆惕，但恐日久玩生，难保无措勒浮

收情弊。此案完纳官租穀数较多，此时立法之初，必须通盘筹划，永绝弊端。臣等详查此等叛产，多在近山，距县城数百里不等，每户完纳租穀数十石至数百石不等，若令各完本色，肩挑车运，费用倍增；且民租就田分收，俱系乡斗毛穀，较之官斗交仓，必须干圆洁净者不同；又园之中率皆种植地瓜、甘蔗、杂粮等项，民租向系折交业户；今若概令买穀完纳，佃力似恐难支。查此项租息加贴戍兵，本须支給银两，若令粟穀易银，辗转出入，徒滋侵扣亏挪之弊。此官租征粟不如折色征银之为便也。查台湾旧例，充公田园及息庄获租变价报销案内，每穀一石变银六钱及六钱二分五分不等，照依时价，未免岁有参差。所有此案折色，应照闽省部定穀价每石折银七钱，以归画一』等语。查台湾入官叛产，多在近山，距县城数百里不等，而每户完纳租穀有至数百石者，肩挑车运，本为不便，况征收本色又不无措勒浮收之弊。今该抚等奏称戍兵本系折给银两，现在入官叛产际照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每穀一石折银七钱，亦属通融筹划便民裕兵之意，应如所奏办理。但查台湾采买穀价，先据闽浙总督喀奏明每石定以六钱；至内地穀价，先据原任布政使钱奏明发买穀石，每石以八钱为率；今所称每石七钱之数，系照何例办理？应令该抚查明报部，以备稽查。

一、官租折色银两，应酌充贴补戍兵之用一款：据称『台湾换防兵丁，前奉恩旨，令将入官叛产酌量拨给帮贴。兹又经军机大臣奏准照新疆换防之例议给，仰见圣主轸念戎行，有加无已至意。窃思戍兵眷属，在内地交领银米，贴补养贍，已沐格外恩施。惟台地食物昂贵，恐该兵等本身用度尚有不敷，易滋贸易营私等弊。兹所议增加银两，应请就台地支給本身，以资贴补。查上年满汉征兵盐菜口粮，俱于常例外加给四钱。现在台湾各项戍兵，于每月应得钱粮外，均请即照四钱之数按名加给，该兵等得项更属宽余，感激天恩，自必倍加奋勉。通计台属兵丁，每岁共需加给银六万三千三百余两。现据查出各路叛产已有三万三千八百余亩，除扣征正供外，余租折色约可收银三万二、三千两。此外有续行查出者，应再加入并算。又从前械斗案内之翁云宽、会匪案内之杨光勋等抄产，本议给熟番作为屯田，现查该番等有埔地五千余甲，田面、田底俱归承种，每一名受田一甲，可得穀三、四十石，已属宽余，足敷分拨。兹臣等查出此项岁收租息，每年约可得穀三万石，可变银二万三、四千两，应请一并归入兵粮项内。如尚有不敷，再于台湾府盐埕项下查出溢额盈余充补。计戍兵加饷所需，有盈无绌，可毋庸另筹经费，于便民充公，两有裨益』等语。查台湾换防兵丁，向例每兵每月食饷银一两五钱、米三斗，又内地家口赏银二钱七分、米一斗。近又钦奉谕旨，内地兵丁渡洋防守，将入官叛产酌量拨给。嗣经军机大臣议奏，将台湾戍兵仿照新疆换防兵丁之例，一体准其支給行粮、坐

粮，使该兵丁等得项宽裕，无虞内顾等因在案。今该抚请奏台湾各项戍兵，于每月应得钱粮外，将入官叛产内所收租银，每石每月加给赏银四钱，共需银六万三千三百余两。除现在查出叛产约可收银三万二、三千两，此外续行查出者再加入并算，又将从前械斗案内之翁云宽、会匪案内之杨光勋等抄产，每年约可得穀三万石，可变银二万三、四千两，一并归入兵粮项内，如有不敷，再于盐埕项下盈余充补，毋庸另筹经费之处，均应如所奏，准其于每月应得钱粮外，每名每月加给银四钱，即作为行粮。仍令该抚将换防兵丁加给银两，并查抄各犯田产，每岁征银各数目分别造具总细各册咨送户部查核。

又据称：『匪犯等资财器物等项，均遭毁失，房屋亦大半毁去，草寮瓦屋，所剩无几。现饬同所住地基及果木花息一并估变，另行造册咨部』等语。查各犯匪入官房产、银钱、器物，均须严切根究，毋许寄顿隐匿。今查抄各犯财产，该地方官自应详细访查，据实估变，未便任其藉称毁失，致有隐漏等弊。并令该抚即委干员确查，除实系毁失者毋庸查办外，如有不肖兵役及附近番民，当时乘乱抢劫隐匿者，令即据实首报，免其究办。倘查有隐匿不报，以及侵蚀等弊，即行严究审办。仍将查出地基等项，估变造册，咨部查核。

所有臣等议覆各款，谨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会奏台湾府属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请豁免折

为台湾府属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恩豁免、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照台湾府属之淡水厅及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抄没逆匪林爽文、陈周全及械斗会匪翁云宽、杨文麟、许国梁等各案入官田产应征租穀奏定章程，除正赋应征本色外，其余年额应征租穀七万六千二百八十三石七斗五升三合三勺，每穀一石折银七钱，应征银五万三千三百九十八两六钱二分七厘三毫，由台湾府征收，拨充戍兵加饷。道光十二年冬间，嘉义逆匪张丙等纠众滋事，台湾、彰化二县及凤山县迤东各乡，匪徒闻风响应。其未被逆匪滋扰之淡水厅与凤山县迤西各乡，又有粤庄棍徒，肆行焚抢。所有该厅县承种抄叛各产佃户应缴道光十二年分折租银两，除种植早稻者业已收割完竣变价缴官外，其种植晚稻者，正当收获之时，或收贮在家，或运存租馆，及在田未经收割者，悉被抢失蹂躏，荡然无存。臣程祖洛渡台后，于抚恤难民之时，即据各佃首纷纷具呈请豁。当经批饬台湾府委员会同各厅县确查勘验取结详办去后。兹据署福建藩司凤详，据台湾府周彦详称，移饬各厅县带同各佃首吊验征收租簿完单，逐处查勘，除未被抢失穀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八石八斗二升三合三勺内已征银

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两二钱二分二厘五毫、尚有未完有着银二千五百二十两九钱五分三厘八毫仍催该佃首等完纳外，统计淡水厅、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实在被抢收存在家未运纳穀一万六千六十一石六斗五升三合，运贮租馆未变价穀一万五千一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升，蹂躏在田未收割穀二万九百九石六升七合，共被抢蹂躏无着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九斗三升。查照章程，每石折征银七钱，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四钱五分一厘，取造册结，由司复核，详请援照嘉庆十年蔡逆窜台滋扰抢失成案，奏请豁免前来。臣等伏查各该佃等猝遭扰害，家屋全倾，琐尾流离，情殊堪悯，虽已仰蒙圣恩，赏给三个月口粮，并给予修房之费，得以复业垦种，而元气难以骤复。所报被贼抢失蹂躏官租穀石，确系实在情形，即使严拘比追，亦属悬宕无着。所有道光十二年分应完租穀内，被抢蹂躏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九斗三升，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四钱五分一厘，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念穷黎，准予豁免。如蒙俞允，其应给戍兵加饷，容臣等另行筹款拨补，分别造册请销。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具奏，八月初八日在侯官舟次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程祖洛等奏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请豁免一折，福建台湾府属之淡水厅及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抄叛各产应征租穀，除已征收外，其各该佃户承种晚稻者均被十二年冬间逆匪棍徒抢失蹂躏无存，现经该督等查明报抢穀石，确系实在情形，着准其援照成案，所有道光十二年分应完租穀内被抢蹂躏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零，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零，准予豁免，以示朕轸念穷黎之至意。此项穀石系应给戍兵加饷，着该督等另行筹款拨补，分别造册报销。钦此（道光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司行，十月十七日台湾府奉到）。

台湾镇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会奏台湾猝被风灾情形折

为遵旨确勘台湾属县前被风雨、均不成灾、业经府县筹恤周妥、毋庸接济、恭折覆奏、仰慰圣怀事。窃照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由军机处抄发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内阁奉上谕：『叶长春等奏台湾属县猝被风雨动款急赈一折，台湾府境于六月初旬大雨连宵，飓风间作，台湾等县海口淹毙居民三千余人，殊堪悯恻。已据镇道碾穀提银赴各乡分别赈济。凤山县阿公店间有失所之人，由该县抚恤。着刘韵珂派委妥员，详细查明被灾轻重，妥速经理。所请动用仓穀、银两，是否足敷赈济？务使海疆穷民，不致一夫失所。其该县倒塌城垣、衙署、营汛、监仓等所，及近山、近海田园，有无冲压情形，并着飭该道确勘，迅即核实办理，钦此』，钦遵到台；仰见皇上矜恤穷黎、轸念海疆至意，曷胜钦感。

遵查此案：台湾府属各县于六月初旬猝被风雨，当经前署镇臣叶长春会同臣一本督同台湾府知府同卜年查明大概情形，将动用银穀急賑缘由先行陈奏，并声明飭委厅县营员赶紧查办在案。嗣于各处水退之后，该委员等分往南北两路逐细清查。

据署台防厅同知噶玛兰通判徐廷抡会同加升衔台湾县知县胡国荣督带绅理及总董、地保等查验台邑境内，惟附近海口之文贤、永凝、新化、永康、武定等五里被灾较重，房屋倒塌者七百二十六户，难民一千八百六十二名口；其次长兴、仁德、效忠、安定、善化、归仁、保西等七里，房屋倒塌者四百二十八户，难民一千零十三名口。此外离海较远之新昌、广储、大穆降、崇德、永丰、新丰、依仁、仁和等八里，房屋倒塌者一百零二户，难民五百四十名口：总计被灾一千二百五十六户，难民三千四百一十六名口。经知县胡国荣捐出制钱二千五百二十七千二百文，拣选知县林俊元、职岁贡吴勉钦、生员吴尚霈、监生杨克修四人各捐钱二百八十千文，并由县将领出义仓穀一千石全数碾米匀派散给。凡倒塌房屋者，每户给钱一千文，令其搭盖草寮。其难民人等，每名给米一斗五升、钱七百文，暂资糊口；一俟七月半后，各处栽插秋禾，该民人等即可佣耕度日，不至失所。鹿耳门海口一带，淹毙淘海民人三百四十二命；遭风商船十一只，淹毙水手四十命；由署同知徐廷抡捐制钱一千四百五十千文，雇船捞尸，买棺埋葬。陆地倒塌房屋压毙一百零三命，由台湾县胡国荣捐制钱二百零六千文，飭役殓埋。安平二鲲身外港被风击碎吕宋国夷般一只，查验难夷二十六名，由台湾县安置馆舍，发给衣食；捞获湿米，估值银九十六两零，击碎船只，该夷目自愿在台变价，估值银四百四十二两零；该难夷等应得例赏银三百六十四两，均飭县如数垫给；另飭台防同知拨配商船，派委员弁丁役护送到省，照例办理。所有城垣、营汛、监仓，间有损坏，业经详修等因。

又据署同知徐廷抡会同署凤山县知县云霄同知玉庚查验凤山境内，东南近山，西北近海各庄田亩，俱在近山处所。该委员等先由近山之冈山、兴隆、观音山、大竹里、小竹里、九曲塘等处周历履勘，询之地方耆老，均称该处猝遭风雨之时，早稻已收，晚禾尚未栽插，于农事并无妨碍。虽山下之田难免山水灌注，而山皆巨石，不至压田，田有深沟，不至积水。其各家房屋，四围皆有护庄竹木，间有渗漏处所，随时即可修补，不至坍塌。细查庄内庄外，并无被淹被压毙命之人。又由近海之东港、西港、山猪毛、下淡水等处察看，市肆民居，均系砖墙瓦屋，并无损坏形迹。惟海边荒埔地面，穷民搭盖草寮栖止，淘摸海物为生，忽于夜间风雨交作，海水沸腾，草寮被风吹去，人民之逃避不及者，被水淹毙，统计数十里内，检获海岸遗尸二百三十二具。当经该县捐制钱四百六十四千文，飭役殓埋。查验中路之埤头、南仔坑、半屏、阿公店、大湖

等处，惟阿公店地势高平旷衍，民房倒塌一百九十四间，难民五百八十四名口，悉由该县捐资抚恤。每房一间，给钱一千文修补；每民一口，给钱一千文度活。现在秋秧已插，农事需人，均可不至失所。城垣、仓库、监狱，均无损坏等因。

又据委员署鹿港同知史密会同署嘉义县准补清流县知县王廷干查验嘉邑境内，各乡早稻已于四、五月间全数收割，晚稻尚未插秧，不至成灾。惟近海之下湖、蚶仔寮、黛仔挖、新港、无尾墩、虾仔寮、下仑仔、泊仔寮、竹笛寮等九庄，地势较低，当风雨汹涌之时，海水沸腾，汪洋莫测，俄顷之间，九庄悉为巨浸。其民人之沦入大洋者，无从稽核，捞获海边及内港一带遗尸二千三百人，棺十四具，经该县王廷干捐银二千四百七十四元，饬役妥为殓埋。检查该九庄被淹八百七十五户，逃走得生难民一千一百五十七名口。其距海较远之青蚶寮、新庄、三条仑、埤仔脚、万兴庄、水尾、新庄、旧口湖、乌麻园、沙仑后庄、拔仔脚、三姓寮、大尖山、虎曾寮、宜梧等十五庄被灾七十九户，难民一百三十一名口。连前下湖等九庄，九百五十四户，难民一千二百八十八名口，均须及时抚恤。当经嘉义营公捐洋银五百元，各商公捐四百八十元，该县王廷干捐银二千八百六十二元，每户酌给三元，以为栖身糊口之资。另有击碎商船逃生水手一百六十七名，均系内地客民，尤为可悯，经署鹿港同知史密捐银八百三十五两，每名给银五两，并予护照，谕令措资修船，均各欢欣而去。踏看各处田园，虽下湖等九庄海水退后，土上积有沙卤，尚可栽种杂粮，不至废弃。此外俱各如常。惟该县城垣倾圮百余丈，衙署、仓库、监狱、兵房各有损坏处所，俱系刻不容缓之工。据该县稟请借领府发库银三千两赶紧修理，俟岁底解还归款等因，尚属办理妥协。

又据安平协副将转据该营游击守备等报称：本年六月初七日午后，大雨倾盆，陡起东南台飓，猛烈异常，加以内山溪流冲出，海潮涨溢，平地一片汪洋，至卯刻风雨稍间，潮始渐退。查验三营校场、演武厅倒为平地，各衙署、营房、军局、炮台、军装等项，无不损坏。届限候修各战哨船只，或被冲刮、漂没杠槓，或被漂冲四处海边搁坏，或被冲出外海击碎。国赛、鹿耳门等处海口，抛泊内营载差哨船，暨大小商渔船只，击碎损坏甚多。又据报：笨港、下湖汛营盘并军装炮械等项，全行漂没，汛弁外委吴发、目兵林大忠等十五名各概被漂失。臣等以该营猝遭风雨，校场、衙署、营房倒塌过多，当即委员勘估，饬令详修。而且各营哨船漂失无踪，尤关紧要，檄饬该营分差飞往各处确查稟报。旋据报称：查安平左营顺六号一船，被风漂出外洋击碎，片板无存，水兵陈朝辉一名被漂无着，业经通报。此外尚有安平中左右三营顺二、济六、平一、平三、济一、定二、顺七、济七、顺十一、澄四、济十二，澎湖右营巩八

，沪尾营济十四、济十五、波三、波六等号十七船，被漂四处海边搁浅。内有漂失杠棋尚堪修葺者，波六号一船；其击坏过甚不堪修葺者，顺二等号十六船；造具清册缴乞勘报。又据署同知徐廷抡报称：国赛港海口沉失内地过台哨船清四、金一、金三、海二、汤三、胜七等六号，淹毙管驾额外季万进一名、无眷水兵十一名，稟请移行水师提镇各营，迅即查覆各等因。臣等查此次台属猝遭风雨，嘉义最重，台、凤两县较轻，幸在晚秧未插之先，于农事毫无妨碍。该厅县等会同查办，所有淹毙、压毙者均经殮埋，无屋、无粮者均经赈济。现在各处晚稻已收，年岁甚为丰稔，前项难民，并无流离失所之人。此外淡、兰、澎湖三厅、彰化一县，俱未被灾。据该厅县先后稟复到郡，正在核办间，钦奉谕旨，并由督抚臣先期奏拨藩库银三万两，委员马巷通判俞益、候补知县刘功澍、福州协右营都司萧廷鹏、把总王连安护解到台查勘抚恤。臣等以事关民瘼，仰廑圣怀，自应详加查察，不容遗漏一人。随切谕台地原委各员亲赴各乡细询公正衿耆，如有漏未抚恤之人，或前次所给未充，即当宣布皇仁，俾沾实惠。据该衿耆等称：本年六月被灾后，各乡穷民，均系逐户挨查，并无遗漏，所得银米，足敷用度。现当晚稻收成之际，各家衣食有资，毋庸再恤。并据内地委员俞益等声称：该员等由鹿港口登岸至郡，行历三百余里，悉属前被风雨灾区，访之舆人，察看沿途景象，俱各安业如常，似可不须接济等语，自系实在情形。除省发库银三万两，留抵二十六年应领台饷，由台湾府报明外，谨将遵旨会查海外穷黎均已得所，毋庸再恤缘由，据实覆奏。所有台、凤、嘉三县赈恤银两，均系捐办，请免造册报销。各营沉失损坏哨船，飭即查照册报勘验，分别造修。其淹毙管驾弁兵，可否照例议恤，恭候命下再行查照办理。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附奏捐银抚恤各员请予议叙折

附奏捐银抚恤各员请予议叙折

再臣等查核台、凤、嘉三县猝遭风雨，系厅县营员捐资赈恤，并未请领帑银。除台湾县举贡生监各捐制钱二百八十千文、嘉义县郊商公捐洋银四百八十元、由地方官赏给匾额花红外，该厅县等查办详速，不惜重资，所有署台防同知徐廷抡捐制钱一千四百五十千文零，署鹿港同知史密捐纹银八百三十五两，署凤山县知县云霄同知玉庚捐制钱一千二百四十千文零，嘉义营参将吕大升、守备曾玉明均无地方之责，目击民艰，公捐洋银五百元，可否与该厅县等一体交部议叙？加升衔台湾县知县胡国荣捐制钱二千七百三十千文零，可否交部从优议叙？署嘉义县事准补清流县知县王廷干，到任旬余，即遭风雨，该员捐埋葬银二千四百七十四元，又捐抚恤银二千八百六十二元，又捐工程银三千两，合计所捐在库银七千两以上，尚属恤民急公，可否将该员王廷干赏加知州衔

，以示鼓励，出自皇上格外天恩。谨附片具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廿六日奏。

台湾叛产田园科则

乾隆五十一年间，奉公中堂福会同前抚宪徐奏明委员逐处查抄奏立章程，请将所抄匪犯入官田园，按照业租、佃租、田面、田底等项，照数核实计算议租，造册报部，于每年奏销册内分晰造报。其年收租额，分别各路情形，确按地土肥瘠，分别等差，酌定征收租穀数目：上等田共议收官穀三十二石，中等田共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共收穀二十石，上等园如中等田，中等园如下等田，下等园共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其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收租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收租十分之七，分别上、下、中则，定以常额，责令地方官招募殷实佃户承种。所征租赋穀，除扣出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穀折色征银，按照闽省所定穀价，每石折银七钱，以台湾换防戍兵每名每月加给饷银四钱之用等因，奏奉谕旨，允准按年征收给饷、造册报部在案。

查台地田园十分曰一甲，每甲东西南北四至各二十五戈，每戈长一丈二尺五寸，合部颁步弓二弓半。其坵段之方圆曲直宽狭不等，则计尺寸折算。雍正九年定，凡七年以后新垦田园，按照同安下沙则例化甲为亩，每甲折内地之弓步计十一亩。亩法三百五十五步一分一厘四毫（实系三五五一三六三六），算法以戈长广数折弓，以弓见积，以亩法除积见亩，再以一归除见甲。

大学士阿桂等奏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折

大学士公臣阿桂等谨奏，为遵旨议奏事。福建巡抚徐等奏明台湾叛产入官酌定章程一折，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奉朱批：『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钦此』。臣等谨将该抚等所奏事宜，逐款分别核议，开列进呈：

一、匪犯名下查出田园，应核实征租，以杜影射一款：据称『台湾逆匪等所置田园已查出者，共田一千八百七十余甲，共园一千二百一十余甲，每甲作十一亩科算，通计田园共三万三千八百余亩。此外尚有未尽之数，统俟查勘完竣后一并造册咨部。查台地抄封田产旧案，每甲报征租数，止于六石或八石不等。惟此案贼产与寻常犯产迥不相同。缘台湾业户开垦田园，招佃承种，即将所费工本收回，名「犁头钱」，每甲得银一、二百两，每岁止抽分租穀六石至八石不等。又有佃户自行开垦者，因村黎未谙科则，倩城市殷实之家充当业户，代为经理纳粮，亦祇抽给租穀数石，名为「田面租」。其佃户承种之后，又觅雇工人代耕，牛犁籽种，悉系工人自备，佃户与分租息，每年每甲可得数十石为「田底租」者，业户得租数少，佃户得租数多，其田虽系业户出名，而实归佃户承管也。从前抄封案内，如翁云宽、杨光勋等，俱系业户犯事，与佃户

本无干涉，是以每年止征业租，并未籍没田产。今查此案，逆匪纠聚，佃户从贼者多，业户从贼者少。业户作贼，如陈泮、蔡网之类，其佃户未有不从贼者，应一例查抄。至于佃户从贼，其业户虽未从贼，而不能约束举报，已难辞咎；且业户前已得交犁头钱，即与卖业无异。今田产既已入官，更未便于官租之类转行抽给业户。此案除雇工人作贼，其产本非所管，应免查抄外，此业户、佃户从贼，则其产概当入官；若仅照旧案办理，但有业租而无佃租，但论其田面而不及田底，适为蠹胥等中饱舞弊。臣已彻底查明，是以此案议租加逾数倍，庶公项不致隐漏，而匪案亦足昭惩儆』等语。查台湾匪犯，虽佃户从贼者多，业户从贼者少，但业户既均有不能约束之咎，即田园概不容有漏网之处，应如该抚等所奏，将前项查出匪犯入官田园，所有业租、佃租、田面、田底等项，俱应照数核实计算，议税造册报部，仍于每年奏销册内分晰造报，以凭查核。

一、查核田园岁收租额，应分别各路情形，以定等次一款：据称『彰化、淡水，田皆近溪，一年两熟，约计每田一甲可产穀四、五十石至七、八十石不等，丰稔之年，上田有收至百余石者。旱园较水田次之。嘉义、凤山田园，距溪较远，间有单收者，较淡、彰次之。台邑沙地居多，多系单收，较嘉、凤又次之。此各路田园岁收之不同也。所有入官叛产，招募殷户佃种，完纳官租，应确勘田园之肥瘠，分别上、中、下三等，以定岁收租额。除酌给佃户租穀、拨贴牛具、籽种及每年修培田圳工本外，淡水、彰化二处，每甲上等田可收官租三十二石，中等田可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可收穀二十石，上等园如中等田，中等园如下等田，下等园可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最为瘠薄，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穀十分之七。以田园岁收情形，经清查叛产之委员钱受椿、郭廷筠等分赴各路细加勘验，得其大概。并据台湾府杨廷理酌定官租额数，由臬司万具详前来。臣等细加体察，别肥饶之中，酌丰歉之中，以为定额，总使佃民工本之外，岁有盈余。现在采访舆情，已多踊跃应募，期于承种官田，可垂永久』等语。查入官田园，招佃承种，完纳官租，自应按照地土肥瘠，分别等差，使佃民踊跃乐从，易于输将。今该抚等查得彰化、淡水二处入官田园，酌定征收租穀数目，每甲上等田可收官租穀三十二石、中等田可收穀二十六石、下等田可收穀十八石，其零星荒埔最为瘠薄，较下等园再折半征收；至嘉义、凤山两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十分之九，台湾一县较彰、淡约可收官租十分之七，俱系按照地势情形，分别肥瘠，应如所奏，将查出各县地亩，按其等差，定以常额，责令地方官招募殷实佃户承种，仍将征租数目出示晓谕，庶使小民家喻户晓，可垂永久。

一、田园既有等差，不得援照赋则，率以下等园地纳租一款：据称：『台地报垦升科，于乾隆九年钦奉上谕，照同安则例分上、中、下则检查。数十年来，民间报升，率系下则，并无以上、中升科者。窃思台湾生齿日繁，土田日辟，仰蒙皇上优恤海外群黎，迭奉恩旨，蠲租薄税。此时固不值因叛产一事，将全郡民田赋则，纷纷查勘改增，现在田园既经查明，内有上、中等则，未便任其以旧定赋额本系下则为词，致使入官叛产与民间赋额同科，且使膏腴之产与瘠薄竟无区别，则实在瘠薄者能转见偏枯，不足以昭平允。现饬该道府等详加确核，务使等则分明，据实区别。倘地方官不行查实，或致吏胥高下其手，立即严揭请参，从重究办』等语。查民间赋额，其科则之上下，原因地土之肥饶，无使畸轻畸重，方可以昭公允。今查出台湾匪犯田园既有上中等则，自未便专以旧系下则藉词弊混，亦应如所奏，令该道府等详加确核，分别照上、中、下等则加载赋役全书，永远遵行；倘有奸吏舞弊，高下其手，立即严参，以昭惩创。

一、岁入官租除扣出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应令征收折色一款：据称：『地方官征纳租粮，办理不善，弊窦丛生，最为闾阎之害。台湾吏治废弛，虽大加惩创之后，现在各厅县尚知儆惕，但恐日久玩生，难保无措勒浮收情弊。此案完纳官租穀数较多，此时立法之初，必须通盘筹划，永绝弊端。臣等详查此等叛产，多在近山，距县城数百里不等，每户完纳租穀数十石至数百石不等，若令各完本色，肩挑车运，费用倍增；且民租就田分收，俱系乡斗毛穀，较之官斗交仓，必须干圆洁净者不同；又园之中率皆种植地瓜、甘蔗、杂粮等项，民租向系折交业户；今若概令买穀完纳，佃力似恐难支。查此项租息加贴戍兵，本须支給银两，若令棗穀易银，辗转出入，徒滋侵扣亏挪之弊。此官租征粟不如折色征银之为便也。查台湾旧例，充公田园及息庄获租变价报销案内，每穀一石变银六钱及六钱二分五分不等，照依时价，未免岁有参差。所有此案折色，应照闽省部定穀价每石折银七钱，以归画一』等语。查台湾入官叛产，多在近山，距县城数百里不等，而每户完纳租穀有至数百石者，肩挑车运，本为不便，况征收本色又不无措勒浮收之弊。今该抚等奏称戍兵本系折给银两，现在入官叛产际照应完正赋仍征本色外，其余租每穀一石折银七钱，亦属通融筹划便民裕兵之意，应如所奏办理。但查台湾采买穀价，先据闽浙总督喀奏明每石定以六钱；至内地穀价，先据原任布政使钱奏明发买穀石，每石以八钱为率；今所称每石七钱之数，系照何例办理？应令该抚查明报部，以备稽查。

一、官租折色银两，应酌充贴补戍兵之用一款：据称『台湾换防兵丁，前奉恩旨，令将入官叛产酌量拨给帮贴。兹又经军机大臣奏准照新疆换防之例议

给，仰见圣主轸念戎行，有加无已至意。窃思戍兵眷属，在内地交领银米，贴补养赡，已沐格外恩施。惟台地食物昂贵，恐该兵等本身用度尚有不敷，易滋贸易营私等弊。兹所议增加银两，应请就台地支給本身，以资贴补。查上年满汉征兵盐菜口粮，俱于常例外加给四钱。现在台湾各项戍兵，于每月应得钱粮外，均请即照四钱之数按名加给，该兵等得项更属宽余，感激天恩，自必倍加奋勉。通计台属兵丁，每岁共需加给银六万三千三百余两。现据查出各路叛产已有三万三千八百余亩，除扣征正供外，余租折色约可收银三万二、三千两。此外有续行查出者，应再加入并算。又从前械斗案内之翁云宽、会匪案内之杨光勋等抄产，本议给熟番作为屯田，现查该番等有埔地五千余甲，田面、田底俱归承种，每一名受田一甲，可得穀三、四十石，已属宽余，足敷分拨。兹臣等查出此项岁收租息，每年约可得穀三万石，可变银二万三、四千两，应请一并归入兵粮项内。如尚有不敷，再于台湾府盐埕项下查出溢额盈余充补。计戍兵加饷所需，有盈无绌，可毋庸另筹经费，于便民充公，两有裨益』等语。查台湾换防兵丁，向例每兵每月食饷银一两五钱、米三斗，又内地家口赏银二钱七分、米一斗。近又钦奉谕旨，内地兵丁渡洋防守，将入官叛产酌量拨给。嗣经军机大臣议奏，将台湾戍兵仿照新疆换防兵丁之例，一体准其支給行粮、坐粮，使该兵丁等得项宽裕，无虞内顾等因在案。今该抚请奏台湾各项戍兵，于每月应得钱粮外，将入官叛产内所收租银，每石每月加给赏银四钱，共需银六万三千三百余两。除现在查出叛产约可收银三万二、三千两，此外续行查出者再加入并算，又将从前械斗案内之翁云宽、会匪案内之杨光勋等抄产，每年约可得穀三万石，可变银二万三、四千两，一并归入兵粮项内，如有不敷，再于盐埕项下盈余充补，毋庸另筹经费之处，均应如所奏，准其于每月应得钱粮外，每名每月加给银四钱，即作为行粮。仍令该抚将换防兵丁加给银两，并查抄各犯田产，每岁征银各数目分别造具总细各册咨送户部查核。

又据称：『匪犯等资财器物等项，均遭毁失，房屋亦大半毁去，草寮瓦屋，所剩无几。现饬同所住地基及果木花息一并估变，另行造册咨部』等语。查各犯匪入官房产、银钱、器物，均须严切根究，毋许寄顿隐匿。今查抄各犯财产，该地方官自应详细访查，据实估变，未便任其藉称毁失，致有隐漏等弊。并令该抚即委干员确查，除实系毁失者毋庸查办外，如有不肖兵役及附近番民，当时乘乱抢劫隐匿者，令即据实首报，免其究办。倘查有隐匿不报，以及侵蚀等弊，即行严究审办。仍将查出地基等项，估变造册，咨部查核。

所有臣等议覆各款，谨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睿鉴，训示遵行。为此谨奏。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本日奉旨：依议，钦此。

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会奏台湾府属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请豁免折

为台湾府属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恩豁免、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照台湾府属之淡水厅及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抄没逆匪林爽文、陈周全及械斗会匪翁云宽、杨文麟、许国梁等各案入官田产应征租穀奏定章程，除正赋应征本色外，其余年额应征租穀七万六千二百八十三石七斗五升三合三勺，每穀一石折银七钱，应征银五万三千三百九十八两六钱二分七厘三毫，由台湾府征收，拨充戍兵加饷。道光十二年冬间，嘉义逆匪张丙等纠众滋事，台湾、彰化二县及凤山县迤东各乡，匪徒闻风响应。其未被逆匪滋扰之淡水厅与凤山县迤西各乡，又有粤庄棍徒，肆行焚抢。所有该厅县承种抄叛各产佃户应缴道光十二年分折租银两，除种植旱稻者业已收割完竣变价缴官外，其种植晚稻者，正当收获之时，或收贮在家，或运存租馆，及在田未经收割者，悉被抢失蹂躏，荡然无存。臣程祖洛渡台后，于抚恤难民之时，即据各佃首纷纷具呈请豁。当经批飭台湾府委员会同各厅县确查勘验取结详办去后。兹据署福建藩司凤详，据台湾府周彦详称，移飭各厅县带同各佃首吊验征收租簿完单，逐处查勘，除未被抢失穀二万四千一百五十八石八斗二升三合三勺内已征银一万四千三百九十两二钱二分二厘五毫、尚有未完有着银二千五百二十两九钱五分三厘八毫仍催该佃首等完纳外，统计淡水厅、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实在被抢收存在家未运纳穀一万六千六十一石六斗五升三合，运贮租馆未变价穀一万五千一百五十四石二斗一升，蹂躏在田未收割穀二万九百九石六升七合，共被抢蹂躏无着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九斗三升。查照章程，每石折征银七钱，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四钱五分一厘，取造册结，由司复核，详请援照嘉庆十年蔡逆窜台滋扰抢失成案，奏请豁免前来。臣等伏查各该佃等猝遭扰害，家屋全倾，琐尾流离，情殊堪悯，虽已仰蒙圣恩，赏给三个月口粮，并给予修房之费，得以复业垦种，而元气难以骤复。所报被贼抢失蹂躏官租穀石，确系实在情形，即使严拘比追，亦属悬宕无着。所有道光十二年分应完租穀内，被抢蹂躏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九斗三升，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四钱五分一厘，合无仰恳皇上天恩，俯念穷黎，准予豁免。如蒙俞允，其应给戍兵加饷，容臣等另行筹款拨补，分别造册请销。臣等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具奏，八月初八日在侯官舟次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四年七月初九日内阁奉上谕：程祖洛等奏应征抄叛各产租穀被贼抢失援案恳请豁免一折，福建台湾府属之淡水厅及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抄叛各产应征租穀，除已征收外，其各该佃户承种晚稻者均被

十二年冬间逆匪棍徒抢失蹂躏无存，现经该督等查明报抢穀石，确系实在情形，着准其援照成案，所有道光十二年分应完租穀内被抢蹂躏穀五万二千一百二十四石零，合银三万六千四百八十七两零，准予豁免，以示朕轸念穷黎之至意。此项穀石系应给戍兵加饷，着该督等另行筹款拨补，分别造册报销。钦此（道光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司行，十月十七日台湾府奉到）。

监察御史林士传奏台湾重地宜裕积贮以备不虞折

掌四川道监察御史臣林士傅跪奏：为台湾重地、容裕积贮、以备不虞、仰祈圣鉴事：窃惟闽省台湾为海外重地，民情浮动，易生事端，必须预为防备，庶可弭患于未萌。查台地素称产米之区，有一岁三熟之说，供给本地民食外，尚接济内地福州、漳州、泉州各处。故向来筹划台事者，皆不以积贮为急务也。然臣闻彼处今昔情形，甚有不同。从前土广人稀，食之者寡；今则人烟稠密，生齿繁多矣。从前莱芜新垦，土皆沃饶；今则屡经耕种，地力渐薄矣。从前一岁三熟者，今闻或两熟矣。故迩年以来，台地米价昂贵之时，有一斗价钱四、五百文者。而道光十二年张丙聚众戕害府县一案，衅皆起于饥荒抢米；十六年，沈知聚众戕害汛弁一案，衅亦起于抢粮；皆其前鉴。夫以产米之区，即使情形稍不如前，亦何至若是之频忧缺乏，致酿事端？则其中更有二者之弊：一为民间不知盖藏，一为官府不善预备也。盖台民习旧，素无远虑，岁入充盈，罄其所有以外售取利；至于荒年，则内额无资，外图攘夺。而地方官狃于台地产米之说，平日不以积贮为务，以致仓廩多虚，仓卒之间，弥缝无计。此张丙、沈知等滋事所由来也。是就台地现在情形按之，积贮一事，诚有所不可缓矣。

伏思严立海禁，毋许台米外运，虽亦保卫盖藏之一法，但思海口岐出，偷越难防，且或内地值荒，无所接济，台米囤积，无所发售，于法既有所难行，而于民亦有所不便。惟有充实仓廩，严为储备，其事无弊而可行。但此事非责之于荒歉之年，当筹之于丰亨之日。现闻台地今年大熟，穀价极贱，而内地各府今年亦属有秋，可无需台米为挹注之资；正宜乘此丰年，亟图蓄聚。相应请旨敕下闽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于各处仓储有未足者，亟行补足，并设法劝谕民间多建义仓，俾乡社各有盖藏，尤属备用不穷之道。如此，积贮既充，庶缓急有恃，即可杜奸民滋事之端矣。臣籍隶闽省，见闻所及，具折敬陈，伏祈皇上圣鉴。谨奏。

道光□年□月□日奏。

闽浙总督程祖洛福建巡抚魏元烺奏酌筹拨解台湾道库贮备银两折

为酌筹拨解台湾道库贮备银两、恭折奏请圣训事。窃照台湾一府，孤悬海外，为闽省藩篱重地，人情又极浮动尚利，非库贮充裕、营伍整饬，不足取信

于民。前年张丙之乱，虽酿成于缉捕■〈足束〉懈、营伍废弛，而库无积贮，临事向殷户借银应用，内地饷银又隔海不能克期解到，官民亦因此互相疑惧。

臣等伏查台湾府库，本有额贮备公及缉匪生息盈余等款银两，自乾隆五十七年以后，修理营房、清厘台饷、历次械斗等案，各有支销及借垫未补之款。又因内地拨解台湾官兵俸饷，向由藩司衙门将台湾厅县应追应征之款按数扣除，列册行知，就近拨抵，其追征不足之数，即须由府筹垫，年复一年，尽成悬款；内有已经报部者，亦有尚未造销及由外垫给应行陆续追补者。张逆军需案内，又有挪垫之款。因之府库现乏贮备。急应就此次核报军需与清查府厅县交代二事，彻底清厘，庶免再事鞅鞅。嗣因专委核办军需之前署台防同知沈钦霖因病出缺，随委升任台湾府周彦接手造办，无异另起炉灶。又台湾府厅县历任交代，前经臣程祖洛奏明，统限上年底完结。现虽据报清完，而送到册籍又与藩司衙门档案多有未符，案经藩司郑祖琛查照司案按款签明，发交请补台湾府熊一本携带渡台，再行澈底清查，并飞调升任台湾府周彦于军需款项核清后，检齐卷据，迅速来省会同销算。惟是海上往来，难以预期；即军需交代二案办结之后，分别题销摊捐着追，听候部示，亦非朝夕所能蒇事。台湾府库贮空虚，殊非所宜。每年届交冬令，巡防攸关紧要。兹据台湾道府稟请预筹贮备前来，臣等督同藩司郑祖琛通盘筹划，不敢过事拘泥，致令缓急无资，遇事掣肘。■〈廿〈秝，去禾〉〉司库现在无款可筹，再四思维，惟有收捐监生银两归补本省封贮一款，本系闽省备贮银两，尚可动拨，且以存司之银解存台库，同一本省备贮，事理亦无窒碍，相应奏恳皇上天恩，俯念海外要区，于福建省封贮项下酌拨银十万两发交台湾道，专款加谨封贮道库，以为备公要需，不得与府库纠缠，致滋弊混。如遇重大紧要事件，方准由道一面酌拨，一面自行具奏，并报明督抚藩司存案，事竣分别归补。此外寻常事件及垫放官兵俸饷等项，照旧由台湾府自行筹拨，不准擅动此项银两。遇有新旧交代，责令后任盘查结报，造册详咨，倘有挪移短缺，据实参追。如遇将军、督抚、提督渡台巡阅，照督抚年终盘查司道库款例核实盘查，于奏报巡阅事竣折内随案声明，有无亏缺，分别究办。

再闽省司库将捐监生银数，除节次解部并动拨外，截至本年六月止，实存解部项下银十万两，归补封贮项下银六万余两，应请就于归补封贮项下提出银六万两，再请于解部项下暂行借拨银四万两，共成十万两，解往台湾道库存贮。所存解部银六万两，仍另款收贮，一俟续收封贮银四万两，尽先拨补，凑足十万两即行起解赴部。在部款不过迟解数月，而台湾可早得有筹备。现有请补台湾府知府熊一本与调署台湾县镇标左营游击汪谦应行渡台，臣等已飭司先将

请拨之封贮银六万两，即委熊一本、汪谦护解至厦门，由水师提臣陈化成调拨渡载现届轮换班兵哨船同帮顺便护送东渡。所请借拨之应行解部银四万两，关系部款，臣等不敢擅专，谨俟奉到谕旨后趁十月风和浪静之时，再行钦遵委员解往。臣等为海疆贮备起见，不揣冒昧，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谨奏。

道光十四年初四日会禀，九月二十七日在杭州府行馆奉到朱批：另有旨，钦此。同日奉到道光十四年九月初七日内阁奉到上谕：程祖洛等奏酌筹拨解台湾道库贮备银两一折，福建台湾一府，孤悬海外，必须库贮充裕，方可缓急足恃。据该督等查明请由收捐监生银两归补本省封贮项下酌拨十万两发交道库，以为备公要需。着照所请，准其如数酌拨。此项银两，着责成台湾道专款加谨封贮，不得与府库纠缠，致滋弊混。如遇重大紧要事件，着该道一面酌拨，一面自行具奏，并报明督抚藩司存案，事竣分别归补。外此寻常事件及垫放官兵俸饷等项，照旧由台湾府自行筹拨，概不准擅动。遇有新旧交代，责令后任盘查结报，造册详报咨部。倘有挪移短缺，据实参追。如遇将军、督抚、提督渡台巡阅，照督抚年终盘查司道库款例，核实盘查，于奏报巡阅事竣折内，声明有无亏短，分别究办。余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闽浙总督刘韵珂署福建巡抚徐继畲奏循例动拨解台备用银两折

为前拨台湾道库存银两、余剩无几、请再循案动款拨解、以资缓急、恭折奏祈圣鉴事。窃照台郡孤悬海外，为闽省藩篱，该郡民情浮动，偶有睚眦微嫌，辄即逞凶械斗，甚或纠集匪类，谋为不轨，必须库贮充盈，方可有备无患。道光十四年间，前督臣程祖洛等因台湾积贮空虚，曾经会折奏请于闽省收捐监生归补封贮银内，酌拨银十万两解存台湾道库。嗣因逆犯沈知、胡布、陈冲、江见、洪协等先后谋逆滋事，经台湾镇道节次禀明于前存银内陆续拨用，计共动拨银九万二千八百七十四两零。内业经造报两案，堪以作正开销者，已有二万九百余两之多，其未据造报各案，销数更属不少，且有应动台湾生息暨摊廉归之款，按款勾稽，均须时日。现在道库实贮之银，计已不及万两，容俟各案报销完竣，再行饬司发还备贮，诚恐缓不济急。且从前台地民物殷阜，每有要需，尚可向殷绅富户暂行借垫。自道光十二年被兵以后，民间元气本尚未复，而年来地震、械斗以及风水之灾，又复层见迭出，以致地方凋敝，较前更甚。是此时台湾本地，已属无可筹措，而内地又远隔重洋，风信靡定，临时拨解，更非克期可至。自应预为筹备，方免支绌之虞。

查闽省收捐监生归补本省封贮一款，为备公而设，现在台湾库贮既已无多，亟宜循案拨解，以资贮备。合无仰恳圣恩，俯念海外存贮关系重大，准予闽省现存藩库收捐监生归补封贮银十六万两内，赶先酌拨银一十万两，解至台湾

，收贮道库，以备要需。

至此项捐监生银两，向俟收有成数，以三万两解部，三万两收存藩库，作为归补封贮之用。兹闽省封贮一款，自此次拨解之后，计止余银六万两，若仍照旧分别解贮，则归补需时，设有不时之需，计亦不敷支发；况闽省为滨海重地，福、厦两口，夷情现虽顺绥，而绸缪之计，不可不存；漳、泉二郡，民情素称犷悍，而缉捕之资，不能不裕。是发内地之封贮解存台湾，固属先其所急，而补内地之封贮，收存藩库，亦系备其不虞。臣等再四思维，欲筹兼顾，惟有请旨将此次拨解内地封贮银十万两，于续收捐监银内尽数扣还，仍俟扣足原数，再行查照旧章，分别解部存贮，俾海外、腹里，均得宽为筹备，不致有误。如蒙俞允，容俟命下，即行钦遵，委员解往。仍照前奏，遇有重大紧要急需，方准奏明动用。此外寻常事件，一概不准擅动。所有新旧交代，责成后任盘查结报，并于每年春秋二季，由镇道会盘具结报查。如将军、督抚、提督巡阅至台，核实盘验一次，仍于奏报巡阅折内随案声明。如有亏缺，一面参追，一面责令该镇道等立时赔补。

至前此动拨银九万二千八百余两，俟雇令各案造报到日，由臣等逐一核明，如系作正开销之款，应由藩库发还者，即饬照数扣存，毋庸再行发给；其应动台湾生息暨摊廉归款者，并饬收还原动本款，以免轆轳而昭慎重。据兼署藩司武崇具详请奏前来，臣等共同参核，均关紧要，实为海疆贮备起见，谨不揣冒昧，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道光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会奏，五月初三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四月初五日奉上谕：前据刘韵珂等奏前拨台湾道库存贮银两无几，请动内地封贮拨解一折，当交户部速议具奏。兹据该部详加综核，以前案捐款归补之项，声叙含混，未便准行。惟念台郡孤悬海外，民情浮动，且近年来地震械斗以及风水之灾，层见迭出，必须库贮充盈，方可有备无患。所有此次刘韵珂等奏请续拨银十万两，准其即在捐监归补封贮银两内如数动拨，解台贮备，与前次归补实贮银两，一并责成台湾道专款加谨封贮，不得与府库纠缠，致滋弊混。如遇重大紧要事件，着该道一面酌拨，一面自行具奏，并报明督抚藩司存案，事竣分别归补。此外寻常事件，及垫放官兵俸饷等项，照旧由台湾府自行筹拨，不准擅动。遇有新旧交代，责令后任盘查结报，造册通详咨部，倘有挪移短缺，据实参追。如遇将军、督抚、提督渡台巡阅，照督抚年终盘查司道库款例，核实盘查，于奏报巡阅事竣折内，声明有无亏短，分别究办。至沈知等案动用银九万二千余两，除提取本款归还贮备外，其各本款报销，并着该督等将未造报者迅速造报，已行查者亦即登覆，仍各归各案办理，是为至要。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福建布政司详筹拨解台缉匪弁兵口粮银两生息动支由

闽浙总督部堂阿批本司详：查得台湾爱总镇附折奏请筹拨司库款银十万两、发台生息、以资台属水师各营出洋捕盗弁兵口粮一款，现在奉准部咨，议准照依乾隆六十年内地发商生息之案，以应支給。仍令督抚将动用司库何款，先行报部，年终即将出洋弁兵人数、日期并给过银两一并核实造册，报部核销。俟洋面肃清，即将本银撤回归款等因。本司遵查闽省内地水师各营出洋捕盗弁兵，先于乾隆六十年间，经前督宪长奏准每名每日给发口粮银五分，于司库拨银二十万两发交盐、当两商，按一分生息，年年可得息银二万四千两，遇闰加增闰月息银二千两，以资前项弁兵口粮及各营制换战船篷索燂洗之用。仍于嘉庆元年二月二十二等日发商领运之日起息。其弁兵口粮，即以得息之日起支。并令各营按季赴司请领，年终查取营册，由司汇造，详送题销，历经遵办。嗣于五年二月起奉宪台批令各营每兵每日改给口粮四分，均经详奉题咨，奉部覆准在案。兹奉议准动拨司库款银十万两发台生息，支給台湾水师出洋弁兵口粮，既奉大部飭照六十年内地生息支給口粮之案办理，应请移会台湾镇，即照内地每兵每日给四分之例，一律造支，并责成台湾府迅将拨往本银赶紧选择殷商承领，以领运之日起息，按季由府催收息银贮库，年终造具收息存本各商花名、银数细册，通送详咨查核。其各营弁兵口粮，即以发本生息之日起支，由带兵之员造具册领，分送台湾镇道批府核明详给。递年由营造具出洋弁兵人数、起住日期、实销银数确册，出具切结送府，逐一核明，汇造清册，申送镇道，由镇道复核会合印结，同册移司转送详题，以专责成而免歧误。

再查从前发商本银二十万两，原在元年春秋拨存剩地丁款内动支，续缘各年存剩地丁不敷拨动，又经改拨节年随本册内报完乾隆五十九年分地丁银内给发，详咨奉准部覆在案。今台湾爱镇奏请拨司库款银十万两发台生息，应请于已入本年春拨续收历年积欠地丁并海关等银十五万三千九百六十五两零内拨出银十万两，解交台湾府查收，发商生息。俟洋面肃清，即将前项本银撤回归还原款造报。合就分晰查议，并将筹款解给缘由具文详请，伏维宪台察核，咨明兵、户、工部查照等缘由。蒙批：仰候抚部院咨部缴。又奉巡抚部院温批：仰候咨部，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嘉庆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台湾镇台爱准藩司咨。

福建布政司议覆台湾府库应行调剂事宜札

福建布政使司为查明府库等事，奉总督部堂玉批本司议覆该府核议府库应行调剂事宜及划解收支各款银两立定章程垂诸永远遵循一案等由，奉批：如详移飭遵照，仍候抚部院批示录报缴。又奉巡抚部院李批：如详移行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奉此，合行飭知。为此，仰府官吏即便遵照发来议定条款章程

，永远遵办，毋违。此札。

计发议定章程册一本。

一、据称本年司发大饷，应划台地正杂钱粮各款，请俟解存府库后由府造报划扣也。查藩库报拨划饷之银，必须先有此款银两存库，方始报拨；府库与司库并无二致。台湾各营征收官庄租息并各厅县征收正杂钱粮、官庄、当税、税契等款，均应兑划台饷之用。兹查各营官庄租息一项，系于甲年征收租息，乙年变价解府，丙年始行由府造报划饷。惟厅县正杂钱粮、官庄、当税、税契等款，历届均系由司查照厅县具报已征未解之数，全行划饷，其银尚未解存库，兵饷凭何放给？应请嗣后厅县征收正杂各款银两，于每年奏销后饬府勒限提贮府库于请领次年台饷时，由府照数造册，声请划扣，以重出纳而免挪垫等语。遵查台属各厅县应征正杂钱粮及各营征收官庄租息向系汇解府库拨充兵饷，即于次年应领台饷内照数划扣司库，以副入拨造报。祇缘该府并不及时催提，年清年款，以致司中奉划，各处未经解到，故有挪垫不敷之虞。但各项钱粮奏销，原有定限，尤未便一任悬欠，致误拨用。应请嗣后各厅县应征正杂钱粮，责成该府于本年内按照额征数目，逐一征完，先行提贮府库，截至次年奏销时，入册注完造报，司中即照数就饷划除。其各年征收官庄银两，应来年题报，应饬该府于次年内勒限提贮存库，即于再次年饷内划收，则府库毋庸垫挪，而入拨亦不致逾限。倘该府并不随时提贮，迨至划饷之时，仍有悬欠未清，即行着落按数赔补，以儆惰征。

一、据称每年给发台饷，奉司划扣文武职各款，宜酌加区别也。查每年台饷内奉划文职、武职各款，如京借养廉、渡台盘费及各员在内地或别省历任罚俸、捐赔之款，此等并非正项，各员每视为无关考成，任催不解，其捐杂款项，甚有不肯认欠，推诿延挨。及至辗转详查，重洋远隔，徒益宕延。本员设有事故，前项遂成无着。今应请酌加区别，所有调台各员，如在内地或于别省任内，所有罚俸及未解捐杂各款，由司查明，先就内地追缴，不准带至台湾调任；即或加恩准其到台后完交，亦应酌核银数多寡，分别定限，饬府就近催追，造报划饷，勿于各员一经调台，即在是年台饷册内将各员应完未解银款全数划扣，致有虚悬。其余如文武各员京借、省借，并在台湾任内罚俸及年例应捐各项，固应照旧划饷，但各项多应在于支食廉俸内扣捐之款，应请于每年正月间由司查明，列单饬知，尽限一年，由府分别追缴存库，于次年造报划饷，以期款归实在，饷不虚划等语。遵查文职武职京借、省借、养廉、渡台盘费、罚俸、捐赔等款，一奉行知，均应入拨充饷，以及归补正款，自应随时查扣，未便一任诿延。当奉文之时，悉经专案行府，按限扣存，以凭划饷。该府果能实力催提，何致悬欠？但在岁底甫经到台各员，于次年台饷即行查扣，未免稍有

虚悬，应请嗣后量予区别。若奉文出借在本年九月以前者，令该府照旧扣存贮库，以备次年划扣；如十月以后奉文出借之项，于次年饷内酌扣一半，尚余一半该府仍按数转扣，于次年饷内找扣归款，统以该府扣贮册报到司，方扣台饷，庶司府款项均不致再有悬宕。倘该府以未经划饷，稍存瞻顾，违限不扣，以致事故无着，即行着落赔补，以重帑项。至年例应捐各项，原应在于各官俸廉扣捐，银存府库，自无难就项扣抵，应如该府所请，于每年正月间查明，列单饬知，尽限一年，由府追缴，于次年追报划饷，以归实在。

一、据称各营每年奏销，比照多支银两，请抄细册发府，以便查扣也。查府库给过各营兵饷，止凭营中按季造送实销领状，由镇道挂发下府核算，除支销外，扣回截旷银，请划台饷。历办无异。惟司台营造销，每有与例未符，迨至奏销之时，复由核改减销，于次年给发台饷内划扣。除府中照依营之数请划收存截旷之外，宪库复加扣比照多支银八、九千两至一万余两不等，且于大册内仅开各营比照多支一条总数，其改造减销底册，历年并无抄发。究竟何营比照多支若干，府中无凭查扣。营中又执营销原造之数，向府争辨，不认减销。迨至详请抄发底册查扣，往返需时，款多悬宕。今应请将每年核改台营奏销应扣比照多支俸廉饷干银两，于是年奏销后即将核改底册内实在减销何项，何营比照多支，细数若干，由司饬承先行抄发下府，以便随时移营扣存，以备下年划饷。再查台湾各营征收隆恩官庄租息银两，每年饷内亦有奉划比较短少之项。府中照数查扣，而各营亦复纷纷覆称，营征官庄银两，系奉文遵照乾隆三十四、五两年所收之数报解，并无短少等情，不肯认扣。并请各营实在额征官庄及乾隆三十四、五两年比较数目，除开销各项外，实应解充兵饷若干，通饬各营遵照。一面饬知下府，俾得按数查扣，免致错误等语。遵查台湾各营官兵马匹应支俸饷干廉等银，皆系照额领存府库，由府按月转给各营承领，如有截旷不应支食之项，亦由营解还府库归款。司中造报奏销之后，核明实销数目比较额支之数多支银两，按数就饷扣收，汇入建旷项下报拨。从前均经抄发比照奏销底册移饬遵办各在案，祇缘近年台营员弁远隔重洋，凡有署事、廉俸、议令，悉由营中自行造支，营员未谙例案，每多违混重销。及至造报奏册到司，一经按例删除营中应截之项，未经解还，遂致府库款项悬宕。兹将武职俸廉条例修纂通颁，各营可以照例支截，不致舛错。并各该府所议，嗣后各营比照多支俸廉等项银两，即于是年奏销后将核改底册实在减销若干，由司照册抄发移饬营府知照，以便随时查扣，以备下年划饷，而免歧误。至各营征收官庄租息，原系比较乾隆三十四、五两年之数造报。如有多余，尽数充饷。倘有短少，即于承办官名下赔足。历年均有原额及征收之册为准，自不致有多寡之虞。应饬官营于造报前项奏册之时，将移司报拨之数照造一分，移府备查。一面将

征存银两解贮府库，俟司中核明实在题销充饷若干，再行抄册饬知，就饷划除，自不致再有互异。

一、班兵借支内地盘费银两，应请通饬造册移扣也。查换台班兵沿途借过内地营县及厦门水中军营库银两，并不随时造册移台查扣，仅具一文赴司领回，请于应发台饷内扣还。迨府中接奉司划饷册，又系笼统列扣一条总数，并不分晰何营何兵应扣借款若干，无凭扣补。及至请查发细数，往返需时，各兵又已班满换回内营，在台无从扣收，以致虚悬饷款。即如吴守任内具详水中军李得胜等于借支班兵银两并不造册移扣致奉着赔一案，是其明证。应请此后凡有内地营县借过换台班兵银两，司中暂缓扣发，饬令备造细册，送司发府，以便查扣。俟请领台饷时，由府造册请划，给还内地营县，领回归款。其水中军衙门借款，为数最多，即责令该中军开造营分兵丁花名借数清册，发交管带班兵之员弁，于抵台日即行送府查扣，以免悬宕等因。遵查内地拨换班兵及出差弁兵到厦候风，由水中军酌借，遭风被漂，应由地方官酌借。其出借银两，或于地丁，或于营项，均系挪项垫应，亟须归补，难以虚悬。若俟台府扣完，就册请划，台湾一年请领一次，非延至一二年之久，不能扣补。况头起班兵出借，方始配船，而次起班兵又复接踵而至，水中军存项势难支应。应请嗣后凡有借支台兵银两，责令承办官于借出之时，一面造册移府，一面开折发交带兵员弁赍带赴台，呈缴该营本管上司，仍一面造册移司请发。如遇请领台饷之时，司库即就饷加收给还，而台湾管府已有册折先到，自可查扣，不致悬宕。倘承办官并不造册移台，又不列折交带兵官随带，以致台湾府无凭查扣，即系有意玩延，无着银两照李得胜之案责令承办官照数赔缴，以儆玩怠。

一、据称由台换回内地班兵，请借盘费银两，宜予以限制也。查台营班满应换回内地各营兵丁，为新兵未经到台者，旧兵在台差操，未便命其枵腹当差，向准按月借给饷银。但新兵已经到台，旧兵换回内营，每名本有应领皇恩赏恤路费，按照程途远近，或一两、或一两五钱至二两不等。此银系归入红白案内报销，似可以资用度。乃各兵往往借口配渡候风，缺乏日食，又向府库借给盘费，或借二、三次至一、二十次者。府中向系逐次项目详司，又复按季汇报，不特款项琐碎，案牒纷繁，且府库借给此项银两，积零成疋，而司库必在各班兵原营饷内扣有成数，始能汇发还款。是府库垫款欠悬，实属掣肘。况各兵恃有在台借给之例，可以任意逗遛，延不归伍，于内地营伍防守，亦未免旷误。今应请予以限制，府库止准借给盘费银三次，如过三次以外，即不准多借，仍饬令台镇中军严押带兵员弁勒限催令各兵内渡归伍，勿任逗遛，虚糜饷项等语。遵查台澎戍守班满换回内地归伍兵丁，均系按照班期，往支台营粮饷，起支内地饷银。其内地换拨新兵未经到台之先，旧兵仍在台营差操，向来准

于台湾府库按日借支饷银；其所借银两，悉由台府分营、分起、分次专案造册详请，就于内营该兵月饷内扣收汇发归款，历办无异。今据称以旧兵换回内营，每名均有赏恤路费可以用度，迭次借给，积零成窳，垫款久悬，实属掣肘，所有各兵借支府库银两，以后止准借给三次，三次以外，不准多借；所议尚欠周到。■〈廿〈秝，去禾〉〉查内地调换各营班兵，原应依期戍守，但海洋风讯靡常，间有一二营分，或因公阻滞，或风讯不顺，常有愆期，未能随时赴台更换，则旧戍兵丁自必仍在台营防守，难以克期随班内渡，与任意逗遛、延不归伍者有间。若概以三次为限，并计借给，则未经换回各兵，势难枵腹差操，转非体恤兵粮之道。应请嗣后班满台兵，如新兵业已到台，即令依限内渡，已有赏给盘费，只准酌借三次饷银，不准再为借给，致滋悬宕，并令中军带兵员弁勒催，作速内渡归伍，俾免旷误。至于因公阻滞，及风讯不顺，新兵尚未抵台以前，则旧兵仍须留台差操，未得克期内渡，似应仍由台府察看情形，量为借给，以昭体恤；仍分案详明，扣还归款。

一、据称台湾各营兵饷及红白事路费等款，应请循例预发，并酌量多给，以免府库垫应也。查台湾各营年额应支俸廉饷干，共需银二十万左右，向于首年冬间赴司请领，至次年夏间方能到台。其未到之前，府库系就各厅县解存正杂钱粮、官庄、当税、税契及各营解到官庄、截旷等项，并收存盐课，无分新旧款项，通融垫应。迨大饷抵台，以之拨抵前项垫款，已无余剩。随后又须接续挪垫，实属左支右绌。兹查历年奉发澎湖兵饷，均先预发半年，应请嗣后台湾各营兵饷，亦循照澎湖之例，于每年发饷时，预发下半年两季或一季饷银，以免府库垫应竭蹶。再查赏兵红白事、班兵路费、游巡车辆、病故官兵扶柩运殖各款银两，每年止蒙宪库于发给台饷时附发备赏银二千四百两，即非大换班程之年尚且不敷赏给，若遇大换班程，每年约需万余两之多。府库并无闲款，可以垫给。并请此后如遇大换班程之年，司库给发台饷时，附发备赏银一万两，存府备给，应俟全年给过银两若干，造册请销。倘各营有多销银两，并请抄发实销细数，饬知下府，以便查扣归款等语。遵查台湾每年应需饷银，向系上年冬间造具额支册领，差员赴司承领，司中核明，于次年春间，即行全年照额预给，领存府库以备应支。是台湾饷银本系照额预支，从中尚有截旷之项，递年旋转供支，自可无虞缺乏。况估拨兵饷，年有定额报部有案，岂能多余？应请嗣后饬令领饷之员，务于上年冬初即行妥造册领，先期赴司候领，司中核明应支应扣数目，于次年春初给发，护运回台，以副支放，毋许拖延，迟至夏间抵台。所有预请下年两季、一季饷银之处，应毋庸议。至赏兵红白路费一项，向例于每年给发台饷时附发银二千四百两，交该府库，以备给赏。及至各营领给后，如有余剩，照数扣回归款；设有不敷，再行找给。据称遇有大换之

年，府库并无用款可以垫给，请附发银一万两存库备给等语。查各兵红白盘费等项，系属年无定额之款，从前按年只发银二千四百两，今忽请给银一万两之多，若如数发给，设年支之数较少，难保无压留侵挪之弊。况司库正款，皆有定额，亦未便预为挪拨，应令照旧办理。

一、据称调台正杂各员，请无准其带解银两也。查调台之员，向有在司借领养廉，以为盘费，司库即于是年台饷划扣。内如厅县借廉四百两，尚易追缴。巡典等员借领养廉四十两，抵台之后，其半任俸廉无几，府库骤难尽数追扣，以致办公拮据。然有俸廉可扣，究可陆续匀还。惟调任台湾各厅县及佐杂等官，该员等一经卸事到省，即探明台属某厅县有未领司库公项银两若干，代为具领，带解过台，名虽带解，其实为自己盘费、还债及填补历过各任未完公项之用，挪移弊混，不可枚举。及抵台任，匪特追缴需时，更恐有本员中途事故，或到任不久出缺，前项遂成为台湾亏空。今应请将台属各厅县凡有未领司库公项银两，均由台现任之员，自行备具印领，赴司请给；所有未经到任之员，一概不准带解，以重库项等语。遵查台属各厅县存司未给公项银两，原应现任官备具文领，随时赴司请给，只缘台地远隔重洋，差领难艰，存项动辄经年累岁不行请领；又或银数较多，只据委令丁役赍照领运，更难保无中途■〈距束〉失侵挪之弊，是以间遇渡台便员详请搭解，或有准行，亦即先期饬知于该员到台之时，即令如数兑缴，毋许擅自挪移。然此亦系调台现任之员，方准带解，从无假手佐杂微员，致滋弊混。应如该府所议，嗣后台属应领正杂一切公项，均由现任人员造具册领，按银数之多寡，由府端委台员赴司请给，方准领运，所有未经到任及佐杂微员，一概不准带解，以重库项。

嘉庆九年十月二十日行。

福建布政司详催完耗羨商税官庄等项章程饬遵札

钦命福建布政司吴为详明筹议公费案内收支各款银两饬遵照事。案奉总督部堂钟批本司详：公费项内，每年计收耗羨银一十一万八千余两，又米耗拨充银一万四千余两，又扣缺养廉银一万一千余两，又收节年存耗续完、节年官庄以及商税、盐课盈余暨收回各案核减等款共银三万余两。加之春初咨借银五万两，约计共收银二十二万数千两。又支销各款，共需用银二十二万数千两左右。是逐年所收银款，同咨借银两，支销各项应用，并无多余，以致借款难归，日久悬宕。推原其故，总由多支少收，所入不敷所出。

兹查近年多支者，如船工一款，十六年间开销银二万二千余两，较之往年加增一倍。查此项大小修战船工料，本无定额，现奉抚宪于另详批示；十五年奏销造报船工津贴银一万一千五百余两，比较从前即已加增，而十六年分船工竟动销至二万二千余两，虽事所必需，亦应酌其缓急，岂可漫无限制等因。业

经查明船工一项，攸关捕务紧要，未便酌其限制，但核十四年船工一款动支银八千三百余两，十五年船工动支至一万一千五百余两，十六年船工动支至二万二千四百余两，比较上两年已增一倍，皆系漫无限制，诚如宪示，虽事所必需，亦应酌其缓急。应否将船工一项，每年准于公费项内支销银一万两，津贴修造，俟奏销时通盘核计。如支销款少，公费尚充，兵行作正开销；倘有支绌，难以全数核销，剔出若干，归于下年公费补销造报。又各属修理监狱、祠宇、塘汛等项工程，近年支销，共有四千余两，为数亦多。业经详明通饬缓办，以节公费而免短绌。

又近年少收者，如台湾官庄一款，年额应收银二万八千余两，近年亦只完银数千两，较之从前，减少银三分之二。虽可就饷划扣，第未据台府报明收库，亦未便照额扣收，以致兵饷短绌。是官庄一款，徒有拨充公费之名，而无收用之实，若不立定章程，定以限制，势必仍前少解，公费愈见不敷。应请酌定每年官庄，无论现年、节年，每年先完银二万两以上，饬令该府按县征解，并令按季提存府库，至次年就饷请扣，责成该管道府上紧催征。自道光十七年为始，总须完解二万两以上，不得再有短少。俟奉批后移行查照办理，即于请领次年台饷时，就饷详请扣收拨充造报。如台府请扣较少，由司查明，照数扣足拨充造报；一面将督征、承征不力之台湾府县各记大过一次，以示惩儆。

又各关税盈余一款，虽系征诸商贾，多寡不齐，第各年征数，相去不远，难容先后悬殊。除光泽、浦城、福粮、福防、福州府经历各关征收正额银两额数有定，向无多寡外，如崇安一县，向来应征盈余银一千四百余两，递年解完银数，大略相同，尚无短绌；何以上杭一县，逐年短少？查之从前嘉庆年间，该县每年完银九千余两，至道光八年间，尚有七、八千两，近年以来，仅完银三、四千两不等。似此逐年减少，情弊显然，盖因官无处分，年无定额，得以征解自由，从中官侵吏蚀，在所不免，不可不严行查究。前经议定章程，饬府委员提吊各关口日征红单，彻底根查，如有短征亏短情弊，即行严参，倘有违延不覆，即锁提口胥解究在案。道光十六年分盈余银两，征完若干，至今未据扫数解司，而十六年以前，何以逐年短少？屡次催提，亦不详覆，实属不成政体。嗣后征解银数，亦因定以限制，按照酌中年分。如崇安县必需征解银一千四百两以上，上杭县必须征解银六千五百两以上，如有短少，即系侵蚀，仍将短征之数，着令承征之员按数赔解，以杜捏报。又道光十六年以前，因何短少，仍饬府确查详覆。其短征之银，无论是否存库，即照现定六千五百两以上之数，比较短少若干，着落承征之员赔补。仍候奉批后，责成该管知府自道光十七年为始，按季提吊各关口日征红单，确核其征完盈余银两。如春季分征完之银，限令上忙钱粮批解；夏秋两季分征完银两，限令随同下忙钱粮批解；冬

季分征完银两，限令随同奏销钱粮批解。倘有逾限无完，即由司查明详记大过一次，再限两月完解；如再无完，即分别撤参，以示惩戒。

又每年应征节年耗羨一项，上年十二月间，曾经议定章程，勒限催提，分别记过，现在完解者仍属寥寥。兹查节年地丁奏册开报未完民欠银数，按一二科算，未完耗羨与未完地丁数目符合者，毋庸开报外，所有未完地丁之数少，扣计未完耗羨之数多，即系征存未解，按年按县核算未完耗羨，比较未完地丁，共有不符银一万二千余两之多。此内如有具报前任短交以及征存未解数目相符暨汇款批解者，准其具详更正，仍照案严催。倘再逾限无完，即由司道照现议章程分别记过，再限两月完解；如再无完，分别撤参，以示惩戒等由一案。奉批：仰候抚部院批示移飭遵照缴。又奉巡抚部院魏批：如详，分别移飭遵照办理。至台湾官庄一款，年额应征银二万八千余两，近年只完银数千两，显有以完作欠情弊。今据令每年先完银二万两以上，应即责成该府督飭各该县照数征解；其未完之数，仍飭按年带征，依限扫数全完。其上杭县应征商税盈余一款，从前原有定额，嗣因正额之外，复有盈溢，是以奏明准其尽征尽解；迩来报征数目，年少一年，甚至比较从前无溢之数，转有不及，显有征多报少，官侵吏蚀情弊。今定以限制，酌中议以每完解盈溢银六千五百两以上，应即责令永久遵行，不得再有丝毫短绌。该司即照另札飞飭该府县分别遵照办理。其十六年以前短少之数，亦如所议，着落承征之员照数赔解司库，以归借款。又节年耗羨一款，以未完地丁之数，按一二科算，计有不符银一万二千余两，既系征存未解，究竟何年何县征存？未解若干？亦即按年按县开出，分晰造册，呈送察核，一面分别严催提解，均勿任延。并候督部堂批示缴各等因。奉此，除奉抚宪另札行司，商税盈余一款，查照现议章程完解，业经札飭该府县遵照。其各属征存耗羨银两，亦经列单飞飭各该厅县县丞遵照依限完解外，所有台湾府属年额应征官庄银两一款，责令各县遵照现定章程，无论现年、节年，每年完银二万两以上，按县按季提解府库，至次年就饷请扣，责成道府上紧催征。自道光十七年为始，总须完解二万两以上，不得再有短少。兹奉前批，合亟飞飭。为此，仰府官吏立即飞飭台、凤、嘉、彰四县遵照办理，毋得仍前玩违，致干参办，凛速。此札。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八日行台湾府。

福建布政司详台湾官庄每年于台饷内划收二万两飭遵札

钦命福建布政使司吴为台属官庄抵给营饷、详明台饷划收归补公费事。道光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奉总督部堂锺批本司呈详：查台湾官庄一款，原应拨充公费之用，祇因官庄完解短绌，不敷公费之用，案经议定每年完银二万两以上。兹查台湾府请领道光十九年分台饷，自应循照上年台饷扣收官庄银二万两之案

，在于该府请领本年台饷扣收官庄银二万两，拨充公费，以符章程。既据该府议详，各就经征十八年分官庄银存候抵给就近各营应领十九年分官兵俸饷，并照依所划二万两之数照额匀计：台湾县银二千四百八十两，凤山县六千二百四十两，嘉义县银一万九百四十两，彰化县银三百四十两，合共官庄银二万两之数。查核该府现领十九年台饷内，将台、凤、嘉、彰四县经征十八年官庄匀划抵给台饷，造册请扣前来。自应按县就饷扣收官庄银二万两，所议照各县额征之数匀划，就近抵给营饷，甚属妥协便宜，以免府库解给之烦。相应俯如该府所请，嗣后一律依次办理。倘有新旧任交卸，应将已征未划之银端款移交，以备给饷，不准混称垫用，别项虚款列抵。至各县额征官庄银两，自道光十八年起，除匀划抵给营饷之外，尚有额征长余银八千五百余两，责令台湾府实力催征，随时解府报明，仍于请领台饷册内造除请扣，不得藉有匀划二万两，遂致延挨惰征，以及亏挪玩误等情，即行详揭请参追办，以示惩儆。理合查明详请，伏候察核批示饬遵。至台湾府详末声明各县应解台饷奉划眷穀，详准折收抵给营饷，应请俯如该府所请，如遇新旧交卸，所有已征未给银两，应与官庄征租事同一律，责令端款移交，以期核实备给，不得混称垫用，别项虚款列抵，有干参咎，合并声明等由。奉批：如详饬遵，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又于三月十五日奉巡抚部院魏批：如详饬遵，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奉此，合就饬知，为此。仰府官吏即便转饬各营县遵照办理，毋违。

道光十九年三月廿八日行。

台湾府详复台饷由厦配渡旧章由

台湾府同为请复台饷旧章由厦配渡以节糜费事：窃查定例，台湾水陆各协营递年应需官兵俸饷、干廉等项银两，向系由营造册送府派委文职副员协同营委员弁赴省请领，并请由省遴委文职正员督同承领，解至厦门，派拨兵船装载，并添委水师将弁由厦督运至鹿耳门口登岸赴台郡城交收入库。至澎湖营饷由澎湖厅营造册委员径行赴省请领，由厦港径解至澎支給。历办如斯。

道光二十一年间，夷氛不靖，正当防堵紧要之际，兵船不敷分运，当奉前抚宪吴会同督部堂专折具奏，台湾饷鞘由省暂雇商船装配，较为便捷，遂改由五虎门径渡八里坌口赴台；其澎饷仍解厦门用商船运澎；饬知遵照。嗣后年年由福防厅代雇商船，各委员乘坐至八里坌登岸，遂为定例。

惟查八里坌港道，沙汕纡回，暗礁林立，不易收口，苟不顺风、顺潮，鲜不失事。二十五年大饷。雇坐李长发商船，遭风在于淡属白沙墩洋冲礁击破，虽饷鞘全行捞获无失，而委员上下等人衣物，荡然泯然，实堪悯侧。且查八里坌口至艋舺水程一站，计程四十余里；由艋舺至竹塹淡水厅治二站，计一百一十里；又自竹塹至彰化县三站，计一百四十五里；又彰化至嘉义二站，计一

百里；又嘉义至台湾府城二站，计一百里：统计水陆十站，晴霁已极窈远，若雨水多时，道路泥泞，遇溪过渡，更为跋涉。从前由鹿耳门登岸，即到公馆，纵有犒赏兵丁羊酒等项，所费无几，各厅县不过派番银三、四十元，毫不吃力。今则逐程募船雇载，按站雇夫扛抬，添派兵役、屯丁，昼夜防护押送，一切夫价饭食，每厅县须派数百元。台湾本无驿站，人夫昂贵，每名每站例定脚价银四钱，格外尚须加发。又每名必算名半，方资雇代。较之内地自闽县至厦门有驿之处，例用贍夫，委啻倍蓰。卑府现查道光二十一年起至二十五年止，每厅县已派用银二千数百两；二十六年大饷，业已到台，仍须匀派；此后后年年应付，实难为继。

此时■〈口英〉夷就抚，厦岛夷情，十分帖服，而年年澎饷皆由彼处配运，并无■〈足束〉虞。所有解台大饷，似可仍复旧章，由厦至台，较为节省糜费。但近年兵船，仍觉不敷分运，似不如查照澎饷之式，飭令厦防厅代雇商船，仍由台属厅县给与雇资，不必另派哨船。

现据淡水厅曹、黄二丞会详前来，理合具文详请宪台察核，俯念台属各厅县困累日重，可否恳自道光二十七年为始，台湾各营俸饷，仍由厦防厅雇船运抵鹿耳门赴台。至于应否仍须添委水师将弁拨哨护送之处，伏乞钧裁，实为公便。除详某宪外，为此备由同文册具申，伏乞照详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申。

前案初次司详

布政使司徐为请复台饷旧章、由厦配渡以节糜费事：据台湾府具详，台湾各营官兵俸饷等项银两，请仍由厦转运来台等由到司。据此，本司查台饷银两，向系由省运至厦门拨配哨船对渡赴台交收；嗣于道光二十年间，适值哨船修造，尚未完竣，奉前抚宪行令转饷厦防厅雇备商船装运赴台；嗣道光二十一年■〈口英〉夷扰厦，哨船不敷，是以奏请暂雇商船改由五虎径渡八里坌登岸，本属一时权宜。迨年又因饷员到省较迟，诚恐辗转稽延，因复查照上届，仍由五虎配渡，系为迅速便捷起见。今该府所称八里坌港口道迂回，暗礁林立，收口匪易，且离台湾府城路极窈远，沿途应付船夫，需费浩繁，请照旧章自二十七年起，台饷银两仍由厦门配渡，运抵鹿耳门赴台，并请查照澎饷之式，飭令厦防厅代雇商船，仍由台属厅县给与雇资，不必另派哨船等语，自系实在情形。且查各营哨船，均关配载班兵，以及在洋巡缉，临时派拨，或致不敷。据请由厦雇坐商船，捐给工价，事亦可行。应准俯各所请，自二十七年起，台饷银两飭令厦防厅雇备商船；并咨请水提督配足防船弁兵、军火、炮械，听候装载，运赴台湾府交收；仍饷厦防厅先行垫给船价、口粮，不得苛刻抑勒，以杜借口而复旧章。理合据情转详察核批示，以便移行遵照。

布政使司徐为请复台饷旧章、由厦配渡、以节糜费事，奉总督部堂刘批：如详移行遵照，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又奉巡抚部院郑批：如详移行遵照。至此后台澎营府，如不依期委员赴省请领，及文武饷员到省稽迟，应作何分别记过参惩，仰即查照前批一并议覆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前案二次司详

布政司陈为详覆事：奉总督部堂刘批据台湾府具详台湾各营官兵俸饷等项银两请仍由厦转运来台一案，奉批：仰福建布政司即速确核妥议详覆察办，毋迟，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又奉巡抚部院郑批据台湾府详同前由，奉批：查台湾孤悬海外，若交夏令，风讯堪虞，是以定例，次年台饷，限定上年十二月底到省承领。近年台饷，台湾营府派员请领，本属迟延，而文武委员，亦复逗遛，竟至三、四月间始行抵省，致有遭风失事。据详由厦配渡，是否遂无可虞？仰布政司速即查议通详。至此后台澎营府如不依期委员赴省请领，及文武饷员到省稽迟，作何分别记过参惩，务即一并议覆，毋迟。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各等因到司。奉此，遵查此案先据该府并详到司，即经前司查议，所有按年台饷，应准由厦配运，以免虚糜，具文转详在案。兹奉前因，伏查台湾孤悬海外，兵饷一项，关系匪轻。是以次年兵饷，例于上年十一月内造册委员，勒限十二月内到省承领，以副开印后给发，统限三月内到台；如有迟延，即干实降，原为慎重岩疆、预备兵食起见，不容稍有玩延。乃迩来领饷文武员弁，率皆迟至三、四月间始行抵省，且文册印领又不同时缴司，年复一年，竟成痼习。揆厥所由，皆因台澎营府且不及早核查，及至派拨委员，又不勒令同帮内渡，以致互相观望，任意逗遛，到省既已稽迟，文册又多先后，且其中款目纠缠异常，虽经各前司严督经书漏夜勾核，业已不及如期，玩误因循，实堪痛恨。亟应遵照批指，再行申明定例，并严立委员功过章程，俾昭遵守。

伏查定例：台湾兵饷令台湾镇将等官于每年十一月内核明次年应抵应领银数，造册委员，勒限十二月内到省，藩司立时确核，于开印后发交差员，限二月初旬运至厦门。其接饷船只，亦限正月底、二月初到厦门，三月到台。如有迟延，将专管官降三级调用，兼辖统辖官降二级留任，提督总兵降一级留任。其因守风信致稽时日者，取具该地方官印结报部，免其迟延处分等语。应请嗣后台澎应领次年大饷，均责令台湾镇道督饬营府澎厅，务于每年八月内将应领应抵之项逐一造册，预期委员，赶于十一月望前赴口配渡。仍先饬知口员预备船只，俟该委员到口，即行登舟开驾，赶于十二月内到司。仍令将各委员衔名、于何口配渡、何日出口、并结交文册各日期，先行具文通报查考。倘有迟延，即由镇道移揭参办。如该委员领文之后，任意迁延，或不行同帮内渡，以致到省稽迟，即按其领文出口日期先行记过。如迟延十日以上者应记大过一次

，迟至二十日以上过二次，迟至一月以上大过三次，如迟至次年始行至省者即咨部照例严议。至由司给饷之后，应令即日起运，赴厦配船，并令厦防厅具文申报，倘扣除程途敢有迟误，亦照前议分别记过。其迟至四月始行到台者，仍咨部照例严议。似此申明例意，议定章程，该营府委员各有专责，可期办理迅速，不致再延。是否有当，理合查议详覆察核批示，以便移行遵照。

布政使司陈为详覆事：又奉总督部堂刘批：如详移行遵照，仍候抚部院批示缴。又奉巡抚部院郑批：如详移行遵照，仍候督部堂批示缴各等因。奉此，合就行知。为此，仰府官吏即便遵照司详内事理办理，毋违。此札。（道光二十七年正月廿七日行，三月初三日台湾府奉到。）

福建布政司饬兰澎二厅补捐运殖银两札

福建布政使司为报明补捐事。案查台湾收贮戍兵及流民各棺罐，递年运回厦门，设厂安置，由厦防厅示招亲属领埋，如无主认领，就厦择地安葬一案，向有议给看厂寺僧灯油以及修厂掩埋等银两。嗣因台属各厅县捐输不前，荷蒙孙制台在藩司任内，议请自嘉庆二十五年为始，台湾道府、台、鹿、淡三厅、台、凤、嘉、彰四县，共九处，每处各捐银十五两，共银一百三十五两，就于台饷内划扣。再由本司捐银十五两，共成一百五十两，以为递年掩埋、修厂、灯油诸费，详奉两院宪批允移行遵照在案。所有台属各官应捐各年分银两，业经按年在于台饷内划扣备给，其本司衙门应捐嘉庆二十五年分银一十五两亦蒙孙升宪在藩司任内捐发给领。惟道光元年应捐银两，并未捐存。此案既经孙升宪议筹善策，以安幽魂，所有六年起缺捐之项目，应于尚未派捐之噶玛兰、澎湖二厅，各半补捐，以符厥数，而昭平允。除报明院宪外，合就行知。为此，仰府官吏即便移行遵照，按数捐解府库，以便就饷划扣，毋违。此札。（道光六年十月二十日司行，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台。）

福建盐法道议拨台盐以济内地缺产札

福建盐法道为遵札查议详覆事：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总督部堂程批本道呈详：查乾隆十五、三十八、三十九、五十八等年分，均因内地缺产，拨运台盐有案。兹本年夏秋雨水过多，内地场盐缺乏，虽经严饬场员督晒，而各帮地纷纷稟请给示撙节售卖，民食茹泪堪虞。职道查察情形，日夕焦灼。兹奉宪行饬运台盐，洵为目前拨济要务。现经饬据各该商稟复前来，谨就各商所稟参酌成案，督议章程，开列于左：

一、台运应广为拨济也。查台湾府积存前项盐石，原系截至道光之年止，共存盐九万四千四百余石。兹截至十三年九月底止，除该府陆续搭销外，册报仅存盐三万八千二十三石，自难尽数拨济内地。应请于积盐内酌拨二万石济应内地。各商中何商愿运若干，应临时酌办，不必预派盐数。又台郡九月以后

，尚有续产未报，并来年春令，该处即属旺产，倘有续产，或对灶可以采收，俱应准其拨运。

一、台运应给予执照也。查从前台运俱给予执照，惟照内盐数自一、二百石至二、三千石不等。此次应请每张载盐一百石为准，赍执赴台。船抵台湾鹿耳门大港呈缴，即就有盐场分拨配，由府截角，填给尾单，付船开驾，经过关津丁胥人等，不得阻滞需索。到省，仍由浦下验盘上仓，填单呈报。如照外多装，自应认真惩办。倘台地册报存额外，又有续产，或可对灶采收，即准其由府颁给印照，随时酌量配运。一面将配运盐数、日期，按旬列折，呈报宪轅暨本道衙门，俾有稽考。

一、台运应抵完课款也。查乾隆年间，台运曾责令按照各本帮原额完课，扣抵年额，并非于本帮课额之外，又令完台湾课额也。此次赶运台盐，据各商请以已完课未运引照按所运盐数拨出截销抵运，核与从前台运照本帮充课扣抵年额情事相同，且嘉庆十七年有详准浦下关验溢盐截照抵销之案，似可仿照办理。应请准其拨抵，以重帮额。

一、台运应征完盐本也。查台盐每运盐一石，应完纳晒本番广银一钱二分。九一折纹银一钱九厘二毫。缘台湾晒盐，系于盈余课项下，每担借动纹银一钱九厘二毫给为晒本。历次台运，必应完缴晒本，归还盈余；此次台运，应请一体缴完盐本，征存盐道库，划还原款。

一、台运应免缴运费也。查从前台运，曾官为经理，由台代雇牛车并小船筏垫等项，每担约需番广银二分零，在台先给。又有大船载之费，在台先给一半，其余一半由内地自行找给。是以有运费名目。此次台运各商，情愿自备资斧，按照民价，雇倩民船拨伙赴台，一切督装、配运以及运费等项，均由商自行经理，应请毋庸征完前项运费款目。

一、台运应预筹失水也。查台运远涉重洋，风讯靡定，盐石每致失水，而晒本有关，归还盈余借款，不能虚悬。前乾隆年间，办理台运，毋论盐斤存失，应完晒本，总责令领照运盐之商完纳，倘有船盐疏失，照例归于内场补运。此次台运，应请一律办理。倘查有捏报失水情弊，即治以应得之罪。

以上各条，是否允协，理合遵札查议缘由，具文详请宪台察核示遵，并请由宪台先行径檄台湾府，预查各场存额，俟内地商船抵场，即可赶运，实为德便等由。奉批：据详本年夏秋雨水过多，内地场盐缺乏，各商情愿自备资斧，拨伙赴台，运盐接济，实为民食起见，仰即照案给予执照二万石，飭速赴运，缴照截销抵额，并候札行台湾府，预查各场实存额盐若干，一俟内地商雇船只赴场，迅速照数拨装，赶运具报，毋许留难阻滞。倘台地存额之外，各如有续产盐斤，由商对灶采收，该府即颁给印照，随时酌量配运，并将配运盐数日

期，按旬列折报查。仍一面查明积存盐石，借动盈余银两若干，现应如何完款，赶紧妥议详覆，并将逾违奏限职名开报附参可也。余已悉缴。奉此，除飭商查明请领盐数、核给执照外，合亟飞飭，札到该府，迅即遵照院批详内事理，预查各场实存额盐若干，一俟内地商雇船只赴场，迅速照数拨装具报，毋许留难阻滞。台地存额之外，各场如有续产盐斤，由商对灶采收，该府即颁给印照，随时酌量配运。并将配运盐数、日期，按旬列折，通报督宪并本道衙门备考。一面查明积存盐石，借动盈余银两若干，现应如何完款，赶紧妥议详覆，并将逾限职名，开报附参，以凭由道核转，毋稍违延，速速。特札。

道光十三年十二月□□日行台湾府。

福建盐法道详酌增台湾盐价由

福建盐法道为遵批核案详覆事。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奉宪台批据台湾府同守议详台湾五属贩户连顺泰等合呈银价昂贵暂予酌增盐价请示缘由，奉批：据详台湾各属卖盐收钱易银缴课，近年银价昂贵，成本亏折，该贩户等迭求禀退，经该府查讯属实，请予每斤酌增制钱三文，俟银价渐平，盐价随之递减等情，是否可行，仰福建盐法道即速核案详覆察夺毋延缴等因。奉此，并据该府具详到道，职道卷查嘉庆十六年间，据台湾洲北等场甲头蔡丙等赴前宪台呈请各场照旧耕晒，并控府书私嘱班役拷勒铺堂礼议覆案内，有并请严禁奸商高抬等情，当经麟前道查核台湾各属折报盐价不符，随即移行确查，嗣据前台湾府汪守详覆：卑府官办盐务，郡城、新岭二馆，向系由府派人发卖，其余台、凤、嘉、彰、淡、澎六属，均系贩户领盐设馆售卖，每石完番广银三钱三分，按年册报有案。历任知府及卑府接任后，均遵照成例办理，毫无私增，亦无侵收盐价银两，无从分任开报。其各属现在盐价，淡属每斤卖钱十三文，彰属十二文，嘉属十文，澎属九文，凤属十文，台属七文，查讯委系贩户各按运脚成本发卖，并无抬价侵肥情事。至肩贩一节，因台地无业游民甚多，大率贫无聊赖，前任知府立定章程，新岭两馆并不零卖民食，准肩贩贩赴馆买盐，挑赴城庙散卖。其各属贩馆，亦准肩贩挑售，使贫难之人略沾余润，以资糊口。而内山僻远乡村，亦省买盐跋涉之繁。是以各属皆肩贩多而零卖少。因地制宜，立法大有深意。近因台湾风俗漓薄，民间行用重秤，肩贩合算秤头、挑工，不得不加增盐债。闾阎自知秤重，亦无争执。今若因之禁止，概照例价发售，不独贩户有亏成本，必致纷纷退办，与课额有碍，而南北厅县肩贩不下数千人，若辈因之失业，必致流为匪类，与地方亦大有关系。卑府确按情形，现在市集盐价虽与定例略为加增，即有盈余，系贩户及贫难肩贩所得，并非官为侵蚀。且民间买卖相安，似应听从民便，毋庸更易，致启衅端。倘此外再有私增或短秤病民等事，自当随时查办，不敢稍有轻纵等情，由台湾道移覆前来。复

经麟前道檄饬台湾府遵照办理在案。

兹据该府具详，前由职道覆查，台湾府官办课盐，全年额销一十三万石。淡、澎、台、凤、嘉、彰六属，向由贩户赴台湾府衙门领买盐单，每石例缴番底银三钱三分，雇舡赴场支盐，运往各属埠头市镇所设盐馆，散售民食。因程途有远近之分，运费有多寡之别，经前任台湾府详明，淡属为台地极北之区，水陆程途最远，一切车船运费较多，并于道光十三年间，因张逆滋事，银价日昂，详经台湾道批定，淡属每盐一斤卖钱十三文，彰属十二文，澎属九文，凤属十文，台属九文。此系贩户各按运脚成本发卖。现据该府详称，台属各贩户领买盐斤，应用番广银缴课，而民间零星散售，均系钱文，及至课期，易银缴库。近年银价日增，每番一元，易银一千三、四百文，较之从前每番仅换钱六、七百元相去悬殊。计今之一元，即前之两元，核计成本，亏折甚巨。各贩户竭蹶难支，屡求禀退。即如澎属贩户连金源因银价日增，无力赔垫，于道光十八年间倒罢，迭经该府出示招充，迄今无人承当，由官自办。若不权时变通，量予加价，该贩户等赔累愈甚，难以支持等情。职道察核所禀，均系实在情形。况民间计口授食，每日用盐无几。现查该府详内，声明各绅士、铺户等，因目击竭蹶情形，金请加增盐价；自与民间无碍。且系因地制宜，暂时变通办理。应请俯如所详，台湾各属盐价，每斤准予酌增制钱三文，以示体恤。仍饬台湾府出示晓谕，以便遵守。一俟银价渐平，即将盐价递减。再闽省从前官商各帮，如遇阴雨少产，或盐本亏折，历经前道详奉前宪台批准，酌增盐价，一俟产旺，即行停止，并不咨请部示。今台湾府属因银价昂贵，各贩户营运多艰，详请暂时酌加盐价，将来银价减平，盐价亦递减，与前办各案，事同一辙，应请毋庸咨部。是否有当，理合遵批核案具详，伏候宪台察核批示饬遵，实为公便。为此，备由呈乞照详施行。

道光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奉总督部堂刘批：如详饬遵，缴。

附录：纪庄大田之乱

纪庄大田之乱系省立台北图书馆所藏的抄本，不知何人所撰。文中字句大都与平台纪事本末相同，似即节录此书而成。平台纪事本末亦系抄本，已经刊印，列为本丛刊的第十六种。但这篇记述庄大田之乱的文章里面有几个月日和地名与平台纪事本末不同，还有参考的价值。所以作为台案汇录甲集的附录刊出，以资参考。百吉附识。

台湾在福建省会东南海外九百里（一作一千二百里，轮船量水表测量实九百里），历水程十五更（六十里为一更），至鹿耳门进口，为台湾府治。府南七十里为凤山县（时县在旧治，距府七十里），府北百里为诸罗县。雍正元年

，又分诸罗县北百二十里为彰化县，彰化县北百二十里为淡水厅（雍正元年，设淡水同知一员专管捕务；九年，始割大甲溪以北刑名钱穀归同知衙门管理）。台湾府领一厅、四县；下至凤山沙马矶头，上至淡水大鸡笼城，延袤一千九百余里。东北负山，皆土番巢穴，其族无虑数十百种；西南近海，多平地，广衍膏腴，有竹木果植之饶。闽、粤人视为瓠脱，岁挈妻子负耒渡海谋生者趾相属。地广物蕃，民竞利而鄙廉让。闽、粤之人各分气类，睚眦之怨，纠乡众持白挺以斗，好事轻生，其习尚然也。国家任重边防，慎择监司守令以司牧之。又设台湾镇挂印总兵官一员，统辖水陆官兵以镇守之。所任一不得其人，奸民往往蠢动。自朱一贵、吴福生之徒乘机窃发，随起随灭，而地大藏奸，民警时闻。乾隆五十一年冬十一月，彰化奸民林爽文作乱，南路逆匪庄大田应之。十二月十三日，攻陷县城，邑令汤大奎率子守城殉节，典史史谦与焉。

庄大田，漳州平和人。乾隆七年，随父庄二渡台，占籍诸罗。父死，迁居凤山笃嘉港地方。大田无他技能，勤于耕种，家道小康。笃嘉港距番仔寮数里许。番仔寮为藪。其奸匪有急，大田时加赈恤，以故群匪皆德之。及林爽文倡乱，大田族弟大菲、大麦啸聚奸民，推大田为首，杀牛豕歃血以盟，与盟者二十余人，庄锡舍、王坑郭、简天德、许光来、李惠，其尤著者也。大田出家货制器械，先劫质库，掠取彩帛为旗帜，书旗首曰「南路辅国大元帅庄」。其余贼目皆自立名号，曰「南路辅国副元帅」，曰「定南将军」，曰「开南先锋」，曰「辅国将军」。其首目总名曰「旗头」，众贼皆曰「旗脚」。数日之间，聚众数千人。

十二月壬子（十三日），庄大田悉众攻县城。南路营参将胡图里领兵三百人出北门御贼。贼至，乘马南驰，莫知所往。千总丁得秋、把总许得升、外委唐宗保、王朝桂战死，城遂陷。知县汤大奎、典史史谦死之。教谕叶梦苓、训导陈龙池得脱出城，携家赴陂头避难，招集义民，谋复城池。正月十九日，贼扰陂头，皆被害，并杀梦苓弟梦芝、子殿材、殿豪、殿杰，亲属家丁死者七人，其妻林氏自刎以殉。双慈亭住持僧戒香收埋之。仅遗幼男一，僧抚养之，幼女三，庄锡舍掳留在家。又掳典史史谦母沈氏、妻王氏、守备陈朝魁母高氏、妻赵氏，皆锡舍投诚送出。

癸丑（十四日），溃兵至郡城，始知凤山失守。参将瑚图里亦由打鼓港沿海回郡，见总镇柴大纪，泣诉曰：『参将领兵屯凤山北门外奋力击贼，贼退，驰马追之，贼乘虚入城。参将无所归，今回郡城，当力图恢复，愿总镇察之』。柴大纪释不问。守备陈朝魁旋亦逃回。

林爽文闻凤山失陷，遣人邀结庄大田，图攻府城。同知杨廷理、守备王天植闻信，领官兵义民数百人往攻大穆降，以断南北贼会合之路。柴大纪自守盐

埕桥以御北贼，而檄游击蔡攀龙领澎湖兵七百人屯小南门桶盘栈以备南贼。是时贼众蔓延，南北城池汛地皆失守，惟存府城并北路艋舺汛、南路山猪毛汛。至是鹿港、彰化、竹塹失而旋复，然官兵义民兢兢守之，惧不免，其于扫穴擒渠计未能也。于是引领内地大兵益亟亟矣。

初，福建总督常青闻警，飞章告变，调集水陆大兵万人，刻日东渡剿贼。常青亦驰赴泉州，居中策应。水师提督黄仕简统金门、铜山兵二千，由厦门出口渡鹿耳门。陆路提督任承恩统陆路提标长福、兴化兵二千，由蚶江出口渡鹿仔港。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统督标海坛、烽火、闽安兵千八百，由闽安出口渡八里坌，后至鹿耳门。又益调水师提标延平、建宁兵千六百，檄汀州总兵普吉保领之，调福宁、桐山兵千人，檄福宁游击延山领之，驻厦门备接应。新庄巡检王增鏞又自艋舺稟请发兵应援，巡抚徐嗣曾调闽安副将徐鼎士领督标、抚标闽安兵千七百，直渡八里坌。凡内地调集征兵共万余人。发布政使库帑金十五万运至泉州佐军兴。檄闽县、侯官知县、厦门同知发仓穀为渡海官兵裹带二月粮。惟是台湾自知府以下死事者十余人，皆悬缺需官。择福州府同知杨绍裘往署台湾府事，择调同知王隽往署北路理番同知，降调知县黄嘉训往署诸罗县，候补知县宋学灏往署彰化县、新调凤山县知县即往凤山任事；皆随兵船之台。飞咨浙江巡抚琅玕、两广总督孙士毅防沿海地方。而孙士毅亦自奏请驰赴潮州弹压。事闻，奉上谕：督抚宜不动声色，处以镇静。又赏提督黄仕简金银锞、荷包、太平钱并温诏褒美之。

其时台湾告急，羽书还至。护理淡水同知程竣之子怀同知关防走泉州求援师。台湾道永福亦遣典史易凤翔趋渡厦门请兵。又风闻台湾府城失守。于是黄仕简既登舟，迟疑不发，而提督任承恩、副将徐鼎士等皆以风信不利，停师海上者久之，始出洋。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癸酉（初四日），水师提督黄仕简统领本标游击邱维扬、孙全谋、守备黄象新、督标水师参将潘韬、南澳游击李隆、金门守备曾绍龙、千总、把总以下三十五人，兵二千三百名至台湾府。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亦统领台协副将丁朝雄、长福营参将那穆素里、金门游击陈元、闽安都司罗光照、难荫守备黄乔、千总、把总、外委三十人，兵千七百名继至（郝壮猷兵至澎湖，把总蔡世恩配坐哨船遭风击碎溺死，并运粮巡检陈庆兵七十名亦与焉）。乙亥（初六日），陆路提督任承恩统同安参将福兰泰、泉州游击海亮、陆路提标游击穆腾额、长福营都司马元勋、提标守备潘国材、兴化守备常万雄、千总、把总三十七人，兵二千名至鹿仔港。癸巳（廿四日），闽安协副将徐鼎士统领抚标游击吴秀、督标都司朱龙章、候补守备罗礼璋、千总、把总三十人，兵一千八百名至八里坌。

黄仕简、漳州平和人，袭其祖黄梧爵为一等海澄公，累官水师提督，贵盛日久。自乾隆四十七年以来，台湾有事，仕简无不躬自请行，事旋定，以是名望日起。林爽文大东门之战，贼中皆曰：『得毋黄公来耶』？贼退，城中亦噪曰：『黄公至矣』！贼皆敛迹。至是闻黄仕简果至。丙子（正月初七日），林爽文挈其党北走，其附和者失势，皆散。庄大田退屯大冈山。

黄仕简之闻变东渡也，力疾登舟，在海上迁延日久，病转剧。抵台之日，老病畏风，乘安舆，重帷拥蔽，兵民至海口迎之，莫能见其面。既至府，惟以所领兵分驻城南北、柴头港、桶盘栈及迤东草店尾各营卡，而自选兵数百人令游击孙全谋领之，护卫左右。命舁红夷炮二位置行邸，备不虞。数日，始下令曰：『本军门克日兴师，扫除逆孽，文武各官，一体遵照各有司伺备夫役，请行期』。既而以病不果行。于是与台湾道永福分兵赴南北，收复地池。

壬午（正月十三日），黄仕简部分诸将，出令曰：『诸罗居南北之中，诸罗不复，无以通南北。若游击林光玉、杨起麟、守备邱能成、杨彰，其带盐埕桥现兵千七百人，随总兵柴复诸罗；若参将潘韬、游击李隆，其带征兵五百人助之。凤山在府南七十里，凤山不复，无以清肘腋。若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素里、游击陈元、都司罗光照、守备黄乔，其带征兵千五百人，随总兵郝复凤山；若游击蔡攀龙、参将瑚图里，其带桶盘栈现兵七百人助之。府城为全台根本，不可无重兵守之。若游击孙全谋，其带兵五百人，随本军门居守；守备黄象新、曾绍龙带征兵一千二百人分驻草店尾、柴头港者其勿动；台湾城守营参将宋鼎、镇标游击左渊、王天植等领兵分守七门者，一如其旧』。

乙酉（正月十六日），郝壮猷兴师。闻贼目据冈山，戒勿轻进，日行五里。戊子（十九日），师次大湖。大湖在府城东南二十里，与冈山相望。贼人闻大兵至，伏冈山后。官兵侦之，往捕，望见东南密箐中旗帜飘飏，官兵列阵以待，无应者。师进，望见尘起，又列阵御之。日昃，恐为贼所算，退屯大湖。有报贼人将乘夜劫营者。夜将半，果有贼至，官兵大惊曰：『贼人至矣』！枪炮齐发，达旦乃止。迟明，师进，见草寮数十间，郝壮猷命将士搜之，寂无一人，尽焚之。贼人忽自蔗林中大哗，官兵急退回大湖。由是贼人时出扰官兵，官兵拒之。官兵往捕贼，贼亦死拒。二月辛亥（十三日），顿师大湖已二十有四日矣。

台湾道永福见黄仕简，请下令促进兵。仕简曰：『师老矣，兵轻进必有失，且令郝总兵回军缓图之』。永福曰：『师闻进尺，不闻退寸。今旋师，必为贼人所窥，知官兵不可恃。请飭同知杨廷理、知县王露发义民二千助战』。仕简从之。维时福宁游击延山亦领千总、把总、外委邱安国等十五员、兵千人至府城。仕简檄令以五百人留府，而以五百人赴大湖。又令游击郑嵩以台协水师

兵三百人，并带提标金门征兵二百人，由海道至打鼓山登岸，绕攻凤山之南。军声大振。贼退据阿公店。官兵乘之，二月壬子（十四日），师次冈山。贼退守桥仔头。乙卯（十七日），官兵次阿公店；贼退守番仔寮。庚申（廿二日），郝壮猷复凤山（郝壮猷屯大湖，同知杨廷理禀报督抚，其略曰：『南路贼匪势甚猖獗，竟敢不避大军，日夜烧庄攻营，日甚一日。自前月十五日驻兵大湖，贼人日与郝镇大营挑战，对面埋锅造饭，肆无忌惮。本月初十夜，贼又入大湖街烧毁民房七十余间，男妇逃亡四散。十二日，贼又扑大营，有欲日夜酣战，以决雌雄之语。此近日剿匪之实在情形也』。其禀至详，今附录于此）。凤山衙署、民舍，贼焚之略尽。台湾府经历罗伦入城安民，而壮猷仍扎营东门外。明日，令参将瑚图里领南路福宁兵六百人赴下淡水营，会同都司邵振纲往番仔寮剿贼。下淡水在凤山东北六十里，东即山猪毛番社。雍正十一年，设都司一员，领兵三百名驻扎山猪毛口堵截生番。下淡水分港东、港西二里，碁布三百余庄，闽、粤错处。朱一贵之乱，粤人李直三等纠义民拒贼，号为怀忠里，建忠义亭表其功。

林爽文自彰化南寇，台湾道永福、向知杨廷理谋遣人赴下淡水招集义民卫府城。有嘉应州举人曾中立、掌教海东书院者愿往，永福乃檄台湾府教授罗前荫、粤人刘绳祖随之。曾中立等既至下淡水，而凤山陷，即留寓其地。适贼首庄大田遣伙众涂达元、张载伯等正在滋扰港东西二里，前来招诱粤人。粤人不从，并杀涂达元、张载伯。齐集忠义亭，选壮丁八千余人，分为中、左、右、前、后及前敌六堆，设总理、副总理以资管束，推曾中立为主。时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也。下淡水左右三脚寮、冷水坑、姑婆寮、三角窟及番仔寮皆贼巢，贼人弃凤山县，益负隅为民患。瑚图里至下淡水数日，株守无功。总兵郝壮猷檄令仍回凤山。瑚图里回至新园，贼人阻官兵，官兵死者数人，不能达。二月壬戌（二十四日），副将丁朝雄、游击蔡攀龙奉黄仕简令带兵七百人自凤山回郡，郝壮猷恐兵单，丁卯（二月二十九日），催调瑚图里、都司邵振纲领兵至军前听遣。瑚图里以贼人阻新园、万丹辞，请发大兵接应。

三月壬申（初四日），游击郑嵩、千总徐景庆、徐联升、邱安国、王奕魁、把总郑日新、徐庆、吴必捷、外委许飞鹏、涂仕录、陈必高、谈有旺、汤贵、陈烈、黄振元、杨大斌等带兵六百名接应瑚图里。行至硫磺溪，贼众先伏溪尾，俟官兵半渡，横截之，四面围逼，官兵惊溃，郑嵩单骑溃围出。时郝壮猷又遣兵三百人接应，始得归。郑嵩仅以身免，千总徐景庆以下十五员皆失散，或被贼害。瑚图里闻援兵至，急赴九曲塘，而援兵先已败绩。见贼拥至，与贼战，不胜，引退，兵丁死者十余人。瑚图里仍回下淡水。甲戌（三月初六日），贼目庄锡舍领贼众三千人，首犯凤山营盘。郝壮猷敛兵入城内，屯城西龟

山顶，分兵守城门。丙子（初八日）黎明，庄大田率大队至，攻城。官兵发枪炮御之，佯退。日午，贼埋锅造饭，官兵出城逐贼。贼复起合围，官兵急退入城。贼以硫磺溪所得官兵衣帽着之，随入。须臾，南门火起，贼攻城急。郝壮猷望见火起，单骑从西门出。官兵闻主将遁，皆溃，竞赴打鼓港。贼急乘之，官兵挤于海死者大半。总兵郝壮猷、参将那穆素里，都司罗光照、守备黄乔皆夺渔船逃回郡城。千总以下，卢思聪、廖朝兴、林芳、施得升、谢得明、姚登、许志兴、林为瀚、刘天云、黎士高等，先后逃回。游击郑嵩、延山、陈元死之。有随营同知王隽同经历罗伦谋走打鼓港。王隽年老足蹇，不能行，被执见庄锡舍，叱令跪，不屈，锡舍杀之佛头寮。经历罗伦脱归。是役也，千总以下溃散无着二十一员、兵三千，溃回者共六百余。后经将军常青查明，阵亡官二员：甘瑞龙、江顺宝；无着官十八员：柴景冈、高达、杨朝龙、朱光正、郑希宝、潘朝培、俞成龙、周文锦、郑朝梁、吴元照、袁正清、白大勇、李升、廖鸿飞、王旺、刘其连、余殿侯、郑元彩，惟外委陈朝瑞陷于贼，至六月内逃回府城。凤山既陷，贼益猖獗不可制矣。

初，黄仕简、任承恩领兵万人渡海，势甚盛。既而迁延两月，无成功，民大失望，于时民间谣曰：『黄公大臣，提督军门，一策莫展，寸步不行』。好事者书而揭之通衢，仕简知而不问。由是上知二人不足恃，屡诏询状，二人皆饰辞奏，上切责之。随乃诏江南提督蓝元枚驰驿赴泉州，署陆路提督事，令任承恩以事交普吉保，内渡赴京。又诏湖广总督李侍尧调任闽浙，常青以湖广总督渡海督师，授革职山东按察使杨廷桦为台湾府知府，随常青之任。

正月甲申（十五日），蓝元枚至泉州。二月乙卯（十七日），李侍尧至。壬申（三月初四日），常青发泉州，参将特克什布以兵五千人从。三月丁丑（初九日），湖广总督常青至自泉州，而凤山再陷已一日矣。常青赍谕旨招提督黄仕简至幕府听宣，责以坐守郡城之罪。仕简伏谢不能起。于是常青察看情形，疏劾仕简等。又请添调闽、浙、粤兵七千名。奏未发，而上已洞悉黄仕简、任承恩株守之罪，有旨逮问矣。惟总兵柴大纪以保守府城功，赏戴花翎，暂署水师提督。又特授守备易连为台镇左营游击，守备邱能成为台镇中营游击，千总陈邦光为北路协中军都司，嘉其复诸罗、克彰化、守艋舺之功也。常青分送黄仕简、任承恩回内地，听总督李侍尧解京。戒副将丁朝雄监守郝壮猷候旨。

先是凤山既陷，官兵枪炮器械尽为贼有，贼益横。邀结北路大武陇、南雅仙贼目许尚等谋寇郡城，又告捷于林爽文。于是南路贼众皆合。常青患之，急令道府浚沟濠，修城栅，奖励义民以备不虞。

三月辛卯（廿三日），庄大田犯郡城小南门，桶盘栈官兵御之，退屯上中

洲。壬辰（廿四日），贼目陈灵光、谢桧率众焚郡城东路新化里，掠竹篙厝，逼草店尾。乙未（廿七日），大武陇贼目许尚、陈聘率贼众犯小北门、柴头港，退屯洲仔尾。是日，林爽文遣其弟林永率众千人至大穆降，郡城戒严。庄大田大喜，遣信告林永曰：『今四路兄弟大集，而城内官兵闻不过数千，明日愿将军助一臂力，保为将军破之』。林永许诺。于是各路贼目皆曰『敬受令』。乙未，庄大田攻桶盘栈，别遣其党庄锡舍攻小南门，谢桧、陈建平攻草店尾、又分众攻大东门，林永攻大北门，许尚、陈聘攻柴头港，又分众攻小北门。当是时，南北贼众会合，号称十万。

总督常青闻贼至，命游击蔡攀龙固守桶盘栈，游击邱维扬、守备黄象新固守柴头港，守备曾绍龙固守草店尾，而自佩弓弩赴大东门督战。仍令守备王天植守小东门，参将那穆素里保护春牛埔城脚，都司罗光照守小南门，参将朱鼎、左渊等防守大、小北门。齐集义民万人出城助战。

贼人环攻官兵，自黎明至日午，战益力。官兵枪炮齐发，贼旋退复进。游击蔡攀龙防守桶盘栈，与贼战，贼兵东移，蔡攀龙亦引兵东移；贼围之，左右驰突不能脱，所乘马被枪倒地，徒步更战。常青在城上见之，令参将特克什布驰兵往救，蔡攀龙亦引兵回击，围始解；把总余典、王泽高战死，兵丁死者一百余人。贼目谢桧等又压小东门城脚纵火，守备王天植急击贼救火，灭之。维时义民将万人，见官兵与贼战竟日，不退，饥疲无人色，皆退入城，城中大扰乱，谓贼已破城，皆逃至海口。无何，贼目庄锡舍投戈请降，单身入城见常青。常青大喜，立予锡舍六品顶戴，赏银二百两，仍令锡舍出城击贼立功。大田战正酣，闻锡舍降，大骇，恐变生，急收众回南潭。林永、谢桧、许尚等闻庄大田退，亦解去。

庄锡舍，晋江人，渡海家凤山县陂头庄。林爽文倡乱，庄大田纠漳人，庄锡舍纠泉人，其势相埒。继而共推大田为主，凡号令皆大田出，锡舍已不能平。自再破凤山，锡舍力居多，益负功不相下。锡舍有亲属充台湾道吏，通信往来不绝，大田疑之，使人讽锡舍以所隶泉人归大田，而以漳人归锡舍，益恚。台湾道永福闻其相猜忌也，嘱其亲属以书招降，锡舍诺之。至是果降。

庄大田既退，锡舍请赴南路竹沪招集义民，绝大田归路。常青犹豫未许，知府杨廷桦力保其无二心，乃纵之去。

初，大田围府城急，常青日夜督将士堵御。见将士不足恃，疏请侍卫巴图鲁八员领兵到台协剿。时飓台大作，自三月以来，几二旬不得内地文报，常青盼望援兵，至废寝食。四月丁巳（二十日），诏至，以常青为将军。常青受命讫，又闻恒瑞（福州将军）、蓝元枚（陆路提督）授参赞大臣，领兵将至，心乃安。而广东先调兵四千名已连檣并至矣。势大振。有旨治失陷凤山之罪，殛

郝壮猷于台湾市。参将那穆素里以下逃回各官，悉革职留军前效力。总兵柴大纪、普吉保戴罪图功，以责后效。

维时常青意在先靖南路，屡遣人侦大田所在。先是庄锡舍既投诚归凤山，为庄大田所得，大田欲诛之。其党许光来等皆泉人，为锡舍左袒，言锡舍实无降意，为人罣误，今既归，不宜自伤羽翼，致散人心。大田亦以泉人多，恐杀锡舍，泉人心变，因留锡舍居左右，每行与偕。锡舍请自效皆不许。顷之，林爽文寇诸罗，乞众于大田。大田遣陈灵光、张基光等率众往助，而自与锡舍居南潭。锡舍乘机遣心腹赴陂头取家属，由海道抵郡城，而别遣人密报常青，言大田在南潭，众贼皆赴北路，宜乘其无备取之。

五月戊寅（十二日），常青督将士三千人亲赴南潭，庄大田闻风先遁。常青获番妇金娘、贼目林红以归。金娘，下淡水番妇，习符咒，为人治病。庄锡舍攻凤山时，请为军师，临阵令其诵符咒祈神佑，军中皆称曰「仙姑」。凤山再破，皆推仙姑之功。林爽文伪封一品柱国夫人。林红者，无他技能，与番妇私，每迎敌，随番妇左右而已。庄锡舍既投诚，番妇归大田。会大田遁走，锡舍诱林红、番妇同行，遂擒之以献常青，槛送京师伏法。

五月己卯（十三日），参赞恒瑞至台湾，总兵梁朝桂、魏大斌等亦先后继至，大兵齐集。常青乃大张文告，晓谕百姓曰：『林爽文罪孽滔天，庄大田同恶相济，本将军奉命督师，扫除元恶。怜尔无辜百姓，受其诬惑，凡兹胁从，咸与维新，有能倒戈效顺者概原不问，或能擒献渠魁，更当宥罪论赏』。

五月辛巳（十五日），将军常青、参赞恒瑞以总兵梁朝桂、魏大斌为前锋，副将谢廷选、蔡攀龙为左右翼，副将官福、贵林、参将特克什布为翼长，投诚贼目庄锡舍为向导，统领福州驻防协领、佐领、骁骑校，并福建、广东、浙江绿营将弁四百三十七员，满汉征兵五千五百人，出大北门较场，登坛誓师，杀贼目高番祭纛启行。闻大田屯南潭，遣总兵梁朝桂往捕，不利。大兵屯关帝厅，会日暮，营垒未立，将士露宿。夜半，军中惊扰，达旦乃定。壬午（十六日），遣庄锡舍往探贼情，久之，言大田闻大兵至，先纠集大武陇贼目许尚、陈聘，本县庄、布袋尾贼目谢桧、陈灵光等，率众数千人，在南潭据濠树栅阻我师，请以大兵全力赴之。癸巳（廿七日），常青、恒瑞悉师攻南潭。贼出三路迎敌，官兵退据嵌顶。贼亦退。守备林士春率众逐贼，贼逼之，官兵不能救。守备林士春、千总谢元、把总刘茂贵、外委温凤皆战死，阵亡兵丁数十人。于是常青、恒瑞飞章以闻，再请添调大兵万人，以资剿捕。而贼人知官兵惟在自守，益往来大武陇、南潭，不复有所忌惮矣。

常青出扎关帝厅之日，参赞蓝元枚与贼战于田中央，败绩。六月乙卯（十九日），三等侍卫希明至台湾，将军常青之子也。上念常青老年出师海外，特

授其子笔帖式希明为三等侍卫，赉恩赏御用搬指、荷包、香扇、纱葛等物赴军前省其亲。澎湖游击蔡攀龙以保守府城功超擢为台湾北路协副将，又赏戴花翎，以旌其功。并诏授守备銜之庄锡舍即以实缺补用，乃赏其擒番妇之功也；常青又请赏给蓝翎以奖励之。台防同知杨廷理率义民随军，常青以闻，赏戴花翎。

初，常青至台湾，凤山新丧师，贼兵临城下，常青奖励兵民，乘城固守，风采隐然，军民翕然向之。无何，有广东肇庆协副将官福者，自言曾出师金川，善用兵。常青信之。官福中恇怯而多机械，意在养寇观变，凡将弁请出兵者，无不百计阻之。由是军心始懈。

七月庚辰（十五日），奉上谕曰：『林爽文牵缀北路，庄大田牵缀南路，使我兵奔走不暇，而贼势转得联络。常青等为其所愚，击东应东，击西应西，譬之奕棋，贼人着着占先，而官兵日办接应，何时方克竣事』！癸未（十八日），又奉上谕曰：『常青等竟当统领大兵直趋北路，不可徒为贼所牵缀，坐失事机』！丙戌（廿一日），上谕曰：『汝等坐守郡城，成何事体！惟有遵照节次所降谕旨，舍南趋北，使渠魁就获，则余党自不攻而溃。此朕与尔等救过之路，不可不惧。朕于用兵，赏罚严明，尔等虽未经军旅，岂无闻见，不可不知也，懍之！慎之』！常青忧惧，不知所为。总督李侍尧又致书常青曰：『诸罗若失，将军岂能任此重大』？于是下令军中，择八月乙巳（初十日）亲统大兵北征。既上闻矣，翼长官福乃日夕切谏，挠其行。计中变。因谋之参赞恒瑞，令统兵赴援诸罗。常青仍驻关帝厅。

初，诸罗被围既久，军饷断绝，文报不通。柴大纪遣人伪作乞丐，密藏血书请粮。常青飭台湾县知县王露办解。王露曰：『流寇满地，恐为所劫。请先以其贖往，如其能入，则以真继之』。遂当堂封砖石十辐，封緘甚固，又用牛车六辆装以草柴，上加糠秕，用芦席覆盖封固。其时有二人立二门外，遥遥窥覷。门役见其面生，疑为奸细，执送王露。王露讯之，曰：『诸罗人，缘城中粮绝，故来探听』。王露呵门役曰：『尔何得妄执良民』！因呼二人至后堂，谕之曰：『诸罗绝粮，余稔知之，奈路梗不易解送。今将伪者先之，赚其劫去，然后续解真者，先后不过一、二日耳，速归语城中，努力固守，毋以乏食为忧』。二人叩谢而去。次日黎明，拨老弱役二名，赉批押解，谕之曰：『尔等先以伪银米试之，倘被劫去，亦不尔责。如能解到，当有厚赏』！夫役唯唯去。至中途，见贼千余人立高阜处遥望而笑，不劫亦不追。夫役疾驱，径抵诸罗，验封开视，则朱提白粳，初非伪物，夫役俱讶，然不解其故。盖王露于中途潜易之耳。诸罗既有粮饷，分赉兵民，守御益力。贼怒，屡犯郡城南北，贼众洗然复集。

是时南路六庄义首武举许廷耀，风闻郡城围急，乃出家资，招募仑仔顶、盐洲、中洲仔、菅林内、北势头、砖仔窑六庄义勇三千余人，令庄凑统之，立大清旗号，择九月二十七日（辛卯）祭纛启行。二十九日到郡，遇贼于桶盘栈，大挫之，乘势进解郡围。官兵望见救援，急启小南门出城掩击，内外夹攻，贼大败，深恨之，退回下淡水，谋攻大庄家属。于十月初一日举事。众义民闻知，乘夜抽兵回救。比至菅林内，东方已白，众义民一夜无眠，又闻家属已被屠戮净尽，无心恋战。途至砖仔窑淡水溪边，遇贼截杀，全军十覆其九。时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也。

郡围既解，贼乃遍掠村庄，奸淫妇女，逃难者相望于路。及至郡，守城兵将虑有贼党在内，拒不纳。或以告台湾县王露。王露曰：『难民无依，不可不为安缉』。乃亲至城外，查明姓名、人数，造具名册。令妇稚入城，若有亲友，即往依之，无可依者，于旷地搭草寮使居；按口日给米八合，小口给半。其丁壮男子概不许入，酌于附近城外之法华寺、先农坛及南坛、北坛宽旷之处，分派安插；每名日给米八合、钱十文，各给军械一件，遇有贼警则帮同官兵、义民打仗，无事则用以瞭望。每五日点名一次。渐聚渐众，以数千计。或虑费冗，恐将来难于销报。王露曰：『此种难民，招之则为善类，散之则为贼伙。官增一千义勇，贼即减去一千匪党，是招一而得二也，何敢吝费？如不准销，愿甘赔累』！王露又于未经焚掠各村，设为联庄之法，使之彼此互相救援，亦古者守望相助之遗意也。由是贼人虽众，而城不能攻，庄无可掠，饥寒交迫，渐次解体。王露乘间声称京兵十万，不日将至矣。又分遣干役密谕各贼头目及早投诚，毋待大兵到日，鲸鲵并戮。于是李茂、谢桧等相继乞降，匪党十散其六、七。

迨冬初，忽有道士宽衣博带，直登府堂，题诗于壁，拂袖径去，追之无踪。其诗云：『甲乙见丙丁，葑菲结成林。待得猴上土，草木尽凋零』。众不解其旨，疑为不祥。王露释之曰：『甲乙为两重木，林字也，滋扰于丙午、丁未之岁。葑菲成林，谓群贼附从也。戊为土，申为猴，草指庄逆，木指林逆，明年岁在戊申，二犯必皆就擒也』。

是冬，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嘉勇侯福康安（以平台功晋封公爵）、领侍卫内大臣参赞海兰察（后加封超勇公）、护军统领领队大臣舒亮、普尔普（以上四公，并建生祠于嘉义，图画紫光阁）、浙江提督许世亨、福建副将升四川松潘镇总兵穆克登阿（有克斗六门功）、江南狼山镇总兵袁国璜（有克大里杙功）、四川副将张芝元、头等侍卫穆塔尔（以上四员，俱以平台功得纪勋图像）等奉旨统领二等待卫春宁、三等待卫萨克丹布、阿克里额、札那芬、萨宁哲克（有诸罗解围功）、赛音库、屯保、伯宾、朔云保（以上四员俱赴诸罗解围

）、克德勒登额、定西鼐、博绰诺、翁鄂尔海、巴彦泰、察汉、西津泰、伍德（以上八员俱克复大里杙）、阿哈保、德■〈木号〉泰、四川屯守备阿结尹、常阿札、克塔尔、骁骑校伯哆果尔（以上六员俱于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丁卯同擒逆首林爽文于老衢崎之地方）、前锋参领萨崇阿、护军参领万廷、甘肃城守营参将吴宗茂、前锋侍卫彦津保、四川屯番守备阿勇、千总塞莫里（以上六员俱随穆克登阿、春宁、萨克丹布、阿克里额、札那芬、萨宁等六员克斗六门）、旗营翼长巴图鲁侍卫六十七（先解诸罗围，后又擒获庄大田）、健锐营章京德成额、贵州抚标右营副将岱德、督标中营游击王宣（以上四员俱擒逆首庄大田者），随营效用。知府钱受椿（乾隆五十三年六月间访获庄大田幼子庄天畏一名械送内地）、候补知府德明额（福公令留鹿仔港供运饷）、甘肃兰州道苏凌阿（随营督理粮饷等务）及一切大小将弁，俱随嘉勇侯福公督兵抵台。五阅月而元凶就囚，余孽悉歼，适符诗谶。是役也，起自丙午之十一月，至戊申三月而大兵凯旋，台湾平。